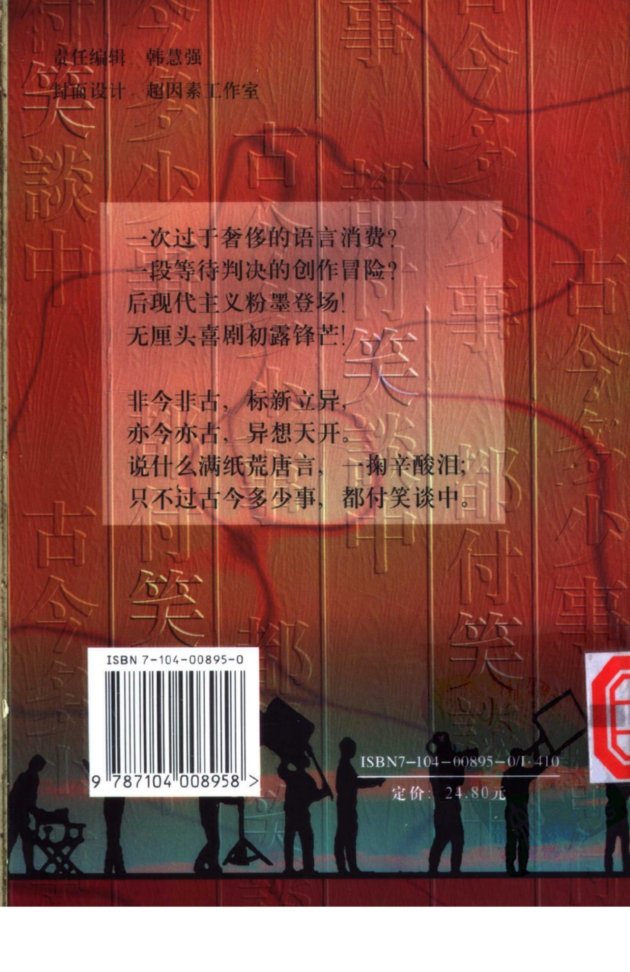

国内首部无厘头幽默小说
明镜高悬
史航 著



责任编辑　韩慧强
封面设计　超因素工作室
一次过于奢侈的语言消费？
一段等待判决的创作冒险？
后现代主义粉墨登场！
无厘头喜剧初露锋芒！
非今非古，标新立异，
亦今亦古，异想天开。
说什么满纸荒唐言，一掬辛酸泪；
只不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ISBN 7-104-00895-0
9 787104 008958 >
ISBN7-104-00895-0/I·410
定价：24.80元

明镜高悬

史航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我可以算是《明镜高悬》最早的读者,那时候它还是一部三十集的电视文学剧本。拿到手上,我当然是抱着研究揣摩的态度,可是看着看着,就乐了,乐着乐着就收不住了,因为它很好玩,一页一页翻下来都是乐子!

题目是《明镜高悬》,那么县太爷就得姓高,女儿就得叫明镜——可是两个衙役呢,一个叫张冠,一个叫李戴,敢情想的是"明镜高悬",最后还是落成个"张冠李戴",好玩!

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古今县!那就非古非今,亦古亦今,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有了。"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有了,"古今美女大奖赛"也有了,"妇女杂志《半边天》"也有了,县衙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挂了一条横幅——"理解万岁"!

好玩的还在后面呢——

县衙里缺丫鬟,公开招聘,可是不考扫地做饭,不考女红针线,考的是什么?土匪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都上来了!

好容易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高大人想好好接受采访,可是记者都围上了明镜小姐,问她是什么星座什么血型!高大人争取了半天,就想有一块版面发表施政纲领,可记者根本不考虑,因为那版面要留给小姐,开青春随笔专栏!

一户老实人家总有强盗登门,他们一不敢抵抗二不敢报案,最后索性户主出面跟那个强盗拜了把子!可是那位贤弟,还是要过来见啥拿啥,大哥还得套上马车送他到家,没办法——兄弟手足,不好见外嘛!

赫赫有名的说书大师,因为乱摆架子脱离群众,已经没什么市场了。可他不思悔改,反而来衙门里告状,告谁呢?告过路人不找他签名,告小孩子不跟他一块玩儿,一块玩儿也不故意让他赢!后来这说书大师倒是洗心革面了,一心一意要为群众好好说书,可是大家还是不爱听。为什么?因为他一段评书里插播几段广告,一段"武松打虎",他能从酒幌子设计,侃到哨棒造型!

群众们扭送一个偷剩菜剩饭的小毛贼,要求县衙进行批评教育,可是一审哪,敢情人家是当代大侠!大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据说是由于江湖经济大滑坡,很多门派停业整顿,黑白两道濒于解体,人家也是饥寒交迫没有办法……

这个戏你要说是有多深刻的主题,那你得让我想想。可你要问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还能说出一堆!

读罢剧本,我以为编剧既然引经据典颇见功力,一定是已过天命之年的

老作家。然而当《明镜高悬》的拍摄方约见了我，我也口若悬河地畅谈了初读剧本的兴奋心情之后，人家告诉我编剧要比我的料想要年轻许多。错愕之余，回家重读剧本，这回确实感觉到了，那些让我津津乐道的段落，说到底还是年轻人的热讽，而非年长者的冷嘲。热讽与冷嘲的区别，我想就是，更积极，更自信，也更轻松吧。

作者写得轻松，我也读得轻松。可是轻松了半天，我回过神了，光好玩不行啊，我得研究角色啊，我得开始创作啊。

高青天这个人物，绝对不能被他的名字误导。他与包青天真的不是一回事，他最多可以说是包青天的一个仰慕者，也想做那样一个顶天立地的清官，可是他做不到。他有一个满脑子门第观念裙带思想的夫人，这位夫人又有不大不小的脾气，让他成天担惊受怕。他还有一个绝对不让他省心的女儿，行事标新立异，不管不顾，喜欢看他爹的笑话。

所以，他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处在尴尬环境里的小人物。他有原则但也不便天天坚持，他想主持正义但得先说服夫人，关键时刻他敢朝夫人瞪眼睛，可是案子秉公判了，他就该计划着明天早上怎么给夫人赔罪。正是这些性格设计，让这个人物有了喜剧性和人情味，也给我创作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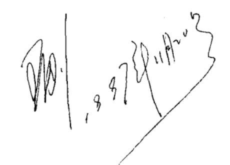
他的智慧和开明是我所希望具备的，他的认真和迂腐是我在自己身上也感觉得到的，他判案子喜欢说四个字——将心比心；那么我完成他这个角色的塑造，也是靠这四个字——将心比心！

总体说来，这部戏对待历史有一种轻松的心态，塑造人物的时候也有不折不扣的平民意识，这都是我愿意认同的。

演过了贪官和珅之后，我说我希望遇到的下一个本子能让我"欲罢不能"，而且"舍我其谁"——我好像还真遇上了。

最近剧本又被编剧花了些功夫，改编成了小说，拿给我看。我看得还是挺高兴，因为——

更好玩了！



楔　子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一高一矮两条汉子冲进古今县县衙大堂，劈头盖脸来了这么几句。

何其廉何大人吓了一跳，放下报纸，抬头一看，两条汉子都是一身刑部校尉的打扮，威风凛凛，不怒自威。

“哈哈!你们是拍电影的吧，怎么都拍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现在是办公时间，你们知道不知道，影响了我的工作，会给古今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口，造成多大损失?不可估量啊，老弟!”

“你他妈的才是拍电影的哪，你们全家都是拍电影的!”矮个汉子破口大骂。

“你怎么骂人呢?”

“骂你，我他妈的还想打你哪，敢说我们是拍电影的，你挤兑谁挤兑惯了!”

矮个汉子刚做了一个白鹤亮翅的动作，正准备黑虎掏心，就被高个汉子拦了下来。

“何其廉，你不要装糊涂，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态度。”高个汉子看来政策水平高一些，“我们是谁，你很清楚。我叫董超，他叫薛霸，这么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的名字你总不会没听说过吧。”

“失敬!失敬!原来是刑部的两大高手，来敝县不知有何贵干?”

董超清了清嗓子，从怀里掏出一纸盖着大红公章的公文来，

朗声读道:“刑部令二二二三一号,查古今县县令何其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投机倒把,民愤极大。兹命令立即逮捕,押解入京,打入刑部大牢,剥夺洗澡权利一年。此致,敬礼,刑部侦缉处特高科。”

“冤……冤枉!”

“钦差大人在外面等着呢。你快点收拾吧。”

街上已经热闹起来,估计大家都听到风声了。爆竹声声,欢呼阵阵,不少男女迈着碎步走出家门,脸蛋涂红,眼圈涂黑,嘴里一律高唱——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今儿个真高兴!”

钦差大臣是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本来在衙门外等得百无聊赖,现在一下子被闲人们围住,问长问短。老大人表现得十分平易近人,回答问题比一般老百姓都耐心。

“您真是钦差?看着岁数可大了点。”

“哈哈。我是离休以后返聘回来的。”

“昨天也来了两个钦差,都是小伙子,可精神了。还给我们唱小曲听呢。”

“他们是主管文艺工作的,来你们县是为了调县剧团进京汇演。老夫主要负责反腐倡廉的工作。”

“那您这回是来干什么的?”

“你们县太爷何其廉不是贪赃枉法吗?我是来抓他进京的。”

“喔,那您可早该来了。要帮手吗?”

“不用,不用。谢谢大家。”

“老大人,上面说没说什么时候物价要涨啊?”

“没说没说,大家千万不要听信谣言。”

县衙墙根底下蹲着四个人,三男一女,都是面带菜色,身上衣服倒还光鲜。

那个女人站起来手搭凉棚，往街上看了半天："那边好像有点情况。"

"是吗?"

旁边一胖一瘦一麻脸三条汉子登时站了起来，各自从怀里摸出一条儒巾戴上。

老大人此时已经在朝服外面罩上了亮闪闪的锁子甲，手执一杆亮银枪，足蹬高腰马靴，骑在没有一根杂毛的高头大白马上，顾盼自雄。刚才不倦提问的男女闲人，已经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队，等着合影留念。

老大人一直和蔼可亲，配合着对方要求，不时作惊喜状，作沉思状，作仰天大笑状，作茫然不解状，作叱咤风云状。

与之合影的古今县百姓倒是一律的不苟言笑，直视镜头。

好容易合影完毕，闲人散去，老大人将白马牵回街边照相馆，将铠甲头盔马靴长枪腰刀箭囊交还老板，自己也准备找个荫凉地方歇歇。

那四个头戴儒巾，身穿儒袍，脚蹬儒靴的男女挡在他的面前。

"大人莫非是从京城来?"胖子劈头一句。

"是啊，是啊。"

"敢问尊姓大名?"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两京节度使刑部特派员韩世忠。你们几位是——"

四张大红名片齐刷刷递了上来，胖子是"法制文学泰斗甄寂寞"，瘦子是"商战文学权威常失落"，麻脸是"武侠文学大师全深沉"，那女人的名片上却只有"花想容"三个字。

韩大人没有名片，在原地怔了半天，憋出一句话问花想容："你也是作家吗?"

花想容嫣然一笑："我不是一般的作家，我是作协的领导。"

全深沉有些不耐烦："她是我们老大，我们都是她的人。"

甄寂寞解释道："我们在创作上是分片包干，独立核算。我们花大姐，是负责法制文学商战文学武侠文学之外的所有文学领域，道行也深着呢。"

韩大人肃然起敬。

花想容问道："您老来我们古今县，不单单是为了抓一个贪官何其廉吧?"

韩大人懵然："那还是为了什么?"

全深沉不肯再兜圈子："您就没给我们带点约稿信过来吗?"

"可不是嘛!"甄寂寞苦起脸，"上面不能故意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啊!我们家里可都断粮了。"

常失落的姿态还比较高："趁着我们大家还有点使命感，您赶紧找我们写文章。再过几天，我们大家一股急火上来，破罐破摔，可就都去写电视剧了。"

花想容一摆手："好了好了，大伙别乱。大人，我们的情况您也都看到了，希望您回去反映反映。"

韩大人为难地搔搔后脑勺："反映我倒是可以反映。不过现在上级也发了文件，像你们这样的，主要还是得生产自救。"

四个作家顿时静了下来，轮流哀怨地盯着韩大人。

这时，董超薛霸押着摘去官帽却还身着官服的何其廉从县衙里出来，街上不少闲人蜂拥而上，西红柿与臭鸡蛋齐飞，不时有人因遭误伤而跌跌撞撞挤出重围。

"出事了!"韩大人大叫一声，拨开面前的作家，冲向人群。

等愤怒的群众被劝说着四散走开，韩大人看到了人事不醒的董超薛霸，他们一人一身蛋清蛋白，在街心摆成两个"大"字。何其廉站在他们中间，从头到脚，一尘不染，神情也显得分外无辜。

韩大人慌了手脚，一迭声地叫着："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何其廉帮着唤醒了两位校尉，韩大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轴

黄绢子，把他们脸上的脏东西擦拭干净。

花想容在不远处压低声音提醒着："韩大人，您快躲躲吧。我看还有人往这边跑呢!"

韩大人把手里的圣旨一扔，拖着两名部下，连滚带爬，奔进县衙，何其廉跟在后面，手脚利落地关上大门，上好门闩。

韩大人把董超薛霸拉到一边，嘀咕几句，两人精神顿时抖擞。

"我们懂了，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颗粒归仓!"

二人领命而去，直奔后宅财物。

韩大人这才有工夫拉住何其廉的手，热烈寒暄："哎呀，老何，你可是又胖了。上次去京城开会的时候，你还说要加强锻炼。哼，我看你还是没有恒心啊。"

何其廉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哪，没别的毛病，就是比较懒散，又爱吃点肥肉。人家都劝我，说那东西胆固醇高，要不得。我不怕，怕什么，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大家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嘛。"

"可不是，"韩大人深有同感，"我就主张爱吃什么吃什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我托人给您捎去的两条火腿，十斤腊肉，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收到了，你梁大姐还埋怨你，说你不该这么破费。这回我来县里，她还要我带点果脯蜜饯什么的。我说算了，那么点东西，怎么拿得出手?"

"大姐最近也很忙吧?电视上老看不见她。"

"她在忙她的回忆录。写好写坏，都算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嘛。"

何其廉连连点头称是。

"老何，要不是收到八千多封检举信，现在还有两个上访团，在刑部招待所住着，天天往办公室打电话反映情况，我也不会

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

"本来部里的意思是要开一个公审大会，将你当众逮捕，显示一下反腐倡廉的决心。可是看刚才在外面的情况，要是真开大会，搭上你一条命不要紧，恐怕老夫都会被殃及。"

"就是，就是。我县父老乡亲，感情一向容易冲动。"

"所以我看就不要走这个过场了。"

"大人英明。"

"老何，那你看你是不是换个便装，我们大家准备上路?"

"上路是随时可以上路，便装恐怕是换不成了。"

"那可不行。老何，我们毕竟是要押你去进京候审的，你是人犯啊，你懂不懂?"

何其廉无可奈何地摊摊手:"可我另有苦衷啊。"

"什么苦衷?"

"您也知道，我何其廉没什么别的人生追求，就是比较喜欢做官。上任三年，我没有穿过一天便装，身边也没预备过一套便装，所以我根本没得换啊!"

"真的假的?"

"我哄您干什么，我上厕所都是穿这套衣服!"

韩大人叹口气:"那说起来也算是职业病了。也罢，我就打个马虎眼吧。"

"谢谢您了。"

"对了，你县里那些公务员呢?总得召集起来交代交代啊。"

"这几年精减机构，定岗定编，我手底下已经没什么人了。"

"不会一个人都没有吧。"

"一个张冠，一个李戴，是衙门里硕果仅存的两位衙役。不过平时他们都不太喜欢上班，说要用更多的时间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那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啊?"

“人多的地方。”

董超薛霸每人提着一面大铜锣，穿街过巷，边走边敲，边敲边嚷。

“张冠，出来——”

“李戴，出来——”

行人变色，纷纷退避。另有不少闲人反从家里钻了出来，互相探问究竟。

“怎么，两位班头也出事了?”

“是不是又要搞运动啊?”

“兴许是把何大人抓走了，咱们县里就缺个领导，上面让他们两个接着当呢。”

“他们有那么硬的关系吗?”

“不知道。可他们毕竟是年富力强啊。”

一位白发老者坐在马扎上喃喃自语：“要乱，要乱，近期要乱。”

张冠正在一家新近开业的桑拿浴室里蒸着，汗如雨下，飘飘欲仙。服务员进来大声嚷嚷，说有两个官差正在满街找他，张冠一愣。

“官差找我?什么事呢?是在邻县抓到了劫匪，要找我外调?还是劫匪假扮官差，要跟我寻仇?要不，就是——”

服务员捧着张冠的制服，在一旁耐心等候，额上汗珠不断沁出。

李戴正在戏台前的空地上专心看人摔跤。董超薛霸从旁人口中证实了此公身份，就从两个方向包抄过来。

殊不知李戴早用眼角余光瞄到，待二人凑到近前，李戴蓦地一声断喝，先令二人怔住。然后一个旱地拔葱，跃到一边，拉开架势，护好门户，蓄势待发。

薛霸还是一个白鹤亮翅，然后扑上前去，被李戴叼住手腕，紧接着封肘锁喉，一气呵成。

众人一齐鼓掌，董超亦不免忘情喝彩。

李戴并未放松警惕，扬眉喝问："尔等何方妖孽，竟敢来我东土大唐，兴风作浪!"

"壮士，我们是京城刑部侦缉处特高科工作人员，副科级待遇。我叫董超，那个被你掐得翻白眼的，就是薛霸。"

李戴一怔："那你们来此作甚!"

"我们追随韩世忠韩老将军，来此捉拿贪官何其廉归案，现已大功告成。韩老将军正在县衙等候，要向你们训话。"

李戴慌忙松了薛霸，奔到董超面前："这么说，天要亮了?咱们的队伍打过来了?"

董超深情地点头："打过来了，打过来了。"

薛霸已经把气喘匀，此刻不计前嫌地凑过来，与李戴拥抱在一起："让乡亲们受苦了。"

附近围观的百姓也都红了眼圈。

韩大人挥手让董超薛霸下去，然后皱着眉头上下打量，将张冠李戴看得心里发毛。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上班时间?迟到早退，无故溜号，事情不大，危害不小!"

"我们知罪。"

"知罪就行了?知而不改，尤其可恶!"

"那我们改。"

"改也晚了!现在朝廷的精神就是要挥泪斩马谡!"

"——斩?"张冠李戴连连叩头，大声哽咽，"大人饶命!"

韩大人反倒一愣："饶什么命?我说挥泪斩马谡，那是一个比方!比方，懂不懂?!"说着，他指指角落里发抖的何其廉："本来也是捉拿贪官，跟你们这些污吏有何相干?起来吧。"

“谢大人!”张冠李戴欣慰万分,连忙起身,互相看看,都是破啼为笑,“对呀,我们只是污吏,污吏!嘻嘻。”

韩大人反倒嫌他们起身太快,止哭太早,不由得话锋又是一转:“不过呢,贪官已除,污吏就是下一个目标!他是贪赃枉法,你们也一定随着枉法贪赃!本钦差这回奉旨锁拿贪官,也就是给你们这些污吏看看,所谓杀——所谓杀——所谓杀鸡——所谓杀鸡——所谓杀鸡取蛋!”

张冠一怔:“不对,大人,您是想说‘杀鸡给猴看’吧。”

韩大人一拍惊堂木:“哼,你很有学问是不是?瞧不起我?嘲笑我?”

“不敢。”

“什么不敢?你已经在嘲笑我,本钦差心跳已经加快,脸也已经开始红了!可恶,可恶,可恶之极!”

“大人——”

“张冠,我问你,你为什么瞧不起本大人?!”

张冠还想申辩,可韩大人根本不容他开口。

“不错,我是有一个乱用成语的缺点,”韩大人的声音骤然低沉下来,“念书的时候,先生常因为这个骂我,同学们也乘机取笑我,剥夺我的自信。”他的声音骤然提高了,“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张冠不失时机:“大人这个成语用得就很好,恕我直言,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韩大人盯着他:“真的吗?”

张冠点头,李戴也陪着点头。

韩大人马上又开心起来:“谢谢你这么坦率。”

趁着气氛有所缓和,何其廉也凑了过来:“大人,不知下一任知县何时驾到,本官有点东西,自己用不着,浪费了也可惜,很想送他作个人情。”

“什么东西?”

“本城的十七家高消费场所联合签发的优惠金卡，饮食娱乐半价，购物七折。”

韩大人冷笑不已：“那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明天到任的新知县，名列本年度‘十大清官’之首，怎么会像你一样，到处沾小便宜，令人齿冷!”

何其廉一片茫然：“十大清官?好像是一种新品牌啊。前几年也搞过评选吗?我怎么一次也没听说过?”

李戴附和：“是啊，我们也没听说过。”

张冠想了想：“恐怕是企划宣传做得不够。看来应该追加广告投入，争取混个‘标王’。”

韩大人愤然：“你们胡扯什么?人家都是清官，当然没钱做广告了!”

李戴冒冒失失问了一句：“老大人，那您一定也列入‘十大清官”了吧，您是第几名啊?”

韩大人立觉被戳到痛处，面红耳赤，血管偾张“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吗?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张冠连忙圆场：“我们早听说了，大人在十年前就宣布退出官场歌坛影视圈的各种评选，吓得好多评委会自动解散!”

李戴也明白自己失言：“对，对，听说您连奥斯卡奖诺贝尔奖都拒领好几回了。”

“那当然!那个姓奥的，还有那个姓诺的，特别下不来台，还都派人来跟我商量，说我能不能假装领，领完再当破铜烂铁给卖了，只当是帮他们圆个面子。我说，没门，爱给谁给谁!”

张冠李戴相顾失色。

“什么叫人到无求品自高?这就叫人到无求品自高!”

“是啊，我回家也跟孩子们说，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韩大人满面春风地摆摆手：“不要乘机拍马屁。”

何其廉还不死心，继续追问：“大人，那您说的这位老兄，到底

姓甚名谁啊?"

"他呀,估计你也听说过。他就是著名的两袖清风两袖补钉活到老穷到老的高青天啊!"

"是他?!呜呼!"何其廉就此昏过去了。

张冠李戴慌了,一叠声地叫着"何大人"。

眼见没有反应,李戴一屁股就坐在何其廉的肚子上,准备人工呼吸。

韩大人倒是见怪不怪:"没什么,不要慌嘛。李戴,你下来,下来。人家高青天是天下第一清官,酷爱微服私访,永远明察秋毫,贪官一听他的名字,当然要昏倒。我见过好几回了,没什么关系的。"

张冠试探着:"大人,这位高青天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有啊。别人叫什么包青天海青天,都是被好事者牵强附会给安上去的。而此人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真是姓高,名青天!"

"真的?"

"是啊。他对别人说,这是因为他生来注定要做官,而且是做清官,清如水明如镜!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爱好!"

"那他容不容得别人和他爱好不同啊?比方说……"

韩大人同情地看看他们两个:"据说他是——绝对不容!"

张冠看看李戴,李戴看看张冠,停顿片刻,两人异口同声:"看我有什么用,大家完蛋了!"

"老李,你也知道,好不容易,我才开始热爱这个职业——"

"老张,你也知道,我正在苦心经营一个多子女家庭——"

张冠李戴相拥而泣:"命运啊命运,无情的命运;人生啊人生,坎坷的人生!您说怎么偏偏让我们遇见了这么一位——高青天!"

何其廉马上从昏迷中惊醒,惶然四顾。

"大人,您怎么又明白过来了?"

"是啊,您刚才可是昏过去了!"

"我是昏过去了,可又被你们给吓醒了!"

韩大人捻髯微笑："既然醒了，那就不必罗嗦。老何，我们上路吧！"他又嘱咐张冠李戴，"你们好好收拾，明日高大人自会来接任的！"

二人满口答应着。

何其廉看看两个衙役，欲言又止，欲言又止，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二位，这三年来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噼噼啪啪，风风雨雨，大家还算处得不错。"

"那是那是！"

何其廉感慨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足矣足矣。"

"各位有什么穿剩下的衣服，能不能相赠几件，让我带到天牢里，就算是给我预备的寒衣吧……"何其廉伤感得说不出话来。

李戴心一软，就想答应，张冠连忙插嘴。

"大人，就算您进了大牢，也得穿您这套七品官服了，要不您不就是轻易地丧失自我了吗？再说我们的衣服都是底下人穿的，您穿了，我们看着，心里难过啊！"

"可我就这一套衣服，万一要是穿破了——"

张冠语重心长："那您就练习着，自己做做针线活吧。"

李戴还有些儿女情长："不过我们会写信的！写特别有感情的信，慰问您，鼓励您。"

何其廉得寸进尺："还有生日卡和圣诞卡！"

"好说好说。"

董超薛霸匆匆进来。

"禀大人，群众们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我们可以从前门出去，他们保证我们和人犯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好，事不宜迟！我们走！"韩大人径自将何其廉拖了出去。

大堂上只剩下张冠李戴。他们愣了一会儿，慌忙挤到大门口，一边挥手作别，一边哼起自编的忧伤旋律——

"老朋友怎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地久——天长——"

何其廉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人群中不时有人起哄。他仰天长叹，留下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古今县的男女老少挂在嘴边，不断引用——

“说起来，我这一生也是一个悲剧。”

张冠和李戴精疲力尽地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人群渐渐远去。

“那两个家伙可真有本事，连个易拉罐都没给咱们剩下!”李戴犹自愤愤。

张冠还显得比较通达：“没关系，咱们只要能在这个衙门里留住，想要什么，还能到不了手?”

“可是——”

“可是什么?从前是这位何大人心太黑手太紧，咱们眼巴巴地看着金元宝背着银元宝从咱们面前过去，枉担了虚名却没捞着什么实惠，现在可不一样了!”

“就是!”

“就是什么?你也不要以为钱是那么好捞的!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不到诚实，也得做到勤劳，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李戴不由得又有些崇拜：“老张，你说得真好!”

张冠当仁不让：“我爹当过秀才，所以我满腹经纶；你爹是个镖头，所以你一身武艺!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和尚的女儿会算命!”

“你看你又比我多会一句!”李戴感慨不已。

第一章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两京节度使刑部特派员韩世忠韩老将军威风凛凛，不苟言笑，押着贪官何其廉，正走过古今县的大街小巷。董超薛霸在后面闲来无事，就胡乱给群众们签名留念，场面倒也是热闹异常。

街边一幢金碧辉煌挂满大红灯笼的酒楼里，酒客们和服务员挤到窗前，一边眺望一边窃窃私语。楼梯下面一个标着“雅座”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者，他根本没关心外面的热闹，正一心一意地打开桌上酒坛的泥封，自斟自饮。可是品了两口，他的脸色可就变了，高声喝道:“店家!店家!”

那些身穿卫生纸色调制服的服务员们遥遥打量着他，却没有一个人过来。

“外面有人击鼓!”

“绝对不可能。何大人刚被抓走，高大人还没到任，本县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谁会选择这个关口来鸣冤告状啊。”

“可是老张，你听——”

“我当然听见了，可是原则上我决定装作听不见。”

“为什么?”

“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理。”

李戴又把双脚翘到茶几上，再一次用报纸挡住了脸。

外面的堂鼓一声紧过一声，最后沉不住气的反是张冠。

“还是出去看看吧。要是真把堂鼓敲坏了，明天新大人可饶不了咱们。”

张冠李戴冲到堂前，四顾无人。正自发懵，听得一旁有人吃吃发笑。

“谁在哪儿?”

朱漆斑驳的柱子后面转出一个妖娆的中年妇人。

张冠李戴都松了一口气：“阿莲姐，你开什么玩笑啊?要打麻将下班再说嘛，我们正在办公。”

阿莲姐是县城里数得着的娱乐业大亨，交际宽，手面广，她开的酒楼张冠李戴都常去，所以关系一直搞得不错。

“谁打麻将啊?我是来报案，然后还要打官司告状。我可被人给欺负惨了。今天你们要是不帮我，我可就一栽到底了。”可是看阿莲姐的神情，轻松得不像有任何冤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人在我的快乐大酒楼里捣乱，白吃白喝还要耍流氓，罪行确凿气焰嚣张，你们管不管?”

“当然要管!”李戴边挽袖子边往外走。

张冠还是审慎一些，拉住李戴，回头细问端详：“阿莲姐，对方是哪一部分的，里里外外有多少人?”

“哪一部分的我不知道，反正面生，肯定是外地来的。人倒不多，就一个，还是个老头，挺文弱的。”

张冠闻言，胆气陡增，顺手抄起一根水火棒：“阿莲姐，头前带路!堂堂古今县，岂容文弱老头兴风作浪?!”

离快乐大酒楼还有一二百米，张冠已经用上了高音喇叭：“前面的行人趴下，前面的行人趴下，现在是县衙重案组特别行动，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以免伤其无辜!”

古今县百姓当真是训练有素，马上按照男左女右的顺序在马

路两侧趴好，讲究一点的还预先用报纸铺在地上，趴得有条不紊。

两位班头如入无人之境，直冲到大酒楼门前，马上设立了警戒线，从人群中选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可靠闲人，让他们维持秩序，自己开始观察酒楼内的动静。蹊跷的是里面竟然鸦雀无声。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们。我给你们三分钟!”

死一样的寂静。随后，酒楼的正门开了，男男女女几个服务员试探着往外走了几步。

“双手抱头!双手抱头!”李戴喝道。

跟在后面的都是受惊的顾客，一个个果然是双手抱头，而且没有谁敢回头，都是挤入人群再无踪影。

这时阿莲姐才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满意地巡视着，认定周围情况都已在掌握之中。

李戴问她：“看见那个肇事者了吗?”

“还没有。”

李戴揪住走在最后的一个油黑胖子：“里面还有人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们快进去抓吧。”

那胖子也从一旁溜走，阿莲姐却被他临走前瞥向自己那惶恐的一眼提醒，失声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他们都没付帐，他们都吃了我的白食，快抓呀，快抓呀!别让他们跑了——”

张冠李戴还没反应过来，周围人群已经作鸟兽散，只剩下阿莲姐凄厉的叫喊声在闹市上空回荡。

张冠李戴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酒楼大堂，发现室内一片狼藉，连很多台布餐具和杯盘都已无影无踪。

“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你跑不了!”

“是啊，你躲什么躲?”

张冠李戴不断出声恫吓着。

“我一直坐在这儿，没躲，你们过来吧。”他们背后传来这么一

个心平气和的声音。

“被告，你的姓名?”
“李要强。”
“年龄?”
“五十一岁。”
“职业?”
“小职员。”
“你为什么在人家的酒楼里吃白食?”
“我没有吃白食。我有付帐的能力。可是这位女老板把兑了水的假酒卖给我，还要我照价付钱，您说，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不是欺负外地人吗?”

张冠从公案后走下来，上下打量着被告：“你真是外地人?”
“当然是真的。”
“本地有没有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老战友?”
“一概没有。”
“是不是准备在本地进行大额投资?”
“从来没想过。”
“那人家欺负你一下，也很正常嘛。”
阿莲姐在一旁眉飞色舞：“就是嘛，死老头子不开窍!”
李戴可有点听不过去：“老张，话不能这么说，欺负人总是不对的。这样吧，你们明天再来一趟，新来的大人上任，自会秉公办理。”
“哎呀，何必还麻烦新来的大人呢?”阿莲姐使了个眼色，“你们哥儿俩受累，把这案子判下来不就得了?”
李戴连连摇头：“那可不行，你看这里上上下下都贴着封条呢，你们还是明天再来吧。”
“可我是路经此地，哪里能等到明天啊?”李老头也同意了阿莲姐的意见，“干脆，你们就替大老爷把案子断了吧。反正，公道自

在人心，我想你们也不会徇私枉法。”

张冠正中下怀：“有理有理。既然正义急待伸张，我们只好紧急升堂。你说呢，老李？”

“唉，听你的吧，升堂就升堂！”

后宅客厅里还剩一面穿衣镜，张冠李戴都挤在那儿整理着装。

“老张，这案子还用审吗，肯定是那个老头有理！阿莲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我们如果判老头有理，对得起阿莲姐吗？”

“有什么对不起？”

“一个老头子，本地又没有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老战友，又不准备在本地进行大额投资，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他还能因此悲观厌世愤世疾俗自绝于社会吗？”

“倒是不会。”

“可是阿莲姐，她一生风流半生飘零，心比天高红颜薄命，这样一个让人看一眼就要洒一汪同情之泪的女子，我们平日到她酒楼消费，她又永远是那么亲切随和，什么时候收过咱们钱啊。”张冠言辞极为恳切。

李戴也有些踌躇：“是啊，虽然每天在心里骂遍了咱们祖宗十八代，外带问候了咱们全家，可她毕竟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从来不用各类帐单伤害彼此之间的真挚感情。”

“再说，她又是本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我们忍心用过于公正过于准确的判决去伤害她，而便宜了一个土——老——冒吗？”

李戴回答得不由自主：“当然不应该啦。”

“好，这可是你说的！”张冠满意了。

“啊，我说什么了？”

“我同意你的意见——要为阿莲姐向黑暗的社会讨个公道！”

李戴还是转不过弯子来：“可她明明是水性杨花——”

“那她是在寻找感情的慰藉嘛。”

“她偷税漏税——”

“女人家不善理财，出点差错难免的嘛。”

“她还雇用童工——”

“她希望那些孩子早点适应社会嘛。”

“她还诽谤街坊打骂顾客随地吐痰虐杀野生动物!”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要给她一个改正错误的过程不能一棍子打死嘛。”

“我怎么就说不过你呀!”李戴绝望了。

“因为真理在我这一边。”张冠答得简单明了，“所以等会儿升堂你就不必多嘴，听我审完案子大家早点下班好不好啊?”

李戴垂头丧气：“嗳!”

大堂上，张冠稳坐公案后的官座上，听老头继续申诉。

李戴侍立一旁，阿莲姐已经给自己搬了把椅子坐。

“老夫路过本城，天热口渴，就进了她那家快乐大酒楼——”

张冠一拍公案：“偌大年纪，不知检点，随便出入娱乐场所——你不知道‘酒能乱性’吗?”

“我是口渴——”

“口渴为什么不去茶馆?”

“我肚子也饿——”

“肚子饿为什么不去包子铺?”

“我是觉得在酒楼服务会周到些——”

张冠阴阴地笑着：“看你已经一把年纪，喝酒吃饭，自己不会吗?还要服务，什么服务?”

阿莲姐火上浇油：“一定是色情服务!”

李老头急了：“你怎么血口喷人?”

“哼，害怕了吧?你要是害怕，就马上撤诉，原地买单!”

“我怕什么?我是堂堂消费者，我怕什么?有理走遍天下，你那坛酒就是有问题!”

李老头已经将那坛酒作为证物抱来，此刻揭开泥封。李戴闻来闻去："老人家，你喝这酒有什么不对头?"

"酒味太淡!"

"你点的是山西竹叶青，当然是清淡爽口啦。"阿莲姐应对自若。

"可是淡而发酸!"

"那口酒缸从前当过醋缸，大家都知道的嘛。"

"可是酸中又带腥，腥味扑鼻?"

"酒缸上面现在还挂着咸鱼，难免有点串味。"

"腥中还混杂了一股臭味儿!"

"也许是服务员不小心掉进去一块臭豆腐——哎呀，你有完没完啊?"阿莲姐也急了，"鼻子这么灵，去中东找石油算啦!"

李老头从怀里掏出一截锃明瓦亮的水龙头："这是我在酒坛子里找到的——"

阿莲姐忘情地欢呼起来："哎呀，你在哪里找到的?昨天我不小心把它拧掉了，大家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真是谢谢你啊!"

张冠狠狠地咳嗽一声，阿莲姐一惊，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好好好，就算我往酒里搀了水，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

李戴不以为然："你变着法子坑害顾客，怎么还算是为人家好啊?"

"我是看他那么大年纪，怕他饮酒过量，举止失态，危险驾驶，妨害公共安全嘛!"

张冠赞道："有理有理，阿莲姐你真是细心。"

"可我没有开车啊。"

阿莲姐语塞，随即又找了个辙："哎呀，你知不知道我往你酒里搀的是什么水?"

"什么水?"

"是著名的崂山矿泉水呀!我花了好大力气，千里迢迢从产地运来，偷偷搀在酒里，想给消费者一个惊喜，哎呀，你这位老人家

也太不领情了!"

张冠咋舌:"就是,这矿泉水比酒还贵,你明明是赚了嘛!"

李老头冷笑:"好,既然你这位大人和老板娘都认为这酒里搀水搀得没错,我把剩下的酒已经抱来了,你们两个各饮一杯,这场官司我就认输不打了,怎么样?"

张冠和阿莲姐互相望一望,都不说话了。

"怎么不喝呀,你们不会是心里有鬼吧?"

张冠把脸一板:"对不起,我已经戒酒了!"

李戴还没绕明白:"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戒的?"

张冠朝他横了一眼,示意他住嘴。

"那你呢,老板娘,你不会那么巧也戒了酒吧?"

阿莲姐嫣然一笑:"我倒是没戒,我是——根本不会喝!"

"啊,这就更离谱了!"李戴的同情心已经明显转到李老头一边。

李老头叹了口气:"看来,你们根本是不打算替我伸张正义了,对不对?"

张冠厉声喝道:"不对!"

"怎么不对?"

"正义自然需要伸张,可伸张之前还得商量!老李,我们休庭!"

两位班头现在已经没法像何大人被带走时那样同心同德了,分歧不言自明。

"老张,你到底准备怎么办嘛。案子审到这个地步,我都替你脸红。"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老李!"

"为我好?"

"我们说好了要开始大捞实惠,你怎么一下子就被正义感冲昏了头脑?"

"我——"

“我告诉你，眼前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是替阿莲姐摆平了这场官司，大家就是朋友了，她那家大酒楼，还有楼上的娱乐城，还不跟咱们开的一样？就以你为例，节假日带老婆去吃一次基围虾，可以寻回那温馨的二人世界；每天晚上偷偷去洗个桑拿，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偶尔再带你那堆孩子——”

李戴听得不堪入耳：“什么叫那堆孩子？大牛二牛三牛四牛五牛，都是有名字的！”

“带着你那堆公子，公——子——！”

“这还差不多！”

“你们可以去打一打电子游戏，赢几件廉价玩具，父子之间不也多一些沟通的机会嘛。”

李戴已经听得心驰神往：“你说得真好，真温暖，真周到。”

“所以一会儿在堂上，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

这一回李戴是斩钉截铁：“嗳！”

张冠眉开眼笑：“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你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字，却是重如千斤掷地有声，显示出极端丰富的个性！”

“谢谢。”

两个往外走了两步，李戴忽然站住。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呢！”

张冠正色道：“当然不是！”

“快乐大酒楼”与消费者李要强之间的经济纠纷案，本庭终审判决如下——

“第一，被告李要强所喝到的，是该酒楼享誉本县数百年之久的‘水龙头酒’，该酒酸辣咸腥臭，五味俱全，养颜护发舒筋活血无所不能！酒中浸泡的水龙头，更是避免了蛇身的丑陋，虎骨的粗笨，人参的平庸，鹿鞭的不雅——是一种最宜浸泡酒中以体现其食疗

作用的生物化学新突破!"

李老头乐了:"别的不管,你这张嘴还真有点功夫。"

"谢谢。第二,酒既然没有毛病,有毛病的当然就是被告了!被告来到酒楼,吃饭咂嘴喝汤出声随地吐痰当众剔牙图谋调戏女服务员若干名!"

李老头气得胡子乱翘:"你们这样颠倒黑白,也不怕王法?"

张冠指着阿莲姐:"王法远在天边,实惠就在眼前!"

李老头叹道:"贪赃枉法,还不可怕,怕的就是这样,贪得心安,枉得无耻。"

"少给我们来这套!我继续念——被告遭酒楼保安人员友好劝告和亲切搜身之后,心怀不满,这才拒付餐饮酒水娱乐费,还指控著名民营企业家地方知名人士阿莲姐——制造假酒牟取暴利!由此被告一举犯下吃白食罪,诽谤罪,以及在公众场合严重行为不检罪!被告,本庭命令你当庭买单!"

阿莲姐摊开巴掌:"纹银一两二钱!"

"乖乖,是我一个月的工钱呢!"(李戴感叹道。)

李老头把脸一绷:"这案子断得不公,我不服。"

"不服?你敢不服?"张冠抓起惊堂木一拍,自己被响声吓了一跳,马上招呼李戴,"老李,你不过来拍拍?很过瘾的!"

李戴谢绝。

张冠挠挠脑袋:"哎,我刚才拍惊堂木是要干什么?"

阿莲姐阴险地提示:"你是要打他的板子。"

"对,对,来人哪,大刑伺候!"

没人应声。李老头冷笑。

"老李,配合一下嘛。"

李戴一摆手:"这里没我的事,我下不去那个手。"

阿莲姐跃跃欲试:"张冠哥,要不我来试试?"

李老头一哆嗦:"退后!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你是女流之辈,回家打打孩子屁股还行,公堂上可轮不到你!"

“张冠哥，那怎么办？”

“大不了我辛苦一点。”张冠大喝一声，“来人哪，给我打他的板子！”话音未落，他已转到堂下，作躬身领命状，“是，大人！”然后他抓起板子，气势汹汹向李老头逼来。

“停！”

“干什么？”

“我认倒霉！”李老头终究吃不下这个眼前亏，从怀里取出一锭银子，交给阿莲姐，“不用找了。”

阿莲姐大喜过望：“哎呀，足有五两哎！今天可真是发财了！张冠哥，李戴哥，改天过来喝早茶！”她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

张冠和李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半晌，张冠迟疑着开口。

“你给她的是不是假银子？如果是，我再判你一条使用假币罪！”

“那银子是真的。”

李戴心痛得刚缓过劲来：“老人家，那你为什么要当这个冤大头呢？”

“因为我当得起！”

“我——明——白——了！”张冠定定地看着他，“您是个微服私访的——”

李老头一惊，以为自己已经露底。

张冠一字一顿：“——百，万，富，翁！”

李老头轻松地笑了：“好眼力！”

张冠马上凑过来搂住李老头肩膀：“我可真要批评您了。你怎么不跟我们哥儿俩交个底呢？有您这五两银子，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人家败诉啊！”

李戴也附和道：“就是就是。您这么有钱还输官司，我都替您窝火。”

张冠将李老头引入官座，自己站到公案前：“您坐您坐，我跟您说。有这五两银子，您就是指控她私通恶霸西门庆毒杀亲夫武

大郎，我都能帮您找到理，把她当潘金莲给判了!”

李老头开颜一笑:“喔，你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俗话说得好——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说实在的，一看您就是那种慧眼识英雄的主，我们哥儿俩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干脆，我们辞职下海，跟着您混吧!”

“对对，老爷子，收留我们吧!”

“可是你们的新大人，明天不是就要到任吗?你们若是投奔于我，对他岂不是很难交代?”

“现在时兴的就是双向选择，那个老家伙一毛不拔，又臭又硬，哪里比得上您这么有领导派头啊?”

“你们知道他一毛不拔?”

“是啊，他叫什么高青天!您想想，但凡头脑正常的人，能起这么一个名字吗?古人说雁过拔毛，可是青——天——，谁能从青天上拔出毛来，明摆着一毛不拔呀!”

“有理有理。不过，就算他是一毛不拔，他怎么还会又臭又硬呢?”

“您想啊，他是清官，就不能接受属下的各种善意马屁，大家也不敢给他涂脂抹粉，没有脂啊粉啊熏陶着，就剩一点穷酸气，他岂能不臭?他还一定特别讲原则，没有一点灵活性，那就一定很硬呗。所以说他是又臭又硬!”

“看来你们对他是没什么好感了。”

“所以我们对他的态度就是该晾就晾，该甩就甩，该蹬就蹬，该踹就踹!”张冠比划得起劲，李老头头上却出了冷汗。

张冠撅起嘴来:“说了这么半天，您到底收不收留我们哪?”

李戴一声不吭，却也是期待地望着未来的主人。

“那还用说!收留，收留!”

张冠李戴欣喜若狂，同时跃起，隔着李老头三击掌，李老头左闪右躲之余，也在打量李戴:“这位大哥，寡言少语，一定也有出奇的本事，刚才那五两银子我要是给你，你能帮我做什么?”

“我嘛，我也没什么大本事，我可以帮您赶车？”

“我不用。”

“捶背？扫地？做菜？接孩子？修理电器？”

李老头的头摆个不停，张冠在一旁心急火燎。

“那我帮您考托福?!”

李老头一怔：“你行吗？”

李戴羞愧地蹲在地上，掩住脸：“我又不认识英文!”

李老头拉起他来：“你倒真是个老实人!”

张冠在一旁解释：“他呀，就是不会说假话，说一句假话，脸红脖子粗呼吸都困难!”

“真的？”

李戴低下头：“所以老张一直在劝我改行。”

李老头亲亲热热地拍拍张冠：“那你说谎之后有什么反应？”

“喔——也有一点点啦，不过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的。”

李老头兴趣大增：“那给我讲讲呗。”

“我一说谎啊，就要眨两下眼睛!”

“喔，有趣有趣。”李老头拿出个本子，一一记下。

“您记这些东西干什么？”

“既然咱们以后要在一起做事，我总要瞎子买锅——摸摸底呀!”

大家齐笑。

“您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从无到有走到今天的辉煌的？”

“说起来，我这一生也是充满了挫折和失意。”

“谦虚!”

“非常露骨的谦虚!”

李老头认真起来：“不，我说的是真话。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想当个作家，也算是文学青年吧。”

“没关系，谁年青的时候，没走过一定程度的弯路呢？不瞒您说，我年青的时候还走过江湖呢!”

李老头看看李戴："走江湖？"

张冠漫不经心道："就是参加黑社会！您说您的，别听他打岔。"

李戴气愤地瞪了张冠一眼。

"后来呢，退稿太多，没有面子；偶尔采用，稿费又低，没有实惠。所以三十岁那年，我一狠心——"

"就下海了？"

"没有没有，我就去当了小报记者，可是呢，又总得和名人打官司。"

李戴兴高采烈："对对，我们县里也是这样。但凡称得上名人的，没离婚的还有一两个，没打过官司的可找不出来。嘿嘿。"

张冠抢白："你算了吧，这是两回事！老人家说的是和名人打官司，咱们县里那些，本来都是普通人，是打着打着才成了名人的！这不一样，懂不懂？"

李戴赌气道："不懂！"

张冠不屑："不懂也没人教你。"转对李老头，"您接着说，这回您就改行做生意了吧？"

"没有啊，我一跺脚，就想考个功名，结果呢，进了京城的国子监，当了一名小小的博士。"

"您这个下海的决心，可是够难下的。"

"是啊。后来呢，我觉得当博士又太穷，养不活一家人，我就又外放出来，在地方上工作。一晃，都五十挂零了。"

"那您还不下决心？"

"你急，我也急，我老婆，比你我都急。她就对我说了——'青天啊，你在事业还得发展发展……'"

张冠李戴吓了一跳："青天？！"

李老头也是一愣，但随即恢复自然："啊，我记错了，记错了。"

张冠李戴也就释然："喔，人家记错了。没关系，往下说。"可是两人目光一碰，马上跳了起来，"不对！一个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

记错呢?!他就是青天,高青天!”

李老头也不好再伪装下去,索性含笑点头:“不错,我就是高青天。”

张冠李戴绝望地对视片刻,互相抱了抱拳。然后,一齐跪到在地上,呼天抢地,异口同声。

“哎呀,青天大老爷明鉴啊,我是清清白白呀,一切都是他干的啊!我可没有做错一件事啊!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就剩件破棉袄呀!”

高青天不明所以:“你们这是干什么,又没人要绑你们去杀头!”

“说得也是。”张冠李戴站起来掸掸土,暗悔太不沉着。

“不过一顿板子总是少不了的!”

“啊?”两个人又傻了。

“就看你们现在的表现了。”

张冠李戴马上冲到墙角,一个操起扫帚,一个拎起暖瓶。

高青天大奇:“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我来扫地。”

“我去打开水!”

“停!这算什么?谁让你们扫地打开水的?”

“我们以前可都是这么表现的啊?”

高青天心里暗笑:“你们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了。”

张冠李戴答应一声,放下东西过来,一人挤出一张笑脸。

“说老实话,刚才要不是大人我不小心,你们还不会认出我来,对不对?”

“嘿嘿,您说的哪里话呀。”张冠信口开河,“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认出您来了,您看您,身材威猛,虎背熊腰,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五官端正,二目如电,三绺长髯,若有若无……”

“停!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当然是夸您。您走路的时候龙行虎步,明显是做过官的。还

有您的前额，明明是被乌纱帽压出了印子……所以我们，我们知道您是在微服私访，考察吏治，我们就有意装得贪赃枉法，偏袒原告，和您开个小小的玩笑。嘿嘿嘿嘿——"

李戴不失时机地配合："嘿嘿嘿嘿——"

高青天居然也笑了："嘿嘿嘿嘿——太可笑了！"

"绝对可笑！"

"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

"你们觉得我会相信吗？"

张冠李戴马上变得愁眉苦脸："您好像不会。"

"如果本官相信了你们，安知你们不会在暗地里耻笑本官无头无脑！"

"大人，我们以名誉保证，绝对不会！"

"不会？李戴，你的脸红了！"

李戴慌忙捂脸。

"张冠，你的眼睛眨了！"

张冠慌忙捂眼。

"哼，欲盖弥彰！听着，你们两个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本官初来接任，为整顿风气，不得不略示薄惩！公堂之上，板子为大。你们认打认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宁可亏钱，不可受苦。"看来张冠是认罚的。

"人是贱虫，不打不成。钱财不可浪费，屁股该疼就疼。"李戴自然是要认打了。

"好！认打，二十大板！认罚嘛——"

"怎么样？"

"也是二十大板！"

李戴窃笑。张冠忍气吞声："您看您又耍我。"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废话少说。来人呀，各打二十大板！"

无人回答，大家都面面相觑。

“哎，怎么没人理我?”

“您跟谁说话呢?”

高青天这才醒悟:“对了，只有你们能打板子!”

“当然了，这可是门技术!”张冠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李戴也轻松起来:“我们总没办法自己打自己!况且谁先挨了打，都没力气打别人了!”

“既然如此——”

“板子免掉?”

“岂能免掉?听本官号令，一个人打，一个人挨!”

张冠反应最快:“大人，我的技术比较全面，让我来打吧。”

李戴也不是傻子:“大人我力气大，还是让我打好一些。”

“我力气比你大!”

“我技术比你全面!”一对好拍档马上要吵得你死我活。

“好了，无须再争!李戴站这边，张冠站那边，大人和你们玩点绝的。我念一首唐诗，最后点到谁，就是谁的屁股遭灾!”

“这么刺激?!”张冠李戴心慌意乱地等着大人发落。

高青天抑扬顿挫地念着唐诗，一字一顿，轮流指着李戴和张冠:“你们听好——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被点到的是张冠!

李戴狂笑。高青天冷冷地看着他，李戴马上严肃起来:“我真遗憾自己错过了这么一个接受廉政教育的好机会。”

张冠不胜悲愤:“我真遗憾自己没有错过!”他马上醒悟过来，“不对，大人，您念五言诗，二十字，先点李戴再点我，摆明了要整我!”

“真聪明。”高青天赞叹道，“本大人就是要再整你一次!刚才明明就是你要偏袒原告，李戴最多是从犯。来呀，板子伺候!”

李戴冲过去操起大板。

“放下放下，你这是干什么?板子，在这里!”说着，他从怀里掏

出一根竹戒尺，“姑念初犯，本官不忍不教而诛。下次再犯，可就不是打打手心了!”

张冠这才真是感激涕零：“谢大人!”

“不客气!”

第二章

高大人上任已经一个多月，两位班头基本上摸透了他的脾气，也相应地做了一些安排。大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县衙就用公费购买了一批;大人习惯午睡，县衙的办公时间也就调整出两个小时的空档。可是这两天大人好像又担上了什么心事，每天人前人后都爱发愣，眉头皱得比怀春少女都勤。

张冠李戴就开始拐弯磨角地打听，试探，想知道大人在愁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喜欢这位老大人了，他们已经一心一意要为大人分忧了——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承认，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在习惯性地溜须拍马。

后来大人被他们缠不过，就说了实话——他的家眷要来了。他的元配夫人高温氏和他的独养女儿高明镜要来了。

——咳!这不是好事吗?!

“老张，你说，等明天夫人和小姐住进来，我们还可以随便来后宅吗?”李戴躺在竹椅上，把两脚架到了太湖石上，午后的阳光害得他直打瞌睡，可他还是放不下心里这个疑团。

张冠在院子另一角，也是半躺半坐，已经嗑了一地的瓜子皮。

李戴的问题，张冠听了就想笑:“我还可以，你就不行了。”

“为什么?”李戴坐直身子。

“你是已婚男人，在这里出出入入，太危险了!”张冠说得不动声色。

“胡说!像你这样的单身汉才危险呢!”李戴气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搞婚外恋的都是已婚男人!"张冠也站起身子。

"闹第三者插足的都是单身汉!"

"已婚男人是生活的俘虏,是时代的落伍者!"

"单身汉是社会的蛀虫,是家庭的天敌!"

"你歧视单身汉!"

"你诬蔑已婚男人!"

张冠李戴共同指着对方,破口大骂:"你有偏见!"

高青天闻声而至:"你们吵什么呢?谁有偏见?什么已婚男人单身汉的?"

张冠称得上是随机应变:"大人,是这么回事——李戴说,李戴说,李戴说已婚男人都应该怕老婆,大人也是已婚男人,所以大人也一定怕老婆,我觉得他这是一派胡言,事关大人清誉,我张冠不得不为大人一辩!"

"不对,我不是……"李戴的毛病是越该申辩的时候越说不出话来。

张冠先发制人:"李戴,你现在当然不会承认你说过大人怕老婆吧?"

"谁说的?"

"喔,这么说你承认你说过大人怕老婆。"

"放屁!"

"这么说你又不承认了?"

李戴越辩越糊涂,越争越被动,真是气急了:"姓张的,我和你没完!"

"好了好了,怕不怕老婆本官自己心里有数,这等小事,用不着你们在这里胡争乱吵!你们两个进来,我有话跟你们说。"

进了客厅,张冠抢先表态:"大人,我不同意您刚才的说法,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您怕不怕老婆,关系到我张冠对您的千般景仰万般爱戴。我知道,这,才是您的心里话!"

张冠指着厅中高悬的横幅激动不已,那上面是笔酣墨饱的五

个大字——“男儿当自强”。

“不瞒您说，大人，每次我走过这里，看到您写的这五个大字，我的心中就是一阵暖流涌起，我就昂首挺胸，我就热血沸腾，我就恨不得找了什么恶势力与它同归于尽，血写春秋！我告诉您，您这五个字就这么大效果，这么强的感染力！”

李戴嗤之以鼻：“哼，马屁震天响！”

高青天倒是很受感动：“张冠啊张冠，上任这一个多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才是本官的第一知己！”

“不敢，不敢！”张冠笑得像吃了蜜饯。

李戴在旁边听得很不自在。

“不过，”高青天话锋一转，“夫人明天就要到了，本官准备了更有新意的一幅字，麻烦你和李戴换上去吧。”

张冠李戴好奇地展开大人递过来的卷轴，上面只有三个大字——“半边天”！同样是，笔酣墨饱。

“实不相瞒，我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三个字。”

李戴看看张冠，乐了：“怪不得呢！”

高青天注意到张冠尴尬的表情：“张冠，千般景仰万般爱戴，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你能同情本官，体谅本官，本官就很开心了。对了，夫人小姐明日就到，本官特别约法三章，你们一定要记住！第一，凡是本官的命令，要充分理解，认真执行！第二，凡是夫人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三，凡是小姐的命令——”

张冠自作聪明：“一边理解一边执行！”

李戴不同意：“一定是执行完了慢慢理解！”

“全错！不能随便执行！”

张冠李戴暗自点头：“大人毕竟还有一个不怕的！”

“凡是小姐的命令，必然与夫人存在冲突，你们要即刻向我禀报，由我向夫人百般求情；夫人恩准了，你们再执行！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闹了半天，您谁也不敢得罪。”

高夫人和明镜小姐双双下轿，等候多时的高青天举步上前，心情也真是激动。

“夫人!一路辛苦。”

“还行。老高，你怎么又胖了?”

“是吗?哎呀，这个——”高青天笑得十分歉疚，“明镜，你也累了吧?”

“还行。爹，您别听我娘瞎说，您一点都没胖，好像还瘦了不少呢。”

“一个说我胖了，一个说我瘦了，折衷起来看，我还是没怎么变。”高青天暗自欣慰，回头瞥见张冠李戴急于受荐的模样，赶紧拉过母女俩来介绍，“夫人，明镜，我倒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

张冠挤在李戴前面，已经荣幸地频频点头，正准备与夫人小姐寒暄几句，夫人先嚷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抬起来抬起来，梳妆台怎么能放地上，地上多脏啊!”

她冲过去指挥搬运家什的脚夫，张冠自然就被晾在了这里，高青天也觉得不胜尴尬：“夫人，唉，你急什么——”

高明镜也不甘作壁上观，索性走在脚夫们前面导引。虽然她从来没有来过，却是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去后宅的路径。

心知用不着自己插手，高青天乖乖地闪到一边，对张冠李戴解释：“我们一家三口，也就是本官迟钝一点，她们两个总是风风火火。我看就等她们布置已定，我再见缝插针地给你们介绍。”

“行，我们不急，大人。”

各色家什都搬进了后宅，高夫人和明镜小姐也是香汗淋漓，娇喘吁吁。脚夫们列成一排，由夫人按着人头给工钱。高夫人发到最后，发现两个陌生面孔，居然不停地向自己鞠着躬，还都满面春风。

“你们是哪根葱啊?从头到尾没见你们干过活，也敢来冒领工钱!当我是瞎子啊?!”高夫人气势汹汹。

“夫人，您误会了!”

“对，其实我们不是……”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老高，你看这儿有两个家伙……”

正与女儿欢然叙旧的高青天闻声赶来，连忙为张冠李戴解释:“夫人，莫要误会，这是本县的两位班头——张冠李戴。”

说话间已到了午饭时分，大家挤在客厅里有一句没一句的瞎聊，张冠李戴磨磨蹭蹭不肯告辞，自然是想蒙一顿饭吃，高青天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国家公务员之常情，就决定到街上大饭庄去破费一回，算是给夫人女儿接风洗尘嘛。可是想到这里，总觉得眼前的情形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出来，直到看见女儿捏着一把话梅吃得正欢，才算是恍然猛醒:“夫人，明镜，咱们家的丫鬟呢?怎么不见紫鹃啊?”

高夫人与明镜交换一下眼神:“这个，唉，一言难尽。”

“你把她炒了鱿鱼了?”高青天心里一沉，“哎呀，夫人，恕本官直言，这实在是有一点草率啊。你不知道，现在丫鬟比对象还难找啊!”

“你瞎猜什么!我根本没炒她鱿鱼!事实是——其实——不过——然而我实在——可你说——就算——毕竟——所以我不可能——你明白了吧?”

高青天表情严肃:“我明白了。”

李戴钦佩已极:“好棒啊，夫人这么说话，老爷都能明白!”

张冠也在赞叹:“真不愧是多年的恩爱夫妻!”

倒是高夫人不太自信:“老高，你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此事极端难以启齿!张冠，李戴!”

“在!”

“速将夫人小姐带来的花盆鸟笼秋千风铃搬到后花园中，妥

善安置!"

"遵命!"两人一阵风地去了。

高青天随即关门闭窗，压低声音:"夫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快点说吧!"

高明镜急切转身:"娘，还是让我来说吧。"

"不行!当然是由我来说。"

"可是你说不清楚的!"

"女儿，你才会把事情说糊涂呢。"

高青天一摆手:"好了，你们都不要说!"

"为什么?"

高青天走到门口，一拉门，张冠李戴正站在外面。

"你们在干什么?"

"大人，东西都安置好了!"

高青天向远处望望，满腹狐疑:"你们的效率也太高了!"

张冠李戴笑嘻嘻地挤进来:"大人，你们聊你们的，我们坐这儿歇歇。"

高青天拦住他们:"哎，对不起，本官这里有些家事要商量，所以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张冠恍然大悟:"大人，您不用再说，我明白了!"他扯着李戴，马上走开。

高青天目送二人背影甚为欣慰:"总算还有个明白事理的。"

他正要关门，张冠又闪电般出现在门口。

高青天大惊:"你干什么?"

"我已经把李戴打发走了。"

"你也可以走了。"高青天毫不客气。

张冠大为沮丧，悻悻而去。

高青天关门闭户，这才放心:"紫鹃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高夫人面带悲戚:"她被人拐走了，此刻正落在歹人手中，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啊，天哪!"

"不对!"高明镜与母亲唱起了反调，"紫鹃她得遇一位如意郎君，两个人一见钟情，为爱结合，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温馨动人的二人世界了!"

高青天懵了："到底你们谁说得对?"

"你说呢?"

"我哪里知道?!不过，我一定要调查一个水落石出!"

"当然应该这样。她好歹是我们家的丫鬟，不能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高，我支持你。"

"她是我的好朋友好姐妹，我当然也不会对她的命运无动于衷。爹，你可要说话算话。"

"当然当然。明镜，你先讲讲你的推断。"

"好啊。以往，我都是在文艺作品里读到那些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可是，这一回，我是亲眼目睹了一次青春的碰撞，爱情的会师，这让我坚定地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明镜，不要走题。"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上路的第三天，经过一座庙宇，香火十分旺盛，我就拉紫鹃去拜佛许愿，留娘在车中休息。"

"唉，要是我陪你们一起去，也不会酿成如此大错!"

"您要是在场，这段恋情可就泡汤了。我们在大殿上求签，有几个浮华子弟在一旁滋扰，紫鹃就与他们理论。那些狂徒不依不饶，我们情势危急，这时就出现了一位——"

"年青书生!"高青天脱口而出。

"书生?!"

"哈哈，本官一猜必中!那书生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其实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他一出手，便轻松打发了那些狂徒。然后对你一见钟情，吐露身份——他本是武林名门之后，背负血海深仇，正要走遍天涯，报仇雪恨!"他老人家越说越起劲，"女儿，你与他同仇敌忾，携手同行，最后恩仇俱泯，绝迹江湖——"

“爹,你搞搞清楚!失踪的是紫鹃,不是我!”

高青天甚觉尴尬:“喔,我把这个忘了!奇怪,那个书生怎么会不追小姐追丫鬟呢?!”

“什么书生?是和尚!”

“啊?和尚!”高青天略一思忖,“那就对了,一定是有人火烧少林寺,合寺殉难,方丈圆寂,只留他这一颗复仇的火种!”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爹,你以后不要看那么多武侠小说好不好?还有,我说话的时候您不要打断!”

“好,好,你往下说。”

“当时出现了一个年青文静的和尚,他没有武功,只是上前软语相求,好容易才劝走了那些狂徒。”

高青天大为泄气。

“我们当然也要向他道谢啊。结果他对我倒没有怎么留心,对紫鹃却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高青天又开始自作聪明:“哈,我知道了!紫鹃与这个年青和尚早已相识,不久前,他们一个青春,一个年少,人人血气方刚,个个把持不定,终于酿成大错,少女怀胎,少男出家,如今相见,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对不对?!”

没有人回答,但是两个女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

“爹,你怎么了?”

“爹没怎么。爹是在——推测。”

高明镜深觉抱歉:“没有你推测的那种事。”

高夫人不紧不慢地加了一句:“就算有,你也不必如此的眉飞色舞。”

高青天不敢作声了。

“然后,我们就从庙里离开,可是过了两天,我们在江边包下一只渡船,正要启程,岸上忽然来了一个书生——”

高青天兴高采烈:“这个书生总算来了!我就知道——”

“他要搭船,娘就答应了。我和紫鹃定睛一看,原来这书生就

是庙里那个和尚乔装改扮!"

高青天沮丧道:"原来如此。"

"我将此事偷偷告诉了娘。娘就问那和尚在哪里下船,那和尚支支吾吾不肯说,只是胡乱哼一些南腔北调的山歌,可紫鹃还听得很出神!后来,他乘娘不注意,就拼命和紫鹃搭话,问她是哪里人,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后来,我们下船他也下船,我们住店他也住店,就和我们粘在一起了!"

"那么紫鹃又是如何失踪的呢?"

"当晚正逢十五月圆,紫鹃忽然说要到客栈后院去,那里有个菜园,甚为幽静,她说她要焚香拜月。那天我正在构思一首咏月诗,本来已经绞尽脑汁,也就没有多想,随她去了。我只记得那天她回来很晚。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紫鹃就不见了!那个和尚也不见了!"

"可还丢了什么财物?"

"那倒没有,只是少了紫鹃自己的行李。"

"那个和尚可曾欠下店钱?"

"没有,他已经提前结帐。"

"这么说,那和尚就是为紫鹃而来?"高青天沉吟不语。

"是啊,所以才让人感动啊!刚才,我是在客观地陈述;其实,我早已被他们这种传奇的爱情感动了!"

"明镜!你——"高夫人一时激愤得无言以对,示意丈夫教训女儿。

高青天硬着头皮开口:"明镜,你……你那首咏月诗写完了没有?"

"你又避重就轻!"高夫人气得不行。

高青天只好沉下脸来:"明镜,你刚才胡说什么?你凭什么说那是爱情?"

"我了解紫鹃,她和我一样,都是双鱼座,双鱼座的人是最讲感情的!如果不是被那和尚深深地打动,她是不会私奔的。"

“可是女儿，私奔是一件最不光彩最不妥善最不应当最不必要的事情啊!”

“那唐伯虎与秋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还有唐朝的李靖和红拂女，不都是因私奔而名垂千古的吗?”

“哎呀，我的糊涂女儿!唐伯虎出名是因为他喜欢造假画，司马相如出名是因为他喜欢写言情散文，李靖出名是因为他后来竞选成功，当过一届托塔天王，而且他有个儿子叫哪吒!他们的成功和女人有什么关系，与私奔又有什么关系?”

“不管怎么样，那个和尚能够与紫鹃一见钟情，他们就一定是有缘有分;那和尚能脱下袈裟来追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我就敬佩他们的感情!我相信，他们就是在拜月时山盟海誓的!多浪漫啊，一个说——我的未来不是梦，一个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窗外廊下，张冠李戴一人搬了一个小凳，正在听得入神。

“想不到啊。”张冠叹道。

“想不到什么?”

“想不到丫鬟如此果断，和尚如此冲动，事情如此曲折，小姐她讲得，又如此多情!”

“你算了吧。我倒觉得事情还要复杂一些。”

高夫人已经拍案而起:“不错!我认为事情绝对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这是无法无天千里流窜贪财劫色诱拐诈骗本年度第一大案，不抓不足以平民愤!”

高青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会吧?”

“什么不会?你听我一一道来。那一日紫鹃陪明镜在庙里进香，就已经误入虎口!紫鹃容貌姣好，又饱受我们高家诗书熏陶，气质脱俗，自然就引起了那个贼秃的歹念!至于那些闹事流氓，必是他的同伙!否则怎么他求几句情，人家就罢手走开?”

“有理，有理!”

“有什么理啊!爹,您也不想想,如果那和尚是见色起意,女儿我的姿色岂不是更胜一筹,他完全应该来打我的主意嘛!”

“胡说!你比紫鹃胜一筹,我比你总该再胜几筹吧?按你的逻辑,人家就该打我的主意了?”高夫人也有点急不择言。

高青天慌了:“谁的主意都不要打,还是夫人接着分析。”

“那贼秃瞄定了紫鹃,这才乔装改扮,来与我们同行。他在江湖上党羽众多,自然可以飞鸽传言,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么巧找到我们的船?可是船上不便动手,因为船家也是贼人,双方门派不同,所以都不敢轻举妄动——”

“娘,船家怎么又成了贼人?”

“那天我问他喜欢什么职业?他说喜欢没本钱的生意,那还不是强盗?对了,贼秃唱的那些山歌,一定都是黑道的切口暗号,所以我们听也听不懂!话说回来,船上不能动手,他就把我们引入了一家黑店!”

“那怎么会是黑店?那是县城里唯一一家客栈!”

“明镜你这就不懂了,那里过往客商这么多,油水那么大。附近的强盗稍有一点投资眼光,就会在那里开一家黑店!”

“如果是黑店,我们怎么会没事?”

“咱们还不是沾了你爹的光?抢劫官眷,等于袭警,他们当然不敢!”

高青天心里十分快意:“夫人言之有理。”

“那个月圆之夜,我一直在监视紫鹃的一举一动!她从你房里出来,我就尾随其后,进了菜园。果不出我所料,那个贼秃已经等在那里。为了不被贼秃觉察,我只好——只好伏在原地。当时我就看见那贼秃从怀里摸出一枚玉佩给紫鹃看,顿时我就气得眼冒金星!”

“为什么?”

“那就是紫鹃一直带在身上,这次出门才托我收藏的九龙玉佩!原来被这个贼秃盗走了!紫鹃那孩子,又哪里有胆子声张?可恨

那贼秃还用那玉佩为诱饵，交给紫鹃，意存勾引!可怜的紫鹃，望着玉佩，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

高青天眼眶发热:“真是人间惨剧啊。”

高明镜另存高见:“依我看，这正是紫鹃与和尚在私订终身，明月为证，玉佩为凭!所以，这九龙玉佩，不是赃物，是信物!”

“胡说!这里面没有姻缘，只有诱拐，或者绑架!老高，我要你马上立案!”

高青天顾不上在母女间表态:“嘘，有情况!”

夫人小姐噤口不言。高青天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张冠李戴此刻也站起身子四处打量，回头看见高青天，两个人友好地笑了笑:“大人，没情况。”

“是啊，你们接着聊。”

高青天大怒:“聊什么聊，你们就是情况!马上给我消失!”

张冠李戴马上一溜烟跑掉了。

高青天回头，夫人正愣愣地看着他:“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高青天也糊涂了:“说到哪儿了?明镜。”

“问我啊，我可不知道。”

高青天连忙向外嚷道:“张冠李戴，夫人说到哪儿了?”

远远传来回答:“夫人说，要——立——案!”

“对，要立案。老高，你要马上立案，解救受害人紫鹃!”

“不能立案，爹!不能破坏紫鹃期盼已久的婚姻幸福，不能让她幸福的生活蒙上猜疑的阴影!”

“立案!”“不立案!”母女俩又铿锵有力地拌起嘴来。

高青天叹了口气，从袖中摸出一枚铜钱。

夫人和明镜一见就烦:“哎呀，他又来这一套!”

“夫人。”

“字。”

“女儿。”

“面。”

高青天将那枚铜钱抛向空中，铜钱飞出窗外，只听得窗外有人“哎呀”一声，好像是张冠的声音。

“这家伙又回来偷听！”一转念，高青天回嗔作喜，“张冠，是你在外面吧？李戴呢？”

“李戴已经回家，属下也是恰巧路过。”

“那好，刚才夫人小姐打了一个小赌，夫人赌‘字’，小姐赌‘面’，你找到那枚铜钱没有？”

“——找到了！”张冠双手捧着那枚铜钱进来。

“是字是面？”高青天声音骤然变得严厉。

“大人，刚才我没听清楚，小姐她赌的是——”

“面！”

“夫人赌的是？”

“字！”

“那我看到的就是——字！”

高青天暗叫侥幸：“那就即刻立案！”

高明镜枉自悻悻，却也知自己的威信毕竟还逊一筹。

高夫人得意洋洋：“明镜，我们现在再赌一次，如果案情如你所说，这后宅的粉刷装修大扫除，就由我一个人包了；可如果如我所料——”

“就包给我好了！”

母女二人三击掌，出汗的反而是高青天：“糟了，事情要闹大！张冠，事情的经过，你在外面，也都听到了吧？”

“回大人，一不小心，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全听到了。”张冠倒也诚实。

“好，此案背景复杂，关系重大。一日不查清，我后宅一日不得安宁！我命你马上出城，循夫人小姐来路，进行严密的调查！限在三日之内，地点是——寺庙，渡船和客栈！这次行动的代号叫作——‘大海捞针’！”

“大人真是用词精确，一语中的！属下即刻告辞！”

李戴上堂通报："张冠回衙复命!"

张冠一步一挪地上堂，显得心情异常沉重。高夫人和明镜马上做好了接受各种噩耗的准备。

高青天鼓足勇气探问："张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大人，事情——唉!"张冠似乎难以启齿。

"到底怎么了?!"

"你们真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

"那我可就说了。"

"你再不说我们就跟你急了!"

"别急别急。"张冠从怀里扯出很长的一个纸卷，"下面，我宣读一下《关于'大海劳针'行动的总结报告》。只念一遍，注意收听啊。"

"快念吧你!"

"接受大人的命令之后，我首先考虑到这项行动的社会意义。缉拿凶犯，拯救人质，平息舆论，造福社会，这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其影响，也一定是深远的!首先我在邻近县城查询了大量案例，因为罪犯的做案手法总会具备一定的连续性。结果呢，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惊奇地发现!"

"发现什么?"

"这种诱拐案件一般都发生在青年妇女身上，六十岁以上妇女一般只有患老年健忘症走失或者被直系亲属遗弃两种情况。鉴于被寻找的目标是一位丫鬟，我大胆推测她的实际年龄不会超过六十岁!"

"坦率地说，我认为你的推测非常英明。"

"谢谢。由此我断定，如果找到了丫鬟本人，基本上就找到了罪犯。"

"不错!"

"换句话说，只要找到了罪犯本人，也基本可以说我们能够找

到丫鬟。”

“……”

“所以我就披星戴月，晓行夜宿，走过了一山又一山，一直走到夫人小姐烧香的那座寺庙，终于查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什么线索?”

“那个小和尚确实不在庙里。”

“……”

“然后我又到了夫人小姐住过的那家客栈，证实丫鬟紫鹃从那天失踪以后也再没有出现过!”

“……”

“然后我就开始沿街打听，有没有人看见一个年青和尚带着一个年青姑娘手拉手在街上闲逛，结果没有人提供线索，都是瞅着我傻乐。”

“我一直以为张冠的脑筋管用些，所以派他出去打探。想不到——”高青天强压怒气，“李戴，你只好辛苦一趟重新出马，记住务必要得到紫鹃姑娘的确切消息!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盲人摸象’!”

“遵命!”

“等等，大人，您就不打算听我汇报完吗，这个报告我写了一天一夜呢!”张冠万分委屈。

“既然没有结果，我们何必再听?浪费时间嘛。”

张冠无奈：“谁说没有结果!我最讨厌简洁，你们偏偏要逼我简洁!事情其实很简单，紫鹃姑娘的父母与那小和尚他们家是通家之好，从小就指腹为婚!紫鹃八岁时候，她父母带她外出经商，后来感染时疫，双双去世，她被好心人收养，最后进了高家当丫鬟。而那个小和尚呢，与紫鹃是青梅竹马，自然是此情不渝。家里逼他成亲，他索性远走高飞出了家!”

“所以在庙里他们不是一见钟情?”高夫人只关心这个。

“当然不是!指腹为婚嘛，是父母之命!后来呢，小和尚从紫鹃眉心的一颗痣，猜她可能就是自己的意中人，这才乔装改扮，一路

随行——先唱家乡山歌，引起紫鹃注意；又拿出定亲表记九龙玉佩，证明自己身份，于是二人双双回乡成亲！”

“那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新郎说夫人对他有猜疑，他怕节外生枝，宁愿日后再来登门领罪。”

“咳，只要他们夫妻恩爱就行了。反正，这个赌我没输。”

“不是一见钟情，可也不是诱拐啊？我也没输。”

“我们都没输，就都用不着大扫除！”

“剩下的事情你们商量吧。我们回去休息了。”

夫人和小姐都得意洋洋进了后宅。

高青天深深叹了口气，埋下头去：“大扫除?!”

猛一抬头，他看见张冠李戴一个拿着竹扫帚，一个拎着水桶站在公案前：“大人！还有我们呢！”

“大家一齐来吧。”

高青天深受感动：“这可太不好意思了！”

“自己人——”

“好说！”

第三章

李戴和高青天在堂上勘查旧案，桌子上地上都摊满了卷宗，显得一片狼藉。窗外蝉鸣愈噪，令人更增烦闷。

李戴忍不住大喝一声："叫什么叫?这是办公时间!"

高青天吓了一跳。外面蝉鸣却果然是戛然而止。

高青天定定心神："李戴，我看咱们的工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这几桩有问题的案子我们就尽快处理落实吧，要让古今县的百姓，早点看到我们衙门的新气象!"

"对，新官上任三把火，早烧早完。"

高青天一转身："你说什么?"

李戴方觉失言："我是说，我是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盛况空前，盛况空前。"

高青天怀疑地打量着他。

这时，张冠满面春风地陪着一位客人进来，这人是女扮男装，秀才打扮，额上架着墨镜，手里摇着折扇。行头虽然略显怪诞，但我们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这就是本书楔子中出现的那位女作家。

高青天看得一怔，李戴却已经亲热地向人家挥手致意。

张冠积极介绍："高大人，这是咱们县最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花想容花女士。花女士，这就是我们大人。"

高青天刚想拱手为礼，已经被人家一把攥住，而且握得生疼。他暗自叫苦："敝姓高，高青天。"

花想容亲热异常："我知道，早就听我的读者们说起您了。"

"大人，花女士在咱们县里拥有众多的读者，是一位很有影响

的中年女作家。”李戴也凑过来介绍。

花想容一怔，皱起眉头，咳嗽了两声。

李戴马上醒悟：“不，不，不，是中年新秀。啊，不，也不能说是中年新秀……”

还是张冠轻车熟路地接上一句：“是早熟的言情圣手。”

花想容这才满意地笑了：“过奖。”她转对高青天，秋波不断，“高大人读过我的作品吗?比如说——”

李戴倒背如流：“比如说《爱人寂寞，情人也寂寞》《爱在黑夜与黎明之间》《我是一种温柔的伤害》《谁的口红染透了你的心》……”

花想容满意地点头。

高青天不禁咋舌：“名字可都够长的。”他奇怪地看着李戴，“李班头，难为你都能记住。刚才我问你去年的案宗，你怎么都说不上来?”

李戴涨红了脸：“这些书是我老婆看的，我就是睡不着的时候随便翻翻，不小心就记住了。”

花想容难掩愠怒：“随便翻翻?”

张冠连忙帮李戴往回找补：“他每次想的是随便翻翻，可其实一翻就放不下了。对吧?”

“对，对。”李戴顺手拿过一个卷宗，“难得在这里遇到您，就请您签个名吧。我回家见老婆也有个交代。”

花想容半推半就：“本来嘛，我是最讨厌签名的，可读者就是上帝嘛，我也只好——”

“等等!”高青天抢过案卷，“李戴，你搞搞清楚，这是案卷公文，怎么可以乱涂乱画?”

李戴支支吾吾。

花想容心中自然不快：“算了，下次有机会再给你签吧。高大人，看来你很少看我的作品了?”

“啊，我不太爱看言情小说。我喜欢的是武侠作品!”

张冠李戴窃窃私语："敢情大人也是一热血男儿。"

"还真没看出来。"

高青天也有自己的道理："那种书比较健康，也比较积极，催人上进。不像言情小说，挺小的孩子净往成年人的事情上动脑筋，而那些成年人呢，又跟小孩子一样，除了撒谎就是撒娇，责任感普遍都比较差。"

张冠怕花想容不高兴："我们大人说的是那些水平比较低的言情小说。"

"也许吧。"花想容把折扇一收，"不过这次我来，不是和大人进行文学探讨的。我和几位同行正在筹办一份《古今小报》，主要内容呢，就是连载我们大家的文学作品。可是第一期呢，我们想对您进行集中报导。"

高青天一惊："报导我，不会吧?我这一把年纪，言情我是隔岸观火，武侠其实我也是叶公好龙。你们写我，有人看吗?"

"当然有啦。我们以前只是几个读书人，写文章赚稿费而已。可现在开始办报，就要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要纪实，要认真，要诚恳，要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好，这个主意好，本官无条件支持。"

"在咱们古今县，您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您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他们的喜怒悲欢，我们当然也要反映您的心声啊。所以，我们想请您主持，召开一个正正经经的新闻发布会。"

高青天沉吟道："这倒是一个与广大群众沟通交流的好机会，我也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的施政纲领。"

张冠李戴在一旁赶紧敲起边鼓：

"是啊，顺便树立树立咱们衙门的公关形象。"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一把火才算烧对了。"

记者招待会定在上午十点，花想容和他那三个帮手九点半就已经到齐了。

肥肥白白的甄寂寞牢骚最多:“花大姐,我还是觉得《古今小报》这个名字太委屈咱们自己了,外面都说咱们是古今县四大才子,我们就应该办一个《古今才子报》。”

花想容摇摇头:“其实啊甄兄,办小报的都是才子,身为才子必办小报。这是大家都了解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报纸怎么吸引读者的注意。你说呢,常老弟?”

瘦不禁风的常失落深以为然:“所以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很关键。只要咱们问出了公众关心的问题,又得到了让大家满意的答案。咱们的小报就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甄寂寞兴奋得直搓手。

“就像全老弟的武侠小说那样。”花想容顺便捧了捧呆坐一旁的全深沉。

全深沉气不打一处来:“别提那些烂武侠了!一个个自称是江湖豪杰,可学完了武就去打架,打完了架又去学武,学呀学呀学呀学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一点形而上的追求都没有!别看我是他们的作者,其实我比谁都烦他们!”

“那你还写?”

“写可是写,我的风格已经大变!从前一个主人公到第三百页还不一定学会武功,现在我第十页就让他杀死二百多人,然后唯我独尊,双目失明,自绝经脉,生不如死!就这样变来变去,我还是心烦。”

“烦?谁不烦!”甄寂寞也是一肚子苦水,“我现在搞的是法制文学,你说说,咱们县里风平浪静,治安一流,哪家小孩在南城打破头,能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从北城跑去看热闹!法制文学,我到哪里找素材呀!”

全深沉附和道:“就是,就是。治安太好,犯罪太少,老百姓太闲,阅读心理特浮躁!”

“所以啊,从前你写个无头女尸,全城都吓得睡不着觉;你现在就是写个人肉包子铺,人家都说——‘没错啊,我们胡同里好像就

有两家!'还是那句话，老百姓都不好糊弄了。你说呢，花大姐?"

花想容苦笑:"是啊，人一不好糊弄，很多事情就都难办了。我原先写言情小说，后来改了言情散文，以为能容易点。抄几句格言，回忆一下青春，再加点景物描写，不就齐了吗?可是读者来信说什么，说我是凉拌理想醋溜人生干炸哲理再加上铁板烧初恋，整个让人看了就倒胃。"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

"你们哪，好歹还有得可编，大不了发表以后被人骂，可我是干坐着写不出一个字啊!"常失落怎甘心让别人比他失落?

"老常，你不是搞商战题材吗?"

"搞商战题材没错。可我打小时候就没拿过零花钱，成家之后又是老婆管家，打酱油找的零钱都得上交，您说我拿什么钱练投资啊!"常失落指着甄寂寞，"当初就是你，非说写这种东西有前途!骗我去搞商战，你一个人写无头女尸来赚钱!"

甄寂寞脸一红:"我并没有骗你呀!现在想挣钱想发财成天在海边转悠憋住劲准备一个猛子扎下去的，比澡堂子里人还多呢!就算一个人买你一本书，你不也发了?"

"可是我第一本书就砸锅了!书名是《发财总动员》，副标题是'不管三七四十一，理想连着我和你!'"

"那又怎么了?说得挺好嘛!"

"可是人家说了，三七是二十一，不是四十一。我连乘法口诀都记不住，跟我学发财，估计希望比较渺茫。"常失落哽咽了。

众人同情地叹息着，均有兔死狐悲之感。

花想容给大家打气:"别这么垂头丧气的，现在大家不是又聚到一起了吗?只要这份报纸办起来，大家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大家果然开始了战战兢兢地憧憬:

"那时候举目都是读者的笑脸了!"

"事业也有了新起点了!"

"离小康目标也就差不太远了!"

甄寂寞兴奋起来:"这位青天大老爷，是全县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就要在这个焦点上挣饭吃!"

常失落更加激动:"我们也不光是为了挣饭吃,我们也是为了赢回广大的读者!"

全深沉神采飞扬,难以自控:"我们也不光是为了赢回广大读者,还为了能拿钱回家,少挨老婆骂!"

众人诧异地望着他,全深沉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时,张冠李戴各自从两边上场,每人肩扛一块标牌。

作家们纷纷归座,交头接耳。

张冠面色郑重地转过标牌,上面是一个上联——

"有啥说啥,人生难得坦率几次;"

李戴也展示了标牌上的下联——

"能吹就吹,大家不要白忙一回。"

高青天气宇轩昂地上场,手擎横披,绕场一周,然后落座。

众作家齐念:"理解万岁!?"

"对,理解万岁是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主题。"高青天笑容可掬,"说实话,本官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没什么经验。"

"对,对,不是走投无路,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一招。"

花想容狠狠瞪了全深沉一眼:"还是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吧。这位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高青天高大人,这位是张冠张班头,李戴李班头,大家都很熟悉了。

张冠李戴向大家含笑致意。

花想容逐个介绍:"这位甄寂寞甄先生,本县法制文学奠基人,代表作品是《雨夜未归人》《无头女尸与无头男尸》《太平间里的鼾声》。"

高青天浑身一抖:"太平间里的——鼾声?"

"对,鼾声嘛,就是呼噜,打呼噜。"甄寂寞马上示范起来。

"明白明白,本官明白了。甄先生请坐。"

"这位是常失落常先生,本县第一个涉足商战题材的作家,代

表作品《道是无情却有情》《命运不会亮出底牌》。”

高青天:“喔,久仰久仰。”

张冠李戴异口同声:“欢迎赞助。”

常失落苦着脸:“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高大人,这位就是您一定渴望结识的本县青年武侠作家全深沉全先生,代表作品《美人寂寞英雄闲》,还有《愤怒的下九流》。”

高青天有点失望:“我怎么一本都没读过。”

全深沉见风使舵:“没读过不要紧,一看您就是个练家子,内行,我未来的知音!”

高青天腼腆地笑着:“哪里,哪里。”

“谦虚,还跟我在这儿谦虚!”全深沉凑过去抓起高青天的手,“这双手,嘿嘿,练过铁砂掌的吧?”

“没有,没有。”

“鹰爪功,大力鹰爪总练过吧?”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练过武功。您把手放开,行吗?”

全深沉哪里肯放:“一阳指,一阳指你总练过吧?弹指神通,弹指神通!”

高青天无计可施:“这个可能还沾点边,我小时候很喜欢弹玻璃球的!”

全深沉仰天大笑:“我就说过你是个练家子嘛!”

高青天受其感染,也荣幸地笑了,但马上正色:“全先生,全先生,今天大家来找我,不是听我讲施政纲领的吗,您怎么自己先跑题了?”

全深沉这才惊觉,四顾打量,发现花想容、甄寂寞和常失落很是不快地看着自己,连忙咳嗽两声归座。

“众位代表本县的公众舆论,一定有很多问题,本官准备一一作答。”

常失落首先发言:“请问大人,这副对联里有‘能吹就吹’四个

字，不知出自何方典故，含义何在?”

“这个嘛，其实很简单——”

张冠补充道：“现在这个年头，‘吹’不过是一种必要而普通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就是说吹牛有理?”

“当然!吹是什么，‘吹’这个动作我们如果分解来看，不过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两个动作，”他兴致勃勃地示范起来，“很必要，很普通嘛。呼吸乃人生之常态，谁能停止呼吸?谁也不能!我们大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总要吹点牛皮嘛。”

“可是，会不会一不留神把牛皮吹得太大，以后收不回来?”

高青天慢吞吞道：“我倒觉得那没什么关系。吹牛，也是廉洁自律的主要手段嘛。”

“啊?这种理论，好新鲜啊!”

“快记，快记!”

“我们可算是来对了!”

“静一静，听大人说!”

高青天侃侃而谈：“根据我从前的经验，做官最怕的就是一贪二懒三糊涂，没事就自己原谅自己。可是如果把风放出去，把牛皮吹出去，大家都知道你要做天下第一清官了，也就轻易不敢过来试探你了。”

张冠有所领悟：“对。该送礼的，也不敢送了，怕挨撅呀。想求情，也不敢张嘴，怕适得其反啊。”

高青天意味深长：“长此以往，你想不清廉也没办法，大家都不敢让你闻见腥啊。这叫做‘被动式反腐倡廉法’!”

“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合着您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一高处，再让我们几个帮忙把梯子撤了，您就修炼到家了!”

“不错。高某乃一介穷儒，非圣非贤，用年青人的话说吧，再怎么乔装打扮，也是一个俗人。”

大家都笑了。

“生而为人，谁不爱财?本官只希望自己能做到爱面子之心，胜过爱财之心。这就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青天更比别人累!”

众人深受感动：“大人说的真是肺腑之言。”

高青天笑了：“我这人其实也很爱讲大道理，不过，初次见面，有点怯场，要是只讲大道理，不求实际，怕惹你们讨厌啊。”

“我们已经开始喜欢您了!”

“谢谢，谢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青天当得不容易，以后就请多多帮助，多多指教。”

“大人言重，大人言重。”

“下面，我准备了一个两万字的施政纲领，希望大家协助刊登传播，扩大影响。”

花想容大惊：“两万字，有没有搞错啊?我们虽然是在第一期上给您留了版面，可是只有五百字啊!”

刚才宾主之间和睦融洽的气氛一扫而空，高青天皱起眉头：“那可不可以连载呢?”

“要是连载只限于连载自传别传丑闻秘闻，而且要是名人!”

高青天一怔：“难道我还不算名人?”

作家们面面相觑。

张冠低声解释：“大人，恐怕不能算。您还没打过官司呢。”

高青天气急：“本大人堂堂七品，升堂断案，为民父母，明镜高悬，你敢说我没打过官司?!”

“大人，您那是判官司，不是打官司!只有亲身当过原告被告，才有资格当名人。是不是，李戴?”

“当然了!所以每个来我们大堂上打过官司的人，都已经上了《本县名人录》了!”

“而我们哥俩，到如今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害得张冠连老婆都找不到!”

高青天愣了半天，缓缓问道：“如果连施政纲领都不能发表，

那么请问各位来采访我，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准备很多问题，您在回答中一样可以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嘛。"花想容劝慰道。

高青天又有了点信心:"比如说——"

"比如说，有人认为'婚姻是感情的坟墓'，大人以为呢?"

李戴不以为然:"这女人明显是跑题了嘛。"

张冠出神地盯着花想容的侧影:"但是问得多么深刻啊!"

"作为一县父母官，高大人家庭观念淡薄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本县的社会风气!大人，请您据实回答。"

"这个……这个……本大人认为……"他招手示意张冠李戴过来，低声吩咐几句。张冠李戴十分严肃地凑到作家们跟前，大家一通耳语。

马上，两个衙役和三个作家各自走开，把住一个方向，替大人望风。高青天这才放心地开口:"其实我觉得——"

花想容深表同情:"您不用多说，一切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高青天朝自己的知音人拱了拱手，示意众人都撤了回来。

忽然，高青天的表情转为复杂。接着，他的左眼皮开始跳。

"大人，您的左眼在跳哎!"

"左眼跳，太太到。"

堂上登时肃然。

张冠抓住时机通报:"本县第一夫人高温氏到!"

果然是高夫人大模大样地进来，李戴连忙搬椅子来给她坐下。

"老高，你们这里很热闹啊?"

"夫人，这是古今县里几位有名的作家，今天特意来和我们对话沟通。"

"是嘛?那我也坐着听听，可以吗?"

"这，这恐怕不妥吧。"

花想容随机应变:"没啥不妥，我们还有问题要问夫人呢。"

常失落又打了头阵:“请问夫人,作为本县第一夫人,你是否感到有很大压力?”

高夫人马上变得十分可亲:“怎么说呢?压力当然是有的啦,但我想我会把压力变成动力的。”

全深沉赞叹道:“看来您很有个性。”

高夫人微笑:“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人,个性还是很强的。我想,这么多年以来,大家之所以对我有那么多的支持和鼓励,也就是欣赏我的这一点个性吧。”

甄寂寞煞有介事:“其实大家一直都很关心您,想知道您的消息。我们那里就经常接到很多来信,打听您的近况,每一封都催人泪下。可惜今天我没有带来。”

“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信我收到的更多啦,现在搬家搞得很乱,以后找给你们看啦。”

“好,好,我们拿到以后,连同您的回信一起发表。”

高青天无限哀怨:“你们刚才还说没有版面——”

高夫人回头一瞪眼:“别插嘴!”

张冠对高青天很同情:“大人,看来今天轮不上您说话了。”

“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哥俩陪您聊。”李戴也很厚道。

高青天仰天长叹:“他们明明知道本官最恨跑题!”

这边的提问已经是热火朝天。

“您一生中最崇拜的人是谁?”

“当然是——武则天啦!”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一个名女人,因为她是一个离婚的名女人,因为她是一个收视率最高的离婚名女人!”

众作家鼓掌:“言之有理。”

花想容不忍心冷落高青天:“大人,您呢?”

“当然是包青天啦。”

众作家不禁摇头:“陈词滥调!”

"夫人,您一生中最讨厌的人是谁?"

高夫人咬牙切齿:"陈——世——美——!"

高青天有了点精神:"哎,你们知道吗,陈世美就是被包青天下令铡死的啊,因为陈世美有个老婆叫秦香莲……"

"哎呀,我们知道!"

高青天苦闷地埋下头去。

"高大人,您最讨厌的人是?"

"——我自己。"

众作家再次摇头:"自暴自弃!"

"夫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平时兴趣爱好是什么?"

"这个就很多了,因为我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比如说逛街啦,聊天啦,看戏啦,绣花啦——"

花想容眼睛一亮:"您也喜欢绣花?那您最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高夫人来到高青天身边:"来,你过来,过来呀。"

"干什么?!"

高夫人不答,只将他拉到公案前,撩起他的袍襟,向大家展示:"上次我们老高把衣服刮坏了,就是我给补好的。你们看看,怎么样,天衣无缝吧?"

众作家轮流过来,俯下身去端详,啧啧赞叹。

高青天实在受不了,一扭身回到案后,将惊堂木猛地一拍,全场震动。

"夫人,你看看,你一上场,大家就开始跑题,跑题都跑到本官的袍子上去了,成何体统?!"

高夫人好大不乐意:"我不过是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我没有想跑题啊。"

"那么麻烦你,暂且回避,好不好?"

"哼,居然这么和我说话!好,我走!"高夫人拂袖而去,走到门口又转过身,"要是再跑题,可就跟我没关系了!"

高青天目送着夫人背影，深深吸一口气："好了，请诸位协助，分清主次，我们重新开始对话。"

众作家不免有些尴尬："对，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列位，我们古今县的首要问题，就在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到处蔓延。因此，本官决定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众作家闭上眼睛，异口同声："从一点一滴做起。"

高青天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

"这个，这个，大家心意相通吧。"

"对，是默契，是默契。"

高青天释然："我还以为自己说了什么陈词滥调呢。"

众作家窃笑。

"总之，在与张冠李戴两位班头认真磋商后，我们提出了改变社会风气，提高办公效率的四大方案一揽子计划。具体说起来就是'尊老爱幼清洁卫生日'、'见义勇为打击犯罪周'、'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反腐倡廉社会监督年'！"

众作家真心赞叹起来："想得真是周到。"

"这要让老百姓知道，还不乐得整夜睡不着觉？"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消息早点发表，让全县人民早点行动起来。"

全深沉跳了出来："我提议，废除版面和字数限制，让高大人在我们的报纸上畅所欲言！"

"同意！同意！"

高青天满面春风："谢谢大家！到时候请不要忘了署上张班头和李班头的名字，成绩是我们大家的！"

"没问题！"

李戴激动不已："大人，托您的福，我们哥儿俩不用打官司也能上报纸了！"

张冠深受鼓舞："看来新闻发布会这个形式值得提倡，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

“好了，下面，我把这四大方案的细节向大家公布一下，请大家注意记录。”

“对了，高大人，我插一句话，您对我们新闻工作有什么指示，对我们报纸有什么期望吗?”

“本官希望你们站好宣传岗，把好舆论关，为古今县的基本建设添砖加瓦——”

张冠补充:“为我们大人的形象添光加彩——”

李戴补充:“为我们哥儿俩的工作成绩添油加醋。”

“咯咯咯”一阵笑声，仿佛是从地底下传出，却又像近在咫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目光齐齐地盯住公案下面。

张冠李戴一人提起一根水火棒，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齐举到半空——

“且慢动手!”高青天喝道，“明镜，给我出来!”

公案下的布帘一动，高明镜从里面钻了出来，看着大家目瞪口呆的样子，她开心得很:“爹，您叫我?”

“明镜，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高明镜狡辩:“我怕您有事喊不到我呀。”

“胡扯!你看看你，一个千金小姐，竟如此抛头露面?”

高明镜吐了吐舌头:“我没有抛头露面，我一直躲在里边呢。”

“你又来气我!我问你，你什么时候钻到我的公案底下的?”

“我要是说现在才钻进去，您相信吗?”

高青天痛苦道:“你都听到什么了?”

高明镜娇憨一笑:“听到你和那位姐姐说话呀。”

花想容意味深长道:“那你会不会讲给夫人听啊。”

“当然不会啦——只要我爹现在不赶我走。”

高青天无奈:“好，好。来呀，看座。”

张冠搬过椅子来，被甄寂寞常失落全深沉接过，一个传一个送到小姐面前。

高明镜好奇道:“你们这么殷勤干什么?”

“因为我们要采访你啊!”

高青天急了:“哎,大家刚才说得好好的,绝对不再跑题。怎么又去采访我们家明镜了?”

甄寂寞大笑:“哎呀大人,刚才你自己不也说过了吗?要分清主次!”

“对,要分清主次,要分清主次——”他无助地看着张冠李戴,“到底谁是主,谁是次啊!”

张冠坚定地回答:“大人,您是主,我们是次。”

李戴比较诚实:“其实呢,小姐是主,您是次,我们呢,是最次。”

“荒唐!”

这回全深沉抢在常失落之间发问:“请问小姐,您是——属什么的?”

高明镜白了他一眼:“莫名其妙!”

全深沉顿悟:“对不起对不起,我问错了。小姐,请问您是什么星座?”

“双鱼座。这个星座出生的人呢,有头脑,但也比较重感情,还非常富于幻想,最适合做演员歌手主持人啦。”

众作家咋舌:“难得难得。”

“那么小姐您一定是B型血啦?”

“是啊,所以,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您最喜欢的颜色?”

“白色,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情。”

“您最喜欢的花?”

“夜来香,因为它和我的作息时间一样。”

“您最崇拜的人是——”

“阿诺!因为他最酷!”

众人傻眼了:“阿诺?!!!大人,谁是阿诺?”

学富五车的高青天也晕了:"只听说过阿福,阿贵,哪来的阿诺呀?"

"哎呀,我说的是终结者阿诺!"高明镜比划着阿诺施瓦辛格的造型,"你们不会没看过吧!"

"那个阿诺呀!"

张冠向高青天汇报:"他私入民宅,无照持枪,危险驾驶,涉嫌绑架谋杀恐吓纵火——而且在公众场合行为不检!"

甄寂寞来劲了:"这么说起来,他倒是一个失足青年的典型了。下次我要好好采访一下。"

"那你最讨厌的人是谁呀?"

"小龙女!"

"她怎么惹你了?"

"她比杨过大好几岁,凭什么非要嫁给他,为什么不留一点机会给我?"

"说得也是。"

"那,你平时的兴趣爱好呢?"

"那可就多了——"

高青天再也听不下去了:"明镜!你——"他又一下子软下来,"你留一点时间让我讲讲,好不好啊?"

"不好!"众作家已经回答得斩钉截铁,"小姐,您接着回答!"

"在所有爱好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听古典音乐,还有写信。我的信文笔可好了,自己看完自己都出神半天。"

花想容茅塞顿开:"那你可以考虑在我们报纸上开一个读者信箱啊!"

"专门和少男少女谈人生!"

"肯定会大受欢迎的。"

"而且,显得特别有品位。"

高明镜凝神片刻:"好啊。信箱的题目就叫作'青春的耳语'吧!"

众作家一怔，轰然叫绝。

常失落激动地冲到垂头丧气的高青天面前，与他紧紧握手："祝贺你大人，你为社会培养出了一位才女啊!'青春的耳语'，绝了!"

高青天唯余苦笑。

全深沉给了甄寂寞一拳："这就有了一种特别温柔特别细腻的感觉。"

甄寂寞也忘形地踢了全深沉一脚："对，对。就是嘴上说不出来心里痒痒的!"

"让我们这些成年人看了，也忽然变得特别不懂事特别爱撒娇!"常失落欢呼起来。

花想容挥臂总结："看来我们今天来一次，真的有收获啊!"

"报纸销路有保障了!"

"我们又会有读者了!"

"再也用不着满大街追着给人家签名了，又会有人主动崇拜我们了!"

四个作家满堂雀跃，高青天和张冠李戴以及高明镜诧异地看着他们。

张冠掐掐自己胳膊："不会吧。刚才一个一个还挺矜持的，怎么一会儿就变这样了?"

李戴请示高青天："大人，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

高明镜有点懊悔："爹，我是不是妨碍你们谈正事了?"

高青天长叹一声，指指手舞足蹈的作家们："明镜，你看，我和他们还有什么正事好谈吗?"

第四章

高夫人从外面兴冲冲进来,高明镜正在对镜理妆。

“哎呀,明镜,我连早茶都喝完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化妆啊,你的兴致也太好了,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太高了!”

“爹不是说今天要来客人吗?这可是咱们家搬到这里,接待的第一个客人哪!我当然要多花一点时间打扮自己,这也是对客人的礼貌嘛。”高明镜放下眉笔,拿起睫毛夹。

“咳,什么客人?”高夫人一脸不屑,“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商贩。你爹年青的时候,经常和人家在一起喝酒,那时你爹穷啊,总是让人家付酒帐——”

“也难怪嘛,那时您还没有嫁给我爹。后来他娶了您,有了钱,可以请客,就不会蹭人家的酒喝了。”高明镜放下睫毛夹,拿起睫毛膏。

“当然不会!自从我进了他们高家的门,就没让他出去喝过酒!”

“啊,那我爹也太惨了!”高明镜放下睫毛膏,拿起睫毛刷。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就因为我不让他出去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他是百无聊赖,只好发愤图强,终于金榜题名,做出今天这番事业!”

“可他欠人家的情呢?”高明镜东张西望,找着粉底。

“当然就一直欠着了!”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找人家来家里吃饭,把这个情还上?”粉底找到,可是口红又不见了。

“可不就是嘛。所以,明镜,我想和你商量商量,这顿饭——”

高明镜赶紧推个干净:“我可是一点都不会做啊。您说平时

吧，我硬着头皮给您二老做一顿饭也没什么，表表孝心嘛。可是如今有客人登门，这顿饭做不好可是事关全家脸面——”

“行了行了，小小年纪，就知道偷懒。你不做，我也不做。大不了去外面订酒席。”

“那您现在干什么，也化妆?”

“化妆干什么，我绣花!”

“哎呀，娘，拜托你不要再绣了，好不好?家里的衣服鞋子，门帘帐子，床单被罩，都被您给绣上了花，爹和我都快烦死了!”

“那有什么法子，娘喜欢绣花呀!”

“那您起码换个花样啊!老是‘龙凤呈祥’，咱们家里的龙比皇宫内院都多几百条了!”

“我当初没学过别的花样啊。”高夫人理直气壮。

“娘，不是我怪您，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要是多学几样做家务的本事，咱们家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紫鹃一走，咱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好大一截!”

“娘当小姐的时候，是正正经经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怎么可以学那些家务，做家务有下人嘛。”

“可是现在府里只有咱们两个女人，您还不应该——”看看高夫人的脸色，高明镜乖巧地收住话头，“算了，当我没说，我还是化妆吧。”

高夫人看看绣了一半的手帕，感慨万千:“为什么我只有在绣花的时候，才最有成就感，最能找回自我呢?为什么?”

高青天引着客人从外面进来，客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和气得像个老干部。

“林兄，这边走。来，夫人，明镜，我给你们引见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友林鹏林大官人，这是贱内。”

林鹏兜头就是一揖:“哎呀，久仰久仰。当初听说高兄成亲，就想拜见嫂夫人一面，想不到十几年后，终能如愿，哈哈哈哈。”

高夫人欠欠身子:“林大官人太客气了。”说完坐下来，依旧埋

头绣花。

高青天拉过女儿:“这是小女高明镜。这是林伯伯。”

“林伯伯。”

林鹏满面堆笑:“哎呀,久仰久仰,当初令堂身怀六甲,听说是生下一位千金,我就想前来拜见,想不到——”

高明镜忍不住依样画葫芦:“想不到十几年后,终能如愿,哈哈哈哈。”

林鹏尴尬地陪笑。

高青天狠狠瞪了高明镜一眼:“怎么这样没有规矩!”

高明镜作出很害怕的样子:“父亲大人息怒,明镜知错。我现在就回去闭门思过。”

高青天气恼稍平:“这还差不多。去吧。”

高明镜窃笑着往外走,高青天这才恍然大悟:“明镜,你,你回来——”

“算了,您还是吃晚饭的时候喊我一声吧。”

高青天很没面子:“这孩子真是……”

林鹏连忙替老友圆场:“老兄真是家教森严,令爱更是从善如流,佩服,佩服!”

“岂敢,岂敢。来,林兄,坐。呃——”

他想叫人倒茶,左顾无人,右顾无人,只好咳嗽两声:“夫人。”

“什么事?”高夫人抬起头来。

“我们有些口渴,你是不是给我们——”

“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真是的!”

高青天欣慰地望着夫人。

“我刚才一直口渴,被你们进来一搅,都给搅忘了。老高,你陪林先生坐着,我到外面喝午茶去。”

说着,她从从容容走了出去。

高青天大出意料:“哎,夫人,你怎么——”

林鹏赞叹不已:“唉呀,嫂夫人果然是行云流水,劳逸结合,佩

服，佩服!”

高青天长叹一声，还是自己起身倒了两杯茶：“林兄，请。”

林鹏更是五体投地：“哎呀，老兄贵为七品，还是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亲自为客人倒茶，真是让人佩服，佩服!”

高青天苦恼地看着他：“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里，一个人都支使不动，一杯茶都叫不来，真的是混得很惨很惨吗?”

林鹏郑重其事地望着他：“老兄，你能看明白这一点，我对你还要说一声——佩服啊，佩服!”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高青天倾诉之后，眼睛呆呆地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假山石。

张冠和李戴深表同情地望着他，都想安慰安慰他。

“大人，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您不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不行!送我朋友出门那一刻起，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张冠李戴敬慕地看着大人：“和夫人摊牌?”

“不，找一个小丫鬟!”

“咳!”

“家里两个女人都在管我，我总得找一个能让我管的吧?”

“大人，您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你!”

有时候，对于某些事情，张冠的效率真是比较惊人。第三天上午，张冠已经手捧一摞影集，得意非凡地出现在高青天面前。

高青天不免有些奇怪：“张冠，你拿的是什么?”

张冠神色诡秘：“相片。女人的相片。很多很多女人的相片。我要为她们找一个好归宿。”

“什么意思?你在拐卖妇女?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张冠，你不要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您都扯哪儿去了?我这是在替您当差啊。您不是要找一个丫

鬟吗?"

"找丫鬟就找丫鬟,你弄那么多照片来干什么?"

"不是让您有个选择吗?"

"那你就把人带来嘛。"

"带来?好家伙!入围选手四百一十四名,全带来得把咱们县衙给挤爆了。"

高青天目瞪口呆:"四百一十四名?你,你有没有搞错?!我是找个小丫鬟来做事,不是办什么模特培训中心!"

"其实,其实也不能怪我。"张冠还觉得委屈呢,"起初我是想把事情办得保密一点,可是我在酒楼一说,楼上楼下,马上就有三十多个老板提出要赞助。"

"赞助什么?"

"赞助咱们这次选拔最佳丫鬟的活动啊。跟您这么说吧,这次活动是由古今县县衙主办,三十七家企业协办,我张冠承办。"

"我看你应该法办!我上任之初,就说要搞廉政,可是你一下子就收了三十七份银子!这不是要大人我的好看吗?"

"大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银子我可一点没乱花,帐目清楚,分文不差,都是用来登广告,租场地,找主持人,请评委,置办服装——跟您这么说吧,叫我们这么一宣传,马上有六百多人报名!"

高青天苦笑:"张冠,我看你应该换个名字。"

"叫什么?"

"叫张罗!"

"张罗就张罗吧!反正我是全力以赴。首先,规定参赛资格!有六十多人没有本县户口,除名!有七十多人篡改年龄,除名!还有八十多人隐瞒婚姻状况——除名!所以现在剩下的四百一十四名选手,全部符合本次活动的五项标准——女性;未婚;年龄为十六岁到二十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你想得可真周到。哎,李戴去哪里了,他怎么没有消息?"

“不知道。我办的这些事情需要一定的办事能力，他也不便插手。对了大人，明天初赛，您是不是亲临现场，以示鼓励?”

“算了算了，你自己去处理吧。你只记住一件事。”

“请大人吩咐。”

高青天万分郑重：“能快点，就快点。”

“经过初赛复赛的严格选拔，四百一十四名参赛者中，有三位品貌兼优，才华出众的姑娘，脱颖而出，进入今天的决赛。”张冠汇报的时候，高青天在大堂上正来回踱步。

“还决什么赛呀，赶紧挑一个来上工就得了。现在后宅里根本没人做饭，天天去饭庄里订菜，简直不——”

“不成体统?”

“倒不是不成体统，而是——”

“不合胃口?”

“也不是不合胃口，而是——”

“那是不什么?”

“不便宜呀!”

“喔——其实，我也是急大人之所急，恨不得马上把丫鬟给您带进来。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总得您家里自己作主啊。”

“那好，你快把那三个女孩子领进来，本官马上拍板。”

“大人，还是等一等夫人和小姐吧。”

高青天很不耐烦：“她们一来，你争我吵的，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还常把本官搞得头昏脑胀。绝对不能让她们知道。”

张冠眼睛望着高青天身后：“可是，大人——”

“什么?”

“大人，晚了。”

“什么大人晚了?”

“大人说晚了。”

高青天一怔，慢慢回身。高夫人和高明镜都已经到场。

“你们来干什么?”

母女俩当仁不让地在公案后就坐:“你说呢?”

高青天长叹一声:“希望天黑以前能有个结果,我实在不想再到外面饭庄订饭了。张冠,带第一名选手。”

“是。第一名选手,入场——”

一位身着黄罗衣的女孩子怀抱琵琶,袅袅婷婷地上场。

张冠眼疾手快搬了一把椅子过来,让她坐下。

高青天尽量把语气放平和:“姑娘,你看着很年轻嘛。多大了?”

女孩子含羞低头:“十六。”

“喔。那你叫什么名字?”

“石榴。”

高青天摇摇头:“你的岁数本官已经知道了,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哎呀,我就是在回答您嘛。石榴的石,石榴的榴,我的芳名就叫石榴,是一种味道独特的水果,您明白了吗?”

“——明白了。”

高明镜很感兴趣地打量着这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石榴,你愿意来我们高家当丫鬟吗?”

“愿意。”

“那你为什么愿意呢?”

“因为大家都说,像你们这样的官宦之家,往往是生活富裕,灵魂空虚,特别需要艺术的熏陶和启蒙。所以吧,我特别愿意用我的音乐才能,为你们送去一丝陶醉,一缕温情。我希望你们不要拒绝。”

“我们不拒绝。”

“那你能给我们表演点什么?”

石榴想了想:“请大家闭上眼睛,把心情放轻松,放轻松。”她的语气越来越柔和越来越舒缓,让人想起电视台里瑜珈节目的主

持人,“对,要放轻松,呼气,吸气,呼气,吸气。”高青天一家三口和张冠都虔诚地依从着,“对,对,就这样,放轻松,放轻松,叫你放松就放松,把那些不轻松也放松……”

忽然,她手操琵琶,一阵急弦拨起,有如急风骤雨,频率是越来越快,声音也是越来越嘈杂刺耳,如果要确切地形容,只能说一具风钻在众人耳中轮流作业。在场所有人连忙睁开眼睛,表情痛苦,同时心跳开始加速,太阳穴起伏不定。

“停,停,停!”高青天声音完全失常。

石榴诧异地看着他,开口还是那么轻柔有礼:“大人,您怎么了,您和夫人小姐,还有这位班头,怎么都出那么多汗啊?”

张冠呻吟道:“她,她还好意思问咱们。”

高青年连连摇头:“这种启蒙,还真挺难适应。姑娘,你练了多久了?”

“三年。”

高夫人皱眉问道:“你这么弹,自己不累吗?”

石榴甜甜一笑:“没什么。你们在旁边听着,不是比我还累嘛。”

高明镜耸耸肩膀:“她倒是都明白。”

“石榴,你以前出来做过事吗?”

“以前我和家里人一起,做过一些艺术的普及工作。”

“在什么地方?”

“三江五湖,水陆码头,哪里没有我们艺术之家的足迹啊。”

“那你的节目每场都有吗?”

“当然喽,还是压轴戏呢。”

“真的?”

“大人,我也不瞒您说,现在的社会吧,挺复杂的,风气也很不好。很多人看了我们的表演,不肯掏钱,拔脚就走。这时候,就该我出场了。”

“你怎么办?”

石榴眼中射出她自己都不觉察的杀气："我就追在他后面弹琵琶呀，弹呀弹呀弹呀弹呀，弹呀弹呀弹呀弹呀，直到他乖乖把钱交出来。"

闻听此言，大家面面相觑。

"这个办法灵吗？"

"当然灵了！被我跟在后面弹琵琶的客人，有五个出了车祸，三个终身失眠，还有两个当场和过路人打架致残，其余的人，都乖乖把钱交出来了。其实刚才啊，我不过是热身，根本没有发挥我的最高水平。要不，我再表演一段——"

"不，不，"高青天一下子就站起来了，"你可以下去等结果了，辛苦你，辛苦你。"

"不客气。"石榴依旧袅袅婷婷地出去。

高青天言不由衷地赞叹着："如此自尊，如此自信，倒真是一块好材料。"

张冠苦笑："那当然了。要是把她请到衙门里来，我和李戴都用不着打板子了。她在大堂上一弹琵琶，人家准是什么都往外招啊。哎，这一招不错吧？"

"胡说什么？"高青天沉下脸来，"打板子，只是犯人自己吃苦头，她一弹琵琶，大家都受罪，几个案子审下来，本官我还不闹一个神经性耳鸣？"

"大人言之有理。"

高夫人另有忧虑："况且，她在社会上混了那么久，说不定还不服管教呢。"

"不是还有两个选手吗，我们不用着急嘛。"

"对，对，第二个！"

"第二名选手，入场——"

一位穿着红纱衣的女孩满面春风地上场，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好像在和什么人玩捉迷藏。

"姑娘，姑娘，坐下好吗？……你多大了？"

“你猜猜看。”女孩子格格笑着。

“这怎么猜呀。也罢，女孩子忌讳人家问年龄，我不问就是。那么，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你猜猜看。”姑娘笑得更开心了。

高夫人不高兴了：“搞什么名堂？连名字都让人猜！”

“禀大人，她在报名表上写的是——阿娇。”

阿娇白了张冠一眼：“没劲没劲！你怎么说出来了？说出来就不好玩了！”

高明镜试探着问道：“看来你很喜欢让别人猜谜是不是？”

阿娇高兴地拍起手来：“这回你就猜对了！”

“阿娇姑娘，你为什么要来应聘，到我们家做丫鬟呢？”

“你猜。”

“我不猜。”

阿娇也只好如实回答：“我家在咱们县里也算是个富户，吃穿不愁，也用不着我出来打工。可是我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呆在家里好闷啊。没有人陪我玩，我只能一个人猜谜语——真是寂寞的十七岁啊！”

“可是我们找你来是做家务的，不是要陪你解闷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每天做完家务，我忙时抽闲出几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是一定猜不出来。望着你们糊里糊涂呆若木鸡完全丧失自信的样子，我想我一天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她天真地笑了起来。

高青天和高夫人相顾无言。

高明镜心有不愤：“你先不要那么嚣张。我考考你，什么东西不会想，可大家都说它会想？”

“心！”

“什么东西是你的，可别人比你用得勤？”

“名字！”

高明镜自知不是对手：“好厉害！”

“那我阿娇也来问问你，什么东西掉在水里也打不湿?”

“不知道。”

“影子!我再问你，什么情况下我问你，你只能回答是?”

“不知道。”

“我问你‘是’字怎么念!我再问你，别人问你话的时候，你最喜欢回答什么?”

高明镜已经糊涂了:“不知道!”

阿娇双拳一挥:“哈!这回你答对了。”

高明镜愣在那里，羞愧万分。

“下一个问题，大家听好了!一只乌龟走在马路上，周围车水马龙，它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注意一个前提，当时是白天!请问，怎么回事?”

高青天抢答:“它把眼睛闭上了!”

阿娇摇头。

高夫人语气肯定:“当时下了大雾!”

阿娇摇头。

张冠若有所悟:“那就是日全蚀!”

阿娇摇头。

高明镜觉得自己一定是稳操胜券:“喔，我知道了，它本来就是瞎的!”

阿娇冲着明镜笑笑，明镜满怀期待。

“不对。”

大家都泄了气，马上，大家又一起盯住阿娇。

“想知道谜底是不是?”

大家拼命点头。

“我可以公布，但条件是——在我被你们录取之后!”阿娇诡秘地一笑。

高青天一愣:“讹诈!”

张冠暗自佩服:“典型的讹诈!”

高夫人咬牙切齿:“不能容忍的讹诈!”

高明镜语露无奈:“恰到好处的讹诈。”

“怎么,明镜,你觉得应该答应她?”高青天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想知道谜底,要不,睡觉都不会香!”

“说得也是。而且我对阿娇姑娘也无任何成见。不过——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等着,我们如果现在就答应阿娇,对那个女孩子可是很不公平的。你们愿意对她不公平吗?”

大家默然。

高青天毅然宣布:“阿娇姑娘,我们不能答应你。”

阿娇一点没恼,反而笑了:“没关系,我现在可以把谜底告诉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尤其是您这位大人,你的善良粗看简直就像是幼稚,您的宽厚粗看简直就像是无能。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您是一个大好人!”

高青天谦虚道:“不要这么说。”

“我偏要这么说,您是一个大好人,您是一个大好人,您是一个大!好!人!”

高青天无奈地看着大家:“这孩子,太任性,太任性。”

“现在,我不想用这个谜底来要挟你们。答案是——那个乌龟在说谎!”

“这么简单?!”大家相顾大笑。

“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的谜语,如果你们能录取我,我可以天天让你们有新谜语猜,你们的生活会非常快乐,非常充实!”阿娇的言语间还是充满了期待。

“好吧,阿娇,让我们考虑一下。”

阿娇朝大家挥挥手,一溜小跑出了大堂。

高明镜看看大家:“其实她心眼不坏。”

高夫人瞪她一眼:“我可不喜欢成天猜谜语。”

“但是万一猜中,会让我们变得很自信!”高青天踌躇满志。

张冠乐了:“恕我直言,那您自信的机会就太少了。”

“住嘴。下一个。”

“第三名选手，入场——”

这女孩一袭白衣，心事重重，一步一挪地上场，简直像走上十米跳台。

高青天关心地问：“姑娘，你，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我就是在考虑问题。”

“喔，姑娘，那你能不能在考虑你的问题的同时，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当然可以。我叫双双，今年十七岁，愿意来你们家工作，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高青天想了想：“我好像没什么可问的了。”

“双双，你有什么兴趣爱好？”高夫人对这女孩印象还不坏。

“我喜欢对对子。”

“对对子？”

“是啊，比如我刚才就在想，杯弓蛇影，该对什么？”

这对高青天来说当然是小儿科：“口蜜腹剑！”

高明镜不甘示弱：“镜花水月！”

双双眼睛一亮：“那，龙飞凤舞呢？”

“柳暗花明！”高明镜快嘴快舌。

“这——这个——”高青天一时才尽。

张冠在旁取笑：“大人，想不出来了吧？”

高青天看到张冠，眼前一亮：“张冠李戴！”

“您老拿我们说事！”

双双衷心佩服：“大人，小姐，你们真是出口成章，不同凡响。我想，你们就把我录用了吧，以后大家天天在一起对对子，不是其乐无穷吗？”

“是吗，那本官也得考考你呀。南天门——”

双双眼皮都不眨：“西瓜皮！”

“花木兰——”

"金瓶梅!"

"自来水——"

"独行侠!"

"冰、可、乐——"

"麦、当、劳!"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出神地望着这个难也难不住的才女。

高夫人很不满意:"你们两个好没面子!"

高青天自言自语:"看来我得和她玩点邪的!"

张冠请战:"大人,让我来!"

"你?"

"由于工作关系,我掌握了不少土匪黑话,我不相信她对得上来!"

"好,看你的了!"

"双双姑娘,请赐教!"

"请!"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刮风入小巷——"

"下雨走大街!"

"在家骗父母——"

"出门涮朋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是百年身!"

张冠急了,鼓起眼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双双也是面目狰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张冠又努了半天嘴,终于说不出话来,拱手认输,退到一旁。

双双恢复了常态,喜形于色:"这么说,我已经被录取了?"

"慢着,还有我这一关!"高夫人挺身而出。

高明镜不免刮目相看:"娘,原来你也会对对子!"

“哼,不会对对子,还不会难为人吗?”

双双不卑不亢:“夫人,请。”

“只有丫鬟作太太!”

“没有长工当老爷!”

“不怕少年苦!”

“莫要老来穷!”

“做贼的心虚!”

“放屁的脸红!”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爱情是婚姻的包装!”

高青天完全陶醉:“精彩,真是精彩!”

高夫人大怒:“不许喝彩!”

双双已经不能自控,完全是下意识地对下去:“敬请光临!”

“给我闭嘴!”

“与你同心!”

“气死我了!”高夫人狂咳不已。

“我不生气!啊,不对,您消消气,您消消气。”双双赶上来给夫人捶背。

大家一怔,高夫人也懵了:“你怎么不往下对了?”

“夫人,我也有点累了。”

高青天这才有机会打圆场:“好了好了,夫人,我们还要从长计议;张冠,快领双双姑娘到下面休息。”

张冠领着精疲力尽的双双出去。

高明镜对这个双双印象不错:“我看她还挺有意思的,脾气和我很像。要不,我们就定下她?”

高青天看看夫人脸色:“不行不行,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我很不喜欢。还是那个爱猜谜的阿娇比较好,而且知过能改,很容

易领导。”

“爹，我可不这么认为。况且，您从前不是说过——对联是高雅的艺术，而猜谜不过是孩子把戏。现在您怎么变了?”

“这个——”

“哼，还不是因为那个小姑娘灌了他一大碗米汤!”高夫人明察秋毫，“不行，这个阿娇不能考虑!”

“那么就定双双了?”高明镜满怀希望。

“那个小丫头，你还嫌她刚才气得我不够啊?不行，坚决不考虑!”

“这也不考虑，那也不考虑，莫非你考虑的是——”

父女两个视线相对，都是噤若寒蝉。

高夫人得意洋洋:“说呀，把那个名字说出来呀，明明到了嘴边嘛!”

“真的是石——榴——!”父女俩一齐惨叫着，“好——恐——怖——啊!”

“冷静点!石榴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人比弹琵琶的更高雅?至于她的社会经验过于复杂，我考虑过了，没有关系嘛!人是可以改造的嘛!改造人是我的长项嘛!”

“算了算了，大家投票!”

“投什么票?这里到底谁当家?!”

正是不可开交之际，门口有人咳嗽一声，是李戴，他手里还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盒盒饭。

“李戴，这几天你去哪里了，也不和我打个招呼?!”

“说来话长。”

“你手里托的是什么?怎么这么香啊?”

李戴憨笑:“我想大家在这里选丫鬟，一定选得很辛苦，所以就让人做了几样小菜，来，大家吃个工作餐。”

李戴殷勤地给大家发放盒饭，连刚进门的张冠都拿了一个。

望着大家狼吞虎咽的样子，李戴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高青天突然开始打嗝，大家一起看他。

高青天很是难堪："不好意思，吃得太急了。"

"来呀，上茶。"

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托着茶盘走进来，给大家一一倒茶。

"谢谢。"高青天抹了抹嘴，"大家吃快一点，吃完了我们把三个选手都找来，开始加时赛。"

"唉，好辛苦啊。"

"辛苦也没办法，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偷不得懒。张冠，去找选手入场。"

张冠答应一声，就往外走。

李戴顺口问了一句："老张，我找的丫鬟，做饭还可以吧?"

张冠也就顺口回答："还可以还可以，我吃着挺好的。"

他又往门口走了几步，忽然全身僵住，缓缓回头，非常吃力地问道："你是说，你找了一个——丫鬟?"

高家三口人也是如堕雾中。

"是啊，我到乡下去了一次，就找了这个丫头回来。刚才的饭菜都是她做的，茶也是她泡的，后面也做了大扫除，对不对?"

那女孩子低着头："是啊，窗户都糊好了，衣服都洗好了，花也浇了，鸟也喂了，剩下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高青天喃喃自语："勤快认真，朴实无华!这才是我们要找的人。"

高明镜也明白过来："可不是嘛?谜语对联有什么用，会弹琵琶又有什么用?"

高夫人马上就想发脾气："我们刚才都在忙些什么呀?莫名其妙!"

最后，一家三口同时指向本次选拔赛的组织者："张冠，你有没有搞错?!我们要找丫鬟，你拉我们陪人家猜谜语!"

张冠苦着脸："我，我也是想把工作做好嘛。"

李戴笑了起来，那是胜利者的笑容。

高青天看着那个衣着简朴，神情温顺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翠。"

"读过书吗？"

"从小我家里穷，没读过书。"

高夫人一挑大拇指："太理想了，这才是丫鬟本色！"

高青天看看大家："以防万一，我还是再问她一个问题，小翠你听着——有一只乌龟走在马路上，它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注意有一个前提，当时是白天！请问，怎么回事？"

小翠不假思索："那还不简单，它说谎呗！"

大家又愣住了。

第五章

高夫人在埋头绣花，高青天一个人在把玩一件满是绿锈的青铜古爵。

"夫人，你发现没有，自从小翠进到咱们府里，到处都有改变啊。"

"是吗?"

"你看，饭菜及时，滋味可口，窗明几净，茶来伸手——唉，一个读书人所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可这种生活，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

高夫人嗤笑："有什么可贵的?我没嫁给你这位七品官老爷之前，在娘家天天过的都是这种生活。"

"是，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你那些待字闺中的岁月，已经跟我形容过无数无数无数遍了，我简直比你都更清楚了!"

"怎么，有什么不好吗?"

高青天只求息事宁人："没什么不好啊。只不过我脑子里被你说的事情占得太多，反而记不得我自己年青时候什么样子了。"

高夫人得意地一笑："你那时候什么样子，我也可以给你形容一下啊。你那时候面黄肌瘦，两眼无神——"

"打住，打住，夫人!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话题——"

"怎么，你不喜欢听我回忆过去了?"

"倒也不是。"

"算了吧你!你现在根本不喜欢和我在一起!你和明镜说话，都比和我说话多!平时判案子，你也都是听她的不听我的——"

"那是因为你对案情没有最基本的了解，全凭一时喜怒，无逻辑

又无人情。要是都照你的意思判，衙门外的鸣冤鼓早被人砸烂了。”

“你!”夫人扔下绣了一半的花巾，怒气冲冲，拂袖而去。

“夫人，你别走嘛，有话好好说嘛，夫人!”高青天沮丧地坐下来，“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我本来想说什么？喔，我就是想说——小翠这个丫鬟看来找对了!咳!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高明镜进了书房，发现高青天正对着博古架上几件锃亮如火锅的铜器发呆。

“爹，怎么了?”

“明镜，爹问你，这里摆的那几个周朝酒爵商朝方樽都到哪里去了，这些烂东西又是谁搞来的?”

“爹，我说了，您可别生气。”

“你说。”

“我刚才去问过小翠，她说她今天起得早，就把您这儿的几件破铜烂铁都擦了。”

高青天失声叫道：“擦了?”

“是啊，连擦带刷。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那几件东西。小翠帮您看到它们的庐山真面目了!您可是答应了——不生气!”

高青天急道：“可是这也太不像话了!”

“不像话，这才是不像话呢!”

高夫人拎着一件内裙进来，上面明显被染上了颜色。

“我明明跟这个小翠说过，不同颜色的衣服不要放在一起洗，会染上颜色的，她偏偏不听，哼，如今怎么办?”

高明镜上前为小翠辩护：“娘，您也是，人家小姑娘初来乍到，不懂得规矩嘛，您应该和人家好好说。再说，这条裙子您穿着，本来也不一定合身——”

“什么不合身不合身的，这是你的裙子!怎么，染上点颜色你就认不出来了?”

高明镜愕然：“我的？天哪——小翠!”她不管不顾地冲了

出去。

“夫人，刚才我一直在想——”

“你不用想了。小翠的去留问题，是咱们的家务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还是我自己拿主意吧。”

高青天在书房里东翻西找，神情焦虑。

“怎么会找不到呢?我明明放在这里的。”

小翠进来，怀里抱着一个青瓷大花瓶。

“小翠，你过来。你看没看见有一份公文?”

“那您得先告诉我，公文是什么样子啊。”

“喏，就是这样，一个盖着官印的纸口袋，里面装着几页纸，很重要的纸。”

“上面是不是还烙了一个大红疙瘩?”

“对，对，对，那是朱漆封印。这么说你看到了?”

“看到倒是看到，不过现在不一定找得到了。”

“什么?”高青天预感到大祸临头。

“刚才有人来收废纸，差一点就够五斤，我就把那个纸口袋给放上去了。”

“啊?”

“我觉得那个大红疙瘩挺沉，能压分量，果然，五斤还高高的呢!”

高青天努力镇定下来：“你为什么要把本官的公文当废纸卖掉?”

“您不是说了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书房里，那这个纸口袋我看您早上从书房里带出来，我想一定是不重要的了。”小翠振振有词。

“我带出来是准备现在看的!你，你，你可真是——”

“您声音小点。夫人小姐都在午睡，您不是说每天这个时辰，后宅禁止大声喧哗吗?”

高青天压低声音："可是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乱子吗？"

"不知道。"

"我可知道！那份紧要公文，要是落到不相干的人手里，本官可是要大担干系的！"

"那怎么办哪？"

"怎么办？"高青天气急败坏，"我得马上吩咐张冠李戴，搜查城里所有的废品收购站，直到找到那份公文！"

小翠无限神往："那是不是要忙好几天？"

高青天哼了一声："你现在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

"我还是不知道。不过，能不能让我陪他们去搜查？我在府里，实在太清闲了！"

高青天深深叹一口气："你的问题，看来也是应该解决了！"

后宅里，高明镜坐在桌前嗑着瓜子，高青天不动声色地踱来踱去。最后，高夫人进来，身后跟着惴惴不安的小翠。

"来，小翠，坐吧，今天大家聚到一起，就是有些事情要和你讲清楚。你也不要紧张。"

小翠一笑："我不紧张。"

"谁先说？"

"我先说。"高明镜第一个开口，"小翠，本来你进入我们家庭，我一直是很欢迎的，我相信我们会有共同语言，也相信我们会相处愉快。可是，你现在每天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的梳妆台一天你要擦八遍，我的衣服穿一天你就要拿去洗，你——你为什么不能清闲一会儿，也让别人松口气呢？"

"小姐，我——"

高青天开导她："小翠，不要急于反驳。别人批评你，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要帮助你，所以你态度一定要端正，要谦虚嘛。至于不正确的批评，你也没有必要去抵制嘛，就当作耳旁风吧。"

"那接下来谁再批评我，我可以当耳旁风，对不对？"

“不对!接下来是我要批评你,而我,总不至于说出不正确的意见吧?”

“那您说吧。”

“小翠,勤快是你的第一优点,也是我们放弃了若干才女和佳丽而录取你为本府丫鬟的原因。”

小翠口无遮拦:“喔,是这样。李戴叔还一直说您是因为工钱低才录取的我呢!”

“当然不是!”高青天愤然,“这个李戴,说话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小翠,我们录取你,当然是因为你能够适应这个岗位。要是换上明镜,她要的工钱再低,恐怕也没有主人家想用她。”

高明镜撅嘴:“您又拿我说事。”

高青天继续兜着圈子:“为什么没人想用明镜当丫鬟呢?就是因为她没有家务才能嘛。”

小翠幸福地看着自己全身上下:“那我就是有家务才能了?”

“你当然是有啦。不过呢——勤快,有家务才能,也构成了你的一个明显缺点了。”

“为什么?”

“因为你也太勤快了!我们一家三口,都有点受不了啦!不瞒你说,我们以往也用过几个丫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勤快,我们实在是有点适应不了。”

“那你们就努力适应一下嘛。”小翠想得很简单。

高夫人脸一沉:“可我们是主人,你是佣人,哪里有主人适应佣人的道理?——就拿早饭来说吧,我们一家三口都不喜欢早起,所以对早饭都不是非常在乎。可你呢,每天早饭都是那么准时,谁不起来吃你就要到床前去叫,害得我们大家都睡眠不足。”说到这里,夫人不禁又打了一个呵欠。

高明镜坐在小翠旁边:“我刚才也琢磨了一下,你呀,就是太不了解我们一家三口的个性了。我们找丫鬟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对我们不打不骂不故意刁难,一日三餐都有保证,有时间洗

洗衣服扫扫地，这就足够了。你再多做一点，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欠你太多。”

“是啊，明镜说得对。小翠，你越勤快，我们就越不习惯，越觉得欠你的人情!”

“可是——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

“你的意思是——”

“我想你们都知道，我是个穷人家的女孩。我从小就做惯了各种家务活，我是不习惯闲着的，闲下来我就发慌，胃口就不好，消化就不良，我会生病的!这就是我——丫鬟小翠的个性，也请你们体谅!”

“看来，人家就是精力过剩，无从发泄，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那总得想一个办法出来呀。要不然，总有一天她会冲到衙门外面去扫大街的。爹，娘，我这可不是吓唬你们!”

“这个我知道!眼下，就是怎么帮小翠打发掉她的工余时间的问题。要不，让她到夜市摆个馄饨摊?”

高夫人瞪了高青天一眼。

“我是开玩笑，嘿嘿，开玩笑。”

高明镜异想天开:“要不，给她介绍个男朋友?”

高青天和高夫人一下子站起来:“明镜，你胡说什么?!”

高明镜吐吐舌头，不敢作声了。

“依我看，夫人，还是你和明镜抽空教她学一些闺中功课，陶冶陶冶她的性情。她现在，就像是一张白纸——”

“可以画上最美最美的——图画!”高夫人眼睛亮了。

“爹，你这个想法好伟大啊!”

“小翠，大人说得对，你为我们高家的一分子，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们二老放心吧，我会好好教小翠的。”

高夫人明显不赞成:“你来教她?”

“我们年龄相近，脾气相投，当然是我教她了。”

“算了吧你!你自己都天天惹我生气呢，哪里有资格教她?我就是要吸取在对你早期教育中的经验教训，再造一个我心目中的大家闺秀!”

高明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实话，我就是不忍心让她像我一样，在您的粗暴教育中，丧失了自由的天性，所以才要教她，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

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小翠悄悄走过去为他们添水，发现壶中没水了，就端着茶壶往外走。

“哎，小翠，这正讨论到关键时刻，你可不能走啊。”高青天叫住她，“你自己表个态，到底希望谁来教你?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

小翠犹豫再三:“我的意见?”

“对，你的意见，毫不含糊，分外清醒的意见!”

“那，那——毫不含糊，分外清醒地说，我觉得——”

“怎么样?”

“她们两个谁教我都行，都是我前世的造化。”说完，她做个鬼脸，一溜烟地跑了。高夫人和高明镜均感愕然。

高青天仰天大笑:“这个小翠，人小鬼大!才来衙门几天，已经学得很像我了!夫人，明镜，我看哪，你们也不要争了，你们都可以做小翠的老师，都可以按你们的计划来塑造她。从明天开始!”

“那我要教她绣花!”“我要教她写诗!”母女俩兴冲冲地回去准备了。

场上再无旁人，高青天自言自语:“对不起，小翠，我这个建议其实非常缺德，我想你很快就会发现的。不过我也没有办法，我实在受不了两个女人同时都来管我教我改造我，只好拿你当替死鬼了。其实真正精力过剩需要发泄的，是她们，不是你。”

高明镜拉着小翠的手进来，又朝外东张西望，最后把门掩上。

“小姐，您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你们家人都这作风?”

“胡说。我是怕我娘在外面偷听。”

“不会吧?”

“什么不会的,你不了解我娘!”

“那看来你们家还真是这种作风。”

“哎呀你不要贫嘴了。你要知道,凡是我娘要争第一的事情,总是不肯让别人一步的!”

“那您也不用怕。她刚才出门了,要去街上买衣料,晚上才回来呢!”

高明镜如释重负:“那就好。你先给我讲讲,上午我娘跟你讲什么了?”

“没讲什么。”

“你们明明谈了两个时辰,为这个午饭都晚了半天,怎么会没讲什么?你不要骗我嘛。”

“小姐,我怎么会骗你呢?夫人翻来覆去,其实就是和我讲一句话,一个不会绣花的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

高明镜笑了,小翠也笑了。

“我才不会教你这些东西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唐诗。”

“怎么学啊?”小翠有点紧张。

“首先,我会给你背一些绝妙佳句,你呢,要和我谈谈你对这个作者的感觉。哪一个你说得有门了,我们就开始讨论那个诗人,好不好?”

“好。”

“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人——”

“这个人爱喝酒,是酒鬼。”

“不对。人面不知何处去。这个人——”

“这个人是大胡子,所以看不到脸!”

“也不对。你再听,乱花渐欲迷人眼。”

“这个人眼睛不好,是色盲。”

“乱讲。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个人是强盗。”

“根本不对。你再听，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是个说绕口令的。”

“你，你气死我了!”高明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王昌龄是酒鬼，崔护是个大胡子，白居易是色盲，李白是强盗，杜甫是个说绕口令的!这都是什么呀!”

“我说得不对，你也不要恼啊。”

“对，对，对，我应该耐心。这里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你任选一首，读不懂也总能背下来吧?”

“小姐，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懂，这些诗啊词啊什么的，和我做丫鬟的本分又没有关系，为什么您非得教，我非得学啊?”

“你怎么不懂，我是在培养你，是为你好，是希望你能变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淑女啊!你呀，不要怕苦，也不要怕累，我从小也是这么被培养出来的!所以你看我现在——”

小翠上下打量着高明镜。

高明镜忽然也有些泄气:“当然我这样也没什么好的。”

“小姐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反正你的意思我明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这个意思吧?”

高明镜直吸冷气:“意思是这个意思，可你这么一概括，怎么就显得那么俗气呢?唉，不管了!反正我就好好培养你吧。”

“那我不懂。你和夫人争了半天争什么呢，你们好像都是要培养我。大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不能团结在一道呢?”

“我们之间，区别还是有的。她要教你的，是她当初强迫我学的;我现在教你的，是我当初主动掌握的。这么一比较，你当然应该听我的了，因为只有我才会尊重你的个性发展啊。你不是一张最白最白的白纸吗?我会帮你画上最美最美的图画!”

“小姐，我信得过你，你就在我身上尽情地画吧。”

这时，外面一声咳嗽，进来的是高夫人。

“娘，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惦记着你们这边，我也没心思逛街。你们两个进展得怎么样?”

“那您先跟我说，你们上午进展得怎么样?”

高夫人扫了一眼小翠。

小翠连忙摆手:“夫人，我可什么都没说。”

高夫人这才放心:“我们上午，进展得很顺利啊。”

“是吗?”

“她从来没有摸过绣花针，可是今天已经，已经能绣出四五种花样了!”

小翠愕然地看着高夫人，高夫人示意她闭嘴。

“照您这么说，她很有绣花的天赋喽?”

“那是当然。”

“那可真让人不可理解啊。刚才我教她学唐诗，她也显示出极高的诗歌天赋呢!”

小翠又诧异地看着高明镜，高明镜也朝她挤挤眼睛。

“真的吗?我可不太信。”

“那您要怎么样才信?”

“你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真的出口成章，我才能信。”

“那倒用不着，其实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天赋就行了，我们又何必为她提供滋生虚荣的土壤呢?”

“不行，既然人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你当然应该创造机会，让她展示。我这就去通知你爹，还有两位班头，让他们明天下班以后，抽出点时间，大家听小翠展示她的诗歌才能!”

“娘，您别这样。”

“为什么?莫非你刚才说的话里面有水分?”

“那当然不是，不过——”

“夫人，小姐，你们就安排吧。反正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小翠忽然大包大揽。

母女相对愕然。然后，夫人窃喜，小姐忧形于色。

“好，那就这么定了！小翠，明天你就不要忙家务了，好好休息一天，准备迎接面试！”说着，夫人匆匆往外走。

“娘，那您什么时候让小翠展示您所描述的绣花才能啊？”

高夫人意味深长地一笑：“以后还有机会的，不急。”

望着高夫人的背影，高明镜嗔怒地哼了一声。

“小姐，您不要担心。”

“我能不担心吗？你考不好，是你没面子，也是我没面子。”

“怎见得我一定会考不好呢？”

高明镜若有所悟：“你是说——”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这句话您没听过吗？”

小翠走了，高明镜还怔在原地——

“眼前这事跟包子有什么关系呀？莫名其妙！”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兴致勃勃地坐在上首，一通交头接耳。

高夫人和高明镜坐在下首，各怀心事。

小翠还没有出现。

高夫人站起来，四下望望，拍拍手：“好了，大家静一静，我宣布比赛规则——我们五个人轮流出题，让小翠作诗，一共进行两轮。限时一炷香，有一首作不出来就扣掉十分，满分为百分制！”

大家异口同声：“知道了！”

“小翠，入场！……小翠，小翠！”

“来——了——”小翠一身仕女装束，仪态万方地进来，向众人一一施礼。众人为其气势所夺，纷纷起身还礼。

高明镜最出意料：“小翠，你怎么——原来你很会打扮啊！”

小翠微微一笑：“哪里。只不过小姐梳妆的时候，我在旁边学来了一点皮毛。”

高青天喃喃自语：“你这点皮毛，明镜可就学不回去了。”

高明镜气恼地咬了咬嘴唇。

高青天怕小翠紧张：“小翠，这次也算不上什么考试，只是大

家凑在一起聊聊天，讲讲笑话。哈哈。”

小翠嫣然一笑：“您放心，大人，我是绝对不会紧张的，起码不会像你们大家这样紧张。”

高夫人诧异道：“我们有什么可紧张的？”

小翠侃侃而谈：“夫人，您和小姐心里肯定是紧张的，一个是怕我做出了诗，一个是怕我做不出诗，反正你们中间肯定有一方是要丢面子的。至于老爷，他当然就更紧张了，因为哪一方输了都会拿他出气。”

张冠情不自禁地赞叹：“分析得真是透彻。”他见高家三口一起瞪他，又连忙改口，“然而，细一想，又是毫无根据，十分荒唐。是不是，老李？”他想找个台阶下。

李戴奇怪地看着他：“做人做到你这个地步，老张，我看就快成精了。”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正式开始。第一道题——云，天上的云。”

小翠默默构思。一炷香静静地燃着。

小翠忽然抬起头来：“天上一团团，看着就心烦。好像棉花糖，估计又不甜。”

高明镜急了：“小翠，你说的是什么呀？”

高夫人笑得前仰后合：“明镜，你就教出这样的诗啊？”

李戴嘟囔一句：“听着倒是满亲切的。”

高青天一语不发，忽然站了起来，神情古怪：“小翠，再做一首。墙。”

“墙内一间房，墙外是走廊。是房是走廊，只隔一堵墙。”

“再做一首。就写我们家。”

小翠好像不用打腹稿：“太太怕小姐，老爹怕太太，怕不是坏事，有怕才有爱。”

高夫人和高明镜相视而笑，频频点头。

张冠有些犯酸：“这算什么玩艺啊？这如果也算诗，我张冠的

十年寒窗就白熬了!小翠,你有本事,就拿我们两个写一首。"

小翠更是张口就来:"张冠和李戴,谁见谁不爱。"

"说得好,下面呢?"

"办案好搭档,五十加二百!"

"啊?说我们是二百五啊!"

高家母女笑出声来,小翠也露出了顽皮的本色。

高青天拍案:"别笑了!"

静场。

高青天望着小翠,终于点了点头:"奇迹,真的是奇迹啊!"然后,他又木然立在那里。

"大人这是怎么了?"

"我去请郎中。"

"李戴!站住。我没有事。"高青天语气平静。

"那您这是怎么了?总不会是激动得吧?"

"我就是激动得!"高青天在大堂里激动地踱开了步,"你们知不知道,小翠刚才作出的,就是在诗坛上只知其名不闻其声失传数百年无人能继承惊呆天地气死鬼神的'中华一绝'——打油诗啊!"

"这么了不起?!"

"各位,打油诗始于盛唐,开山祖师为长安城郊青年农民张打油。一日,他在村前拾粪,天降瑞雪,他诗兴大发,作出一首流传千年的《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大家不自觉地随着复述——"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自此之后,盛唐诗坛出现了这样一种健康明快积极上进通俗易懂的新诗,传播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至今在扶桑高丽安南等国还有广泛爱好者。可惜的是,在张打油先生作出《咏雪诗》三年以后,一个神秘的雪夜,他们举家南迁,再无音讯,诗坛异彩,顿成绝响。"

大家默然,均觉惋惜。

高明镜心有灵犀:“小翠,莫非你——”

小翠面色郑重:“事已至此,实不相瞒,我就是打油张家第五十一代传人——张小翠!张打油就是家祖。”

高青天又惊又喜:“果不出老夫所料!小翠,那你知不知道当年你祖先为什么从长安城南迁啊?”

“说起来也是一笔血泪帐啊!当年家祖诗名远震,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边塞诗人,闺阁诗人,行业待人,宫廷诗人,乃至唯美诗人,流浪诗人的诗集全部滞销,许多诗坛巨子被迫搁笔,另谋消遣。李白借酒浇愁,杜甫回乡务农,白居易改行当乐评人,写《琵琶行》,温庭筠另谋新路,开始写长短句。那些小诗人更是出国的出国,出家的出家,赶考的赶考,练书法的练书法,诗坛景象为之一变!”

高青天满心神往:“令祖真是了不起啊!”

小翠却是一脸悲怆:“可是树大招风,名高招妒。终于,在那个风雪之夜,中原各大诗派联手包围了我们家!那些名流大家,勒令家祖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家祖寡不敌众,口干舌燥,只好带上家小,怀着一腔悲愤满腹辛酸,远走岭南。他老人家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张家世世代代不可再做诗人!今天,只是感于明镜小姐知遇之恩,我才硬着头皮,重写打油诗!”

高明镜感动地拉着她的手:“小翠,你真好。”

高青天心潮澎湃:“小翠,以往我们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把你呼来喝去的——从今以后,家务活你就不要做了,我们另雇丫鬟,你就专心整理令祖遗作,做一个女诗人!”

张冠与李戴耳语:“听见没有,大人自己要当曹操,把小翠认作是蔡文姬了!”

李戴想得更具体:“要是再挑一个丫鬟,咱们得累吐血!”

“大人,小翠我有一言,不知大人能不能听得进去?”

“只管讲来。”

“家祖临终前嘱咐子孙,好好学手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

以诗人自居，不当空头文学家。所以，我还是想做好丫鬟这一行，我对家务活的兴趣一直很浓厚的!”

“可是，令祖的遗稿谁来整理呢?”

小翠轻松地一笑:“哪里有什么遗稿呢?打油诗诞生于民间，也就会在民间代代繁衍。人们心口相传，不立文字，奇思妙想，一笑了之，这才是打油诗的活力所在，魅力所在!”

“可是，我既然知道你是一个才女，不培养培养你，我总是于心不忍啊!”

“老爷，请您再一次恕我直言。我不想被培养，无论是您，还是太太，还是小姐——我都受不了。”

“此话怎讲?”

“太太要教我绣花，做传统妇女;小姐要教我学唐诗宋词，做知识女性;您呢，又希望我继承祖先遗志，当打油诗人——你们都是在按自己的心思来改造我，培养我，可你们有没有兴趣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高明镜最先理解了小翠:“你不想接受任何培养。”

“对，不是每张白纸都必须画上图画的，我小翠就愿意继续做一个不求上进但是轻松快乐的小丫鬟，我想你们是能成全我的，对吗?”

第六章

“喏，这就是李班头，哈哈，看着很朴实吧。人特别好，随和，没架子。”李戴正在大堂里扫地，张冠满面春风地领着两位锦袍汉子进来，没头没脑地介绍开了。

“你才随和呢，你才没架子呢!”李戴愤愤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张冠连忙把李戴拉到一边：“哥们儿，急什么呀?我又不是在损你。给点面子，露个笑脸，今天来的可是大人物，一定要给他们留个好印象。”李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老李，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这位嘛，”张冠指着那位留八撇胡，袍子上印满铜钱的汉子，“是商会会长王老虎王先生，这位呢，”他又指着那位留络腮胡，袍子上印满元宝的汉子，“是太平绅士李老虎李先生。”

大家彼此抱拳致意，互道久仰。

“老李，这两位呢，都是连续十二年荣登《本县名人录》。”

“哇，那你们是连续十二年都和人打官司啊。了不起，了不起，一般人打个七八年官司就倾家荡产了。”

王老虎严肃地开口：“我们很有钱。”

李老虎更为严肃地补充：“是的，请您注意这一点，我们很有钱。”

张冠李戴异口同声：“我们注意到了。”

大家分宾主落座，愣了半天，还是李戴先开口：“那你们今天来县衙，也是要打官司吗?”

李老虎一拍巴掌：“当然，生命不息，官司不止。”

王老虎憨笑："不打官司，岂不闲死？"

"那这一回，你们二位准备告谁呢？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一定帮你们把官司打赢啊！"

"多谢多谢！"王老虎激动地拱手，回身一指李老虎，"我告他！"

李老虎也指着王老虎："我告他！"

两位老虎诚恳地望着张冠李戴："那你们两个帮谁呀？"

张冠李戴一怔："我们……还是听我们大人的吧。"

"那快把你们大人介绍给我，我要送他银子！"王老虎真是磨拳擦掌。

"呸，你送，我不会送？"李老虎不屑，"先下手为强，我先给他们二位一点惊喜。"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银票，胡乱分成两叠，交给张冠李戴。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收银子了。"张冠还在思想斗争，李戴已经将银票推了回去。

"什么，你们都不收好处？那我们打官司的乐趣岂不是减少了许多？"李老虎如丧考妣。

王老虎也十分紧张："岂止乐趣，我连必胜的把握都失去了许多。如果银子都派不上用场，我们两个在一起怎么打官司，我们比什么？"

李戴不假思索："比一比谁更有理，不行吗？"

"有理？你也太外行了！我们两个这么嚣张，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力，我们怎么会有理？"

"有理谁还来打官司？杨三姐有理，秦香莲有理，她们一个个的不都是冤沉海底？要是哪次我发现自己有理，准是吓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大摇大摆出来告状？"

"那是你们的事情。"李戴不耐烦道，"反正我们在大人的感召下，已经彻底学好了。是不是，张冠？"

"对。反腐倡廉，争当模范。"张冠还是有点言不由衷。

"就不能通融一次？"王老虎没有死心。

“是啊。”李老虎灵机一动，“要不这样，为了庆祝你们两位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们给你们各封一个大红包，哈哈，不成敬意，好不好?”

“不好。”

“堂下何人?”高青天喝问。

“本县商界巨子王老虎。”

“本县社会名流李老虎。”

“那你们所告何事呢?”

“我告李老虎目无法纪，私抢民女，破坏我家庭幸福!”

“我告王老虎厚颜无耻，私抢民女，拆散我前世姻缘!”

“喔，原来是为了个女人?”

“大人明鉴。不是为了个女人，谁会在双休日打官司呢!”

“这个民女叫什么名字，何方人氏?”

“此女名叫玉红，今年十八，乃是城南柳员外的独养女儿。”

“这场官司又因何而起?”高青天指着王老虎，“你先讲。”

“谢大人。话说今天早上，”王老虎开始绘声绘色，“我带了十个家丁八个轿夫十二个吹鼓手，吹吹打打，喜气洋洋，来到柳家门前，准备迎娶我的未婚妻柳玉红，谁知，李老虎这个社会败类人间蛀虫，竟也带了十个家丁八个轿夫十二个吹鼓手，准备将玉红小姐抢走!我自然是不甘示弱，奋起还击，我们就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高青天不耐烦了：“你到底打完没有?”

“打是打完了，可是未分胜负，所以我才来公堂之上，找大人申冤，求大人作主。”

“李老虎，你有什么要说的?”

“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不过更正一点，柳玉红是我的新娘子，不是他的未婚妻，求大人明察!我是听说王先生目中无人，公然抢亲，这才奋起还击，演出一场英雄救美!”

高青天思忖片刻："王老虎，你的娶亲花轿何在？"

"就在门外。"

"张冠，李戴，抬了进来！"

张冠实在是懒得去卖苦力："大人，那轿子既然就在门外，您不如随我们去外面看看……"

"休得罗嗦！快去快回。"

张冠和李戴磨磨蹭蹭地出去了。

"李老虎，你的娶亲花轿何在？"

"也在门外。"

这时，张冠和李戴把王府花轿吃力地抬了进来。

"张冠李戴，门外是不是还有一顶花轿？"

李戴乐了："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外面还真有——"

"抬进来。"

"大人，您怎么又让我们——"

"去！"

目送着张冠李戴悻悻然出去，高青天回头问王老虎："王老虎，你事先知不知道李老虎也去迎娶柳家小姐？"

"我哪儿想到这路事。"

"李老虎，你呢？"

"我当然也不知道。"

这时，张冠李戴将李府花轿抬进来，嘴里还不屈不挠："大人，外面还有一辆三轮车两个果皮箱，是不是也要我们抬进来。"

"啊——呸！你们寻什么开心？"

"什么寻开心，我们委屈还来不及呢。"

"可不是嘛，哼，新娘子一个也没见着，花轿倒抬了两回。"

"少说废话，你们看看轿子是不是空的。"

张冠李戴各自检验。王老虎李老虎面面相觑。

"回大人，王府轿中有一捆麻绳一副手铐四根木棍。"

"回大人，这里有两只麻袋，半斤闷人香。"

"哈哈哈哈，不出本官所料!既然不知道要和人打架，又何必在花轿里暗藏木棍?"高青天咄咄逼人，"既然是明媒正娶两相情愿，又何必准备麻绳，你要捆谁?还有手铐，你要铐谁?还有麻袋，你要装谁?还有闷人香，你要闷谁?说!"

王老虎、李老虎衷心叹服："大人，您好聪明啊!"

"当然!本县明察秋毫，岂容你等在此装神弄鬼!什么新娘子，什么未婚妻!玉红小姐想必是花容月貌，月貌花容，被你们这两个好色之徒垂涎三尺，必欲得之而后快。对不对?"

张冠李戴大吼一声："对!"

高青天倒被吓得一哆嗦："你们搭什么茬?"

"我们为大人壮壮声势!"

"多谢!"高青天转对两位老虎，继续口若悬河，"你们见色起意，心存不轨，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致使红颜失色，家门蒙羞，父母亲人担惊受怕，街坊四邻鸡飞狗跳，本大人的双休日心情也全被破坏!"

王老虎李老虎气焰全失，相顾瑟缩："大，大人……"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历朝历代都是十恶不赦之罪!本官只奇怪一件事，为什么不见一两个年青书生英俊少侠，当场大喝一声'住手'，从人群中走出，将你们两个一一痛打呢?"

"大人，您不是刚刚贴出告示禁止街头斗殴的吗?"

"所以很多的少侠都转去邻近几县打抱不平啦。"

张冠李戴这么一提醒，高青天亦觉可惜："原来如此。哎，张冠李戴，你们愣着干什么，一个也不要放过，各打二十大板!"

"遵命!"张冠李戴摩拳擦掌地走了过来。

"等等，你们且莫动手，我有重要证物呈上!"王老虎喝道。

"什么证物?"

"我与柳小姐，可是有婚书为证。"

"大人，我与柳小姐也有婚书为证。"李老虎也反应过来了。

两封大红婚书被高青天翻过来掉过去地察看，上面都有柳小姐的生辰八字，都有中人作保画押。一个是柳员外按的手印，一个是员外夫人按的手印。

大人可真有点火了："搞什么搞，影视界还在批评'撞车'现象，你们这里怎么又撞了车?一女安能许两家?"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

"请大人主持公道。"

"张冠李戴，领我签票，速将柳员外夫妇缉拿归案!"

"遵命!"张冠兴致勃勃地凑过来，"要不要把柳家小姐一并带来?"

"干什么?莫非你这个畜生也是……见色起意?"

"张冠的意思是说啊，也许我们要听听小姐本人的意见。"李戴急忙打个圆场。

"男婚女嫁这种人生琐事，听一听父母之命，再问一问媒妁之言也就可以了，何必烦劳小姐过问呢?青春少女，日理万机，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约会和应酬，今天又是双休日，我们还是不要给人家添乱了!"

张冠深深拜服："大人您真可谓是善解人意，心细如发!"

高青天笑得合不拢嘴："快去快去，马屁回来再拍。"

张冠李戴精神抖擞走到门口，又被高青天唤住。

"大人还有何吩咐，有何差遣?"

"这两顶花轿，你们顺手给抬出去吧。"

"王老虎，既然闲坐无事，你就给本官讲讲，你为什么一定要娶柳家小姐啊?"

"大人，唉!说起来，我王老虎这一生，也是个悲剧!"

"还真没看出来!"高青天和李老虎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一共讨了二十二房小老婆……"

"二十二房?!"高青天失声叫道。

王老虎白了他一眼:“大人,我这也是替朝廷分忧,解决女青年就业问题嘛。”

“对对对,本官知道你是用心良苦。”

“可是这二十二房老婆讨进来啊,我才发现,没有一个和我有共同语言!害得我每天对人家强颜欢笑,暗地里以泪洗面,除了葬花就是弹琴,除了弹琴就是葬花……”

高青天深感肉麻:“行了行了,不用往下说了。总之你遇到了柳小姐,愿意把她当做你的第二十三位红颜知己,对不对?”

王老虎鼓起眼睛:“不是第二十三位,而是第一位!”

“李老虎,你呢?”

“我的理由就简单多了。我李老虎是本县首富,柳小姐又是本县绝色,我们不结合在一起,全县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再说,我只娶了十八房小老婆,在感情方面明显比他王老虎——”

“更专一!”

“就是嘛!”

高青天硬着头皮开导他:“可是我听一位大哲学家说过,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

李老虎眉飞色舞:“可是婚姻是可以勉强的啊!”

高青天叹了口气:“说得也是。”

“什么也是啊!大人,不管怎么样,我王老虎才是全县首富,我强烈要求您把柳小姐判给我王老虎!”

“你算首富?你做梦去吧!上次拍卖吉祥车号,我买的是什么?是‘8880888’!你只买了‘9990999’!明显比我差一个档次!”

“那算什么,那次在酒楼里比赛烧银票,我可是比你多坚持了一刻钟!”

“可我们家的地板是沉香木的!”

“我们家的围墙是汉白玉的呢!”

“大人,我们家客厅堆满了奇珍异宝,根本都插不进脚去,来了客人只能站在门槛上看!”

“大人，我们家书房里堆满了名人字画，我每次想要欣赏，可都是蹲在窗台上!”

“等等，等等，本官现在好像听出一点眉目了。敢情你们这么多年就一直在争雄斗富。一会儿他占上风，一会儿你占上风?”

“对!所以这回我们才要一劳永逸。柳小姐是全县绝色，我们中间谁娶到她，不就是当之无愧的古今县首富了吗?”

“虽然我们两个谁也没见过柳小姐，可是只要赢得她，我们的人生目标也就算是实现了。”

“本官有一事不明，还要请教二位。就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赢得了首富之号，那又怎么样呢?”

“那我就印名片，印‘本县首富李老虎’，纯金的名片!见人就发，见人就送，一定会获得大家的尊敬!”

王老虎讪笑:“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就订做两面靠背旗，往身后这么一插!”他兴冲冲地比划着，“一面旗写的是——‘我最有钱’!另一面写的是——‘骗你小狗’!”

李老虎和高青天捧腹大笑。

王老虎不为所动:“然后我就旗不离人人不离旗，整天就威风凛凛不说不笑，在大街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高青天强忍笑意:“那你晚上怎么睡觉啊?”

“我站着睡，我坐着睡，我蹲着睡，我不睡!只要当了全县首富，我宁愿闹一个半身不遂!”

高青天缓缓道出两个字:“壮哉。”

“大人，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和他当堂比试一番，谁更有钱，到时候您就把柳小姐断给谁，不就完了?”

“如何比试呢?”

“那您就别管了!我们比了十好几年，规则基本都熟悉了。”

“那你们就比一比。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火到猪头烂!”

“对，刘易斯和约翰逊算什么!”

“我们这才是世纪之战!”

王老虎和李老虎各自走到大堂一侧，抱拳当胸，然后快步走到一起，打千请安鞠躬握手已毕，重新回到自己一侧，互相虎视眈眈，逐渐开始活动颈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场上气氛紧张。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比赛开始。"

李老虎和王老虎一同奔至堂下，各抱一个檀木箱子上来，看着很像魔术师的道具箱。

李老虎抽出一轴画，抖开向大家展示，然后挂在"肃静"牌上："唐伯虎晚期代表作品《秋香照镜子》，价值白银五千两!"

说着，他挥笔在上面打了个鲜红的叉，高青天一阵心颤。

王老虎依法炮制，将卷轴挂在"回避"牌上："郑板桥默写的《千字文》，从头到尾只有两个白字，价值白银八千两!"

说着，他也在上面打了一个红叉。

"杨贵妃亲笔签名玉照一张，看看，这有'玉环'两个字，价值黄金九千两!"李老虎将照片撕为两半。

"李太白戒酒决心书一封，海内孤本，价值黄金一万两!"王老虎点燃了那一轴纸卷。

"进口名画，无价之宝!《最后的晚餐》!"

说着，李老虎挥动刷子，在达·芬奇名作《最后的晚餐》上，涂了一大摊油漆。

高青天再也按捺不住，止不住一声惊呼，站了起来。

"那算什么，我这儿有举世瞩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画——'蒙得你傻'!"

王老虎用水果刀在《蒙娜丽莎》的脸上戳来戳去。高青天冲过去阻止，两个人扭打起来。

正在此时，张冠李戴进来："大人，柳家夫妇带到!"

高青天这才清醒过来，整理衣冠回到座上："李戴，你领他们到签押房好生看押，等会儿我再让他们上堂比试。张冠，把地上收拾收拾，记着都不要扔掉，本官……本官自己留着。"

"好，反正今天一定要分个高低!"

"不然何以告慰全县的父老乡亲!"

两位老虎大摇大摆随着李戴出去，张冠一边收拾一边咂嘴。

"你就是柳员外?"

柳员外战战兢兢地站在堂下，抬头一见高青天，更是两腿发软，登时就要跪倒。

张冠一旁大喝："不许跪!"

高青天和颜悦色："本官爱民如子，不愿意看人下跪。你就克服一下，不要下跪了，好不好?"

"可是大人，在公堂之上站着讲话，我，我很不习惯哪!"

"慢慢你会习惯。我问你，这份婚书可是你按的手印?"

"不错不错。按得不好，让大人见笑了。"

"你为何把女儿玉红许配给王老虎?"

"大人，王家有钱啊!"

"有钱就了不起吗?有钱就随便讨老婆?有钱就敢……"未曾婚配的张冠越想越火，真是义愤填膺。

"张冠，冷静点!柳员外，你只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有钱人，全不管她是否幸福，对不对?"

柳员外推心置腹道："大人，在如今这种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中，儿女们是怎么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的!既然如此，何不让她们嫁个有钱人，在花天酒地中丧失自我呢——总胜过挨饿受冻地丧失自我吧?"

"有理啊，有理!"张冠又被说服了。

"有什么理?带柳秦氏上堂!"

柳秦氏上堂之后，先是含笑向大家一一点头招呼，然后转对柳员外，声色俱厉："你没有说我坏话吧?"

"绝对没有!"

"最好不要骗我!"柳秦氏转对高青天，"青天大老爷呀，您要问我什么，就问吧。小女子是不会瞒您的。"

高青天定定心神:“柳秦氏,这份婚书——”

“是我按的手印,是我许的亲事,大人您要怪罪我吗?”

“这倒也说不上。可是你为什么——”

“因为李老爷他又有钱啊又厚道,又厚道啊又有钱,所以我就将玉红许了给他。有什么不对吗?”

“倒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你总该——”

“女儿作为主要当事人,她的意见是不应该听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何况我又是她的后娘——”柳秦氏嫣然一笑,“当然更会无微不至地为她着想了。”

“本大人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

“那是因为——”

高青天实在急了:“你怎么就不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哪?!”

“大人,因为我太了解男人了,我了解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世界上最难捉摸的是陆地,比陆地更难捉摸的是海洋,比海洋更难捉摸的是天空,比天空更难捉摸的——是男人的心灵!”

众人鼓掌。

“正因如此,我才把女儿许配给一个有钱人,因为男人的心可能是假的,男人的钱不会是假的!”

“可是,如今你们夫妇俩一女许二家,引发了纷争械斗和民事诉讼,又将如何了结啊?”

柳秦氏胸有成竹:“当然是以我为准。我的思想已经统一,大家可以放心服从。”

柳员外一跺脚:“可是这一回,我要自己作主了!我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高青天点点头:“嗯,看来你还不算是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总算顾惜几分父女之情。”

柳员外如遇知音:“我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当然要大捞一笔,怎么能容忍别人和我争抢呢?”

“原来你也不是个东西!”

这时，外面有人在击堂鼓。

“张冠，速去外面看看，是何人击鼓鸣冤？留下状纸，记下身份证号码，让他明天再来！”

张冠匆匆出去，很快又一步一步地退回来，脸上是绝对惊骇的表情。他身后跟的是李戴，也和他一模一样——两个人看上去就像两只吃了蟑螂药的蟑螂。

高青天稳住心神，压低声音问道：“张冠，怎么了？”

“……来，来了！”张冠神魂颠倒地回答。

高青天愈加紧张：“什么来了？钦差？响马？妖怪？恐龙？”

张冠一边喘息，一边拼命摇头。

高青天急了：“到底是什么，说话呀！李戴，你说！”

李戴口齿还算利索些：“美人，美人来了！大美人来了！”

高青天也有点慌了手脚：“那，那快让人家进来呀！”

张冠李戴声如铜钟：“大人有命，美人火速上堂！”

大家一起伸长脖子向堂口望去。

一个素衣少女出现在堂口，清丽绝俗。

“小女子柳玉红，见过大人。”

“免礼。”高青天张冠李戴情不自禁，异口同声。然后高青天狠狠瞪了两个衙役，他们赶快埋下头去。

王老虎和李老虎垂涎三尺地望着柳玉红，然后互相点点头，齐齐翘起大拇指：“高！咱们的眼光实在是高！为这样的女孩，除了死不值，别的什么不值啊！”

“孩子，你怎么来了？”柳员外第一个慌了手脚。

“不是为娘批评你，一个大姑娘家，怎么可以这样抛头露面呢？”柳夫人也无限慈爱地看着玉红小姐。

“我来，是有些要紧的话想和大人说。”

“好，好。”高青天捻髯微笑，“你如此信任本大人，本大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柳家夫妇，一并下堂，听候发落。”

柳员外和柳秦氏别别扭扭地出去。

“好了，柳小姐，你上得堂来见了本官，到底有什么话说?”

柳玉红依然觉得为难:“这——”

“喔，我明白了!张冠，李戴，马上从这里消失!”

高青天还是端坐堂上，只是身边已经多了夫人和明镜小姐。

“柳小姐，我也知道你对这两只老虎不感兴趣。那你有什么心腹之言，只管讲来，本官一定为你作主。就算本官不能为你作主——”

“这里还有我呢。”高夫人傲然道。

高明镜好像也对柳玉红颇有好感:“玉红姐姐，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我们一定帮你。不过，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明确的心上人呢?”

“我才这么一点点年纪，人生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难解的谜，感情当然就更是谜中之谜啦。所以心上人我当然是不会……”

“不会有?”

“不会没有的啦!”

“现在的女孩，说话可真能绕弯子!”高青天感慨道，“柳小姐，那你这个心上人姓甚名谁，可否相告啊?”

柳玉红大眼睛忽闪忽闪，看得高青天心里发毛:“这么秘密而又敏感，敏感而又秘密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告诉您这样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陌生老头呢!”

高青天悻悻然走到一边。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我这个小妹妹呢?”高明镜显得小心翼翼。

“是啊，大家都是女人，讲讲没有关系的。”高夫人鼓励道。

“可是，我真的很为难哪!这个秘密，我只写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没给任何人看过!”

高夫人和高明镜面面相觑，都觉得没有办法了。

不料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柳小姐嫣然一笑——

“不过呢，我这本日记已经交给咱们县的《花季少女》杂志社，从下个月开始就要全文连载了！我这里有一份清样，你们不妨先睹为快。”

“对，先睹为快。”高夫人连忙接过清样。

“先睹为快。”高明镜搬个凳子坐了过来。

“先睹为快。”高青天磨磨蹭蹭地也凑了过来。

“他，我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就是这样随着夏日的阳光和雨露，雨露和阳光，走进我的十六岁花季的。

“他的微笑是那样的迷人而又危险，危险而又迷人；他的臂膀是那样坚强而又有力，有力而又坚强。

“他，就是城东麦芽乡干草屯里的年青秀才曹力宁！”

高家三口相视一笑，高青天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夫人，女儿，一旁落座。柳家小姐，原地站好。升——堂——喽——带柳家夫妇！”

张冠李戴急上：“哎，不对，夫人小姐怎么出来了？”

“一定是大人感情冲动，表现失控，柳家小姐呼救，引来夫人小姐兴师问罪！”

“不错，这回大人可惨了！”

“大胆！再寻本官开心，把你们轰出县衙！”高青天一发脾气，张冠李戴不说话了。

柳员外柳秦氏鱼贯而入。

“柳家夫妇听判！你们贪恋富贵，卖女求荣，本县都替你们害臊！刚才我已向如来佛祖求签，为你们的女儿选定佳偶，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名字他记不住了。

“他就是城东麦芽乡干草屯里的年青秀才曹力宁！”高明镜快嘴快舌地补充。

“不错！你们速速回家，等候曹家来人说媒，不得刁难，不得慢待，不得破坏这天作之合！”

柳家夫妇有苦难言：“可是大人——”

“住嘴!这叫姻缘天定,搞鬼没用,真心相爱,谁不感动?”

高夫人高明镜志得意满:“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愿天下眷属,”高青天看看夫人,下半截话说得没多少底气,“都是有情人!”

柳家夫妇不情不愿地出了大堂,柳玉红也要走,高明镜拉住她:“柳姐姐,急什么,我们到后面谈谈心。”

高青天与高夫人互相点头:“明镜总算有个闺中知己。”

高明镜边走边和柳玉红嘀咕:“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的恋爱经验里面,有很多我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地方。”

“啊?”老两口全傻了。

高青天推了夫人一把:“还愣着干什么,你快跟着去呀!”

高夫人连忙追去:“明镜,你等等!”

“下面传两位老虎上堂!”

王老虎李老虎上堂时,一个个显得心慌意乱。

“大人,我们在外面听着,您怎么把柳小姐判给一个姓曹的了?他算是哪根葱啊?”

“他明显是个第三者!”

“你们不要急,也不要吵。”高青天胸有成竹地安抚,“其实,柳小姐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谁是本县首富,不是靠他娶到美女,而是要靠本官的一语定乾坤!”

“一语定乾坤?那我们还比吗?”

“当然要比,不比则何以扬名?不比则何以服人?不过比试的方式要变一变。”

“怎么变?总不会比试诗词歌赋吧?”

“当然不是。本官刚刚组建了一个‘老虎基金会’,你们没听说过吧?这个基金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险,减灾扶贫,拯救野生动物,保护妇女儿童!”

“有这样的事?”

“现在,就看你们两个谁肯向基金会捐款了。”

"我要捐!""我也要捐!"

"那好,"高青天指指李老虎:"你捐得多了,基金会就叫'李老虎基金会',"高青天又指指王老虎,"你捐得多了,基金会就叫作'王老虎基金会'。怎么样,这回你们可是要名扬全县了!不仅全县,一定是名扬天下!"

"好,我捐白银一万两!"

"我捐白银一万五千两!"

"我捐一所田宅!"

"我捐一栋别墅!"

高青天冲张冠李戴笑咪咪地下令:"记上,登录在案!王先生,李先生,你们别愣着啊,继续!"

时间已不知道过了多久,不断有箱子抬上公堂,不断有人在清点银票,不断有房契地契在过手,两个老虎在不停地按手印。最后,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每人都将十指蘸满鲜红印泥。

高青天平静地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不停地报价,最后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呷了一口茶。

最后,终于一切都静止了,两位老虎手上的扳指都撸光了。

张冠汇报:"大人,李老虎共捐家产,折合白银八十三万一千一百两。"

"大人,王老虎只比李老虎少捐五两。"

王老虎当然是气急败坏:"等等!"他从脚下脱了一只靴子,"我这靴子是十五两买的,折旧为十两,每只五两,正好补齐!"

李老虎反应奇快,马上开始解锦袍的第一个扣。

高青天连忙冲下台来,将李老虎的手按住:"停停停!到此为止!李老虎,麻烦你就不要再脱衣服了。本官不希望你们两个最后光着身子从这里走出去。"

"可是大人,我们还是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呀!"

"还分什么高低?我宣布你们为并列第一名——都是首富!"

"都是首富?"

"都是首富!"

"王兄!"

"李兄!"

"我们这一辈子——"

"是啊,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啊!"

多年心愿,一朝实现。两位老虎悲喜交集,相拥而泣,张冠李戴在旁都看得红了眼圈。

高青天耐心地提醒:"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

李老虎茫然地抬起头:"我不知道啊,我一生的目标就在今天达到了。再往前,怎么想着也没什么奔头了。"

"是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家产了,还谈什么以后啊。"王老虎苦笑。

"本官早已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此刻已经成为'两只老虎基金会'的第一批受惠者,从即日起可以领取失业补助,养老津贴和财产意外损失保险。数目虽然不大,也可以养家餬口了!"

王老虎激动之极:"大人,您替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李老虎又变得踌躇满志:"我们在一无所有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异口同声——

"我们看出来了!"

第七章

《古今小报》周末版：本县社会名流金如海，曾用名金霸天，于本月十四日凌晨寅时神秘死于住所。金如海先生多年来从事社会冒险事业，多次遭指控出庭受审，罪名从盗窃猥亵一直到绑架纵火投毒和谋杀，但均因证据不足获释。据县衙方面权威人士张某透露，此案有他杀嫌疑，但也不排除自杀可能，尤其要考虑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的可能。该权威人士承诺尽快侦破此案，本报将组织专人进行追踪报道，也欢迎各界人士提供线索。金如海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典型案例我们将在“本期焦点”中择要刊登。

李戴放下报纸，对着张冠皱起了眉头：“你什么时候又接受采访了?这种好事你怎么从来不叫上我?”

“这有什么，下回记者来了我就让他们找你，其实我早被采访烦了，没想到你还那么大劲头。”张冠在一旁直撇嘴。

李戴耐心解释：“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个骨子里当然也很淡泊，真遇上采访，估计比你还容易烦。可是归根到底，我得先遇上一次啊。”

“我明白，我明白。您就甭解释，越描越黑。”

“请问这里是县衙办公室吗?”

李戴满心不乐意地扭回头：“是。你找谁?”

“找谁都行。我来投案自首。”答话的是个小伙子，面目清秀，神情平静，衣着朴素。

“投案自首?喔，是那桩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案子吧?”

小伙子摇摇头。

“那是滥折公共场合花草树木的连环案?”

小伙子也是摇摇头。

李戴不耐烦猜下去了:“那你到底犯了什么案子?我们衙门里只有这两桩悬案啊。”

小伙子一字一顿:“我们不必再兜圈子了,金霸天是我杀的。你们快将我收监吧。”

本来心不在焉的张冠这时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小兄弟,你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我们也都是过来人嘛,谁年青的时候不犯几桩人命官司啊。可是呢,我们县衙现在办案人手呢实在太紧,像杀人放火这类小案子嘛,我们一般就不受理了。最多呢,也就是给你们单位打个招呼,让他们在内部对你批评教育。”

“那你们受理什么案子?”

“比如,比如打公用电话乱收费呀,排队夹塞呀,短斤少两啊,随地吐痰啊,这些案子我们才会从重从快,一抓到底。”

李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想摸一摸张冠的前额。

张冠一闪:“你干什么?”

“让我摸摸。你是不是发烧啊?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

“咳,你呀,”张冠把他拉到一边:“你该去摸摸他的头!”

“你是说,这案子不是他干的,他是顺嘴胡说?”

“以他的模样看他的身手,他杀得死金霸天这样的武林败类混世魔王吗?就算他杀得死,他为什么不远走他乡,反而来投案自首呢?杀人可是死罪啊!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他杀的人,他就是要逞英雄,所以投案自首——那么,他应该在杀人现场蘸血留下几个大字,比如说杀人者——”他回头问那小伙子,“你尊姓大名啊?”

“我叫陆亮。”

“谢谢。”张冠回头压低声音,“他该写上杀人者陆亮啊,那才能确认自己身份才能避免别人鱼目混珠才能一举成名啊!他既然没有留下那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只有一个理由——他从来没有机

会进入杀人现场!老李,现在的人,很成问题的。奥林匹克公园响了一颗炸弹,全世界的神经病都声称自己对那起爆炸负责,可是能拿他们结案吗,不行!美国人还是得去追查真凶。"

李戴心悦诚服:"对,对,对。"

陆亮不知不觉来到他们身后,压低声音:"可我就是真凶。"

张冠李戴大吃一惊,各自跃出几步。

李戴揪住陆亮:"你怎么随便吓人呢?我心脏病差点犯了。你再不走,我们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金霸天死在自己卧室床底下,对不对?"陆亮一语惊人,"死亡时间是寅时三刻,当时门窗紧闭,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迹象,而且他是被重力震断心脉而死,我说得都还对吧?"

李戴和张冠互相看一眼,然后对着陆亮一鞠躬:"看来您真不是冒牌,否则怎么说得一丝不差呢?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

"赶紧升堂吧,我要说的话还多着呢。"

升堂了。张冠李戴在两厢站班。高青天手搭凉棚往下看,嘴里一个劲儿地嚷着:"壮士在哪里?壮士在哪里?"

李戴一旁纠正:"大人,您不能说壮士,您得说疑犯,个人的情感喜好不能带到工作中来。"

"我知道我知道。那么疑犯壮士在哪里?疑犯壮士在哪里?"

"咳,敢情我白说了。"

陆亮上前几步:"大人,我在这里。"

高青天上下打量着陆亮,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来,看座。壮士,你坐下慢慢谈。"

"谢大人。"

"壮士,还未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在下姓陆名亮。"

"喔。本官姓高名青天——"

"在下早有耳闻。"

"哈哈，过奖。壮士，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二十一岁。"

"好，好，好年纪啊。本官已经五十出头了。壮士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可曾娶妻?"

"在下自幼父母双亡，更无兄弟姐妹，亦未娶妻。"

"原来壮士出身孤苦。本官做官晚，娶妻也晚，如今膝下还有一女，名叫高明镜。"

"大人，恕我插嘴，我这儿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李戴愤然，"您这是审案子，还是问家常呢?您该讯问他，用不着再跟他谈您自己的私事。"

"除非您是想挑女婿。"张冠试探了一句。

"住嘴!以我们家的情况，挑女婿这种重大问题，轮得到我出马吗?"

张冠李戴顿生同情："说得也是。"

高青天方觉失言："什么也是?给我站好!都凑到我跟前干什么，划拳啊?"张冠李戴连忙归班站好。

"壮士，我问你，你以何为业呢?"

"走街串巷，卖馄饨。"

"那金霸天真是你杀的?"

"不错。"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恶霸豪强，人人可以得而诛之。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高青天亲切地笑着："说是这样说，可我们结案写报告的时候，不能只写刚才这一句话呀。麻烦你，再给我们一点资料。"

陆亮想了想："大人，二位班头，你们三位办案多年，一定对这桩案子有你们自己的推断。可不可以将你们自己的推断先讲出来大家听听呢?当然最后我会公布正确答案。"

"嗯，这倒是别开生面。不妨一试。你们哪一位先讲?"

"我来!"张冠自告奋勇，"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你想必是有一个表妹，美若天仙。你们自幼就是两小

无猜，情投意合，青梅竹马，竹马青梅，本指望长大以后圆房成亲结为夫妇，可是你父母自恃家有钱财，嫌弃你表妹出身贫寒，生生拆散了你们。你呢，也是一颗多情种子，岂能就此罢休?于是就与你表妹相约，一同私奔，共求出路!为了便于联络，你才化装小贩，挑起馄饨挑子，走街串巷——"

"原来是以卖馄饨为名，行约会之实，有创意!"高青天赞叹不已。

张冠更受鼓舞:"昨天晚上，你又去找表妹，才知道她白天去庙里烧香，被那个金霸天撞到，不由分说，抢入府中，生死不知!你一听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闯入府中，三拳两脚，将那恶霸打死，救出了深爱你的表妹，然后前来县衙投案自首——我说的，没错吧?"

"你讲的故事非常动人。但是，有三个基本破绽——"陆亮一一道来，"第一，我父母双亡，不会阻挠我的亲事;第二，我家境贫寒，不会嫌别人，只会被别人嫌;第三，如果还有那样一个表妹，我又何不与她远走高飞，偏偏还要来投案自首呢?"

张冠无话可说。

"那好，我谈谈我的看法。"李戴打破了僵局，"我首先注意到了投案人的职业，卖馄饨的，担子生意，本小利微。然后，我注意到了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恃强凌弱，蛮不讲理。也许，从你刚刚开始卖馄饨的时候，金霸天就是你的主顾。说他主顾是比较勉强的，因为他吃馄饨是从来不给钱的!不仅他不给钱，连他的走狗爪牙家丁马仔来吃馄饨，都是从来没给过钱的!你向他们讨，他们就说——改天到府里来拿吧!"

高青天一拍公案:"这种打白条的现象，真是害民不浅!"

"就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金霸天府里馄饨帐，已经积成了一笔很可观的数字，你决心去催讨。可是昨天夜里，你鼓足勇气，挑着馄饨担子跨入金府，你发现金霸天还是不想还帐!你就与他据理力争，他则不免恼羞成怒，喝令家人将你的馄饨担子拆得

粉碎。你绝望了，在绝望之中又诞生了奇异的勇气，你从地上摸起一把自己用惯的剔骨尖刀，冲上去，左一刀啊右一刀，左一刀啊右一刀——”

“等等，这位老兄，我的馄饨担子还在，就放在大门外边，根本没被拆得粉碎。”

张冠幸灾乐祸地补充：“而且，金霸天是被重力震断心脉而死的，身上并无刀伤。你呀，还是歇歇吧。大人，轮到您了。”

高青天点点头：“嗯，看来确实要靠本官出马了。我认为事情的复杂远远要超过你们刚才的想象——首先，我们要追述到一百五十多年前！”

“好家伙！”“大手笔！”张冠李戴赞叹不已。

陆亮不动声色地听着。

“在那时，江湖上有两大家族，都是高手辈出。一家姓陆，一家姓金。黑白两道对这两家都是敬畏有加，不敢直呼其名。这两家的子弟出门在外，行走江湖，也都是桀骜不驯，动辄生事。江湖上各派势力渐渐不堪忍受，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选择的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李戴扯扯张冠：“什么叫一石二鸟？”

“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喔——”李戴愣了一会儿，“还是不懂。”

“尔等不要打岔。金陆两大家族果然信了人家的挑拨，开始了一场争夺‘武林第一家’的满门大决斗！那一场腥风血雨惨绝人寰的大战，我就不向你们详细描述了，反正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最后呢，两大家族各自逃出了一个孕妇，都是怀胎九月，即将临盆！她们在同一座山神庙，各自生下孩子后，又各自写下记载两家恩仇经过的数千言血书，然后双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大人真应该去写武侠小说啊。”

“大人就是看了太多的武侠小说了！”

“可怜那两个孤儿在山神庙中奄奄一息，最后被一头白猿养

大，成为异姓兄弟。等他们长大成人，白猿又教他们绝世武功，最后，白猿大限将至，将他们叫到面前，从石缝里取出两份血书交给他们，就此去世。两兄弟不识人间文字，也不知彼此之间有血海深仇，各自下山，行走江湖。等他们受过正规教育，读懂血书，知道谁是自己仇人，茫茫人海哪里再寻对方踪影？他们就把这血书和血书后面的故事代代相传，希望后世子孙能将一切了断。这个愿望，昨晚在金霸天府中实现，百余年恩仇，就此了断！”

陆亮平静地开口：“您都讲完了？”

“讲完了。”高青天开始咕嘟咕嘟地喝茶。

“整个都是瞎掰。”

高青天大惊，一时间把持不住，满口茶喷出去，张冠李戴被喷得满头精湿。

“大人，你也过于失态了！”

“真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高青天转对陆亮，“我说得也不对？那你一不是为情，二不是为仇，三不是为了馄饨帐，那你是为什么杀霸天？”

“说来话长。”

“再长你也得说啊，我们都快急死了！”

“不如你们将我收押在监，待我将这案情，从从容容地写出来，使其大白于天下。”

“言之有理。那就先将你收押在监，本官等着读你的精彩供状。你要记住，在写作过程中不要有意追求情节的离奇，要把握故事的节奏，要合乎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还有，虚构部分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十！张冠李戴，你们要好好对他，不许怠慢！”

“哈依！”

高青天背着手踱来踱去，张冠李戴也是愁眉不展。

“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想主意呀。”

“大人，我们从昨天回家就在想，一直想到现在，还没找到开脱他的办法呢。”

“是啊，人家自己投案自首，又把案发现场的情形说得丝丝入扣，我们还能找什么漏洞，根本没有漏洞嘛。”

“不管怎么样，本官决不能眼看着一个为民除害的壮士，在大有作为的年纪，就这样命丧黄泉。”

“要不然，我和李戴去看守大牢，伪装喝醉，将牢门钥匙留在铁锁上，他要是懂事，自然会乘机溜走。”

“不妥不妥。他要是没发现钥匙呢，岂不是前功尽弃?要不，我去将牢门打开，老张再放一把火，我不信他会不往外逃。”

“可他要是执意不肯逃生，我们岂不是害了他吗?”

“那依您之见呢?”

“我们索性给他检查身体，然后说他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精神分裂症，小时候受意外刺激，长大了被生活折磨，三来两去，三来两去，心理就完全失控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高青天兴奋地看着大家，“怎么样，这回总算天衣无缝了吧?”

张冠和李戴对视片刻，一致摇头。

“如果您宣布陆亮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么他必须用自己的异常行为当场您配合，才能说服上级部门接受我们的判断。”

“没错啊。”

“可是如果他能够配合您证明，他自己不该负刑事责任，那他又是神智清醒，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反而又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高青天气道：“怎么又绕回来了?!”

“没办法，我朝刑法第二十二条就是这么规定的。”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击响堂鼓。

“不会又是什么人来投案自首吧?”

“但愿不是。”高青天深深叹了口气。

高青天等三人来到堂上，发现等在这里的，是一个俏丽的少女，看着很不好惹。

张冠不知死活地凑上去："姑娘，你有什么事?"

"我来找人!"

"你到县衙里找什么人啊?"

"装什么糊涂?我找陆亮，他不是被你们给关起来了吗?"

"那请问你是——"

"我是他女朋友!"

众人大惊，张冠更是不住打量着这位少女。

少女一瞪眼："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呀?!"

张冠吓得躲到一边去了。

李戴咳嗽一声："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小燕!"

"小燕?"

"怎么，不行啊?!"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面面相觑——"这丫头怎么这么厉害呀!"

"喂!你们把我陆亮哥哥关到哪里去了，快点把他交出来!"

"姑娘，你先不要急啊，听本官解释。陆亮他毕竟是金霸天一案的杀人嫌疑犯，你不是说见就能见的。"

"什么叫杀人嫌疑犯?他那么朴实，那么厚道，那么善良，那么文弱，怎么会杀人?要说杀人，他嫌疑不会比你们三个大!"

"这是怎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客气一点吗?"

"原来你们喜欢人家对你们客气呀。那好，我就客气一点。"小燕的语气马上温柔起来，"请问两位班头一位大人，那个金霸天是怎么死的?"

"被重力震断心脉而死啊。"

"那么如果没有练过武功的人，能够做到吗?"

李戴最先醒悟也就最先心虚："好像，似乎，基本做不到。"

"可是陆亮哥哥根本没练过武，他怎么杀金霸天?你们把他关

到大牢之前，为什么不试试他的武功？”

高青天一拍公案：“哎呀，咱们真是疏忽了！快，带陆亮！”

“陆亮哥！”小燕激动地凑过去。

陆亮背转身，态度格外冷淡：“你怎么追到这里来了？小燕，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请你不要再来这里捣乱。”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我一刀两断？”陆亮无言。

小燕一下子就流出泪来，转头冲着众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帮我问他呀！”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这才醒悟过来，异口同声问陆亮——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我们一刀两断？啊，不对！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她一刀两断哪？”

“因为她已经伤透了我的心。”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又转过头来，异口同声对小燕——

“因为你伤透了人家的心！”

小燕一顿脚：“哎呀，不用你们添乱了，我自己问！陆亮哥你讲啊，我怎么伤透了你的心？”

“我不讲！”

“我偏要你讲！”

“我就偏不讲！”

“你不讲我就不走！”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连忙恳求陆亮：“那你还是跟她讲吧。”

“好，小燕，我问你，前天晚上我们怎么约的？”

“酉时三刻，我来你的馄饨摊，帮你卖馄饨，然后大家收摊，一起去河边赏月！”

“那你为什么没来？”

“人家有事情嘛。”

“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非得告诉你啊？”

高青天在旁忍不住插嘴："姑娘，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问人家什么问题，人家都如实相告。人家问你，你怎么好不回答呢？"

"那你说该回答？"小燕翻他一眼。

"当然该回答。"

"那你就回答吧。"

高青天兴冲冲道："好，我回答。咳，我回答什么呀？"

"既然不知道，就不要乱插嘴！"

李戴气不过："小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和大人说话？"

"算了，李戴，我已经习惯了，在家里明镜也总是这种口气。这一代女孩子，说话都是挺冲的。"

小燕胜利地一笑："知道就好。"

陆亮在一旁倒急了："小燕，你到底回不回答我的问题？"

小燕笑嘻嘻道："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吗？那好，我告诉你，去陪我家的一些亲戚。"

"什么一些亲戚？你还在哄我！我明明看见——"

"你看见什么？"

"你和一个小伙子，说说笑笑走到王胖子的摊子上，买了一大把糖葫芦，你还骗我？"

"你呀，卖了几年馄饨，自己脑子里也是一碗馄饨！我身边的人是我表弟！我舅舅舅妈还有表哥表姐都走在后面你没看见嘛。要不我们干什么买那么多糖葫芦？"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和你表弟走得那么近？"

"他们家都是乡下人，头一回进城当然很怕丢了嘛。"

"你真的没有看上他？"

"呸！你把我也想得太没有品味了！他比我矮了半个肩膀，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说得也是。"

"你呀，为这点事情就和我较劲，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陆亮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看着这对欢喜小冤家，也由衷地笑了。

“还有啊，你就算和我赌气，也不该跑到这里来呀。这里多不好找呀!”

陆亮白他一眼：“你以为我在和你捉迷藏呢!告诉你，我在大牢里已经熬了一夜了，思前想后，连眼睛都没合上过。”

“让我看看，”小燕出神地端详着陆亮的面庞，“你看你，眼睛里都是血丝。”

这对小情侣旁若无人，害得张冠李戴和高青天只好转过身去，不住地咳嗽。

小燕忽然转回头，怒视高青天等人：“到底是你们中间谁干的，把我陆亮哥哥关进大牢，让他受尽折磨?!是谁干的，马上承认!我只数三下，一!二!”

高青天心惊肉跳：“哎，等等，姑娘，你可别误会，是他自己来投案的。”

“投案，投什么案?”

陆亮捻着衣角：“因为我怀疑你已经移情别恋，我就觉得心灰意冷，决定了此残生。可我又没有自杀的勇气，刚好从金霸天家的用人嘴里，得知金霸天被杀的详情，我就来投案自首，想找这样一个归宿，同时也算保护下一位除暴安良的义士——”

小燕笑靥如花：“你呀，真够傻的!好了，我们走吧。”

“那好，诸位，刚才打扰了。”陆亮团团一揖。

“不客气!”

一对小情人手拉手走出大堂，留下高青天、张冠和李戴三个人，哭笑不得。

“白耗了两天时间，这案子怎么结啊?”

“从前这种除暴安良的案子，都是在墙上写下血字为记，什么‘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盗御马者，窦尔墩是也’。”

“现在可好，一个字的线索都没有，可恶!”

“时代不一样了，谁还那么替别人着想啊。”

“我看我们也不要再操之过急，避免再犯刚才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慢慢来，慢慢来好了。反正能找个名堂结案就行，而且绝对不要让那位不知名的义士受到什么伤害。”

“我们明白——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找个不相干的来顶缸!”

“胡说!要保护当事人，但也不能连累无辜百姓!”

次日上午，高青天和张冠正在苦思冥想，李戴面色郑重地进来，臂上缠了一段黑纱。

高青天紧张地迎上前来：“李戴，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你家里——”

李戴神色黯然：“我家里倒没什么事，只是一位江湖前辈昨天过世了。论辈份，他算是我的师叔祖了。唉，英年早逝啊!”

“英年早逝?”张冠颇为好奇，“你这位师叔祖多大岁数?”

“刚刚八十有五。”

“八十五?太可以了!那还算英年早逝?!”

李戴白他一眼：“你懂什么?我们练武之人，没活到一百一十岁，都算是壮志未酬。”

张冠吐吐舌头：“老李，那你可真是任重而道远哪!”

高青天一直没有搭话，此刻没头没脑问一句：“你那位师叔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昨天夜里。”

高青天大笑，张冠李戴皆惊：“大人!”“出什么事了?”

“哼，告诉你们，金霸天的案子破了!我现在回去写报告!”

张冠首先反应过来：“您是说，李戴的师叔祖——”

高青天无限感慨：“唉，好一位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老英雄啊，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为本县除了一大害呀!”

李戴这才会意：“没错，案子真的破了!”

第 八 章

高青天背着手在大堂里踱步，不时打着呵欠，张冠正好路过。

“大人，您昨晚没睡好？”

“是啊，昨天晚上有一群老头子老太婆，在后宅墙外扭秧歌，锣鼓喧天的，我哪里睡得着？”

“那夫人小姐呢？”

“夫人倒没提什么意见。她说反正本官的呼噜她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再添墙外那点噪音，她也不太在意。明镜还说现代音乐都是以吵为主以美为辅，那大秧歌越吵啊，它就越具有现代性。”

张冠由衷地赞叹：“说得真好。”

高青天吃惊地望着他：“你觉得小姐说得对？”

张冠察颜观色：“当然不对，当然不对。我只是觉得她说的挺好……大人，好并不等于对嘛……甚至可以说，小姐刚才的意见，是相当不对的……要不，要不我现在写文章和她论占？”

“张冠，坦率地说——我觉得你这人——好像没什么原则。”

张冠笑得十分灿烂：“瞧您说的。”

“你从来不肯表明自己的态度。”

张冠更是笑成了一朵花：“您连这也看得出来？”

“当然。而且，而且你还特别的像一根墙头草，左摇右摆，充分暴露了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张冠有些不好意思：“您瞧您，夸上就没完了。”

高青天气得一跺脚：“我不是在夸你，我是在批评你，你听明白了吗？”

张冠呆在那里："听是听明白了，可我不大相信。没原则，两面派，这些都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啊。我们家三代良民，我爷爷外号'没脾气'，我爹外号'全可以'，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好说好商量的传统，怎么您反而不喜欢呢?"

高青天认真地看看他："你慢慢想去吧。我呢，可以提示你一句——如果一个人喜欢别人有原则，那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非常的讲原则……所以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李戴，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觉得比较舒服，也比较踏实。"

"您一直偏向李戴，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张冠无限委屈，"他当然比我强，让他干啥就干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而且从来不主动和异性接触，"高青天非常有针对性地看了张冠一眼，"坚持原则，出淤泥而不染。"

"大人，您是说，李戴从来不主动和异性接触?"

"从来没有!"

"如果有呢?"

"绝不可能!"

"大人，我说句题外话，您家里直系亲属中有心脏病突发致死的前科吗?……真的没有?那我放心了，您自己回头看吧。"高青天回身望去——李戴气喘吁吁地站在堂口，身边还拖着一个怒目横眉，披头散发的年青女人。

高青天大惊："李戴，怎么回事?我刚夸你两句，你就做出这么腐化的样子来给我看!"

"大人，我是不得已啊!我一松手她就跑了，这可是人犯!"

"她到底是谁?"

"大人，我就是到对面酒店里调解纠纷，结果遇上这么一位。她陪着老公蜜月旅行，住在总统套房里，对人家女服务员抓挠殴打，造成伤害——"

"对，我就是打了!你们能把我怎么着?"那女人恶声恶气。

"这么嚣张!简直不可思议!"高青天的好心情全被破坏了。

"大人,现有受害人签字画押的状子在此。"

高青天草草读过,深深吸了一口气:"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嫒嫒!"

"多大了?"

"十六!"

"我可不信。"

"管你们信不信呢,我老公信就行。"

"那你这个老公到哪里去了?"

"他上街了!你们几个要是知道好歹,马上把我放了,吹吹打打送我回酒店,再让那几个混蛋给姑奶奶我赔礼道歉,我这口气顺了,就不会向我老公告状了!要不然的话,哼哼!"

"怎么样?"

"你们真的想知道?"

高青天郑重地点头:"本官对此非常好奇。"

"你们三个先丢饭碗后抄家,充军发配——直到撒哈拉!"

"哈哈,你老公的神通那么广大?"

"当然了!他的神通不大,我的脾气能有这么大吗?告诉你们,他,可是从京城来的!"

"那么好,本官对事情的发展可以做如下预测——你们的蜜月旅行到此隆重闭幕,他恐怕要一个人回京城了。你由于在公众场合寻衅滋事,将在本县大牢里服刑。"

"你,你敢恐吓我?"

"姑娘,你误会了,我绝对不敢恐吓你,我只是老老实实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也不管你老公是什么来头,我只按一句话办事,那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嫒嫒一怔,未及反驳,门外已经传来了热情的掌声。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

随之走进来的,是一个满面春风的中年人,四十开外。

嫒嫒眼前一亮,风摆残荷般贴过去:"尽忠,你怎么才来!"

来人并没有理会她，而是走过来诚挚地与张冠李戴握手。

“辛苦，辛苦，二位办案辛苦了。哈哈，我来晚一步啊。二位贵姓啊?”

张冠李戴有点被震住了，除了握手陪笑找不到话说：“嘿嘿，我姓张，他姓李，啊不对，我姓李，我姓李，他才姓张。”

“喔，小张，小李。好啊，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啊。”他走到高青天面前，“这位是——”

张冠介绍：“这是高青天高大人，我们领导。”

来人的笑容更加殷切：“喔，常听下面的朋友们说起您，高大人，我可是久仰了，哈哈。”

高青天不卑不亢：“不敢当。先生贵姓?”

“哎呀，出门在外，何敢言贵?免贵，免贵姓马，马尽忠。”他从怀里取出帖子，“这是我的帖子。”

高青天接过，草草一阅，放到桌上：“谢谢。”

“怎么，您，没有帖子?”高青天含笑摇头，张冠李戴均觉羞惭，马尽忠更是无限同情，“哎呀，现在这社会，没有帖子就是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您怎么在世面上混啊。”

高青天微微一笑：“其实本官也有几张帖子，不过帖子太大，一般不随身带着，只是留在大堂上。”

“喔，哪几块帖子?尽忠倒要请教。”马尽忠开始东张西望。

高青天正色，一一用手指点：“头一块是‘肃静’，第二块是‘回避’，第三块么，就是‘明镜高悬’。只要是心中装着这三块帖子，我想一样可以在世面上混的。”

张冠与李戴交流一下眼神，都是暗挑大拇指。

马尽忠一怔，随即仰天大笑：“说得好，说得好!不愧是一代青天，思想觉悟就是高。我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干部不提拔，我们提拔什么人，嗯?”

“过奖了。您还是先见一见这位媛媛小姐吧。”

媛媛这才鼓足勇气重新，贴过来：“尽忠，你看看，他们简直是

蛮不讲理，你可要替我作主啊!”

“作主，替你作主?还有谁能作得了你的主啊!媛媛，你这个人哪，是年纪不大，毛病不小!我平时跟你嘱咐的话，都白费了!到头来，还是要给我捅几个马蜂窝!不像话，太不像话!你就是吐鲁番的姑娘——辫子多!到了现在，你还嘴硬，你还要泼!你看看你，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哪里还有一点干部家属的样子，整个是一个小市民，泼妇!”

张冠连忙出来打圆场:“马大人，您别生气。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媛媛小姐单方面的责任。”

马尽忠愈加大义凛然:“小张，你不要替她辩解了，我心里是有数的!媛媛，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今天的事情，我不管责任在谁，我就要拿你开刀，你是一身的毛病!”

媛媛吓得不敢说话。高青天在一旁一直冷眼旁观，此时开口:“马先生，事情的责任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不能放走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嘛。”

马尽忠转过身又与高青天握手:“高大人，您说得对，说得太对了，您的水平真是比我高。媛媛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您告诉我，我带她回去，好好批评!”

“对不起，以她现在的错误性质和认罪表现，恐怕您还不能急着把她带走。我们要依照朝廷法制，按罪论罚。”

马尽忠脸色微微一变:“应该，应该，我无条件支持。”

“啊?尽忠，你不管我了?!”媛媛马上要歇斯底里。

马尽忠厉声断喝:“我当然不管!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我送你四个字，叫‘罪有应得’!我一直跟你说，你有两个大毛病，一个是管不住自己，一个是瞧不起群众!这两个毛病不改，错误会越犯越大，会栽大跟头的!”

“可是这回也不怨我。”

“还说不怨你?!这次到地方上来，我对你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我们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你说说你，你做到了吗?我说不要搞

特殊化，不要摆架子，你做到了吗？我说不要表现出高人一等，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你做到了吗？”

媛媛还在摇头，高青天淡淡一笑：“其实这个她倒做到了。”

马尽忠颇觉意外：“是吗？”

“媛媛小姐出手不凡，为一点小事，就把两个姑娘打倒在地，多处软组织挫伤，这还不算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吗？”

马尽忠尴尬地摇头：“太不像话，真是太不像话！是我管教无方！”随即上下打量媛媛，“头发怎么搞得这么乱？”

媛媛这下得了理：“还不是他们两个干的！他们动用私刑，对我连打带抓，还企图侮辱我！”说着说着她开始佯哭。

马尽忠严肃起来：“不会吧？你可不要乱说！”

“真是恶人先告状！”李戴气愤已极，“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大人，看来我们不能轻饶她！”

马尽忠近前打量李戴，拉起他的手：“小李，我当然知道是媛媛不好，你们受委屈了。我这个老头子替她给你们赔个不是，好不好？”

李戴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心马上就软了，慌忙把手抽回来：“算了算了，有您大人这句话，我就不说什么了。”

马尽忠满意地点点头：“多好的同志啊。媛媛，你呀，回去以后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听见没有？”

媛媛支吾半天，终于“嗯”了一声。

马尽忠转对高青天：“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高大人，以后来京城的时候，欢迎到我家里来作客。要是地方上有什么不正之风，也欢迎你给我汇报上来，我会让人好好处理的！我那张帖子，你可要收好了啊！”

高青天高深莫测地微笑着：“当然。”

马尽忠轮流拍着张冠李戴的肩膀：“小张，小李，我看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好，我对你们高大人的邀请，对你们也同样有效，欢迎你们到京城来作客！”

“谢谢大人。”“我们一定去。”

马尽忠满意地点点头，正欲携媛媛离去——

"等一等。"这是高青天的声音，平静而难于违抗。

马尽忠故作惊奇："高大人，还有什么事情吗?"

"马先生，我刚才好像是跟您打招呼了，我们要依照朝廷法制，对媛媛小姐按罪论罚。"

"喔，是这样。"马尽忠开始沉吟不语，笑容一点一点淡去。

张冠偷偷凑过来："大人，这个老头子怕是来头不小，而那位姑娘惹的事呢，细想想也不大，一个不小，一个不大，我们何不顺水推舟高抬贵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张冠，你浪费那么多成语，还是没把心里那句话说出来。"

"咳，我的意思是——您就把人放了吧。"

"我就知道关键时刻你是靠不住的!两面派，墙头草!徇私枉法之事，我不是不会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是根本不想干!"

"好好，当我没说。"张冠悻悻退开。

李戴也咬咬牙凑上来："大人，我也觉得没必要和他们为难了。我现在回酒店做做大家的工作，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觉得大家都能想得开?"

"想得开，一定能想得开。"

"可是我想不开!李戴，你给我竖起耳朵听着，眼前这桩案子说大不大，说小可是也不小!我现在不是在争十几两几十两的医药费!这状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位媛媛小姐，面对岁数比她还小的女服务员，怎么辱骂，怎么殴打——人人都是爹生娘养，在家里都是爹娘的心肝宝贝，凭什么你就不把人当人看?!"

马尽忠干笑："高大人，你不要把问题搞得那么尖锐嘛。媛媛脾气是不大好，我会好好批评她的。"

"马先生，我这个老头子有时候爱动感情，没办法，本性难移嘛。我现在就很动感情。可是请你放心，我再动感情，也会依法办事，不会去逞一时之快…… 不瞒您说，我也有个女儿，叫高明镜，

岁数和那两个被打的女服务员差不多。她要是被人打了，我能跟人拼命！那么将心比心，这些服务员的父母知道了今天的事情，他们会是什么心情？”

媛媛眼睛一翻：“你有完没完啊？告诉你们，她们两个就是欠打！”

马尽忠骤然暴怒：“你给我闭嘴！”媛媛为表抗议扭头看天。

“马先生，我生气的是，这位媛媛小姐为什么动手打人，就是因为人家小女孩出去的时候没替她关房门！她不过是在化妆嘛，起来关门或者化完妆再关门，有什么不可以？她偏偏就冲出去拳打脚踢，还说人家不尊敬她！”

张冠气愤地一跺脚：“原来是这样，那是不应该放她走！”

马尽忠脸色完全阴沉下来：“看来，今天这里是没人买我马尽忠一点面子了？那好，高大人，我冒昧地问一句，谁的面子你会买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现在要量刑定罪，那苏澎苏大人的面子你会买吗？”

高青天的表情一下子郑重起来，张冠李戴面面相觑。

“你是说刑部尚书苏澎？你和他打过交道？”

“当然！苏澎的父亲苏老太爷，与家父乃是八拜结交，我与苏尚书一直是兄弟相称，苏尚书的妹子与我是青梅竹马！”

媛媛马上得意起来：“怎么样，知道厉害了吧？”

“马先生，那么苏尚书与你是很有交情了？”

“当然！上次有个朋友，身上背了三条人命的官司，让我疏通。结果全都判成失手误杀，在牢里呆了一年就放出来了！”

“厉害，厉害！”高青天沉吟片刻，“不过，苏尚书交游广阔，你与他是朋友，不算希罕。”

“那李一帆李太尉呢？人家掌管八十万禁军，当今圣上也要敬他三分！他可也是我的老关系！他家三公子是我的结义兄长！”

“李家三公子好像还不到二十岁。”

“那又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花街柳巷相识，有道是‘肩膀齐，为兄弟’。”

“那李太尉也帮过你的忙？”

“那是当然。这回我出来游历，短少盘缠，就是他给我搞来三千套盔甲，我转手卖掉，这才有了盘缠。”

“喔，看来你的门路很宽啊，怪不得这位媛媛小姐做事都那么胸有成竹。”

媛媛得意非凡：“你刚发现是不是？有点后怕了吧？”

马尽忠示意媛媛闭嘴：“高大人，和我做朋友，是不会亏吃的！别说尚书、太尉了，王爷怎么样？平南王！”

高青天瞪大眼睛：“你和他老人家也有路子！不可能，你一定是吹牛！”

马尽忠奸笑：“吹牛？哼！他老人家新纳的第十七房小妾，就是我花钱买来孝敬上去的！明白了吧，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真有你的。那你捞到什么好处没有？”

“当然了！今年山西大旱，朝廷放赈，王爷亲临监督，我出主意，大斗换小斗，吞下赈灾粮，二一添作五，你说，我和王爷现在是什么交情，是做生意的拍档啊！”

“对对对，是拍档！哎呀，这么说来，你的势力已经通天了！除了宫里，你到哪里都是如履平地呀。”

“干嘛除了宫里呀？宫里才跟咱自己家一样呢！李总管李公公，知道吧？”

“谁能不知道李总管呢？”

“前两天他老人家过生日，我送去十枝火红珊瑚，结果人家还我什么礼？是圣上拟谕旨用的黄绢！每一卷上都盖着御玺呢，真气派！真体面！”

“那您一定随身带了不少，等会我得到酒店去见识见识。”

“没问题。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哎呀，我们刚才都说这么热闹聊这么知心，老马你说你这话

是不是问得多余，当然是——不可以走了!”

张冠和李戴在一旁提心吊胆听了半天，现在才笑出声来，他们的大人没有让他们失望。

马尽忠勃然变色:“姓高的，闹了半天，你是在耍我?”

“确切地说，是在帮助你自我暴露!马尽忠，你勾结刑部尚书苏澎，打通关节，草菅人命，一可杀!你串通太尉李一帆，盗卖军用物资，罪同通敌，二可杀!你还伙同平南王，全不顾皇恩浩荡，丧心病狂，侵吞赈灾粮食，中饱私囊，三可杀!最后一条，你盗用大内黄绢，心怀不轨，形同谋反，四可杀!”

“姓高的，你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有一层关系没说——当今皇太后，她，她是我干娘!”

张冠李戴目瞪口呆:“什么?太离谱了吧?”

媛媛可是心花怒放:“尽忠，这一层社会关系，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那咱什么时候去拜见我这位老婆婆呀。”

“你少往里面添乱!”

“马先生，这皇太后又怎么会成了你的干娘呢?”

“说来话长——太后她喜欢听戏，我呢，正好也是个票友。一日戏班进宫伺候，头牌武生闹肚子上不了场，全靠我上去救场，赢得太后老人家欢心，认我作义儿干殿下——怎么样，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漏洞吧?”

“好像没有。”

“那你该买我一点面子吧?就算你不买，有太后的面子，你把我解送京城，也一样斩不了我!姓高的，耳朵眼挂板子，你去打听打听!我姓马的不是省油的灯!我从京城出来这两个月，沿路的州城府县，谁不是老鼠给猫刮胡子——拼了命地巴结!”

媛媛与他相视大笑，肆无忌惮。

“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考虑过吗?要是我将你的供状火速送往京城，马上就会有多少杀手被派出来，要将你灭口!你不信吗?那你想想你的主人是怎么死的?”

“什么主人?尽忠,他说什么呢,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住嘴!”马尽忠的眼中首次闪现出真正的恐惧,“高大人,我不明白你刚才的意思。”

“你的戏已经可以收场了。你的真名不是马尽忠,而是马六甲,你不过是一个仆人,你的主人才叫马尽忠,一个月前死于京城驿站,据说是暴病身亡,可是验尸结果表明,他是身中剧毒!”

“大人这个瞎话编的,也太有鼻子有眼了!”

“我看倒不像瞎话。你看那家伙一头的汗!”

“尽忠,他这么血口喷人,你还不反击,还不反击?”

“我,我,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媛媛狐疑地望着对方,脸色渐渐泛白:“你到底是不是——”

“哎呀,你烦不烦啊!我是骗子,我是马六甲,行了吧?!”

媛媛尖叫一声,倒在地上昏过去。张冠李戴在旁平静地看着。

“哎,你怎么不扶她一把呀?”

“你爱扶你扶,反正我是没反应过来。”

“那我也是。”

“那就下次再说吧。”

“对,下次再说。”

“马六甲!你们主仆二人行走江湖,招摇撞骗,屡犯重罪,已是十恶不赦!想不到你主人恶有恶报之后,你还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行骗!我也知道,你刚才说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主人的罪行,你不过是个帮凶!可笑的是,你还拿这些罪行当本事来四处炫耀!你不知道苏澎,李一帆和平南王他们都已经停职候审了吗?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从宽,争取立功赎罪,充当朝廷的污点证人,指认本案的各大元凶!”

马六甲沉吟片刻,一声长叹:“可是我这么做了,也还是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啊。”

“可是你能保住你的命,因为本案各位当事人都在安排对你采取行动,你现在是本案唯一的活口,唯一的证人。”

"瞧我这个倒霉劲儿!"

"那你到底做不做污点证人啊?

"做,做,谁说不做,我又不是傻子!"

"马六甲,且不论我将如何处置你和你的这位媛媛小姐,我只是有点好奇。我问你——假设你是戴罪立功,朝廷又是法外施恩,还你自由,你能保证下半辈子不再招摇撞骗吗?"

"讲老实话!"

"不许撒谎!"

"那我痛改前非,回头是岸,从今往后,只冒充一个县级干部,行吗?"马六甲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大家。

高青天叹一口气:"真是本性难移!"

高青天正在批改案卷,张冠李戴蹑手蹑脚凑过来。

"怎么,有事吗?"

"大人,我们就是想打听一下,假如这个马六甲,假如他,他——假如他是真的——您会如何处置?"

"以你们对本官这么久的观察和了解,你们判断一下吧?"

"我们当然相信您是个刚直不阿的清官!是不是,李戴?"

"对,毫无保留地相信!"

高青天捻髯微笑:"我就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九章

张冠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一本封面夸张的武侠小说，李戴提着两个暖瓶走了进来，横了他一眼，放下暖瓶，操起扫帚，将办公室扫了个灰飞土扬。而张冠竟毫无反应，只是在尘雾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把脚抬起来!”

张冠并没有计较李戴语气的粗鲁，而是非常合作地翘起双脚。可是等了半天身边也没动静，他毕竟有点吃不住劲，将脚一放，发现李戴正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你捣什么乱啊!”张冠不欲纠缠，可李戴劈手将他手中读物夺了过来。

“又是武侠!身为县衙公务员，你居然坚持这么幼稚的欣赏口味，要是被咱们大人知道了，会对你产生什么印象?”

“你说呢?”

李戴正欲开口，高青天慌慌张张地进来，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第三册看完了吗?”

张冠扬一扬手里的书:“还差这么一点。”

“天哪!刚才你就说差这么一点，现在怎么还差这么一点?”

张冠矜持地指指李戴:“没有办法，李戴一直在和我聊天。”

高青天紧皱眉头看着李戴，李戴有点心虚:“大人，我——”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尤其不要和张冠说。至于你，张冠，我就在这里等你，你加快点速度嘛。”

张冠答了一声“遵命”，高青天心不在焉走到兵器架前。

李戴小心翼翼地凑近:"大人,趁此功夫,我想和您汇报汇报工作。"高青天没有反对的意思,李戴清清嗓子,"这一段我们建立了健全的基层保甲制度,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改善。"

高青天顺手抽出一柄青龙偃月刀,来回端详:"是吗?"

"无论是溜门撬锁还是酗酒打架,都比去年同时期下降了一半。我整理了几条先进经验,准备向邻近几县推广。"

高青天渐渐有了兴趣,开始缓缓舞动大刀:"是吗?"

李戴也自信起来,左闪右躲,似在空手与高青天过招,嘴里却一直没有停:"我也知道,这种社会治安工作呢,在咱们衙门里也只有我抓得起来。毕竟我是练武出身,又在江湖上混过,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他一把抓住刀杆,"大人,您说呢?"

高青天抽了两次没有抽回来,有些气喘:"对,对,我也常和夫人说,咱们李班头啊,可是非常不简单,在很多方面——"

李戴正津津有味地听着,张冠伸了个懒腰:"可算看完了!"

高青天听了,把刀一撒,一个箭步蹿到公案前,从张冠手里抢过武侠书。青龙偃月刀正杵在李戴脚面上,李戴疼得龇牙咧嘴。

"这一册写到华山论剑了吗?"

"没有,没有,他们在华山脚下,就陷入了重重剑阵!"

"剑阵?莫非是全真七子?对了,你不要说,我自己看!"

"可是大人,你和李戴的话好像才谈了一半——"

"以后再谈,以后再谈。"看着李戴痛苦的表情,高青天有些诧异,"哎,李班头,你怎么了?"

李戴结结巴巴:"大人你看看——这刀——这脚——哎哟!"

"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以后自己注意一点。这刀很危险,不要在公堂上耍来耍去的!好了,我先走一步!"

高青天兴冲冲地奔了出去,张冠讪笑着打量呆若木鸡的李戴。

"你得意什么?几本武侠小说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见识过真正的江湖吗?"李戴心中实在不忿。

"你不是又要讲你江湖生涯的若干花絮吧?"

“不是。”

“不是就好。”

“我要讲的，是我的整整前半生！”

“老天！”张冠慌忙道歉，“老李，刚才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大人面前气你，可是，你也没有必要把你那精彩之极宝贵之极的江湖生活随便讲给人听吧？好，就算你要讲，可不可以省略掉你少年时各种聪明勇敢的侠义行为，还有，那些你求师拜友的曲折经历，直接从你学好武艺首次下山讲起啊？”

李戴倒真考虑了一下：“不行。”

“为什么？我觉得真正精彩的部分，是后面那段啊。”

“可是一下子省掉十七八年的青春不讲，我总觉得太可惜。”

“好，讲就讲吧，算你狠。”

李戴开始滔滔不绝：“其实，江湖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刺激和冒险，充满了正义和邪恶的较量——”

张冠闭着眼睛接起下句：“和许多江湖人不同的是——”

“我并非出自一个武林世家——”

“但是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行走江湖的各种天赋，那么，即使他不走向江湖——”

“江湖也会向他走来的——”

“你在江湖上之所以声名赫赫，笑傲群雄，知交满天下，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以你为荣，只因为——”

“我生来就是一个江湖人！”李戴娴熟地拍了一下胸脯。

张冠打了个呵欠：“我不插嘴了，你一个人慢慢回顾吧。”

日已过午，张冠伏在办公桌上鼾声大作，李戴面不改色地在一旁继续着自己的叙述：“看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自己注定要远离那些刀光剑影，飞沙走石，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在这个小县城里住下来，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沉浸在自己的追忆和感伤之中，半晌无言。

张冠在睡梦中惊醒，惶然回顾："啊，讲完了?你看你这个人，讲完了也不叫我一声。"

李戴镇静地摇摇头："我刚讲到那天我在城头豆腐铺前，喝了那一碗改变我一生的豆腐脑——"

"对，喝了那碗纯情豆腐脑，你就为情所困，金盆洗手，娶了那个卖豆腐的大姐，开始双宿双飞，生了一个孩子又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又一个孩子——"

"如果我当初没走过古今县这个小县城，没有喝那一碗豆腐脑，也许——也许我还在江湖上锄强扶弱，扶危济困，为恶人惧怕为万民景仰——人生真是充满了偶然哪。"

张冠感慨地端起开水瓶来，把茶泡上："是啊，要真是那样，我每天就只能自己打开水，那就太辛苦喽。"

李戴愤愤地看了他一眼。

"说真的，老李，你现在还是很想到江湖上去闯荡吗?"

"那还用说!"

"我一直没有想通，江湖生活有什么值得人迷恋的。"

"那你为什么看这么多武侠小说?"

"我就是要搞明白这件事情啊，结果呢，我有了一点点发现。作为一个江湖人，不外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语无伦次举止怪诞都不会有人干涉，尤其是可以大穿奇装异服!第二，不用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用伪造学历文凭，练的就是空手套白狼，一辈子也用不着申报个人收入!第三，不会谋生，只会欺生，不会挣钱，只会花钱，有钱就自己豪爽，没钱就等着别人豪爽，反正既想顾面子又想顾肚子，一样都不肯落下!最重要的是第四——见到对头就想跑，见到女孩就想追，追到了就算缘分，追不到就怪命运，本来感情就容易冲动，还天天练武积累荷尔蒙!"

"想不到你对我们江湖儿女存有这么深的成见!"李戴感慨，"你呀，太不了解我们江湖人了!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些细枝末节，都是整篇整篇的传奇!比如说吧——"

“停，停!老李。不对啊，你今天好像特别兴奋。不对，你是有什么大事情憋在肚子里呢。”

“当然!本来我今天一上班就想跟你说，可你根本不给我机会，就在那儿翻书——告诉你，我家昨晚来了一位客人!”

“你家的客人从来就没有断过啊。”

“可昨天的客人非比寻常啊，他，他，他就是江湖上无人不晓，有口皆碑的‘天外流星’司徒空!”李戴在大堂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已经连续五年被《江湖双周刊》评选为本年度江湖风云人物，他的回忆录到处连载，他的大名四海传扬!大家公认他是个轻功奇才，内功奇才，剑术高手，暗器高手，总之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十项全能的特级大侠!为了打击歪风邪气，他曾经三盗丐帮打狗棒，导致三代帮主引咎辞职;为了破除门户之见，他将少林寺的绝本秘籍《易筋经》偷走之后公开出版，使一代江湖读者从中受益;最神的一次，他为了满足天下英雄的好奇心，潜入皇宫大内，复印了正宫娘娘从十六岁开始的日记，出售给各大报刊，导致了本朝开国以来第一次最高层首脑的婚姻危机!”

“可是他这么高的身份，怎么会去你家做客呢?”

李戴淡淡一笑:“虽然我李戴现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衙役，经常被人呼来喝去，可是当初我与司徒空，却是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一同度过了三年的寒窗生涯!”

“你以前可从来没说起过!”

“我是那种爱自吹自擂的人吗?”说着说着李戴已经沉浸在回忆中，“想当初我们真是情同手足，每次考试他都要向我打小抄，每次有师兄弟欺负我都是他替我出头……对了，昨天他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他问我在衙门里干得怎么样，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我就告诉他负责治安保卫，管一管赌徒酒鬼惯盗小偷，他就替我难过，说我真是屈才屈才屈才呀。”

张冠衷心附和:“是是是，我和老爷谈到你也是这么说。你要是不被这个差使拴住，成就一定不可限量!”

“你们真是这么说的?那……那谢谢了。”

“那你这位师兄就没有劝你重走江湖路?”张冠存心试探。

“他当然劝了,可我这里老婆孩子一大堆,也脱不开身哪!”

“说得也是!”

“最后,他还详细打听了咱们县里各种买卖铺户的值班守卫情况,让我干一行爱一行,千万不要玩忽职守,掉以轻心。”

张冠也感动了:“你师兄这人还真挺细心啊。”

“是啊,他也说了,越是他这样的大人物,越关心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事。他说他最讨厌脱离群众了!可是,这么好的人,这么出类拔萃的高手高手高高手,我却不能追随他,行侠仗义浪迹天涯,生活对我真是,真是太残酷了!”他伤感得说不出话来。

张冠正不知如何解劝,忽见门口有人探头探脑:“谁呀?”

“是我,张班头。”一个精明强干的小老头走了进来,“我是来找李班头,向他报几桩案子。”

张冠看一看哽咽着的李戴:“算了田甲长,你就向我报吧。”

田甲长很为难:“上回咱们大人说了,要是出了男女关系的案子,就找您;要是出了盗窃案,就找李班头。他说这也是照顾到您二位班头的兴趣爱好。”

李戴强打精神:“对对对,还是我来接待吧。咱们大人不是说嘛,各部门职能要分开。放心老张,我不是那么情绪化的人。田甲长,你说吧,到底出了什么案子?”他打开本子准备记录。

“要说起来呢,每件事情都不大,可是呢,联系起来一看,也就不容忽视了。”

“说具体点!要打官腔我们比你会打。”

“是是是。我知道,二位这方面的基本功都比我扎实。言归正传,这几天咱们这一片的治安有了一点小小的疏漏,总计发生了十七件盗窃案。”

李戴和张冠大惊:“什么?十七件!”

“二位呢,也用不着太紧张,事情已经出了,咱位就想想怎么

处理吧。"

"还处理什么，大人知道了，还不狠狠打我们板子！老张，你马上出去，跟城里的当铺金店珠宝行打好招呼，一旦有可疑之人前去销赃，马上扣下！"

"等等，李班头，您也不问问被偷的是什么东西？"

"那还用问，一定是金银珠宝名人字画贵重首饰绸缎衣服！"

"都不是。被偷那些东西，基本都做不出价来，而且贼人也决不会拿出来销赃。"

"原来都是些无价之宝，这就更要命了！"李戴不断擦汗。

田甲长从怀里拿出状纸，慢条斯理地念了起来："前天中午，南街顾大头家窗台上摆着的一碗剩饺子被窃；到了晚上，他家对门孙秀才家，屋檐下短去咸鱼两条……"

"等等，你们那里到底是闹贼还是闹猫啊。"

"现在可是办公时间，你要是来寻我们哥儿俩的开心，我们可不会对你客气！"

"二位班头，我是那样的人吗？您听我往下说，就知道是闹贼还是闹猫了——昨天一清早，油盐铺的吴老头家生生少了一床棉被；到中午，他搁在堂屋的旱烟袋又不见了。"

"按常理说，猫是用不着盖棉被的。"张冠开始周密推理。

田甲长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句："除非它是坐月子。"

"胡扯，坐月子也用不着！"

田甲长眨巴眨巴眼睛："况且，会抽旱烟袋的猫也少。"

"是根本没有！"

田甲长明知故问："那您二位说，还是闹猫还是闹贼呢？"

"闹贼，明显是闹贼！可这贼眼皮子也太浅了！"

"说得是啊。他还偷了棉袄一件，棉裤一件，旧布鞋一双，小板凳一个，酒葫芦一个，糖霜柿饼半斤，冬瓜一个，南瓜一个，豆角茄子萝卜若干！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民愤最大，就发生在今天早上！我那个六岁半的小孙子，拿了一串糖葫芦到街上去玩。过一会儿就

哭着喊着回来了。”

“糖葫芦被那个贼人抢走了?”

田甲长一跺脚:“可不是嘛!您说说这是什么世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好端端的一串糖葫芦,就这样葬身贼腹!”

送走了田甲长,张冠也找个空子溜了,李戴一个人翻着案宗,百无聊赖。忽然,外面一阵吵嚷,进来了五六个百姓,当中押着一个蒙面汉子。

田甲长从人群中走出:“李班头,抓到了!托咱们大人洪福,仗二位班头虎威,这个挨千刀的被当场拿获!当时他在老张家豆腐房,正准备偷碗豆浆!”

李戴也忍不住数落开了:“哎呀,我还以为是个小孩子顽皮,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你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真是可怜可恨又可笑!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分明是来和你李戴老爷作对!你也不打听打听,掂量掂量,我李戴十岁学武,十一岁出师,十二岁走江湖,江湖上谁不知我‘神拳草上飞’的威名!连天下第一神偷司徒空,都是我同门师兄!你跟我斗——”

众人齐声喝道:“差得远呢!”

“还低头,还蒙面,你也知道人世间有羞耻二字吗?来,我让你的獐头鼠目大白于天下!”

说着,他出手如电,揭去了贼人的面纱。四目相对,都是面无表情。李戴忽然一转头,吩咐田甲长:“这个贼人就交给我发落吧,我自会禀告大人,依法处置!”

田甲长率众人退下,李戴上下打量着那个贼人:“坐吧。”

贼人低着头坐下。

李戴倒了一杯茶,递过去:“喝茶。”

贼人低着头接过,抿了一口,放下。

李戴忽然一屁股坐下:“师兄,你这算什么意思嘛!我也知道咱们江湖中人,行事从来喜欢出人意表,游戏人生,笑傲江湖。可是,

你只管自己一个人寻开心，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我会很难办的!”

“师弟，对不起。”看来，这位汉子就是神偷司徒空。

李戴逐渐平静下来:“师兄，我也不是在怪你。你从来都是我的偶像，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情我会向我们大人解释的，你呀，等会儿拿出几两银子当罚金，我去散给受害者，安抚一下，大家知道是一场误会，也就没事了。”

“你想得真周到。”

“那你就快把银子给我吧。”

司徒空为难地摇了摇头。

“怎么?你还有什么没想通的?”

“那倒没有。”司徒空站起身来，将袍袖衣带抖了一遍。最后从包头巾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小铜钱，放在手心里，“师弟，剩下的，你能先帮我垫上吗?我实在没有钱了。”

李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怔怔地望着师兄:“那么你偷那些吃的，不是在开玩笑?还有那些旧衣服——”

“我偷吃的，因为我饿;我偷衣服，偷棉被，因为我冷。”

“师兄，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你是不是金盆洗手了?”

“要是那样，倒有救了。”司徒空终于控制不住感情，“师弟，你不知道，江湖，江湖现在是太不好混了!”他呜咽起来。

“师兄，你别激动，慢慢讲。”李戴扶住他坐下。

“这几年，你不在江湖上行走，不晓得外面是多么的不景气啊!从前江湖上有那么多的门派，那么多的帮会，那么多的邪教，天天招兵买马，好生兴旺!可是物极必反，那么多人坐吃山空，每个人还都是一掷千金，超前消费，最后自然就导致了整个江湖的经济大滑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你走后的第二年!那时候忽然兴起了唱戏，结果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都把孩子送到了戏班，没有人再送到各门各派去求师学艺了!那些门派本来就是指靠着收学费来应付日常开销的，自然是一片恐慌。”司徒空不堪回首，“白道上不景气，

自然影响到了黑道，本来大家就是唇齿相依嘛。买卖铺户都开始拒绝赊帐，大家只好天天跑当铺。那些舞刀弄剑的朋友，就当兵器；不用兵器的朋友，就开始当家具，当衣服——"

李戴实在是难以置信："江湖上那些成名人物，怎么就不出来维持局面呢？"

"哪里维持得住啊？小李飞刀李寻欢，神雕大侠杨过，还有白发魔女她们，抢先搞了一个江湖名人珍藏大拍卖，把什么小李飞刀啊，玄铁重剑啊，还有日记啊照片啊剪报啊，都拿出拍卖。因为脑筋动得早，还赚了一点钱。后来少林武当八大门派搞什么'八大门派一百年成就回顾展'，就已经根本卖不出票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其实啊，这也怨不得别人。从前大家优越感太强，不学无术，自吹自擂，脱离群众，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老百姓对我们这一行能有好感吗？结果呢，不想做普通人，最后真的连普通人的日子都过不上了！"

"师兄，那这些年你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唉，一言难尽哪！师父对我总算是高看一眼，自己去关外挖人参之前，把我荐举到一个大户大家，教少爷们学武。可是后来时兴唱戏，东家就另找人来教少爷唱戏，让我改当保镖。可后来出外谈生意都时兴带个小蜜，我就去看家护院。后来人家送来了十几条狼狗，看家护院绰绰有余，我就只好去烧火。后来因为我柴禾用得太费，东家就让我煮饭。可是我饭量又大了点，最后索性让我去河滩上放羊。有一天我丢了两只羊，我没有脸回去见东家，只好远走高飞。"

"真是太曲折太苦难太不幸了！"

"从此我就饥一顿饱一顿，饱一顿饥一顿，饿了偷点吃的，冷了偷点穿的，混啊混啊就混到了今天。"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一句实话都不说呢?!"李戴痛心疾首，"你穷聊乱侃，装富摆阔，连我问你吃没吃饭，你都说吃过了。可

你出门就去偷人家萝卜!你，你也太让我寒心了!从前我们入门的时候，说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今天你要不是被人抓到了送来，你还会瞒我!”

司徒空低下头:“师弟，昨天晚上，你老婆和孩子们在旁边坐着，你先替我大吹了一通，把我说得像个神仙，你让我说什么?我能开口说我两天没吃饭，你们快给端一斤包子来，我能说吗?我不敢在你家吃饭，我是怕我自己的吃相把孩子吓坏了!换了你是我，你说你不也会这么做吗?”

李戴重重一掌，拍在司徒空肩上:“师兄!”

“贤弟!”两人相对无言，心潮澎湃。

张冠匆匆忙忙进来，李戴与司徒空连忙分开。

张冠带着神秘的微笑:“老李，你不是总想重走江湖?今天你可以见识见识，真正的江湖人物!?”

李戴瞄一眼背对这边的司徒空，心虚之极:“什么江湖人物?我这里没有啊，你可不要乱说，栽赃诬陷，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怎么了，什么栽赃诬陷，我是说，你看看大人——”

高青天得意洋洋地出场，手执钢刀，穿了一身紧绷绷的黑色夜行衣，头上扎了包头巾，鬓间还斜插了一朵红花。张冠嘴里打着锣鼓点，高青天走了一个圆场，然后神态矜持，一个亮相，开口道白，是字正腔圆:“是风是雨都不怕，全凭肝胆走天涯!”他随即笑逐颜开，“怎么样，还有几分神似吧?”

李戴苦笑:“天衣无缝，只要倒退回十年，您要行走江湖，绝对是如履平地。”

“倒退十年?”张冠不以为然，“就算明年开春再发消息做宣传，说咱们大人要重出江湖，那也绝对是万众瞩目。朋友，你说是不是?”他顺手拍一拍司徒空的肩膀。

司徒空下意识地作出反应，以擒拿手法，将张冠的胳膊反拧。

“哎哟，你干什么?放开，放开!”张冠气急败坏。

高青天大惊:“你是什么人?李戴，这是什么人?”

“他是，他是——”李戴他满头大汗，说不下去。

“李戴，到底怎么回事？本官在问你，他是谁？”

司徒空一咬牙，挺身而出：“我就是在你们县连续做案十七次，刚刚被当地群众扭送到县衙的惯偷，这位班头正准备讯问我做笔录。”

高青天将钢刀放到一边，恢复了青天风范：“案犯既然供认不讳，足见尚有改过之心。本官可以考虑从轻发落。”

张冠连连摆手：“大人，三思啊。老百姓最恨的就是他们这种鸡鸣狗盗之徒，把祖宗八代的脸都给丢光了！大人，干脆先把他押到牢里关着，慢慢处置！”

“那——也好。”

司徒空深深吸口气，朝李戴一拱手：“我走了，班头大爷！”

一直不作一言的李戴忽然走过来，抓住了司徒空的手：“师兄！你，你不该这么叫我——”他是热泪盈眶。

“师兄？李戴，你开什么玩笑？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这不是玩笑。老张，这就是我刚才和你提起的司徒空。高大人，这是我的同门师兄，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他，昨晚，他也来看过我。”

司徒空仰天长叹：“你，你何苦说出来呢？”

“我从前没当你是耻辱，现在也不会！大人，事情是这样的——”

等到李戴将事情讲完，张冠和高青天面面相觑。

“想不到江湖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张冠喃喃自语。

司徒空苦笑：“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戴将他拉到一边：“没关系，师兄。大人最多是罚你做一个月工，我会给你送酒送饭，我会等你罪罚相抵，重显清白，我会帮你在这个县城里找一份工作，你再也不要四处飘零了！”

“谢谢。”司徒空抬眼望着李戴，“到那时候，你真的还认我作

师兄?"

李戴坚定而深情:"师父不是说过吗?一朝一日是兄弟,一生一世是兄弟!"

张冠挠挠头:"我真有点糊涂了。"

高青天望着他们,眼眶发热:"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可我就是觉得有点感动!"

沉吟片刻,高青天想起一桩心事:"对了,司徒空,本官现在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希望你不要隐瞒我什么。"

"大人,您要问什么只管问。"

"江湖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少林寺——也解体了吗?"

第十章

大门外白杨树上蝉声不断，院子里也是黄尘弥漫，今年的夏天简直要热出个鸟。好在县衙大堂上比别处还阴凉些，高青天穿了身便服，坐在那儿读起了武侠小说。

一个系着白布围裙的矮个男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一步一步绕到了高青天身后，而他还浑然不觉。

矮个男人轻声问道："怎么样，好看吗？"

高青天心思还在小说上，信口答道："还行。刚才那段比较紧张，现在误会已经解开了。"

"误会，什么误会？"

"昆仑派掌门不是被人家当作了魔教的奸细吗，所以呢，所以——"他忽然悟到什么，缓缓转回头，瞪大眼睛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矮个男人还在一门心思地追问："所以什么？"

"所以，所以我现在很奇怪，你是谁呀？"

矮个男人拍拍胸脯："我就是黄斌啊。"

"喔，你就是黄斌。那黄斌又是谁呀？"

"您怎么这么孤陋寡闻呢？黄斌就是南关十字街烧饼店的老板啊，人送外号'烧饼黄'！"

"我们家不买烧饼。"

"我知道我知道。就算你们家买，也是我们伙计送货上门。我是不抓具体工作的。"黄老板显得很矜持。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打官司。"

“你打官司要先去报案哪。”

“是啊，我现在就是来报案。”

“可是，可是报案不在大堂，在签押房，你懂不懂。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明明路过了嘛，里面有两位班头。”

“我看是看见了，可他们都在睡觉，我不敢打扰啊。”

“真是岂有此理。”高青天悻悻合上小说，“他们睡觉你不敢打扰，本官看小说你就敢来打扰。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揉着眼睛侍立两旁，高青天开始发问：“黄老板，你来打官司，是要告什么人哪?”

“大人还猜不出来吗?”

“这我上哪儿猜去啊?”

黄斌大为不解，转过来与张冠李戴沟通：“大人他居然猜不出来。”

张冠一撇嘴：“甭说大人，连我们都猜不出来。”

“你们也猜不出来?”黄斌啧啧不已。

“不过，你要是再兜圈子浪费大家时间，马上就会有人挨板子。这个人是谁，我们可是一猜就猜得出来。”李戴笑咪咪地看着黄斌。

“大人，他这是不是在恐吓我啊?”黄斌急了。

“不，不，他是在和你开玩笑。”

“对对对，您想啊，这么大热的天，我们怎么会打您的板子，那还不得出一身臭汗?”张冠耐心地解释道。

黄斌心安了一点，可细一琢磨，又无比委屈：“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要不是大热天，你们要是不怕出一身臭汗，是不是就敢打我一顿板子?!”

张冠倒真被问住了。

高青天咳嗽一声：“黄老板，话题扯远了。刚才说到你要告什么人，我们猜不出来，不过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呢?”

“当然可以。”黄斌思索片刻，“正如你们所见到的——首先，我

个子不高，相貌也欠英俊。"

"哎呀这个，你要是不说，我还真——"张冠大惊小怪一番，却又没了下文。

黄斌倒很惊喜："你还真看不出来？"

"看是看得出来，就是不大好意思说。"张冠窃笑。

黄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其次，我的烧饼店在咱们县城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响，地位也最牢固。咱们古今县什么没流行过？中式西餐，西式快餐，情侣餐，母子餐，三十八元自助餐，可是没有一样能够挤垮我的烧饼铺！这说明什么？"

高青天想了想："这说明——你又跑题了。"

"可不是嘛。"黄斌略显惭愧，"我往回兜，我现在就往回兜。正因为业务繁忙，我要天天在店里照应，所以不到天黑是不能回家。"

"那又如何呢？是不是你老婆对你有意见？"

"她没意见。"

"那不就得了？"

黄斌心急火燎："问题就出在——她一点意见也没有！"

"我们又糊涂了。"

"这么跟你们说吧，我这个人哪，事业心太重，成家也比较晚，到现在还没满一年呢。"

高青天点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李戴不怀好意地拍拍张冠的肩膀："我们张班头情况和你差不多，各方面条件也比较类似，哈哈，比较类似。"

张冠一听便恼："什么叫情况差不多，什么叫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类似，你挤兑谁呢你，你以为好话坏话我听不出来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也和人家一样，事业心比较重。这有什么不对吗？"

"好啦好啦，你们两个斗什么嘴。黄老板，你往下说。"

"刚才说到我老婆，我老婆你们还都没见过吧？"

"没见过没见过。"

“见过也不知道是你老婆，除非她肩上扛着一筐热烧饼。”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黄斌远非英俊的脸上露出了异常的神采，“我老婆她呀，容貌出众，气质非凡，谁看谁脑袋都是‘嗡’的一下子，傻半天。”

“有这种情况?您别是进行了艺术加工吧?”

“我不撒谎。过门之后，她第一次到我们烧饼店去，从揉面的师傅到拉风箱的伙计，谁看了谁傻半天。结果，一筐烧饼，都烤煳了。”

“唉呀，那你可赔大了。”

“没赔，一个子都没赔。”黄斌又来劲了，“就为了看我老婆一眼，满街的闲人都挤过来买烧饼，别说那一筐烤煳的烧饼，后来供不应求，我连生面团子都卖了好几十个!”

高青天微笑:“那不是很好吗?”

“是啊，从那天开始，我就让我老婆坐在那里，招呼顾客。可是时间一长，我心里就不太舒服了。”

“为什么?”

黄斌语气转为沉痛:“那些闲人见我老婆标致，又看我矮小丑陋还开一家烧饼店，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武大郎?”张冠脱口而出。

黄斌气势汹汹地瞪着他:“我没说你怎么就知道?”

张冠莫名其妙:“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你可疑!”

“可疑什么?什么可疑?”

黄斌杀气腾腾地逼向张冠:“说不定这个十恶不赦的外号，就是你小子给我起的!”

李戴歪着脑袋想想:“非常有可能。”

高青天一皱眉:“李戴!不要火上浇油。黄老板，你也不要乱猜疑人。张冠，你以后少给人起点外号。”

张冠哭笑不得:“大人，到底您帮谁说话呀。我根本没给他起过

外号。我都不认识他!刚才那不过是灵机一动,顺嘴胡说。"

"我知道你是没给他起过外号,"高青天冷冷地看着张冠,"可是我呢,我们家夫人呢,你也没有起过吗?不要以为我是老糊涂!你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领导的眼睛更是雪亮的!"

李戴举双手赞成:"对,别说眼睛,连耳朵都是竖着的!"

高青天一瞪眼:"你以为本官是猫啊。"他还想再训李戴几句,忽然将话头打住,回头看看怔在那里的黄斌,"怎么回事,说着说着就改辙了?刚才我们不是在听黄老板汇报案情吗,怎么一下子扯那么远?"

"是,跑题都跑成习惯了。"张冠摇头叹息。

"这种风气可真是要不得。"李戴也郑重起来,"那什么,黄老板,你接着说你的。"

黄斌哭丧着脸:"我都忘了我说到哪儿了。"

张冠又管不住嘴巴了:"你就说人家都管你叫武——"

李戴津津有味地诱导:"武什么?"

"武什么,武松他哥!又想把我绕进去,真是低级趣味!"张冠狠狠搡了李戴一把。

黄斌自顾自说下去:"我听了那样一个外号,心里自然不会太舒服,我就想,还是让她回家呆着吧。挣钱固然重要,男人大丈夫的面子更不能丢啊。"

高青天表示赞同:"有理有理。"

"有什么理啊?我这一步就走错了!在我眼皮底下,我好歹还能看着点;把她扔在家里,可不就惹出祸事来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认识了隔壁一个卖茶叶蛋的!"黄斌心有余悸地答道。

"男的?"大家也紧张起来。

"女的!"

"女的你担心什么呀。"张冠觉得这黄老板脑子是有点毛病,"两个女人在一起,最多没事嚼嚼舌头传传闲话,那也只会败

坏社会风气，不会危及你的家庭幸福哪。”

“错，错，错！”

“怎么就会‘错，错，错’呢？”

“那个卖茶叶蛋的，你们知道她姓什么吗，她姓王！”

“姓王又怎么样？”

黄斌忧形于色：“她姓王又是个寡妇，那不明摆着是一个王婆嘛！”

“啊，你，你也太多心了吧。”

“不是我多心，您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个子矮，我长得丑，我的外号是‘武大郎’，我老婆年青又漂亮，现在整天闲在家里，又认识一个王婆，王婆还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这一桩桩一件件，明摆着是要走向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您说的是——”

黄斌一字一顿：“潘金莲谋杀亲夫，武大郎呜呼哀哉！《水浒传》的评书你们总听过吧，我明摆着就是悲剧的重演哪！”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互相看看，都摇摇头：“不至于吧？”

“你们哪！”黄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大家，“刀不割到自己身上，怎么会知道疼啊？告诉你们，我这些天是提心吊胆，吃不香睡不着啊！”

高青天耐心劝解：“你呀，黄老板，我看你就是想得太多，心事太重。俗话说得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什么事情都是不想没有，越想越有。”

黄斌愣了一会儿：“你们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

“是吧？你明白就好。”

黄斌忽然变得痛心疾首：“可是历史上的武大郎就是听信了你们这几分道理，放松警惕性，让坏人钻了空子，闹得自己命丧黄泉！”

高青天等人都被吓住了。李戴压低声音：“大人，咱还是别劝了，回头人家把咱们当成帮凶，也给告了。”

张冠也是这意思:“就是。问问情况,赶紧把他打发走吧。”

“那么黄老板,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要告谁呀?”

“我要告我老婆黄陈氏图谋通奸,图谋私奔,图谋毒害亲夫,图谋毁尸灭迹!”

高青天苦笑:“你这一连串的图谋,自己说着不牙碜啊?”

“什么意思?”

“你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设想,毫无事实根据,本官不能批准立案!非常抱歉。”

黄斌急得脸红脖子粗:“大人,怎么是没有事实根据呀?我的案子还没有讲完,这一两天发生的事情您还不知道,您,还有你们两位,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觉得这桩谋害亲夫案已是铁证如山!”

“喔,原来还有新情况,这倒是本官失察,得罪得罪。你只管讲来,我们洗耳恭听。”

“记着讲得简略点。”

“只讲事实,推理判断那是我们的事。”

“我知道我知道。昨天中午,我从家里吃完饭出来,去烧饼店照料生意,谁知走到第四个路口,脑袋一晕眼前一黑,我就栽倒在地!”

“那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就想,莫非我已经被老婆暗算,身中剧毒,后来一想,不对呀,书上说武大郎先要回家捉奸,中了奸夫西门庆的一记窝心脚,然后病卧在床,才被潘金莲和王婆灌进砒霜,一命归西!——这些过程这些情节总不应该一带而过吧?”

张冠朝李戴挤挤眼睛:“他可真能胡琢磨。”

“你就这么思前想后,一直在街上躺着?”

“没有啊,毕竟这世上还有好心人嘛。我被一位老板发现,他与我虽然非亲非故,却是分外热心,将我搀扶到他的店铺之中,细心照料。”

高青天高兴起来:“好,好,看来本县的社会风气确实是一天比

一天好啊。”

“大人，我们可是都在起模范带头作用。”

“更不用说大人领导有方。”

“呵呵，马屁下班后再拍，现在好好听当事人陈述。”

“那位老板略通医术，为我诊脉，发现是中暑后的反应。”

“我就知道你是错怪了尊夫人。”

“然后那老板从自己的药铺子里抓了几味清凉解毒的中药，为我煎好，伺候我服下，又派伙计到我家中，把我老婆找来，让她在一旁照料。到了黄昏时分，我觉得有些力气，就坐了起来。又多亏那位老板叫了马车，将我们夫妇送回家中。”

高青天点头：“这人好生细心，好生周到。”

“那你也真该谢谢人家。”

“起码请人家吃顿饭。”

“是啊，我请了，就是今天中午，我在家中设了便宴，邀请左右邻居作陪，预备好好答谢这位救命恩人。”黄斌心神恍惚地回忆道，“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之后，我一斜眼，才发现那个王寡妇就坐在我家娘子身边，我心中一紧，我想我糊涂啊，我怎么把她都给请来了?!”

“既然是请左右邻居，那么她自然也在其中嘛，没什么关系的。”

“你说没关系?”

“是啊。”

“可是我一回头，又看见我的救命恩人钱老板正在和她挥手打招呼!”

“咱位古今县就这么大地方，这么多人，他和王寡妇认识又何足为奇?”

“你也觉得没关系?”

“是啊。”

黄斌长叹一声：“可是钱老板随后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肩膀，说

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当场昏过去！"

"他说什么？"

"他说大家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以后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尽管来找我，你来你家娘子来都行，我是一定帮忙。谁叫我开的是生药铺子呢？生药铺子！"

"生药铺子怎么了？"

"你们听没听过评书啊？！"黄斌气急败坏，"那个西门庆是干什么的？开生药铺子的嘛！我怎么这么命苦，在什么地方晕倒不好，偏偏一头撞到他的圈套里了！我还请他来吃饭，这不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嘛！"

高青天三人面面相觑。

黄斌抽抽搭搭："当时我就吓哭了，一哭，他们还都过来安慰我。我透过迷离的泪眼，一看！——潘金莲，王婆，西门庆，一个不少，都在我眼前，哎哟妈呀，这个犯罪班子算是凑齐了！"

"然后呢？"

黄斌惨笑："还要什么然后，然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出跑，一头撞到您这大堂上，我要报案，我要起诉，我要寻求人身保护啊！"

"黄老板，你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你的推理和指控——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需要证据，而你说的这些指控，最最缺乏的就是证据。"

"那您就不帮我作主了，我的青天大老爷？"黄斌欲哭无泪，"哎呀，哎呀，老天爷啊，你怎么不开眼啊，我好绝望我好失落啊！"

"绝望我倒还能理解，虽然觉得没必要。可你失落什么呀？"

"大人，您说说，潘金莲，王婆，西门庆，他们这群恶势力是一个不少，怎么我就没有一个兄弟，打过猛虎当过都头，能来帮帮我啊！"

张冠拍拍李戴："这就叫时代呼唤武松，人民呼唤武松，武大郎也呼唤武松。"

“那你干脆和他拜个把子，当他的兄弟，这时候不就可以挺身而出?”

“呸，你怎么不去啊。”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端正办公态度，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当事人的痛苦之上!黄老板，你报案之后，还想做什么呢?”

“我当然是想请您下令，把他们三个绳捆索绑，关入大牢，没有我黄某人的同意，不得探视，不得减刑，不得交保释放，不得监外就医!”

“你想得倒是挺周密的。不过，我们做不到啊。”高青天耸耸肩膀。

张冠凑过来，拉起黄斌的手:“我们最多也就是耐心等待，等你万一不幸死于非命，我们自然会伸张正义，缉拿真凶，为你报仇，让你在九泉之下死得瞑目一些!”

黄斌悲愤难抑:“那在我生前，你们就不能再多做点什么?”

张冠扳起指头数着:“关注你的日常生活，维护你的心理健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李戴表现得十分热心:“你那边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觉得可疑的，都可以来向我们报告嘛。”

“你们……你们就这么打发我走?”

高青天的耐心真是惊人:“黄老板，那你还要我们做什么?”

“我就问一句，列位，要是你们遇上我这种事，陷入我这么刀光剑影朝不保夕的境地，你们怎么办?”

李戴答道:“我们该吃就吃，该睡就睡。”

高青天不同意:“我们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工作上，争取多为群众做点实事。”

“尤其重要的是，决不把自己的推断四处传扬，免得被人家听到，狗急跳墙，索性加快了犯罪的步伐。”张冠这句话最是立竿见影，黄斌惊恐地望着他，缓缓抬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黄斌已经走了，高青天三人还在热烈讨论。

"依你们二位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李戴如以往一样乐观:"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依我看，这位黄老板回去静下心想想，就会明白自己有多糊涂了。没事，肯定没事。"

张冠当然要唱反调:"胡说。天大地大，唯情为大。正因为大家都是有感情的人，才有可能做出各种钻牛角尖的傻事。依我看，这位黄老板的疑心病必然是越来越重，直至有一天，不能自拔，服毒自尽，遗恨人间。"

"你呀，越说越离谱。"

"你呀，从来没准谱。"

高青天敲敲桌子:"好了，不管怎么样，人命关天，不可掉以轻心。我们不能错抓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这样吧，从今天起，你们轮流监视烧饼店和黄家，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您又让我们加班!"张冠李戴又被逼成统一战线了。

"大人，大人!大人，您在哪里呀?"

高青天匆匆从后宅赶来，见黄斌在大堂里捶胸顿足，不免吃了一惊:"你来找我?"

"不找您找谁?您怎么才出来，我嗓子都快喊哑了!"

"不好意思，本官刚才在午睡。"

黄斌闻听此言，默不作声，眼圈竟渐渐红了。

"黄老板，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没怎么。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啊——他人即地狱，人心隔肚皮。我这里简直是危在旦夕生死未卜，您看您还睡得着觉!让我说什么好，让我说什么好!"

高青天本是个面软心善之人，听黄老板这么一说，登时觉得真是自己不好，从心里往外感到惭愧:"那什么，黄老板，你也别生气，是本官不好。从今往后，本官不睡午觉了。"

“从今往后?哼哼,从今往后?我黄斌已经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你还跟我说什么从今往后?!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成心催我泪下吗?”说着,黄斌真的吧嗒吧嗒掉了眼泪。

高青天汗都出来了:“黄老板,你不要这么悲观,到底出什么事了?”

“出了事我还能站在这里吗?”

“喔,没出事?”

“没出事我找你干什么?”

高青天真懵了。

黄斌表情渐渐阴郁,最后低低地说了四个字:“要出事了!”

李戴正从外面进来,见此情景,就想蹑手蹑脚走开。

高青天一眼瞥见,岂肯容他躲清静,连忙喊道:“李戴,你来得正好!快搬把椅子,让黄老板坐下说话。”

李戴满心不情愿地搬了把椅子过来,自己一旁着着,随时准备开溜。

“谢谢。”黄斌一屁股坐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我老婆已经开始给我煎药了!”

“啊,为什么?”

“那,那还用说嘛。总不会是为了给我美容吧?”

“美容?给你?”李戴正欲开怀大笑,又被高青天瞪一眼,只好强自忍住,把脸憋得通红。

“上次从这里回家,我凡事就多留了个心眼,凡是她做的饭,我都尽量不吃,免得给她谋杀亲夫的机会。”

“那你自己会做饭吗?”

“我不会啊。”

“那你到外面馆子里吃?”

“怎么可能,质次价高,我不是送上门去挨宰吗?”

“那你怎么吃饭,总不能一直饿着吧?”

黄斌叹了口气:“我就吃自己卖剩的烧饼,早饭四个,午饭六

个，晚饭八个!结果吃了不到十天，我是闻到烧饼味就吐，看见烧饼筐就恶心!”

“那这也不是办法呀。”

“是啊，我只好冒险去吃老婆做的饭菜。吃可是吃，我从别人家要了一只大花猫，每顿饭都让它先尝。”

李戴深表佩服:“真聪明，它吃完了你再吃。”

黄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怎么能那么糊涂?它吃完了我吃，万一人家下的是慢性毒药呢?所以我都是等上四五个时辰再吃。这下可好，早饭变午饭，午饭变晚饭，会不会中毒我不知道，反正胃溃疡是跑不掉啦!”

“你呀，这是何苦呢?!”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结果我老婆眼见我百般提防，就开始跟我玩真的。这几天，一直逼我喝药!说是治疗我的更年期厌食症，可我一问，那药都是从那家生药铺子抓来的!”

“你喝了吗?”

“我当然没喝，我又不傻!”

张冠边走进来边接话:“其实你没喝才傻呢。”

“对了张冠，这几天你在黄老板家监视，有何成果?”

“大人，黄夫人熬的药，我已经找人鉴定过了，除了开胃进补，没有任何副作用。黄老板，你冤枉尊夫人了。”

“你看看，黄老板，我就知道你是疑心病太重。”

“你们知道什么?!”黄斌暴跳如雷，“昨天晚上，我让那只大花猫喝了半碗汤药，今天中午它就死了，而且是七窍流血而死!!”

“有这件事?”高青天惊道，“张冠，你怎么如此疏忽!”

张冠不慌不忙:“我已经解剖了尸体，那只猫的死因的确是那碗汤药。”

黄斌激动得两腿发抖:“我，我说得没错吧。赶紧抓她，还有那个钱老板，咱们马上动身，我带路，带上武器，他们很有可能拒捕!”

张冠乐呵呵地拦住他:“你先等等，凭什么抓人家?”

“你不是说——”

“我是说，那碗汤药里加了太多的补药，人吃了还可以，区区一只猫就消受不起了!”

“原来是这样。那我又是错怪她了?”

大家平静地看着他:“你自己说呢?”

张冠匆匆进来，李戴和高青天正在读一份状纸。

“你们果然在这儿!快走，快走，到后宅去避一避!”

“怎么，那个姓黄的又来了?”

“可不是嘛，我看见他往这边来，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就赶紧过来报信，走走走。”

“不行，这样消极逃避，不是办法。”高青天皱紧眉头。

“可这几天他天天来报案，一报就是两个时辰，咱们的工作全给他耽误了!”

“所以，我要好好和他谈一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她老婆不动手，我们也要动手了。”张冠沉吟道。

“不许胡说。”

黄斌进来，好像一只风干的昆虫标本，形容憔悴瘦骨嶙峋中又带着几分晦气。

“完了，全完了。生存还是毁灭，生存还是毁灭……”

“黄老板，你怎么又来了?昨天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的办公时间极为宝贵，你看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一直在自力更生地解决问题，可是，可是事情越来越危急啊。你们也知道，为了逃出那个西门庆的魔爪，我把家从城南搬到城北，把烧饼铺子的生意也关了。可我还是心慌，还是心慌!”

张冠不耐烦地走过来:“你昨天不是说要回去休妻，争取一了

百了嘛。"

"问题就在于我老婆她不想离开我呀。她哭天抹泪的，就说她喜欢我，觉得我对她好，非要与我天长地久，白头到老！"

高青天尝试着再一次推心置腹："那你就一点不动感情，你就还忍心用这些无端的猜忌来折磨她，伤害她？"

"是啊，黄老板，你总该心软了吧。"

"我是心软了，我当然心软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歉，说我以后一定不再瞎疑心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我傻了！又是那个西门庆！"

"你是说生药铺子的钱老板？"

"不错。而且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你们猜是谁？"

"甭卖关子了，后面是那个王婆，对不对？"

黄斌打量着他："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看见了？"

"我看见你这副德性，也就能猜出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哼，嘴上自然是说得好听。那个西门庆说我们忽然搬了家，让他好生挂念，他刚刚找到了一份家传秘方，专治我这个厌食症。因为我的铺子关了，与我联系不上，所以特意找到那个王婆，让她领路，来我家送药方！"

"听听，人家多热心啊。"

"这个西门庆还明目张胆地对我老婆说，只须这一副药，黄老板的病就全好了！说完了，他笑，王婆笑，我老婆也在笑！我的冷汗，'唰'的一下，就都下来了！"

"你当场流露出什么？"

"没有啊，我不动声色将他们送走，最后我就听见那个王婆对我老婆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赶紧吃吧！"黄斌胜利看着大家。

"那是让她督促你吃药。"

"什么吃药，我看就是吃人!"

高青天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大年纪，不要乱说话!"

黄斌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根本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半夜里，我横竖睡不着，就拿起那张药方看了半夜!看着看着，我终于看出来了!他妈的，我终于看出来了!"

"你看出什么来了?"高青天为他的气势所震慑，轻轻问道。

"我终于看出来了，原来字里行间都是四个小字——'谋杀亲夫!'，'谋杀亲夫'，'谋杀亲夫'!!!"

张冠李戴和高青天目瞪口呆地看着黄斌，黄斌的脸上表情极端丰富，眼中还冒出奇异的光。

黄斌已经走了，张冠和高青天在堂上踱来踱去，心神不定。

李戴气喘吁吁地跑上堂来。

高青天一边拉住他:"怎么样?"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那个黄老板出了县衙，神情恍惚，直奔药铺，足足买了一斤砒霜，就往家中走去。我不敢打草惊蛇，一直看他烧了开水，倒进砒霜，端起茶壶，进了卧室，正要哄他老婆喝下!"

"那你还不动手?再晚就来不及了!"

"是啊，我大吼一声，人赃俱获，凶犯黄斌谋杀未遂，我已将他绑在堂外，听候大人发落!"

黄斌的声音从外面依稀传来:"你们为什么抓我，我是正当防卫，我是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啊!"

高青天一声长叹:"唉，他这是何苦啊?!!!"

第十一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和磨合，张冠李戴的交情又深了一步。已婚男人与单身汉之间的敌意也渐渐消解。总而言之，县衙办公室里此刻的气氛绝对可以说是安定团结加融洽了。

“老张，来，我给你续点水。”

“哎，不敢当不敢当。”

“客气什么。”

“老李，你也泡点茶，我这儿有茶叶。”

“不用不用。”

“泡上泡上。”

“来，抬抬脚。”

“哎呀，你看你，今天该我扫地嘛。”

“没关系没关系，谁扫不一样。”

“那等会儿我去擦桌子。”

“说真的，以后你没事就来我们家里坐坐嘛。我老婆也说了，想找机会帮你撮合一门亲事呢。”

张冠深表感动：“你们两口子对我可真是不错。”

“咳，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哎，对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答应。”

“你说，你说。”张冠诚恳地催促着。

“我们是不是拜一个把子，结一个金兰兄弟，以后公事私事也都有个照应?”

张冠惊愕地望着李戴。

李戴心虚地站起来:“怎么了,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个想法比较过时,比较老土?”

张冠冲过来,拉起李戴双手:“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我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这么说,你同意了?”

“同意!当然同意!赶早不赶晚,我们今晚就去你家结拜!就不知道大嫂她——”

“实话告诉你,这个主意就是她出的!”

“那还有什么话说!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了!”

“对,以后我们哥儿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张冠李戴心潮澎湃地拥抱在一起。

“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啊,纯粹是蒙傻子!”

窗外飞来这么一句,弄得张冠李戴都愣在那里。

不多时,高高矮矮三条汉子,拉拉扯扯进了办公室。

中间的汉子继续自己刚才的话头:“说什么都没用,今天我一定要来个了断!”说着说着,他哽咽了。

左边的瘦子拉住他一条胳膊:“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不要这么冲动嘛。”

右边的胖子拉住他另一条胳膊:“是啊,义气为重。为人在世,义气为重嘛。”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留意到张冠李戴的存在,径自来到办公桌边。张冠李戴完全摸不着头脑,就在一旁傻看着。

“劳驾劳驾,让一让。”瘦子眼睛都没看李戴,就将他轻轻推开,抽出他的椅子,扶那汉子坐下。

胖子眼睛也没看张冠:“是啊,是啊,没有什么好看的啦,走吧,走吧,兄弟间的家事,没什么好看的啦。”说着,他将张冠刚泡好的茶杯端到汉子面前,“大哥,喝茶,喝茶,消消气。”

张冠和李戴渐渐反应过来,看着这三个不速之客在自说自话。

中间的汉子尝了一口茶,更是悲愤:“这茶根本没有泡开!”

瘦子马上附和:"一看就没有泡开。"

胖子很不高兴地指着张冠:"哎,你这茶怎么没有泡开呀?"

张冠没有作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胖子这才觉察出自己这一伙人的唐突,开始往脸上堆笑。

瘦子和汉子也逐渐意识到了,开始强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张冠还很友好:"坐啊,坐啊。"

李戴也一再谦让:"是啊,别客气呀。"

突然,两个人同时瞪着眼睛:"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这当什么地方?"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刚才多有得罪。"

"就是就是,多有得罪。"

"你们三个,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汉子想起来又要哭:"我们是来打官司的!"

"打什么官司?"

瘦子过来解释:"二位火眼金睛,一定看得出来,我们本是八拜结交的好兄弟——"

胖子附和着:"是啊,平时彼此很默契的。可是我们这位大哥,他突然要——"

"你们不要再花言巧语,我,我要和他们绝交!"

张冠李戴大惑不解:"为这点事也值得打官司?"

"要绝交还不容易,你们自己就能做到嘛!"

"你们二位啊,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我告诉你们说,我——"汉子急得说不出整话。

"行了,行了,堂上说去。"

"张冠李戴,我看你们二人喜上眉梢,春风满面,不知有何喜事?"高青天笑咪咪问道。

"回大人,我们确有喜事。"

"而且是天大的喜事呢!"

“等判完了这场官司，我们请大人喝酒。”

“咱们边喝边聊。”

高青天含笑：“好，好，我等着。”他收拢心神，往堂下看去，“你们三个谁是原告，姓甚名谁？”

汉子上前一步：“我姓刘，叫刘大为。”

“被告呢，剩下这两个，你们谁是被告啊？”

胖子和瘦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嘟嘟囔囔的，都没有搭话。

“哎，大人问你们话呢，谁是被告？”

胖子和瘦子互相指着对方：“当然是他喽！”

李戴又好气又好笑：“人家是被告，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胖子和瘦子又是异口同声：“我们就是来帮大哥打官司的！”

“谁敢欺负我们大哥，我们就和他拼了！”

“对，人生在世，义气为重！”

张冠李戴还没怎么样，堂上的大人已经听得暗自心许——

“看你们这个样子，倒真像是义薄云天的汉子。”

刘大为悲愤起来：“大人，您可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啊。我要告的，就是他们两个！”

高青天蓦然郑重起来：“原来如此！其实本官早就看出来了！一胖一瘦，都不是好东西！你们两个既是被告，速速报上名来！”

胖子撅着嘴：“我姓张，张一笑。”

瘦子抱抱拳：“我姓关，关小三。”

“刘大为，你要告他们什么呀？”

“我告他们厚颜无耻，敲骨吸髓，死缠烂打，强行结拜，吃白食吃得是天昏地暗，如鱼得水！”

“竟有这样的事情！待本官细细问来。刘大为，你和他们两个是把兄弟？”

“是。”

“结拜多久了？”

“一年有余。”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既然结拜了一年有余,为什么你今天才来告他们?"

刘大为痛苦地揪着头发:"所以说我是真糊涂啊!"

"刘大为,不要急,你且将一切从头讲来。如果确有冤情,本官一定为你作主!张冠,搬把椅子。"

刘大为坐下,稳定一下情绪:"大人,事情要从一年前,一个秋天的正午说起。那天我刚谈完一笔买卖,就到街上走走,散散心。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我顺手买了一串糖葫芦——"

"买糖葫芦又怎么了?"

刘大为指着关张二人:"我就吸引了他们两个人的注意力,从此在劫难逃!"

张一笑感慨道:"我们大哥说到这儿,我想补充两句,我们兄弟三个认识那一天,太巧了,真是太巧了!是不是,小三?"

"那当然!不能用别的来解释,只能说是缘分。"

"对,缘分!那时候,我和小三两个在茶楼呆坐,什么点心都没要,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同时也承受着茶房们集体的冷眼以及无声的侮辱——"

张冠低声向大人介绍:"本县茶楼有规矩,早上茶水是免费的,要什么点心才算钱。"

张一笑还在绘声绘色:"忽然之间,我们看到对面街上有一串糖葫芦,那糖葫芦看上去真是颗颗饱绽,粒粒香甜,油光闪烁,吃一串可以撑半年哪!"

关小三偷偷踩了张一笑一脚:"然而那区区一串糖葫芦算得了什么,更让我们哥儿俩惊诧的是——那个手持糖葫芦的壮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如悬胆,目如朗星,双手过膝,大耳垂肩——"

李戴乐出声来:"这不是猪八戒嘛!"

"这儿有猪八戒什么事啊?"关小三不满地看了李戴一眼,"我们是想起了另外一位古人!"

高青天试探道:"刘备刘玄德?"

张一笑和关小三齐挑大拇指:“聪明!智慧!渊博极了!”

高青天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以大人的头脑,当一个七品县令实在是屈才了!”

“跟我们结拜,做个老四好不好?”

“是啊,肯定会有发展的!”

高青天愠怒:“你们又把话扯远了。刘大为,你接着说!”

“这两个家伙就来到我面前,看看我,又看看糖葫芦,看看糖葫芦,又看看我,弄得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发毛!然后,这个张一笑就指着糖葫芦对关小三说,兄弟,这不就是糖葫芦吗?那个关小三就擦擦眼睛,哽咽着说不知道还像不像当初一样甜了。”

“然后我们大哥就问我什么意思?”

“这家伙呢,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的朋友已经丧失了二十多年的味觉,今天早上刚刚治好,很想尝尝我的糖葫芦。那我还有什么好说,就把糖葫芦递给他们了嘛。”

“一战告捷,证明大家确实有缘。我们再接再励,由我们大哥作东,几天之内遍尝五味。确切地说,就是苏帮菜,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广东菜。”

关小三郑重声明:“至此,我的味觉已经全部恢复了。”

“每次他们都抢着作东,抢不着又张罗着第二天要还席,”刘大为不堪回首,“可是半个月下来,他们一顿饭没请过我,可我们三个把本县的酒楼已经吃了一遍了!”

“本官有一事不明,既然他们抢着作东,又怎么会全由你付帐呢?这于理不通啊。”

“您听我说啊。每次吃饱喝足,叫伙计上来结帐,这两位,这个肯定要去上茅房。”

张一笑耸耸肩膀:“那没办法,我这个从小就是老实人——直肠直肚,存不住东西。”

“那不还剩一个吗?”

“剩下这个就更可气,他漱上口了!早不漱晚不漱,单等伙计一

报价钱，他就含上一口水了!嘴里呜里呜噜的，开始掏荷包，掏出荷包他也不拿钱，就冲着我连摆手跺脚带瞪眼。”

关小三媚笑:“我那意思是您等等，这个帐我来付。”

刘大为指着他的鼻子:“可你比划了半天，那口水从来不吐，那个荷包从来不打开!大人，什么时候我把帐结了，他把水一吐，倒跟我急了!”他学着关小三的口吻，“大哥，这可是你不对了!明明说好了我付帐，你急的是什么呢?不给你老兄弟面子，是不是?好，就冲你这种表现——”

“怎么着?”

“明天再罚你请一顿!您说说，他又饶上一顿!”

高青天和两位班头都听得义愤填膺。

“更可气的是洗澡!”刘大为的苦水看来还多。

“洗澡又怎么了?”

“以前他们讲不讲卫生我不知道，自打和我认识了，人家是每天早上都要去泡澡!我们一起泡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两个就从来没有付过帐!”

“那他们用的又是什么法子呢?”其实此刻的高青天已经听得津津有味，完全忘掉了司法人员的基本原则——“审讯中不要玩味犯罪过程。”

“这两位仁兄，是进门就脱，脱得奇快无比。脱了就洗，不但洗，而且是全活，剃头搓澡捶背洗脚，高兴了还让伙计跑腿，叫点外卖。什么时候该出去吃午饭了，这两位的本事就来了!”

“什么本事?是不是他们抢先穿，穿完了跑出去，让你留下来付帐?”

李戴连连摇头:“大人，您这可就露怯了。在外面澡堂洗澡，谁先出去谁付钱。”

“为什么?”

“这也是没办法。人家问你收钱，你说后面那位给。人家问后面哪位呀，你说没穿衣服那位。人家一看，后面没穿衣服的有四十多位呢。”

高青天哈哈大笑:"有理有理,是本官迂腐了。刘大为,继续讲,他们的本事在哪里。"

"他们穿衣服穿得那个慢哪,一只袜子能穿半个时辰,边穿还边聊,好容易两个人聊好穿好,刚一站起来,又都坐下了。"

"怎么?"

"俩人袜子愣能穿错了!"

"好嘛!"

"各位想想,我早都三下五除二把衣裳穿好了。我怎么能站在那儿陪他们捂汗哪!我当然出去等了!我一出去,自然就把澡钱一块交了。"

"刘大为,你既然知道他们在揩你的油,为什么还和他们混在一起呀?"

"大人,人的认识也不是一下子提高起来的啊。现在我是都明白了,当时我可没觉出来呀。我老婆劝我不要老和他们混在一起,我还训她——你们这些女人,成天就会打小算盘,哪里知道我们男人之间的交情!"

关小三得意洋洋:"训得好,训得好——"

刘大为怒视他一眼。

关小三连忙改口:"——好像也不太好。"

张一笑把话头接过去:"不管怎么说吧,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觉得——刘大哥这个人,优点还是多的,缺点还是少的,银子还是多的,废话还是少的,所以,我们就选中他了!"

"其实吧,我们手头的目标也不是只有刘大哥一个。不客气地说,在座的二位班头,也都名列前茅。"

关小三此言既出,张冠李戴面面相觑,不寒而栗。

"不过呢,我们很快排除了张班头。"

张冠长出一口气:"为什么?"

"我们调查了您的财务状况,似乎人不敷出的情况居多,在理论上讲没有什么潜力可挖。况且,您头脑灵活,又是单身,我们不

排除会出现吃白食者反被白吃的尴尬局面。”

张冠笑得十分自豪:“算你们有眼力。”

完全是下意识在作怪,李戴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张冠不笑了。

“至于李班头您呢,家里倒是还有点油水,我们哥儿俩也比较动心。不过。通过对左邻右舍的走访和一段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认识到什么?”

“您们两口子,鼻盘打得太精。一分招待一分情,谁被招待谁欠情。我们要是跟您泡在一起,虽然能白吃白喝几次,可是总有一天您会把一份帐单摔到我们脸上。”

“呵呵,你们明白就好。”

听了李戴的笑声,张冠也暗暗在擦冷汗。

高青天忍了半天,再也忍不住,突然一拍惊堂木:“大胆刁民,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就是不提本官的名字,难道本官就是没有白食可吃的穷光蛋吗?”

张一笑关小三急急摇头:“当然不是!”

“那是因为本官算盘打得太精吗?”

“当然——也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刘大为小心地打量着高青天:“大人,我可是越听越糊涂了。您动这么大肝火,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吃您的白食?”

“胡说!谁还盼着别人来吃他的白食?本官又不是傻子!”

“那您生什么气啊?”

“我生气,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来吃我的白食!”高青天加重语气,“当然他们要是真的来吃,本官也不会答应;可是连名单里都不列上我,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喔,是因为这个呀!其实,大人的名字如春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们哪里会不把您放在心上呢,我们怎么会不想吃您的白食呢?

可是，想吃您白食的人太多了，一眼望不到边，我们是怎么排也排不上啊!”张一笑作愁眉苦脸状。

“你们说的可是实情?”高青天嘴角已露出微笑。

“您想想，全城的老百姓见了您，都喊什么?”

“喊我父母官啊。”

“这不就对了!”关小三愈加雄辩，“大家凭什么喊您父母官?有父母就有儿女，儿女生来就在吃父母的白食，对不对?所以，大家喊您父母官，就是下定决心吃您的白食!您的白食不是没人吃，正相反，实在是太抢手了!”

高青天心里熨帖之极:“这两个混蛋，虽然全无人格，却是很会说话。”

“一位大哲学家说过——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关小三瞟一眼刘大为，“人们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

刘大为心中自是苦涩:“所以我这匹夺魁呼声并不高的黑马，就此脱颖而出!”

“不过说实在的，就算再有什么老板，什么财主，我们哥儿俩还都愿意和您在一起。”

“为什么呢?”刘大为瞪着张一笑。

“咦?我姓张，他姓关，而您，您姓刘，合在一起正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嘛!”

“就是啊，”关小三一拍巴掌，“所谓无巧不成书，有巧必成书!这么强劲的组合，这么精彩的创意，我们若不结拜，对各方面都无法交代嘛。”

“结拜容易，吃白食也容易，可是能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一段佳话，只有和刘大为刘大哥在一起才能办到!”

刘大为自怨自艾:“唉，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姓什么不好偏姓刘!”

“刘大为，你们结拜之后，又怎么样?”

“唉，还用说嘛，他们索性连饭馆都用不着跑了，每天就在我

家中一坐，开出菜单，让家人到外面订，天长日久的，您说我老婆她能愿意吗？”

“其实啊，大嫂的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可是话说回来了，想当初，关老爷在刘皇叔家里吃了多少年的闲饭哪？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还不是靠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才保两位皇嫂一路平安，夫妻团聚吗？”

“呸！你们和关老爷能比吗?!关老爷能保人家夫妻团聚，吃点闲饭也没什么。可你们呢，我老婆头天晚上气得跑回娘家，你们第二天早起就把铺盖扛过来了。”

“我们那是怕这么大一个家，您一个人照顾不到。”

“是啊，树上的果子熟了，没人摘怎么办？鸡蛋生了一窝又一窝，没人捡怎么办？我们要替您分忧啊。”

“你们倒是挺能分忧的。过半个月我老婆被我接回来，一进门她就快哭出来了。”

高青天一阵紧张：“怎么回事？这两个家伙把你家怎么了？”

“果树！果树全给砍了。”

“大哥，我们不是跟您说了嘛，树多了挡阳光也坏风水。”

“那你怎么都给拉到城里劈柴铺了呢？”

“我是怕留在那儿碍事，再说不还是能换俩钱花嘛。”

刘大为欲哭无泪：“那可是我们家太爷爷亲手种下的果树，就叫你们当劈材给卖了，我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啊！”

“我们那还不是为您着想？”

“无耻之言！你们又怎么是为他着想呢？”

“我们是怕大哥他一见这卖树的银两，就会想起种树的先人——我们共同的太爷爷！”

“是啊，睹物思亲，人之常情啊。万一您要是想念我们共同的太爷爷，再把身子搞坏了，我们哥俩心里可怎么过意得去啊？”

“所以我们两个一商量，也别惊动您，时不我待，当机立断，人不知鬼不觉，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就把这点银子给花了！”

刘大为冷笑:“那我问你,我们家养了那么多的老母鸡,你们怎么也都给吃光了?它们碍着你们什么了?”

“大哥,这个事情就更怪不得我们了。大哥您不是有点谢顶吗?”

“你们提这个做什么?”刘大为有点狼狈。

“我们托尽朋友费尽口舌找到一个秘方,就是用老母鸡熬汤,每日早起不洗脸不刷牙,端过就喝,喝汤时务必要出声,直到喝完为止——如此坚持半个月,自然见效。”

“那也应该是我喝而不是你们喝嘛!”

“我们拿到这个秘方,也不知是真是假呀,怎敢在我们最最亲爱的大哥身上,做如此心中无数的试验呢?唯一可取唯一负责唯一说得过去的办法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刘大为不怒反笑:“应该是我不喝鸡汤,谁喝鸡汤!”

“意思是一样的。为了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我们各自拔去了自己的满头乌发。”

“众所周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可是,为了我们最最亲爱的大哥,我们只好对不起父母了!”

高青天翻来覆去打量着这两个人的头发:“本官眼神虽不甚好,可是看上去你们好像是并没有——”

张一笑早有准备:““经过半个月的疗程,也就是刘府最后一只母鸡都被我们吃光之际,我们的试验终于成功,我们又是满头乌发了!”

说着,两个人戏剧化地打开包巾,露出发髻。

“行了行了,把头巾戴上,”高青天问刘大为,“刚才你讲到哪儿了?”

刘大为沮丧之极:“我怎么知道?从我一到大堂,他们哥儿俩一直在打岔。他们骗我的吃喝,诈我的钱财,现在又剥夺我发言权!”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张一笑,关小三,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不许胡乱插嘴!刘大为,接着讲,你刚才讲到——”

张冠记性不错:“他老婆一进门就快哭了!”

“什么快哭了,当场就哭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算彻彻底底看清这两个人的真面目了,我就对天发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检点交游,正人正己。我老婆也说了,你那两个把兄弟,在这里白住可以,我也知道你一时拉不下脸来赶他们走。可是我们管住不管吃,他们的一日三餐,自己解决!”

高青天欣慰地点点头:“那你们怎么办,认输了吧?”

“当然没有!”关小三气壮如牛,“我们的对策呢,就是合三餐为一餐,各自寻找突破口!我选择了午饭,因为饭后有一些点心。”

“我选择了晚饭,因为晚饭通常更丰盛。”张一笑补充道。

“他们成功了?”高青天问刘大为。

刘大为悲愤地点点头:“他们两个都成功了!”

高青天愕然。

张冠李戴在旁边大发感慨:“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防什么都防不住这张口!”

刘大为又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第一天中午,家人上好饭菜,我们夫妻俩刚要举筷,我这位二弟,就不请自到了。我心里十分别扭,就说了一句——二弟,你吃过饭了吧?”

“问得好!”

“他说,吃是吃了一点,不过不是很多。我说,你要是吃过了正好,我们就不让你了。他说,让倒不必让,我只想尝尝今天的饭夹不夹生。我老婆一听不乐意,就多了一句嘴,说我亲手煮的饭怎么会夹生呢?他马上接了一句那我可得尝一尝。他自己盛了一碗饭,扒了没几口,就说大嫂,你这饭倒是不夹生,可是怎么没有咸淡滋味呢?我就也多了一句口,我说滋味在菜里,饭里怎么会有滋味呢?”

关小三笑嘻嘻道:“当时大哥这么一提醒,我就赶紧往碗里拨菜——哎呀,那顿饭还吃得不错!”

“中午饭被人骗上了,晚上你们总该提高警惕了吧?”

“我们够警惕的了，桌面上一双闲筷子一个空碗都没摆，心想这回总没事了吧，谁知我那三弟准时准点又到了。我当时可就有点冒火了，我就说三弟，不好意思，今天连菜带饭都做少了，刚够我和你嫂子的量，我们可就不让你了!”

“好!话说到这个份上，量他没脸再吃白食了!”

“哪里!他一听倒乐了，说大哥你怎么糊涂了，咱们俩什么交情?是桃园结义的交情啊!你不让我我就不吃了?开玩笑!我本来倒不想吃，可是冲你这句话，我非吃不可!他把我饭碗一端，他又吃上了!”

“真是令人发指!”

“这种市侩小人，必须严惩!”

“大人，您就说打他们多少板子吧?我和老张憋半天了!”

“五十起价，五十以下免谈!”

“慢来慢来。我们县是讲法治的，不能图自己一时痛快，滥施刑罚。”

刘大为尚存一线希望:“那如果依法来判，能判他们多少板子?”

“一板都不能判，因为他们没有触犯法律。”

李戴心急:“那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

“当然当然，就这样放了他们，本官也不甘心——有了!张冠，速将这两个混帐东西带下堂去，找一个写真高手，画下他们的标准像!李戴，你负责将这画像印上几百张，贴满古今县的大街小巷，下面写上四个字——白食大王!”

“好!”

“本官让他们的白食生意，从此断档，永难开张!而且我会通知邻近州城府县，大家共同提防!”

关小三张一笑都慌了手脚:“大人，那我们两个岂不是要活活饿死。”

“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他!”高青天一指刘大为，“只有他可以

不计前嫌，让你们打工活命！你们要用自己的无偿劳动，来挽回已经给刘大为先生造成的财产损失。”

张一笑反应奇快，马上拉住刘大为的衣袖：“大哥！”

关小三搡了他一把：“什么大哥！——老爷！刘老爷，您就收留了我们吧！”

“这——”刘大为真有点踌躇。

“你放心，他们如果故伎重演，本县随时为你撑腰出气！”

“那——谢谢大人！你们两个，还不随我回府！”

关小三张一笑乖乖地跟在后面。

张冠李戴一再叮嘱：“刘兄，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是啊，以后可不能再乱交朋友了。”

刘大为感慨万分：“多谢二位班头提醒，我想我刘某今生今世，都不会随便和人结拜了。”

刘大为一行三人走了，可他的最后一句话让张冠和李戴各怀心事，沉吟不语。

高青天兴致勃勃地问道：“对了，案子已经审完，你们不是说有一件天大的喜事要告诉我吧，还不快讲来听听？”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大人，其实，这个喜事也不能算大——”

“而且，也谈不上什么喜事——”

“甚至，简直算不上件事——”

“总的说来，就是没什么事。”

高青天糊涂了：“没什么事？”

张冠李戴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对，大人，没什么事！”

半个月后，白食案已经被县衙里众人议论了百八十遍，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生活却又在这个关头显示了它的丰富和曲折。

高青天午睡刚起，来到大堂上，发现张冠李戴气势汹汹站在

那里，另有两个男人脸冲墙站着，双手高举，双腿叉开，仿佛刚刚被搜过身。

“张冠，那边两个人是谁呀，怎么不让人家转过身来？”

“大人，我们怕您看了有气。”

高青天眉头一皱：“莫非还是——那两个混蛋？”

那两个男人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来，满脸堆笑。

“大人，敢情您还真记得我们啊。”

这两个人当然就是张一笑和关小三。

“你们还来干什么，莫非是觉得本官那天断得不公？”

“公，很公，非常公！”

“大人，我们是来控告本县居民刘大为，拒不执行您高大人的公正裁决，不许我们哥儿俩在他家打工，将我们逐出门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今天上午啊，有刘大为家左邻右舍四十多人可作旁证。”

“人家怎么说？”

“那群人当然是政策水平比较低的了，对我们哥儿俩也有不少的误解，所以一般就是鼓掌，喝彩，放鞭炮，扭秧歌，哎呀，总之是乌烟瘴气！”

“那我问你们，你们在刘家干这几天活，干得如何，有没有偷懒？”

关小三满腹委屈：“大人，怎么可能偷懒呢？不瞒您说，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在干活。”

张冠一语中的：“是干活的时候都在睡觉吧。”

“反正，反正意思差不多嘛。说出来您都不信，那一天，我光烧开水就烧了十二个时辰，多辛苦啊，简直不是人干的！”

“你烧了多少壶啊？”

“一壶。”

“一壶水你烧了十二个时辰?!”

“说是一壶水，其实——”

“其实顶两壶水?”

“其实还不到一壶。打水的时候我嫌满,又给泼出去一半。”

李戴恨得牙根痒:“瞧把他懒的!”

“本官不明白,就这半壶水,你能烧十二个时辰?”

“是啊,把壶放到灶上,我就出去逛街,逛完街回来吃饭,吃完饭睡觉,睡醒了我去看看那壶水——”

“怎么样?”

“就剩一壶盖了。”关小三窃笑。

“混帐!你还敢笑!”

“是啊,二哥,这就是您不对了,说着说着怎么能笑呢。大人,我可比他要严肃,我做事也不像他那么偷懒。那天他们让我刷碗,十个碗我砸了十二个。”

“怎么还多出两个碗?”

“那两个碗是干净的,可我怕下次轮到我刷,一鼓作气,我就都给他砸了。”

高青天一拍公案:“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哪里是打工,分别是在搞破坏!别说刘大为,任何人家都不容忍你们!”

“那您也得给我们找碗饭吃,总不能看着我们饿死吧。”

“是啊,野生动物大家都知道保护呢,像我们这么珍贵的大活人,你们还不划出一个自然保护区来供着?!”

张冠李戴厉声痛斥:“真不要脸!”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从小都是独生子女,家里比较重视,从来就没干过一手指头的活,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

“到现在让我们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吃多少饭,那不是胡闹吗?再说也违反客观规律啊。”

高青天哭笑不得:“可是我很好奇啊,你们就这样骗吃骗喝,吃白食磨洋工,你们就一点羞耻心自尊心都没有?”

关小三言辞恳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们也就是努力克服吧。”

“对，有时候挨损受气遭白眼，心里头也产生过动摇情绪，关小三就提出了‘白食到底能吃多久’的疑问，我的回答是——‘能吃多久，就吃多久’。”张一笑显示出不可救药的坚定。

高青天擦擦额头的汗：“我拿他们是没法办了，再好心的人家也不能容忍他们这么吃白食啊！”

“其实，大人，只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考虑一下。”沉默半天的张冠似乎有了主意。

“什么地方？”

“大牢啊！那里是白吃白住还不用干活，最适合他们了。”

高青天和李戴会意，三人哈哈大笑。

等他们笑声稍息，张一笑和关小三充满期待地凑了过来。

“那咱们就不要耽误功夫了。”

“快点走，还能赶上中午饭。”

高青天还没反应过来：“去哪儿呀？”

张一笑和关小三异口同声：“去坐牢啊！我们以前没想到，其实那里才是我们的家呀！”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相顾骇然。

第十二章

一个宽袍大袖的粗壮汉子大步流星地踏入大堂，大堂里空无一人。他哼了一声，抓起悬在空中的鼓槌，朝堂鼓不断擂去——

张冠李戴慌慌张张跑进来，看着大堂上的不速之客发愣。

“哎哟，是您老人家啊。您怎么想起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闲，我闲得慌！你们信不信？”

张冠继续陪笑：“我们不信。咱们古今县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哪？说书大师董奇谈，您一天要赶三个场子，两天要接受一次采访，您是本县娱乐界第一大红人哪！”

“奇怪，我的事情你们怎么都知道？”

“那是当然。所以您怎么会闲，您是忙得要死啊！”张冠一边贫嘴呱舌地敷衍着，一边快手快脚地搬来椅子，“大师您坐。”

董奇谈虽然习惯了吹捧，可还是露出了笑容，顺势坐下。

“李戴，倒茶呀。”李戴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此刻看了张冠一眼，并没有动。张冠白他一眼，自己跑了出去。

董奇谈未免怏怏：“怎么，李班头，看见我来你不太高兴？”

“哪里，挺高兴啊。刚才是您敲的鼓？”

“是啊。我——”

张冠端茶进来，殷勤地递给董奇谈。

“看来，你们心里还算有我老人家。”

“有，当然有。太有了！”

董奇谈骤然变得十分委屈：“那你们为什么不在大门口迎接我，害得我这么寂寞这么孤独地一步步自己走进来。你们不是不

知道，像我这样的名人，大名人，是很不习惯一个人做什么事的。我需要观众，需要掌声!”

张冠耐心附和着:“我们知道，我们也理解。所以虽然是短短几步路，可是没有笑脸迎着，大家陪着，您还是觉得没劲。”

“对，没劲，太没劲了。我就是喜欢成为中心，而且我也习惯成为中心了。突然把我晾在这儿，要我老人家亲自走进来，亲自拿起鼓槌，亲自击鼓——你们自己说，你们的工作失不失职?”

“失职，失职。下次您再来，我们一定会有改进。”

“下次，下次我也不来了!凭什么要打官司就得进衙门，我偏偏就要破除这个陈规陋俗!以后我要打官司，你们陪着你们大人来我家，咱们现场办公!”

李戴不冷不热地开口:“好，下次我们一定上门服务。不过您得说一声，这次您是为什么击鼓啊?”

“我先考考你们，我刚才总共击了多少下鼓?”

“哎哟，我们还真没听清楚。”

“我是先打七下，再打五下，再打三下，最后打了一下!”

“这里面还有讲究?”

董奇谈嗤笑:“这里面讲究大了!现在的年青人，什么老规矩都不懂了!”

“所以大家才喜欢听您说书嘛。您随便说上几句，大家能懂多少规矩长多少见识啊!”

董奇谈心里舒服起来:“那好，我就平易近人地给你们讲讲。先敲七下鼓啊，代表七个字，说的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再敲五下，说的是‘仁，义，礼，智，信’。再敲三下呢，说的是‘清，正，勤’。最后一个字，是‘升’，那就该升堂断案了。”

“喔，敢情是这样，您不说我们是死活不明白，您一说我们是马上就明白了!”

“哼哼，你们遇上我啊，就等着长见识吧。好了，时辰不早，我就先走一步了。”

李戴有点摸不着头脑:"先走一步?您就这么走了?"

"是啊,我那边还一堆事呢。"董奇谈一伸手,"拿来吧。"

这回连张冠都反应不过来了:"拿什么?"

董奇谈一瞪眼:"装什么傻,劳务费五十两啊!你们请我来说书,还能没打听过我的行价吗?我老人家日理万机,还抽时间过来给你们这些——哎,不对。"

张冠李戴互相看看:"好像是有点不对。"

"咱们还是弄明白了吧。"

董奇谈挠挠脑袋:"敢情我今天不是来走穴的。"

"您是来打官司告状的。"

"对,对,对!哈哈哈,成天走穴,成天拿钱,都有点习惯成自然了。"

"您那儿一习惯,差点把我们衙门的家底掏空了。"

"那我看就不要耽搁时间了,你们大人呢,赶紧把他叫出来,把我的状子给准了,该拿谁拿谁,该判谁判谁!"

"那您可还得等等。我们大人出去微服私访了,不到天黑是不会回来。您哪,有什么案子跟我们哥儿俩先说一声,算是报了案了。我们呢,要找个时间把当事人传讯到堂,您也来,大家当面对证,大人才好判案。"

"怎么这么麻烦?完全是形式主义!"

"这不是形式,这是规矩。衙门有衙门的规矩。您成天给我说书讲规矩,肯定也希望我们都按规矩办事吧。"李戴顶了一句。

"可我是名人!你们大人临走前没吩咐,对待名人态度要有所区别吧?"

李戴终于露出笑容:"吩咐了吩咐了。您看您不提醒我都给忘了。"

董奇谈也笑了:"我说你们大人不会那么粗心嘛。他怎么吩咐的?"

"我们大人吩咐了,要是有什么名人来打官司,就搬把椅子让人家坐着。要是普通人打官司——"

"怎么样啊?"

“也搬把椅子让人家坐着。”

董奇谈发急:“那不是一点区别都没有吧?”

“谁说没有啊。名人来了，杯子盘子碗都看好了，免得日后对不上数。”

董奇谈坐不住了:“你们大人对我们名人，怎么那么多成见啊。要知道我可不是一般的名人，我还是一个打官司的高手，常胜将军。”

张冠站出来证实:“对，对，打我们哥儿俩在这儿当差，您没事就过来打几个官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输过。”

“您第一次来打官司，我们看您也就像个一般人。谁知道，打着打着，您也就成名人了。”

董奇谈得意之极:“其实我发现啊，当上了名人，官司就更容易打啦。”

“为什么?”

“现在也只有我们名人才有这么多闲工夫，一个官司连一个官司。普通老百姓都要做工啊。要养家啊，谁耗得起这么多时间奉陪啊。”

“一点没错.那您这回又是瞅谁不顺眼啊?”

董奇谈恶狠狠地嚷道:“一个臭说书的!”

张冠和李戴吓了一跳:“谁这么大胆，敢这么诽谤您?”

“什么诽谤我，你搞搞清楚!我要告一个人，他是一个臭说书的!听明白没有?”

李戴小心翼翼道:“那您觉得您自己就不是一个——”

“我当然不是。”董奇谈不假思索地答道。

“董大师，您要告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姓倪，叫倪俊，就在城北火神庙的空地上说书!”

“他长什么样子啊?”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

“面都没见过，您怎么就告人家啊?”

"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倪俊，可是他胡说八道指桑骂槐，已经对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侮辱和诽谤!他说我不学无术!"

"不像话!"

"说我信口雌黄!"

"不像话!"

"说我张冠李戴!"

"不像话!哎，等等，有我们哥儿俩什么事啊?"

"没你们的事，他是在影射，影射我说书的时候，把唐朝的事说到宋朝去了。"

"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人家关公都可以战秦琼呢，您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是啊，以董大师您的名气，以您的地位，就是信口雌黄也轮不到他批评啊!"

"不对!我那叫信口雌黄吗，我那叫戏说!他现在攻击我，恰恰证明了是他倪俊不学无术，是他意识落后，是他思想僵化，是他没理!凭我这一肚子学问，凭什么不能戏说?"

"就是!要戏说，就大家都戏说!"

"不对!"

"大师，怎么还不对啊?"

"要戏说，但只许我一个人戏说!别人都得老实呆着!大家都戏说，还有我董奇谈的饭碗吗?"

李戴欣赏地看着董奇谈:"您倒还挺机灵的!"

"当然!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我老人家装象，不许别人猪鼻子插葱!"

张冠偷偷对李戴皱眉:"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告这个倪俊，就是要杀鸡给猴看，让旁人不敢跟我找岔，不敢跟我作对，不敢跟我瞪眼，不敢跟我撅嘴!"

李戴相信自己已经耗尽了耐心:"我说大师，这话要搁别人嘴

里说出来，简直就是蛮不讲理，可是搁您的嘴里说出来——”

“怎么样?”

“还不如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呢!”

“你!”

张冠怕把局面闹僵:“大师，大师，我们李戴这是跟您开玩笑呢，您没听出来吗?”

“开玩笑?我怎么没听出来?”

“那您回家慢慢琢磨去，以您的聪明才智，一定能琢磨出来!我们呢，尽快把案子给您报上去，然后再麻烦您过来一趟，看我们怎么替您出气!”

董奇谈也就找了个台阶下:“那好，我就回家听消息了!来呀——”

“您喊谁呢?”

“喊谁，喊你们!你们得送我回去呀。我董大师一个人进来，再一个人出去，多没面子啊!”

“大师，您的意思我们特别明白。问题是现在您出去，我们跟在后面，知道的是我们送您，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已经收押在监，正回家取行李呢。咱不能让广大关心您热爱您的群众发生误会，对不对?”

董奇谈想了想，也觉有理:“那你们就留步吧。不过——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当然是下不为例!”

高青天看完了张冠李戴送上来的笔录，陷入沉思。

张冠上前请示:“大人，这个倪俊要不要传讯啊?”

“这两天我微服私访的时候，也曾去听过他说的书。我觉得很不错啊，学识丰富，言语活泼，编起故事来丝丝入扣，不像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尤其他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创作宗旨，本官很受教育啊。”

“对对对，我们也听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方面，这倪俊是一把好手。”

“要我说，董奇谈就是嫉妒人家书比他说得好，上座率比他高，故意打官司纠缠人家。大人，这案子我们干脆不要受理!”

“这样冷却处理也不太好。这样吧，通知董奇谈明天过来，我在大堂上亲自询问一番。如果是一时冲动意气之争，我就劝开好了。如果真的有矛盾，调解不开，我再传讯那个倪俊也不迟。”

“那您明天在大堂上可要注意方式方法，这位董奇谈董大师已经被大家一年一年给惯坏了，听不得逆耳之言。”张冠提醒。

“我明白，我明白。我会赔着小心说话的。毕竟本官在这方面——”

李戴抢上一句:“基本功比较扎实。”

高青天瞪了他一眼:“——还是有些涵养的。”

高青天上方端坐，李戴一个人站班伺候。

“张冠怎么去了这么久?”高青天伸了个懒腰。

“那个董奇谈一定又在摆架子呗。要我说，根本不该派张冠去请他!这种人，您从前可能不常见到，您给他脸，他就敢往鼻子上踩，踩完你鼻子他还要骂硌脚。”

“没关系没关系。本官也确实有些好奇，我倒要看看，他董奇谈能摆出多大的架子。”

张冠搀扶着董奇谈出现在堂口:“大师到。董大师，这是我们大人。”

高青天刚想欠起身来客套客套，董奇谈已经摆摆手:“啊，好，坐吧坐吧，不要拘束。”

高青天只好含笑坐下去:“本官不拘束。”

董奇谈大模大样地在张冠搬来的靠背椅上坐下:“哎，被告呢?被告倪俊怎么不在啊?”

“董先生，经本官慎重考虑，决定暂缓传讯被告，先与您这位

原告，对案情的一些具体环节，调查核实，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进行。您看，可以吗?”

董奇谈瞟一瞟高青天:“哼，一看你就是个新官，没什么经验，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也罢，我就听你的安排。”

“谢谢您的合作。第一个问题，被告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对您进行了诬蔑和诽谤?请您介绍一下。”

董奇谈腾地一下站起来:“三天前，我派手下的一个弟兄过去，听那个姓倪的讲些什么鬼名堂。果然就听那个姓倪的说，现在国内说书业鱼龙混杂，从业人员的素质越来越低。尤其是那些享有盛名的大师权威，不学无术信口雌黄张冠李戴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您听听，您听听!”

高青天不解:“说完了?”

“是啊。这都是他的原话，我是有证人的。”

“可是他并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啊。这算什么诽谤啊?”

董奇谈一个箭步蹿到公案前:“什么?!您开什么玩笑!这还不算提到?!国内说书业有多少人，满打满算也就是三四万人吧。这里面能称得上是大师权威的有几个?”

高青天迷惘地摇头。董奇谈又逼视张冠李戴，二人一概摇头。

“正确答案是——”董奇谈一拍胸脯:“只有我一个!”

“看来您是一点不谦虚啊!”

董奇谈表情严厉:“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谦虚，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犯罪!”

“所以只要人家说起国内说书业的权威——”

董奇谈不耐烦道:“那没别人，就是说我呢!”

“你真敢这么一口咬定?”

“笑话，没有这点胆子，怎么也来混饭吃?”

张冠走到一边，对李戴嘀咕:“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才看出来?我早看出来了!说他胖，他就喘;说他干净——他就真敢一辈子不洗脸!”

董奇谈问高青天:“他们两个在那儿嘀咕我什么呢?”
“他们,他们一定是在偷着夸你呢。”
董奇谈眼睛瞪得老大:“夸我?”
“是啊。”
“还是偷着夸我?”
“是啊。”
“这两个可恶的东西,从前他们上哪儿去了?!”董奇谈脸涨得通红。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高青天很是不平。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太激动了!”董奇谈眼中几乎闪着泪花,“到这个时候,还能遇着夸我的,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不容易啊!”
高青天坦率地说:“我估计也是。”
“大人,知音难觅啊!有一个知音是运气,有两个知音可就是凭实力了!对不对?”
高青天有点糊涂:“董先生,你不是说身边总是掌声鲜花欢呼飞吻吗?”
董奇谈脸一绷:“那没错,一点不假,而且在是我的生命的每一天。”
“那你怎么还感叹知音难觅啊?”李戴凑过来打听。
“我是感慨像你们这样没从我这儿领一个钱的津贴,就肯主动来夸我捧我崇拜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高青天大悟:“敢情你现在是花钱买敬意啊。”
“花钱能买到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瞒你说,现在这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就,突然就——”
“突然就不好糊弄了?”高青天提示道。
“对,对,特别的不好糊弄!别说像他们这样偷着夸我的不多,就是偷着骂我的都少见了!”
“怎么讲?”

"都是光天化日指着鼻子骂的!"

"所以您才要来我们这里状告人家倪俊?"

董奇谈语重心长:"我不是说了嘛,就为了杀鸡给猴看!"

张冠在旁边先听明白了:"敢情您也是个苦孩子出身,这两年顺风顺水一路发,有点找着感觉了。大家要是突然又不把您当偶像当榜样,您就特别地失落。"

董奇谈一拍大腿:"是啊,我刚觉得有点温暖,你们大家就撤火,这不明摆着是涮人嘛!"

"可是这一段你的所作所为,也不一定都对得起大家的尊敬吧。"高青天皱眉道。

"我做了什么并不要紧,你们,都把我惯成了这个样子了,总要善始善终吧。"董奇谈说着说着,声音都颤了。

"董先生,你也不要太动感情。这样吧,你随便讲一讲,大家怎么不尊敬你,怎么冷落你了,真有不公平之处,本官当然会为你作主的。"

"好,我就把这一肚子下水—"

"什么?!"

"我是说这下水里面的苦水,好好跟你们几位倒一倒。就说那天吧,我戴着口罩架着墨镜穿起大衣竖起衣领上了街。"

"本官每次微服私访也没有这么麻烦啊。"

董奇谈白他一眼:"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性质吗?一看你就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根本不懂得作为一个名人上街的必要程序。那比区区微服私访要重要得多!懂不懂?"

"懂了。你往下说。"

"我看见一个吹糖人的,就凑过去看看。结果呢,我就看中了一个,好像是个猪八戒吧。"

李戴看看张冠:"真是武大郎玩夜猫子——"

张冠看看李戴:"多多少少有点追求。"

"结果呢,还有一个人也看中了,他也要买。我当然就和他争

起来了，可恨就可恨在这人一点都不让我。我想也许他是没认出我来，要是认出我来肯定不会这样。我就放下衣领摘下口罩拿开墨镜，冲他这么一笑——"

"他就把糖人让给你了?"

"没有!他吓哭了!"

"啊?这人多大年纪呀?"

"看上去怎么也有个五六岁了吧，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呢?见了我这样的大名人都不懂得谦让，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

李戴直言无忌:"他要是让了你，长大才不会有出息呢!"

"董先生，那你就没考虑让一让他吗?"高青天百思不得其解，"毕竟他还是孩子。"

"干嘛要让他?他是孩子又怎么样，我心理年龄比他还小呢，当然应该他让着我!可恨那个吹糖人的，到底还是把猪八戒给了那个小孩。给了就给了吧，转回身来他还气我。"

"他怎么气你?"

"他说先生先生别哭了，你总这么坐在地上打滚也不是回事，你起来好不好?看你哭着这样，我心里也怪不忍的，这样吧，你呆在这儿别动，我照着你这样子，再给你捏个猪八戒不就完了!"

高青天和李戴张冠，六目对视，笑不可抑。

董奇谈兀自愤愤:"你们说说，这话什么意思?照我这样，怎么就能捏得出猪八戒来，莫名其妙嘛!这就不说了，毕竟都是没文化的，不值得你跟他生气。可那有文化的也和我过不去!"

"有文化的?谁呀?"

"去年开始我养了一只八哥!想让它有点文化，每天就训练它说一句话——大师，您吉祥!可是听着听着，有一天我就烦了——'你有完没完?'它还跟我这儿学——"

张冠兴致勃勃地模拟着:"你有完没完?"

董奇谈气势汹汹:"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你想气死我呀!”

“你想气死我呀!”

“惹急了我抽你!”说着,董奇谈抡起胳膊。

“惹急了我抽你!”张冠把胳膊抡得更高。

“哎!你们两个干什么呢?尤其是你,张冠,人家当事人要求的是雪中送炭,你这样干不是雪上加霜嘛。董先生,后来呢?”

“后来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最后是我先吃不住劲,上街遛达去了。您说说,人一倒霉,连只鸟都吓唬不住。”

“你呀,还是多和老百姓交流交流,做他们的朋友。”

“可他们都不带我玩啊。”

“不带你玩?”

“跳皮筋嫌我笨,踢毽子嫌我蠢,捉迷藏嫌我藏不住,过家家嫌我没耐心。说起来这两年的伤心事,我是有冤无处伸啊。这么着,我准备了一份十万字的状子,您看看就全明白了。”

说着,他从怀中抽出一大卷状纸,张冠李戴接过,在公案前抻开。

高青天边看边念:“九月初八,村民陈建斌卖梨,我刚尝到第五个他就失去耐心,闹着要我掏钱来买——建议吊销其营业执照。十月十三,堂倌孙大庆拒绝本人善意赊帐,本人义愤填膺,对他开口辱骂,他居然回嘴,伤害本人名誉——建议打他五十大板,关押半年。腊月二十七,我家邻居佟鸿利,手持空白笔记本登门,在本人果断为其签名留念后,厚颜无耻地谎称自己不过是上门来收水电费,并无索取签名之意,真乃给脸不要脸——建议先抄家后发配,满门老小打扫干净,空房交我使用。”

“他想得倒是真周全。”李戴感慨道。

张冠冷笑:“看来全县有一多半人,都上了他的黑名单了。”

高青天一翻翻到最后:“最后一条,四月三十,本县衙役张冠李戴对本人接待时态度冷淡傲慢,来不请安,去不磕头,没有做到跪接跪送这些基本礼节,建议——开除公职,永不录用。”

张冠和李戴互相看一眼，一同耸耸肩:“没办法，对咱们哥儿俩还真是够客气的。”

“董先生，你不觉得你这些行为和意见都有点过分吗?”

“过不过分，反正我自己已经很习惯了。”

“好吧，我看你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吧，本官替你找一个差使，也许能够解除你的失落，发挥你的特长，而且产生一种平步青云的感觉。”

“您是不是下决心把倪俊那小子赶走，号召大家再回来听我说书?”

“那你只算官复原职重操旧业，怎么算得上平步青云呢?”

董奇谈深受鼓舞:“那您的意思是?”

“城外法门寺正缺一个扫地的杂役，你可以去试试。那里有五百罗汉，个个塑得栩栩如生。只要你完成了本职工作，有了闲暇，你可以今天训这个，明天训那个。五百个罗汉，足够你训来训去的了。而且他们比那只八哥还听话，绝对不会跟你顶嘴。”

董奇谈冥神想了半天，一拍大腿:“就是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人您的安排，真让我焕发了第二次艺术青春啊!”

张冠李戴上前凑趣:“恭喜恭喜!”

董奇谈也满面春风:“好说好说!”

“从前的事您别往心里去。”

“我当然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啦。”

“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

“那要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啦。”

高青天诚恳地看着董奇谈:“希望本官下次见到你，你能有所改变。”

“是啊。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做名人的，成天也是举头望明月高处不胜寒。”他伸了一个懒腰，“也许你们不相信，其实我一直想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

张冠和李戴面面相觑。高青天咳嗽一声，终于硬着头皮开口。

“董先生，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本官有一句话，一直憋在肚子里，很想说给你听，希望你不要见怪。”

“那你就说嘛，不要有什么顾忌。”

“其实——你一直是一个普通人哪!”

第十三章

高青天和高夫人正在里面对坐，高夫人在织毛衣，高青天一边翻着案卷，一边娴熟地伸着双手，协助绕线。

“哎，老高，你看什么呢，给我也念念嘛。”

“咳，念什么念，我这里都是案子，除了抢劫就是盗窃，除了行凶就是诈骗，反映的都是人性阴暗面，有什么好念的。”

“那不一定，我觉得好多案子都挺有意思的。又有悬念，又有刺激，比一般的家长里短好听多了。”

“夫人，”高青天心里不太得劲，“夫人，你总不会是迷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法制文学了吧？那可都是年青人看的，而且他们明摆着都是灵魂空虚。”

“你少胡扯。《水浒传》不也是法制文学吗，你怎么天天读得津津有味？”

高青天哼了一声：“你才胡扯呢！《水浒传》是一本伟大的武侠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法制文学！”

门外有人喝彩：“说得好，说得好啊！”

高青天一惊：“谁在外面？”

“是我，董奇谈啊。冒昧造访，还望恕罪。”

高青天慌了手脚：“哎哟，他怎么来了？”

高夫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小翠这丫头跑哪儿去了，让客人闯到这里来。真是不像话！哎，老高，你快让人家进来呀！”

“我知道！”高青天慌忙将臂上缠着的毛线丢给高夫人，自己将

案卷合上，匆匆对镜一照，整整衣服，咳嗽一声，开了房门，“董先生，请。”

董奇谈进来以后，未及寒暄，先是吃惊地望着高青天身后。

满面陪笑的高青天这才觉得不对头，硬着头皮转过头去，大吃一惊——

高夫人身上绕了一堆毛线，狼狈不堪，正愠怒地盯着高青天。

高青天尴尬地笑着。

望着高夫人愤然的背影，高青天心有余悸地收回目光，与董奇谈分宾主落座。

“董先生，自从上次公堂一别，我们已是数月未见。你一向可好?”

“唉!交游零落，意志消沉，大人，我过得不太好啊。”

“你不是去城外法门寺里修行了一段时间——”

“那里不是人过的日子啊。大和尚小和尚都不爱说话，神像佛像又不肯说话，我每天是闲也闲死闷也闷死，好容易来几个香客，我想凑过去陪人家聊聊，人家一认出我来，扭头就走，说这可是名人，咱别招他，他爱打官司!唉，大人，你说我怎么办?”

“你该反思。”

“我反思了!我天天反思!我董奇谈再怎么说也是为古今县的文化传播事业做过一点贡献的人，怎么，现在都要将我一笔抹煞了吗?”

“起码本官是不希望这样。你还是有你的长处。只要你迷途知返，在说书行业中也应该有你的一席之地。”

董奇谈感激涕零:“我就知道大人对我是一分为二来看的!刚才听到大人不避嫌疑，大力赞扬《水浒传》，真是我董奇谈平生的第一知音啊!”

高青天又糊涂了:“就算我夸一夸《水浒传》，那我也只能算是施耐庵施先生的知音啊。与您董奇谈董先生，好像扯不上什么关系啊。”

“您怎么不明白啊?施耐庵算什么?”

“算什么?”

“他不过是《水浒传》的区区作者，一文不值!而我，我董奇谈，对《水浒传》的贡献才是举世公认的!”说着说着，他好像老毛病又犯了。

“您，您把《水浒传》怎么了?”

“大人，您这话问的!什么叫把它怎么了?我播讲了《水浒传》的评书!”

“喔，对对，您不提我都把这个茬忘了。不过，我听张冠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起码有十五年了。”

“不错，十五年前，我初出茅庐，播讲《水浒传》，最后一炮而红，成为本县文化传播史惊心动魄的一章!那时候，可真是——”董奇谈陷入辉煌的回忆之中。

高青天咳嗽一声:“董先生，俗话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董奇谈无限委屈地接上这句话，“我就知道您要说这句话，我没提，我不过是想想，想也有罪啊?”

“没罪没罪，您慢慢想，争取全想起来。”高青天十分耐心。

“对不起，大人，我又不冷静了。您批评得对，我又没有把自己当作普通人。”

“没关系，没关系。”

“其实大人，我这次来看望您，是想和您打个招呼——我又要开讲《水浒传》了!”

“不会吧?上次在公堂上您不是说，您现在忙着收徒弟，出文集，搞函授，办基金会，根本顾不上本职工作了吗?”

董奇谈胖脸渐渐涨红:“我是这么说的?”

“是啊，您还说讲评书没意思，既然已经身为本县文化巨人，就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做些更有名堂更出风头的事情。”

董奇谈愧悔无地:“我还这么说过?”

“您没说过，难道是我虚构?”

董奇谈长叹一声:“这足以见得我的思想在前一段陷入了怎样

的一个泥坑啊。往事不堪回首啊。我从前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自己把自己当盘菜，照着镜子都恨不得亲自己一口，也不知道哪儿感觉那么良好。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

“老董，你，你怎么像换了一个人啊。这么谦虚谨慎，这么平易近人。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四月一号愚人节吧？”

“当然不是。”

“那您的觉悟怎么一下子提高这么快啊。”

“大人，客观事实教育了我啊。前两天别人帮我出了一本回忆录，我就到书铺子前面，搬一个桌子一条板凳，准备签名售书。结果您猜怎么样？”

“猜不出来。”

“一个站脚助威都没有！我是又急又气，又气又急，心想这人都死哪儿去了，也太不给我老董一点面子了！您还别说，最后晃晃悠悠过来了一个老头！”

“好啊，开张了！”

“我也挺高兴，咳嗽一声，正要招呼，您猜那个老头说什么。他说敢情这是签名售书啊，我还以为这是代写书信呢！”

高青天也听得是啼笑皆非。

“我一下子就急了，站起来冲着他的背影喊上了。”

“糟糕！你是不是气急败坏，口出不逊，最后引起纠纷械斗啊？”

“瞧您说的，没有，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就说——老爷子你回来！你要是买我本书，我就给你找写封信！”

高青天不禁失笑：“老董，你确实应该反省反省，为什么大家对你的书不感兴趣。”

“我知道，因为这几年我晃来晃去吃老本，没有定下心来为大家说书，失去了自己的观众群。”

“好！你既然能够幡然悔悟，大家就一定会重新接受你的。”

董奇谈深深一揖：“谢谢您的勉励。”

“董先生。”

“叫我老董。”

“哎，老董，那你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啊？”

“高大人啊。”

“叫我老高。”

“那好，老高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要重操旧业，开始说书，撇开一切虚名浮利，好好为古今县的老百姓服务，为他们说几段好书！”

“好，好得很哪！”高青天离座，与董奇谈热烈握手，“老董——欢迎你回到群众中来，希望你为我们古今县的文化传播事业添砖加瓦！”

“我一定努力，请老高——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高青天正在大堂上逗弄黄雀，从大门外失魂落魄地进来了董奇谈。

高青天吓了一跳：“老董，你，你怎么了？遭劫了？”

董奇谈黯然无语。

“那是家里失火了？”

董奇谈声音吵哑：“大人，不是失火，是失落，我真的好失落啊！”

“为什么？”

董奇谈悲不自胜地从袖中抽出一方白绢，展开。上面是四个大字：“一言难尽”。

“那你就慢慢说，来，坐，坐。”

“我不坐，我都坐了一天了。”

“那你喝茶，我刚泡好的，碧螺春。”

“我不喝。今天我一直在喝水。你听，你听，你来听嘛。”

高青天勉为其难地俯下身子，耳畔隐约回荡着“咕咚咕咚”的水声：“原来你这儿存了一肚子的水了。”

“其实这不是水。”

“那是什么?”

董奇谈沉默半晌,忽然咆哮起来:“是眼泪,是艺术家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的辛酸之泪呀!”

“我又被你绕糊涂了。”高青天怯怯问道,“上回你从这儿出去,不是信心百倍吗?怎么,一个月都不到,你就又变得如此颓废!”

“大人,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啊。”

“那你倒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就从你正式出山说起。”

董奇谈思绪飘浮,眼神也显得恍惚起来:“我正式出山的消息一经传出,在咱们古今县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娱乐场所都掀了台球桌,拆了酒吧间,砸了卡拉OK厅,关了电子游戏机——就等我过去签约,开金口说《水浒传》,来一个倾国倾城。”

“那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就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抽签仪式,在二十多家候选单位中,选中了快活林茶馆作为自己的落脚点。”

“那天生意怎么样啊?”高青天凑趣问道。

“您猜呢?”董奇谈已经藏不住笑意。

“我想一定是人山人海,密密麻麻,针扎不透,水泼不进!一句话,盛况空前哪!”

“错!”

高青天一惊:“不是盛况空前?”

董奇谈口沫横飞:“岂止空前,而且绝后!连我椅子后面都站了二十多个呢!”

高青天长出一口气:“那你还有什么可失落的?大家这么热情,这么积极,这么投入,你可以肆无忌惮地焕发第二次艺术青春了!我要是你,就躲到没人的地方偷着乐了!”

“可是,从第二天开始,局势急转直下。真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对,这也是客观规律。”高青天自言自语。

“什么狗屁客观规律，我恨死这个客观规律了!”董奇谈变得恶狠狠的，“就因为这个客观规律，我的观众越来越少!别说什么千日好百日红的，还不到一周呢，基本已经没什么观众了!”

“不会吧?”

“我难道会骗你?我都快愁死了!你看我这眼睛!”

董奇谈步步逼近，高青天一个劲儿闪躲:“怎么了?”

“这么多血丝!你再看我这脑门!这上面的皱纹，也有——十好几条了吧?”

高青天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只好认真打量:“细看还不止呢。”

董奇谈有点疑惑:“大人，我怎么听你有点幸灾乐祸呢?”

“这是什么话?!”高青天瞪大眼睛，“别说本官成熟稳重，善解人意，从不幸灾乐祸;我就是幸灾乐祸，也不会被你给看出来呀!”

“说的也是。”董奇谈心悦诚服。

“观众越来越少，你也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啊。”

“我找了，可是——死活找不到啊。你看看我，德高望重，一表人才，学问渊博，台风正派，吐字清晰，表情丰富，哪儿有一点破绽哪?”

“那就按着咱们影视界的习惯，在观众身上找找问题。”

“我可不能昧良心，人家观众也没问题啊!都是一色的文艺爱好者，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热心非常周到，一个起哄架秧子的都没有。退场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一边往门口撤，一边回身朝我挑大拇哥，生怕我的自尊心遭受打击!”

“那原因出在哪里呢?”高青天也有点迷惘了。

董奇谈神色忧伤:“我也不知道，我就眼看着自己的上座率，由两三天的‘牛市’，变成二三十天的‘熊市’，最后变成现在这样的空空荡荡，啥也不是!”

“有狂跌就有狂涨，有崩盘就有反弹。老董，你还是要乐观一点。”看来高大人对股市术语也不是毫无了解。

“我怎么乐观得起来?昨天一个座儿没有,今天上午来了一位老爷,带着四个家人,我当时一看,心里挺高兴——嘿,好,上座了嗨!我在那儿口干舌燥,说了一上午,那位老爷听着听着,就开始看着我打瞌睡,最后干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您手里不是有块醒木吗?”高青天走到公案前,抓起惊堂木比划着,“像我这惊堂木这么大,您这么一拍,他不就醒了?”

“我是这么想的。可我抓起这醒木,还没来得及往桌子上拍,那四个家人就扑上来了!”董奇谈此时谈起还心有余悸。

“啊,他们要行凶?”

“是啊,两个人抓住我手腕,两个人捏住我的琵琶骨,我是左蹬右踹,前撕后咬,可最后还是寡不敌众,被人家按住,动弹不得!”董奇谈此时倒形容得有声有色,显示出说书大师的功力,“然后人家小声跟我说了——不许动!老实点!我们老爷得了神经衰弱,夜夜失眠,特意来听你讲的评书,就为的是能打打瞌睡。只要你现在不出声,该交多少茶钱我们给双份!”

“有这种事?”

董奇谈欲哭无泪:“我堂堂说书大师,就负责给人催眠?真是气死我了!当时我也没含糊,捋起袖子就和他们动了手。”

“你打赢了?”

董奇谈想了想:“几乎赢。”

“什么叫几乎赢?”

董奇谈答得理直气壮:“就是一开始我出拳果断,打得很有力;如果他们坚持不还手,我肯定赢了。”

“结果他们还了手?”

董奇谈语气中不乏沉痛:“好在他们还比较照顾影响,没有打脸。”

高青天由衷地附和:“是啊,你运气挺好。”

“好什么?快活林的老板乘人之危,火上烧油,生生撕毁了演出合同,炒了我的鱿鱼,剥夺了我的表演资格!”

"有这种事?"

"他还说什么这茶馆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基业，不能不明不白毁在他这一代上!你说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嘛!无聊不无聊?"

高青天沉吟片刻:"老董，那你这《水浒传》到底是怎么说的?我倒很想见识一下。也许是你说得好而大家不懂得欣赏呢?"

董奇谈眼睛一亮:"那您保证能懂吧?"

"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一直是个评书迷，只是一向公务繁忙，无福消受。"

董奇谈也存了一线希望:"那好，咱们约个日子，我给您说一段，您也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么高雅的艺术闻风而逃?"

"那我索性把府里的女眷都叫上，就请您在大堂上给我说一段评书。如果确实精彩，那快活林的老板就没有理由撕毁合同，我会为您作主的!"

董奇谈定定地望着高青天，直到他被看得发毛:"谢大人!明天晚上，就在这儿，我露绝活——'武松打虎!'"

"好，我们大家一定洗耳恭听!"

数日后的黄昏，群鸦噪树，倦鸟归巢，县衙大堂上却是一番肃穆景象。高青天和高夫人坐在肃静牌一边，高明镜和小翠侍立身后。董奇谈在回避牌那边站定，闭目养神。他面前摆下一张小方桌，上面铺着方帘，放着折扇茶杯和醒木，犹如当今电视上常见的《曲苑杂坛》。

高明镜捅捅高夫人:"娘，《水浒传》有什么意思，应该让董老伯说一段《西厢记》，或者是《牡丹亭》。"

"放肆!那些言情小说，看都不许看，你们还敢挂在嘴边。要知道——"

高青天竖起食指:"嘘!肃静。"

高夫人一瞪眼睛:"你敢嘘我?"

高青天连忙解释:“夫人,我哪里是在嘘你,我只是让你肃静。”见夫人愈怒,他知道自己又失言了,“我也不是让你肃静,我是让她们两个肃静,大家听你说。”

“真的?”

“当然是——”

一句话没说完,董奇谈已经把惊堂木拍响,高家四口同时一抖,高青天顺势收住话头。

董奇谈咳嗽一声,念起了别开生面的定场诗:“有道是——书剑恩仇泪难赎,笑傲风月与江湖,倚天射雕寻常事,忙里偷闲把龙屠!”

高青天微笑:“好诗,好诗!这位老兄原来也爱看武侠。”

董奇谈陪笑:“今天我给各位好朋友说一段《水浒传》里的高潮戏——武松打虎!”

全体热烈鼓掌。

董奇谈开口便是神完气足:“话说武松武二郎与宋公明在路边酒店结为兄弟,然后是洒泪而别!武松是一步一回头,三步两回头,眼泪就在眼眶里转,他是真舍不得这位兄长啊!这叫什么,这叫意气相投,肝胆相照!”

高青天频频点头。

董奇谈边说边比划着:“武松走出两里路,回头看看,哎呀,宋大哥还站在那里目送,身体只有折扇这么高了。再走两里,回头再看,哎呀,宋大哥只有茶杯这么高了!再走两里,回头再看,哎呀,宋大哥只有我这醒木这么高了!再走两里,回头再看,哎呀——”

高夫人埋怨道:“他怎么哎呀个没完了?”

高青天还比较耐心:“夫人,人家在这里表的是武松对宋大哥的一番惜别之情。”

“我也顺便阐述一下物理学上的透视原理。”董奇谈陪笑。

“行了行了,你往下说。”

“——就这样,武松武二郎辞别义兄,开始赶路。一路上饥餐

渴饮，晓行夜宿，这一日就来到了阳谷县地面。正午时分，武松腹中饥饿，却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门前还挑着一个酒幌，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上面写的是五个大字——"

高青天脱口而出："三碗不过冈！"

"不错，正是远近闻名举世瞩目的'三碗不过冈'！"

高青天喜得抓耳挠腮："到了，到了，精彩之处到了！"

"——武松一看，嘿，这个酒幌子做得好啊！明显是专人设计的啊！你看看，这线条，这颜色，这质地，这纹路，在同类产品中绝对是出类拔萃啊！"

四位听众听得面面相觑。

高明镜终于忍不住了："董老伯，您讲武松讲得好好的，怎么又讲起酒幌子的设计了。这挨得上吗？"

"哎，怎么挨不上？"董奇谈开始了雄辩，"这酒幌要是做得不醒目，武松就不会进去喝酒，还连喝十八碗；他要是不喝十八碗酒，就不会孤身闯上景阳冈，遭遇猛虎，就算遇上了也打不死人家，反而会变成人家的一顿快餐，对不对？他打不死老虎，就当不上都头；当不上都头，也就打动不了嫂子潘金莲的芳心；那样潘金莲又怎么会不安妇道，私通西门庆，毒杀亲夫呢？潘金莲不这么做，又怎么会逼得武松灵堂杀嫂，狮子楼除奸，最后充军发配，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结义十字坡，最后投奔水泊梁山，走上人生的金光大道呢？"

高明镜目瞪口呆地看着董奇谈。

董奇谈咕咚咚灌进去半壶凉茶，才把气喘匀了："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对，太对了。"高明镜颇为歉疚，"我刚才就是随便说一句，逼得您这么激动，一下子把后面那么多包袱，一口气全抖出来了，我真是挺过意不去的。"

董奇谈表现得很宽容："算了，没什么。我只是想证明一下，不说清这个酒幌，后面的故事就讲不下去！"

"我懂了。"

"——说到这里，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各位朋友，其实咱们古今县里，也有一家作坊，专门加工各种酒幌，哎，很有名的啊！很多外地老板都去他们那里订购，甚至行销海内外，还在国际上获过金奖呢！你们不信啊？"

"我们——"

高青天刚开口，已被董奇谈打断："不信可以去那里看看嘛，很近的！从东门出城五里，路边有三棵大槐树的院子就是，上面写的是'便民作坊'！人家可不光加工酒幌啊，路牌，灯箱，招贴，彩旗，横幅，条幅，对联，匾额，全都做过！"他一指"明镜高悬"四字金匾，"比如这个！"

"怎么了，那块匾没什么毛病啊？"

"太小了，应该加宽加高！也太旧了，应该重新油漆！上面要不要加个玻璃罩啊，下面要不要加点彩穗呀，每个字下面要不要添上英文啊？"

高夫人一拍桌子："你到底是来说书，还是来拉生意啊？"

董奇谈马上把双手笼进袖子里，笑道："说书，我当然是来说书。"

"老董，你既然是说书，咱就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吧。"

"好，好。话说武松进了酒店，将手中哨棒往墙角一戳，叫店家过来，要菜要酒。这家店卖的酒，名字不错——"

高青天又忍不住插嘴："叫透瓶香。"

"对，透瓶香！等酒保把一海碗酒端上来，武松闻一闻，尝一尝，他傻了。"

"为什么？"

"因为那酒太好了，太香了！茅台的浓郁，汾酒的清冽，竹叶青的爽口，五粮液的醇厚，通通不在话下！这酒，让你想到了童年的甜蜜，初恋的温馨，犹如春风拂面，又好似母亲的微笑，总而言之，让你闻了都不忍心喝，喝了都不忍心往下咽啊！武松武二郎当时只觉

得眼睛一热，鼻子一酸，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他竟然哭了!你说这事闹的。”

“啊，武松哭了?”

“书中暗表，武松在当时的江湖上，就是以‘拿得起，放得下，流汗流血不流泪’著称，可是此时此刻，面对这碗喝了一半的酒，他泪如泉涌，哭得像个泪人!”

高青天皱着眉头:“我就不明白他哭什么?”

“武松心想——我武松行走江湖，枉称英雄，为什么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我的前半生岂不是白过了?喝了这一碗酒呢，我自然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是如果以后再也喝不到了，那美好的回忆不又化作永恒的创伤吗?”董奇谈已经是满脸悲怆。

高青天已经开始急人之所急:“那怎么办哪?”

董奇谈表情骤然开朗:“其实，武松这么伤心，原因在于他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我们古今县酿酒二厂，已经高价收购了透瓶香的祖传秘方，又从外地引进了一条龙生产线，这产品已经投放市场，大受消费者青睐，正在掀起抢购狂潮啊!”

高青天像广告里随处可见的消费者那样张大了嘴巴:“那我们到哪里可以买到啊?”

“本县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啊!而且这销售还是采取有奖销售的方式，每瓶酒的标签上都印了一个字!”

“什么字啊?”

“‘实在是太好喝了!’这七个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等你日后买得多了，一瓶一个字，一瓶一个字，凑齐了‘实在是太好喝了’这七个字，那你可就发了!”

“怎么发了，要奖给我们什么?”大家都开始关心了。

董奇谈一字一顿:“再奖给你们一瓶透瓶香，好不好?”

高青天十分失望:“就这个呀!”他马上醒悟，“老董，你看你怎么又跑题了?”

“那好，书归正传，书归正传。刚才我也只是调节一下现场气

氛，没有别的意思。话说武松喝了一碗，又要了一碗，喝完了这第二碗呢，他觉得这酒着实不错，他就又要了第三碗——"

他停下不说了，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个不休。

高青天只好问了一句:"然后呢?"

"酒保当然就给他上了第三碗。武松把这第三碗喝了，大惊失色!"

"怎么了?是不是酒里有毒啊?"

"要么是蒙汗药?"

"夫人，明镜，你们不要乱猜。酒里有蒙汗药，那是在十字坡人肉包子铺，上酒的是孙二娘!老董，你是不是讲岔了?"

"没有没有，我话不是说了一半吗?武松为什么大惊失色，因为这酒已经喝到第三碗了——"董奇谈一拍惊堂木，"还是那么好喝!"

"咳!这不是有病吗?"

董奇谈反倒兴致勃勃:"武松喝了第三碗，心想，天色不早，我是不是马上赶路呢?几番思量，几番思量，他还是毅然决然地——"

高青天闭着眼睛都接得出下文:"要了第四碗酒?"

"不错!他就是要了第四碗酒!而且喝完第四碗酒，他再一次大惊失色!因为——"

高夫人又紧张起来:"因为什么?"

"因为这第四碗酒，比第三碗酒还好喝!"高青天又接上了。

董奇谈一拍惊堂木，同时竖起大拇指:"不错!"

高明镜和小翠笑得前抑后合，高夫人也是啼笑皆非。

"我说老董，我记得武松在店里可是喝了十八碗酒啊，照您讲的这个速度——"

"今天我卖卖力气，争取讲到第十一碗，怎么样?"

"就不能再加快点速度，把这十八碗酒一口气讲完了?"

"啊，我们大家想听的是后面的故事!"

董奇谈脸一板:"那可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啊!我们说书艺人，最注重的就是职业道德，我可不能这样偷工减料啊!"

“那你平时说这十八碗酒，要说多长时间?”

“可快可慢，各有记录。”

“您就说快的!”

“七天吧，七天差不多了。”

“七天?!!!”几位听众都有点灰心了。

“是啊，往后每一碗酒，我都会说得比前一碗酒详细一倍，从容一倍，您算算，可不得要七天!”

高青天出了个主意:“那咱这么样好不好?您哪，就当这七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八天头上，您就从武松喝了十八碗酒，拒绝劝阻，提了哨棒，辞别店家，趔趔趄趄，走上景阳冈说起!”

董奇谈踌躇道:“我可从来没这么试过!”

“那就试一次嘛。下不为例好不好?”

董奇谈思前想后，一咬牙:“好，观众就是上帝嘛!我也豁出去了，就来这么一回!”

大家热烈鼓掌。

“——话说武松武二郎上得冈来，穿过乱树林，酒力发作，一心要睡。眼见前面有一块光坦坦的大青石，他就躺了上去，正是朦朦胧胧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高明镜有些害怕，靠到高夫人怀里。

高青天微笑着拍拍女儿手背，示意她不要害怕。

“——这阵风怎么来的?我还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在景阳冈西北方向，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西伯利亚地区!这西伯利亚地区呀，是冷空气密集，盛产寒流!”

“寒流?”

“对，那位问了，什么叫寒流?就是大团大团的冷空气，凑到一起，形影不离!那位又问了，这冷空气凑到一起，要干什么啊?我告诉您吧，没什么好事!他们是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直奔景阳冈打虎地点而来!所以，我们的武松武二郎，此刻在景阳冈上才感到一阵阴风!”

“这阵风您可刮得够长的!那只老虎,该出来了吧?”

“出来了!阴风过后,树丛中蹭的一下,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直向武松扑来!”

说得兴起,董奇谈离席,到观众面前作各种凶恶状。高明镜和小翠都把眼睛紧紧闭上。

“——武松啊呀一声,闪到一边。猛虎这一扑就落空了!然后猛虎又是一掀,武松打个滚,再次避开!猛虎最后用尾巴这么一扫一剪,千钧一发,武松还是闪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他双手抓起哨棒,向猛虎劈头打去,只听得咯吱一声,您猜怎么着?”

高夫人高明镜和小翠摇头。

董奇谈一拍惊堂木:“哨棒打在松树枝上,折了!”

“天哪!然后呢?”

高青天兴奋不已:“然后可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了!”

“不错!然而说到这里,我还要跟亲爱的观众朋友分析分析,这武松的哨棒怎么就折了呢?一句话,他没有购买我们古今县保平安哨棒厂出产的最新产品——便携式多功能防伪哨棒!”

四位观众又开始面面相觑。

“咱们保平安哨棒厂,历史悠久,却又不断创新,急消费者之所急,想消费者之所想,是您购买哨棒的最佳选择!”

高青天站起来:“老董,你又——”

“大人,您坐,我没走题!我说的这种哨棒,由铝合金制造,轻便易携,表面的电镀工艺也很先进!而且是一节套一节,可以拉长或缩短,这哪里是哨棒,简直是齐天大圣的如意金箍棒啊!”

“老董——”

“您让我说完!这哨棒前面加个钩子就可以当鱼竿,后面加个把手就可以当个拐棍,轻轻敲击膝盖则可以按摩,如果涂上红白两色,就可以带盲人朋友过马路,如果加上集成电路,就可以改装成电视遥控器了!”

“啊,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保平安哨棒厂的地址嘛，请大家拿纸记一下，就在城南——”

大家冷冷地看着他。

董奇谈硬着头皮：“就在城南——”

大家还是冷冷地看着他。

“就在——”董奇谈终于心虚地打量着大家，“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这种评书我们听不下去了！”

“插播广告总该有个节制，你真以为我们不会翻脸啊？”

“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好了，大家也不要七嘴八舌。老董啊，简单说吧，你最多可以在评书中间插播广告，可你现在，是在广告中间插播评书啊，这谁受得了，大家当然要跟你急了！”

董奇谈可怜巴巴：“我也是受人之托，扶植地方工商业呀！”

“可是你这样只会造成观众的逆反心理，你推荐什么，观众就偏偏不买什么！”

“可是我不推荐，我到哪里去拉赞助啊？”

“你是个说书的，你就应该沉下心来，把书就好。成天惦着拉赞助算怎么回事啊？”

“大人，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不拉赞助，又没有上座率，我吃什么啊？”

“就因为你总想拉赞助，总想插广告，观众们才会大量流失的。这是个恶性循环。老董，你也该反思一下了！”

董奇谈默然。

高青天慷慨陈辞：“评书是我们古今县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你作为一代宗师，正应该将其发扬光大。如今你却只吃老本，不立新功，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罗罗嗦嗦，拖拖沓沓，这样下去，是自绝于观众，自绝于人民啊！”

董奇谈深深点头：“大人，您说得太对了！”

第十四章

后宅里硝烟初散，高夫人的几位麻友兴冲冲地告辞，留下她一个人还对着那一桌乱牌在悉心琢磨。

外面依稀传来几个老太婆和高青天打招呼的声音。

“大人，我们还惦记着跟您聊天呢，您怎么就溜了?”

“啊，本官刚才是料理一些公事。哎呀，你们打完了?”

“打完了打完了，得回家做饭了。”

“那你们走好，走好，哈哈，本官不送，不送。”

“大人，咱们明天见。”

“好，好，明天见。”

高青天从外面进来，将房门一关，一张笑脸马上沉了下来:“哼，明天见?明天见——鬼去吧!”

高夫人有些不以为然:“你看你，还老说咱们明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看看你自己，不也是个两面派。”

“我两面派?”高大人好生愤懑，“我两面派也是给你们逼出来的。成天打麻将成天打麻将，吆五喝六的，县衙成什么了，成车马店了!害得我要躲到张冠李戴那边去，你说——本官岂能不发火?”

“那你就发火呀，我也没看见你冲人家发火呀。”

“问题就在于，这些老太婆又都是平头百姓，我是她们的父母官，我一发火，人家肯定说我不平易近人，不和蔼可亲，还说我有官架子——所以呢，我当然又不能发火。”

“想发火又不能发火，不能发火又想发火，那你呀，你就等着精神分裂吧。”高夫人一脸不屑。

高青天忍气吞声凑了过来:"夫人,那你就不能替本官着想着想,少打几圈麻将吗?"

"你说什么?!"

高夫人一瞪眼睛,高青天连忙抓起麻将牌:"我帮你装,我帮你装。"

"娘,你们今天收工这么早?天还没黑呢。"高明镜抓着点零食进来。

"就这样,你爹还不依不饶呢——少打几圈麻将,凭什么?"

"就是,您想想,一天少打几圈,一个月呢,就要少打一二百圈,那要是一年呢,就要少打几千圈麻将!多么惊人的——浪费呀。"高明镜一边说着,一边朝父亲挤眉弄眼。

高夫人顺口搭言:"就是!那还不如干脆不打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高青天眼睛顿时一亮:"真的?"

高明镜接上一句:"娘,您真能不打麻将?"

"空口无凭?"

"立字为据!"

"我来找纸!"

"我来研墨!"

父女俩一人一句,高夫人眼看要被绕糊涂了,可还是醒过味来,连忙喝了一声:"停!"

高青天和高明镜的身形顿时定住,两个人偷偷地回头,打量着高夫人,自恨功败垂成。

"差点让你们两个把我给绕进去!我告诉你们,别想使什么激将法,也别想拦我的高兴!别忘了我的座右铭!"说完,高夫人一阵风似的出去了。

想着高夫人的座右铭——"谁要让我一天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高青天一哆嗦,喃喃自语着:"唉,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母——"

高夫人一推门,高青天生生将话头断住。高夫人进来,似笑非笑望着他:"母什么?说呀,把话说完哪。"

高明镜插嘴解围:"娘,我们刚才是在聊——"

"闭嘴!老高,你别愣着啊!你是不是想说母老虎?"

高青天摇头,高夫人继续耐心提示:"母夜叉?"

高青天继续摇头。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母……母……母……牡丹仙子!"高大人终于给自己找出一个台阶。

不光高明镜在一旁忍俊不禁,高夫人也忍不住好笑:"行,脑子够快的!这次放过你!"说完,她将麻将匣子一挟,出去了。

高青天轻轻推开房门,目送半天,然后吁了一口气:"看来这思想工作还不能操之过急。我还是在签押房里再躲几天吧。"

高明镜不干了:"那我总不能一下午一下午在后花园里傻坐着吧,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在等待什么墙头马上,花前月下的艳遇呢。"

"那你就忍一忍,别往后花园里钻。她们打麻将,你在旁边坐着,就算磨练意志。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就算是真金不怕火炼,您也不能老拿女儿我这块真金炼着玩啊。毕竟这金子是贵重装饰品,不是日常燃料啊,您老把我放到火上,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了——"

"再说什么?"

"万一女儿我不是块真金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定哪天,发生'三缺一'的戏剧场面,女儿我被强迫替补,那可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高青天闻听此言,脸色发白:"明镜,我们家里要再添你这么一个小麻将迷,本官只好削发出家了!"

衙役办公室里,李戴一个人在认认真真地查点帐簿,高青天背着手故示悠闲地踱了进来:"李戴,你一个人在啊。"

李戴当然明白其中奥妙:"大人,那边又打上麻将了?"

高青天马上露出苦相:"是就是。唉,大人我是有家难奔,有国

难投啊!好了,不说这个。最近你和张冠的关系怎么样啊?"

"很好啊。"李戴不假思索,"我既然比他大了几岁,自然是凡事都让着他,这个想必您也看得出来。"

"那就好,那就好。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要搞好。最近府里不是让我们县报上一个名额吗,你们可都要好好表现啊。"

"什么名额?"李戴开始有点警觉。

高青天一怔:"最佳捕快的名额呀。张冠没和你提起过吗?前天公文来的时候,你出去办案,张冠一个人在,我就先和他讲了一遍。他的态度很积极,说是要努力争取。他还主动说要通知你一声,让你也有个思想准备。莫非——"

李戴明显地悻悻然:"不是'莫非',是'的确'。他的确没有告诉我,一个字都没有告诉。"

"原来是这样。"高青天无话可答,和李戴一起陷入了沉思。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其实,我想张冠也是好心。"

"我也一直在这么说服自己。"

"你说服自己了吗?"高青天满怀期待。

"说实在的,还没有。"

"那我帮帮你。也许,他是为了不让你心里有压力,怕你因此在工作中放不开手脚。"

"是吗?"

"……要不,就是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让你不知不觉地当上最佳捕快?"

"您这么认为?"

"要不然……啊,对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一定是觉得荣誉也是一种包袱,因而决定默默地替你承担起这个包袱,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轻装前进,哈哈哈哈。"

"大人,您就别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俗话说得好——谁比谁傻呀?!"

"唉,张冠这个人也是,有事没事就玩点小心眼,害得本官都

不能替他圆场。”

“我算是明白了，他这几天为什么总放下手头的活，非到街上去打扫卫生指挥交通搀老太太过马路。一定是为了挣几封表扬信，好跟我一比高低。大人，我——”

“本官也不是三岁孩子，当然会看你们工作的一贯表现。”

正说着，浑身湿透的张冠背着一个人事不醒，也是全身湿透的男人进来，同时还声嘶力竭地嚷着：“哎，过来帮帮我呀！”

李戴冷笑不已：“嘿，这可有点过分。就算找人替自己表功，也犯不着背到办公室来呀。做作，百分之一百的做作。”

“李戴，你胡扯什么？”高青天一步跨到李戴面前，情绪非常激动，“张冠背着的这个人，明显是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说不定是遇上什么不测了呢！你居隔岸观火，熟视无睹，连帮都不肯帮一把！你还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和同情心！”

李戴也就换了口气：“哎呀，大人，你这可就错怪我李戴了。我不是不想帮一把，您看您挡在我面前，封住了我的去路，我怎么走过去啊？”

高青天不免尴尬：“原来如此，倒是本官不好，本官不好。本官又犯了官僚主义的老毛病了。”

李戴陪笑：“其实我也不是在埋犯您，您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老领导嘛。”

他们两个心平气和地在这儿聊着，张冠在一旁脸涨成猪肝色，挣扎着说出几个字：“你们能不能少几句废话，快——快点——过来呀，我，我可撑不住了——”

高青天和李戴这才留意到张冠的惨状，连忙接下他背上的男子，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张冠摇一摇，晃一晃，就地栽倒，可惜高青天和李戴都忙着照顾那个男人，根本没有注意到。

“哎呀，李戴，你说这个人怎么从上到下都湿透了？”

“是啊，大人，他还双眼紧闭，牙关紧咬，脉搏微弱。”

“看来是落水遇救。”

“大人,那您说他是失足落水呢,还是投水自杀呢。”

“我们最好问问张冠。”

“张冠!张冠!”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大人,”张冠声音微弱,似从地下传来,“大人,您说我还能跑哪儿去啊?”

高青天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张冠,你怎么倒在地上,这成何体统啊?”

“来,来,哥哥扶你起来。”此时,李戴心中真是窃喜无限。高青天给落水汉子把了把脉,随即当机立断,“李戴,快到后面去,让小翠弄一碗姜汤。”

李戴答应一声,往外就跑。

“大人,能不能给我——”张冠上气不接下气地提示着。

高青天一拍脑袋:“嗨,我都急糊涂了!李戴,要两碗姜汤!不是一碗,是两碗!”

一碗姜汤下肚,张冠骤然有了精神。

高青天也算镇定下来:“张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老兄不知遇上什么事,想不开寻短见,结果为我所救!”

“哎呀,老张,那你今天可是真办了一件人事啊!”

“可不是——哎老李,你说什么呢,我平时就不办人事啊?”

“不,不,人家李戴是说你这回积德行善,必有好报。”

“对,对,我是说今年你一定添一个大胖儿子!”

“我老婆还没影呢,儿子到哪儿抱去?你不是拿我寻开心嘛!大人,你看他拿我寻开心!”

“好了好了,打什么岔!张冠,你到底是怎么救的人啊?”

张冠马上神采飞扬:“大人,今天可是太巧了!我出城去做好事,做完了一件又一件,做完了一件又一件,眼看就到中午了,我

想往回走吧，结果就路过了大清河，我看见——我看见河边有个人遛遛达达遛遛达达地在前面走，我就想了，一般来说这种遛遛达达遛遛达达的走法，就是要跳河啊！我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话音未落，这人就扑通一声跳进去了！他跳我也得跟着跳啊！跳进去以后，我就游啊游啊游啊，游啊游啊游啊——”

高青天一摆手：“嘘！”

张冠极不情愿地打住话头，和李戴一起顺着高青天的目光望去，原来那个落水男子已经渐趋苏醒。他将声音压低一点，可还是想把自己的英雄事迹讲完：“我就游啊游啊游啊——”

高青天横了他一眼：“别出声！”

张冠只好嘀咕一句，草草收场：“我就把人给救上来了。”

男子睁开眼打量着大家：“这是在哪儿啊？是阴曹地府吗？”

高青天有些不悦：“这是什么话？”

李戴笑容可掬把脸凑过去：“你仔细看看，我们是人是鬼？”

男子细细打量着李戴的面孔，低低一声惨叫，又昏了过去。

“老李，你也真是！明明知道人家精神恍惚，你还拿你那张老脸去吓唬人家。”张冠义愤填膺。

“什么？老脸？我，我这是老脸吗？”李戴更是火冒三丈。

“好了好了，争什么争！不过李戴，你刚才把脸伸过去的时候，本官也是觉得有点冒昧。”

“大人，我——”

“好了，人命关天，不要罗嗦。李戴，你再去端碗姜汤！”

又是一碗姜汤下肚，那遇救的男子再一次缓缓睁开眼睛。

高青天及时地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李戴：“这位仁兄，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此地不是阴曹地府，而是古今县县衙办公室。你投水之后，已经遇救，现如今可算是转世为人了！”

男子气息微微：“闹了半天，这里是衙门？”

李戴不甘寂寞：“可不是嘛。”

男子一看李戴面容,又是一抖,再次晕了过去。

高青天这下可是气急败坏:“李戴,你马上给我站到墙角去,脸冲墙。没有本官命令,不许回头!”

李戴满腹委屈,一步一步挪到墙角。张冠在旁,幸灾乐祸。

高青天好不容易将那男子唤醒:“好了,现在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有什么事,本官高青天,一定为你作主。”

男子一怔:“你是高青天?你就是高青天?”他激动地讲了一句“我一直很崇拜你”,就又昏了过去。高青天将他的人中掐来掐去也不见效,回头再次吩咐:“李戴!”

李戴万分委屈地吼道:“大人,这不怨我,我没回头!”

高青天一跺脚:“我是要姜汤!”

那位落水汉子已经完全苏醒过来,缩在椅子上,心有余悸。

李戴已经耐不住性子:“到底有什么冤屈,你倒是说话呀!”

“请你相信,本官一定会秉公执法,从重从快,一抓到底。”听了高青天的话,那汉子犹犹豫豫地抬起头,“要说冤屈倒也不是冤屈,我就觉得挺倒霉的。今天早晨我来河边钓鱼,结果把旱烟袋丢了。吃完午饭,我想回河边找找,结果就发现有一个陌生人,一直跟在我后面,我走他也走,我站他也站,隔得老远我都感觉到他眼睛里射出一股凶光……”

“后来呢?”高青天皱着眉头问道。

“我这人本来胆子就小,周围又是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害了怕,正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就听他穷凶极恶地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然后可就一步一步朝我逼过来了。我转身想跑,结果忙中出错,慌不择路,一脚踩空,我就掉河里了!”

“然后又怎么样?”李戴心花怒放地提示。

“我就听见他在岸上大喊——‘瞧一瞧,看一看,张冠张班头奋不顾身跳水救人啦!’他喊了一遍又一遍,当他喊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基本已经要游到岸边了。忽然,一个什么东西从岸上落了下

来，结结实实砸在我头上，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高青天回头看着张冠，张冠惭愧地低下了头。

李戴拍拍那汉子的肩膀：“你真不知道砸在你头上的是什么东西？”

汉子摇头。

“那就是咱们古今县本年度的最佳捕快。”

第十五章

办公室里，李戴捧着个花瓶在反复端详。张冠从后面走过来，伸长脖子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就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好看的?”

李戴一惊，险将花瓶摔到地上:“你这人怎么回事，进来一声不吭，瞅冷子吓人一跳，缺德不缺德!”

“看你抱个破花瓶左看右看的，我觉得新鲜。”

“破花瓶?你可真是不开眼!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说着，他将花瓶恭恭敬敬放回桌上。

“这东西，很值钱?”张冠想拿过来瞧瞧，李戴慌忙制止，“你瞎碰什么!别的不敢说，我要是一咬牙一狠心，把它献给当今皇上，必定是——必定是龙颜大悦!他再抠门，也得封我李戴一个大将军，那我就举家北上，镇守边关了!”

“那你还是别献了。”张冠说得很恳切，“你要是去了边关，你那两间瓦房，扔在这边不是可惜了?”

李戴点点头:“说得也是。分期付款那么多年，上个月才交完了最后一笔，我是怪舍不得丢开的。”

“要不便宜点卖给我吧。”

“去!”

张冠窃笑，埋头去翻弄案卷，可是李戴依然陷于冥想之中:“老张，你说，我要真当上大将军，皇上还不得用心笼络我呀?”

“就是就是，人才难得呀。”

“那皇上笼络人也不会别的招啊，肯定是把公主许配给我!”

张冠一怔，上下打量打量李戴，马上拼命点头:“可不是嘛。最

少一个，搞不好还给你许配俩！”

李戴急了：“那我老婆怎么办？嗯，你倒是说说，我老婆怎么办？”

面对咄咄逼人的李戴，张冠有点心虚：“你老婆嘛，你老婆……我怎么知道你老婆怎么办？”

李戴入情入理地分析着：“人家公主嫁过来，肯定不愿意当小老婆啊！皇上肯定要逼我休妻！我老婆虽然模样差点，心粗点，可毕竟是原配呀——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是啊，糟糠之妻，可不能说不要就不要。”

“要不然我对孩子们也无法交代啊。”

“那你就别答应了，让公主哪儿来哪儿去。”

“对，我就不答应，那我就得就跟皇上吵，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啊，一吵说不定就吵急了，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好。”

“那是，那是。”

“可万一皇上的脾气也不好呢，闹不好，给我们家来个满门抄斩！”

“不错不错！气头上说不定的！”张冠尽量不显得幸灾乐祸。

“那你说我何苦呢？我还不如不献。”李戴恳切地望着张冠。

张冠沉思半晌：“你说得还真有道理，那咱就还是不献了。”

李戴一拍大腿：“不献！”

张冠声音骤然大了几倍：“不献，你拿到办公室来干什么？”

“咳，是这么回事！昨晚上我们孩子他三舅来我们家串门，他不是刚出差了吗？他就说啊——”

“等等，我听着不对，你孩子他三舅，不是个破算命的吗？他出差，出什么差？”

“好好好，不是出差，他就是出去算命。结果呢，他就给我们家算了一卦。你猜这卦上说什么？”

“说这个花瓶要碎！”张冠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李戴把眼睛瞪得溜圆：“老李，你可真神了！人家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说就是今天要碎！”

"说没说是怎么碎的?"

"他只说是毁于故意!"

"然后,他就给你念了几遍咒,再交给几道符,让你今天人不离瓶,瓶不离人,如此才可以保你这传家之宝安然无恙,最后收了你一两银子当谢礼,对不对?"

李戴眼睛有点发呆:"老张,要说你这才华,你这智慧——人家跟我收了一两二呢。"

"那是最近涨价了。"

"你以前可从没这么——料事如神。"

"料什么事,如什么神哪,《法制报》上常登这种事。"

"《法制报》,什么栏目?'信不信由你?'"

"不是,是'警钟长鸣'。"

李戴一片茫然。

这时,门外有人重重一声咳嗽。

"大人来了。"张冠李戴连忙在办公桌后面坐好,每人翻开一本卷宗,手里迅速捏了一枝蘸了墨的毛笔。

进来的是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他的衣服也不算寒酸,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感觉。神情有谄媚,也有恶毒,更多的是自以为是。

"你有什么事?"张冠毫不客气地盘问。

男人大大咧咧地在屋子里走动着,嘴里念念叨叨:"这里是办公室吧?小了点。"

"我们刑具可全呢。"李戴含笑招呼,"您是——"

"这里冬天冷不冷?"

"还行。"

"生不生炉子?"

"生啊。请问您是——"

"我来找人。开水是在哪里烧?"

李戴耐心地指点着:"后面有个灶。"

“那还可以。开水是你们两个轮流打?”

“基本上都是我打。”

张冠在一旁早都不耐烦了:“老李,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哎,我说你,该找谁就找谁,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怎么?”男人一个白眼连一个白眼,“打听打听不可以呀?”

张冠怒视着对方:“不可以!这是衙门!我叫张冠,他叫李戴,你到底找谁,说话!”

“张冠。李戴。”男人嘴里喃喃重复,忽然把脸一变,“这么两个小角色,我要找的话还要亲自跑一趟吗?”

“嘿!瞧把你狂的!”

“不找我们,你还找谁?”

男人瞪着李戴:“找你们大人,高青天高大人,可不可以?”

“可以,太可以了。”李戴态度温和许多,“请问您是——”

“瞎问什么瞎问什么?你们大人还没问呢,轮得到你问吗?”男人从袖中抽出一张名柬,“拿去,交给你们大人,说我要马上拜见他老人家。”

李戴接过名柬正要出门,回头见张冠正望着那男人运气,连忙折回来,将名柬塞给他,“老张,你腿脚比我快,你跑一趟。”

张冠扭头不理。

李戴附耳细语:“你别看人家穿着便衣,说不定是府里派来的差官呢。快去,别误事。”

张冠这才接过名柬,气哼哼地出去。

李戴回身陪着笑脸:“这位朋友,请问您找我们老爷是——”

“私事,乱问什么!衙门里的事情是能随便问的吗?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李戴也有点接不上话了。

顾易安被李戴引着,穿厅过廊来到后花园,张冠跟在后面。

高青天和颜悦色地接待:“你就是顾先生?找我有何贵干?”

“莫非您就是——”

“本官高青天。”

顾易安马上双膝跪倒:“哎呀表姑爷爷，侄孙我可算是找到您了，山沟沟里总算见到了太阳，流浪的燕子可算是回到家了!”

他忽然这么一来，张冠李戴愣在那里。高青天更是手足无措。

“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表姑爷爷呀。您可还没答应呢。您答应一声吧，您不答应一声，今天我就不起来了。”偌大年纪他就真撒起娇来。

高青天渐觉不耐烦:“我答应什么哪我答应!我还不知道这是从哪里论起的呢。张冠李戴，把这人给我拉起来，不像话!”

“让我一个人来!”张冠兴致勃勃地来到顾易安身后，运了运气，蓦然出手，擒住这家伙两肩的琵琶骨，一扣一提，就把他拎了起来。顾易安龇牙咧嘴，痛苦万分。

“哎呀哎呀哎呀，表姑爷爷，这个家伙他，他折磨我!”

“你还折磨我呢，一口一个表姑爷爷，叫得我这个难受!咱们这亲戚到底是从哪里算出来的啊?”

“您瞧您怎么糊涂了?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您把我表姑奶奶请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顾易安一边说一边活动着肩膀。

高青天更是一头雾水:“你这表姑奶奶又是谁呀?”

李戴凑过来提醒:“他会不会说的是夫人?”

高青天这下子有点清醒了，他上下打量顾易安一遍，然后走到门口:“夫人，夫人!”

“干什么?我在绣花呢!”

“哎呀你还是先别绣了，这里有个客人，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高青天背着手上下打量着顾易安。

高夫人出现在门口:“干什么呀?”

“这边冒出一个侄孙来，你给看看吧。”

高夫人一怔，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想细看来人，结果顾易安抢先跪倒:“表姑奶奶，您，您的模样一点没变啊。”

高夫人不敢相认:“你是——”

“我是您大表姐的儿媳妇的娘家舅舅的外孙子啊!”

高夫人高兴起来:“你就是那个小安子?”

“是我是我!我现在有大名了,我叫顾易安。”

“易安哪,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这么大岁数了,在外面漂泊多年,总是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听人说表姑爷爷在这里当县大老爷,我就投奔来了。表姑奶奶,您跟表姑爷爷商量商量,赏我个差使吧。”

张冠李戴交耳接耳,戒心顿起。

高夫人不耐烦道:“我们自己亲戚在这里联络感情,你们还留这儿干什么?”

张冠李戴喏喏连声,退了出去。

高青天快快不乐:“这里是县衙,又不是酒楼饭庄,怎么能说添个人就添个人?异想天开!”

“所以才要表姑爷爷大开方便之门嘛!”

“咱们商量商量,你不要这么叫我了好不好?真是肉麻十三级!看你年纪也比我小不到多少,为什么不自重一点呢?”

“俗话说的好——‘摇篮里的公公,拄拐杖的孙孙。’这都是前生注定的事情嘛。”

“这些道理我不管,你要么叫我大人,要么叫我老高,要么喊一声‘喂’,我都会答应。”

顾易安赶紧表态:“那我还是叫您大人吧。等您什么时候回心转意了,我再改口。”他转对高夫人,“那您老人家——”

“我可没那么多毛病,你就叫我表姑奶奶,我听着很顺耳。”

高青天不禁哼了一声。

“你哼什么?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想当这个表姑爷爷,这么多年都是我勉强你,对不对?你一直都在吃后悔药,对不对?”

高青天急得口吃:“夫人你,你这都在说些什么呀?”

“我说什么?我说得一点没错!我们老家来个亲戚,你看你那张脸拉得多长。你有什么不情愿的?!”

顾易安在旁察颜观色:“表姑奶奶,我看大人没那意思。可能人一上岁数,这脸呀,就是越来越长!”

“闭嘴,我用不着你替我找辙!夫人,你倒说说,我哪里不情愿了?”

“问你自己!我们家亲戚来了,难道怕吃穷你呀?这么多年东奔西走的,你那点俸禄哪够用的?还不是在吃我的陪嫁!现在倒嫌起我们来了!”顾易安在一旁听得冷笑不已。

高青天额上都见了汗:“夫人,你,你何必扯那么远呢?”

“那你老实说,易安今天来了,你欢不欢迎?”

高青天作打小旗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对顾易安的口气不冷不热,“这也就是你自己来了,你要不来,我早就派人用八抬大轿把你给抬来了!”

高夫人“扑哧”一笑,顾易安尴尬地笑着。

“老高,我问你,易安的差使呢,怎么解决?”

“这,这——容我慢慢想办法吧。让他先写个简历,我找人抄几十份,往各个买卖店铺里送送,看看哪家能帮忙收留。”

高夫人瞪起眼睛:“你这是干什么?推销过期罐头啊?”

顾易安长叹一声:“看来大人这里也很为难啊,可我又不是个喜欢打秋风吃闲饭的人,表姑奶奶,我还是走吧。”

“不行,我还偏要把你安排下来,就在这个衙门里!”

高青天急了:“那不太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我的侄孙子,在外面打工受人欺负了怎么办,我想想都不放心!你就让他当衙役,和张冠李戴用一个办公室!我这也是为你好嘛,易安好歹是自己人,万事都信得过,正可以让他监视他们两个——”

高青天拼命摆手:“不要不要,你说的什么话!张冠李戴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我待他们是一片真心,他们待我也是一片真心,用不着监视,用不着!”

顾易安陪笑:“那我就不监视,我就去跟两位班头学习请教,好不好啊,大人?”

高青天看看夫人脸色，又看看顾易安，长叹一声："那也只好如此，反正我要是发现你有什么不轨之行，绝不轻饶！"

"是，是!谢谢大人!我一定不忘大人的栽培。"

"事情就这么定了。易安哪，明镜和丫鬟上街买东西去了，等她们回来，我再让你们见礼。"

顾易安兴奋道："好啊。我算着，表姑妈也该有十八了吧?"

高青天在一旁听到"表姑妈"这肉麻之极的三个字时，浑身怎能不颤?

"哪里，她才十七呢。易安，走，我领你到处转转去。"

高夫人前面引着路，顾易安春风得意地跟在后面。高青天望着他们的背影，不禁摇头："小人，真正的无耻小人！圣人云，'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可我怎么都遇上了呢?唉!"

办公室里，李戴托着下巴发愁，张冠在来回踱步。

李戴目光呆滞："刚才大人说到咱们是他的好朋友的时候，我真是好感动好感动啊!"

张冠停步："我也是。"

"他说'我待他们是一片真心，他们待我也是一片真心'的时候，我简直都快哭了!"

张冠坐了下来："我也是。"

李戴回头，看见张冠犹自沉浸在感情之中，马上急了："你干什么呢你?你不是要想办法阻止这个顾易安钻进咱们办公室吗?你倒是快想啊!"

"我这不是沉浸在感动之中吗?"

"我一个人感动就可以了，你倒是快想办法呀!"

"再给我一点时间。"

"还给你时间?我们从窗户下面偷听回来，都已经一个时辰了，你一个办法都没想出来。"

"顾易安的后台是夫人，我有什么办法可想?普天之下，只有一

个人对付得了夫人，那就是小姐。可小姐现在又上街了——”

“那等她回来呢?”

“只怕——”张冠一看门口，“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顾易安换了一身簇新的衙役服装，得意洋洋出现在门口。

“二位，瞧瞧我这套衣服合不合身啊?”

“合身，有什么不合身的。”李戴搭讪道，“您这套衣服做得可够快的。”

顾易安得意非凡:“那是当然。我和裁缝说了，我这个衙役总管今天就要上任，让他把别的活都停了，先给我赶制官服!”

张冠一撇嘴:“还官服呢。”他马上警觉，“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什么?”

顾易安笑眯眯地开口:“衙役总管啊!”

张冠李戴一下子声音高了八度:“你再说一遍。”

顾易安脸色一变:“你们看着我的口型啊!衙——役——总——管，衙役总管!听清了没有?”

“你凭什么?”

“凭着本县父母官是我的表姑爷爷!”

张冠哈哈大笑:“我帮你算算啊，算算这个亲属关系。高大人，是你的表姑爷爷，比你大两辈，对吧?高大人又是全县老百姓的父母官，比老百姓们大一辈，对吧?结论是什么?”

顾易安晕头晕脑:“是什么?”

张冠蓦然吼起来:“结论是，全县老百姓，包括我和李班头，都要比你大一辈，都算是你的表姑父，表姑妈，你就是这么一个见人矮一辈的衙役总管，哈哈哈——”

李戴也在一旁窃笑。顾易安自然是恼羞成怒:“大胆!我要把你这些狂妄之词禀报夫人，让她来找你算帐!”

“你当真要禀报?”

“当真!”

“你一定要禀报?

"一定!"

张冠马上换起笑脸:"不要这么认真嘛,大家开个玩笑嘛。其实你来当衙役总管,我一点不反对,我还觉得你屈才了。"

顾易安将信将疑:"那依你之见?"

张冠神秘地凑近他:"我看以您这么好的条件,应该进京城,入皇宫,做一个威风八面一呼百应的——大内总管!"

顾易安喜形于色:"真的?"

张冠含笑,拍拍他肩膀,扬长而去。

顾易安嘴里不断叨念着:"大内总管,大内总管,大内——"他总算醒悟过来,"那就是太监喽!"李戴强忍笑意,郑重点头。

顾易安破口大骂:"他妈的,好小子,有种,咱们走着瞧!"

李戴在一旁,想笑不敢,把脸都憋红了。

顾易安转过身来,恶狠狠道:"你笑什么?"

"我没笑啊,我是在咳嗽。"

"咳嗽为什么不出声?"

"我出声,出声!"李戴马上朝着顾易安大声咳嗽起来,顾易安一哆嗦,自言自语,"好啊,你们都要和我过不去,那我也来挑挑你们的毛病吧。"

他眼睛一扫,在桌上发现了李戴的宝贝花瓶:"这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后宅我表姑奶奶那里偷出来的?"

"胡说!这是我自己家的东西。"

"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让我看看!"

"哎,你可别动,这花瓶可是很——"

顾易安抓过花瓶,对着光线端详。李戴来夺,顾易安一闪,花瓶从手中滑下,跌得粉碎。李戴大叫一声,几乎昏厥。

顾易安一惊,马上强词夺理:"我看一下,为什么不让?摆明了是见不得人的赃物!摔碎了是你运气,要不我马上拿去报告夫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哼!"说完,他拂袖而去,溜之大吉。

张冠蹑手蹑脚地进来，发现李戴正万分沮丧地从地上一片一片地拾着碎瓷，眼角还挂着残泪。

张冠吃惊非小："还真碎了？是你不小心？是别人——？喔——是顾易安那个混蛋干的？"

李戴伤感地点头，叹息着："我孩子他三舅算得多准啊——毁于故意(顾易)！他要是把那个'安'字也说出来，我说什么也能多加点小心啊！唉，都是命，都是命啊！"

"什么命不命的？这笔帐反正要记在这小子头上！刚才我也想明白了，咱们哪，不能和他来硬的！你等着瞧吧，这种小人，得意必忘形，终究会犯在我们手里的！"

李戴深受鼓舞："对，别看现在闹得欢，留神将来拉清单！"

时隔一月，古今县衙办公室里面当真是另一番和睦景象——李戴恭恭敬敬地拉开门，张冠抢到案前拉出椅子，顾易安一步三摇地踱进来，环顾四周才缓缓坐下。

"都站着干什么？坐。对了，跟我说说有什么要办的公事？"

"报告总管，我们都处理完了。"李戴格外地陪着小心。

"你们效率很高啊。"顾易安兴致很好。

"是啊，我们都来了三个时辰了，该做的自然做完了。"

张冠的话让顾易安有点不快："怎么，你们是不是嫌我每天起床晚上班晚哪？是不是嫌我没有以身作则啊？"

李戴吓了一跳，连忙替好友圆场："不不，张冠不是这个意思。这半个多月我们都习惯您的作息时间了，您快到中午才上班，这明明是——"

张冠乖巧地接下去："明明是对我们办事能力的极大信任嘛，我们很受鼓舞，很受鼓舞！"

顾易安这才重露笑脸："嗯，张冠现在也很会说话了嘛。"

张冠趁势凑过来："这茶沏得刚好，总管您品品。"

"好，好，茶倒不急。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啊，所以心里不太

平静，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闹得挺上火。"

"您说说，我们给您参谋参谋。"

"胡闹!你们有什么脑子，能给我参谋。"

"我们是说，有什么需要办的您尽管吩咐。"

"笑话!这件事情要是你们能办，我还用自己上火。"

张冠李戴面面相觑，不知道再怎么哄这个龟孙。

"算了，明知道跟你们讲没用，可我还是要讲讲。你们绝对想不到昨天晚上我梦到什么了。告诉你们，我梦到我老婆了!"

"您老婆?您居然有老婆?居然有人给您当老婆?"张冠真是无法抑制的诧异。

顾易安瞪着张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从来没听您提起过，您老婆和您是两地分居?"

"什么两地分居?我老婆死了好多年了!"

"喔——那我们真不该问。"

"说也奇怪，她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头回梦见她。"

"哎呀，那是不是您也要——"李戴不好往下说了。

顾易安不耐烦地问:"也要什么?"

李戴支支吾吾:"也要——也要——您也要注意身体呀。"

"这我知道，你别打岔。"顾易安好像没听出李戴的言外之意，"我老婆在梦里就对我说，相公，您现在得遇贵人，吃穿不愁，有权有势，呼风唤雨，您是不是该续一个弦了?"

张冠自言自语:"不用续，您自己就够讨人嫌的了。"

顾易安一怔:"你说什么?"

"我是说应该续，您自己早该续个弦了。"

"可是我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要找个门当户对处处般配的，也难啊!"顾易安感慨万端。

张冠眼珠一转:"我看未必。总管大人，说老实话，您心里就没有什么人选吗?"

"人选嘛，还不好说。条件嘛，倒是有几条。"顾易安兴致勃勃地扳起指头，"第一，必须是个绝色;第二，必须非常年轻;第三，必须不是图我的钱;第四，必须全心全意服侍我，心里不能有别的男人;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能巩固我在府里的地位!"

"综合这五条，您说的莫非就是——"

顾易安笑得很可恶:"对，就是小翠啦。"

张冠李戴对视一眼，两个人同时挥拳欲击这老色鬼的脑袋。可是顾易安一转头，他们却又顺势改成齐伸大拇指——"好极了!您哪，现在就该去找她谈谈!"

顾易安点点头:"好吧，给这小丫头一个惊喜。"

目送着顾易安的背影，张冠李戴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反攻的时候到了!"

小翠正哼着歌子在擦一个铜茶壶，顾易安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小翠一见他，本能地有些嫌恶:"您找夫人?"

"找什么夫人?我就想找你呀，小翠。"

高明镜在张冠李戴的陪同下，蹑手蹑脚地来到窗下，听着里面的动静，渐渐气得粉面通红，张冠李戴在一旁更是摩拳擦掌。

屋子里，顾易安越说越得意:"小翠，我这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从年纪上看，我是德高望重的年纪;从身份上看，我是夫人身边唯一的亲戚;从地位上看，我是本县衙役总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相貌上看，我老而不朽，瘦而不柴——"

小翠"扑哧"一声笑了。

"你笑了，小翠你笑了!"顾易安十分惊喜，"你答应了?"

小翠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顾易安:"您刚才说了那么半天，您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构思一首打油诗。"

"喔，打油诗。说来听听。"

小翠一字一顿:"远看一条狗，近看会拱手。腰弯背又驼，原来

是老狗!"

"你这个没规矩的臭丫头!"顾易安恼羞成怒,"我非好好管教管教你——"说着,他就要冲上来揪住小翠。

张冠李戴有如神兵天降,一边一个,冲进来将他按倒在地。

"放开我,你们这些混帐东西!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了?"顾易安声嘶力竭,"我可是夫人的亲戚!我要告诉夫人,让她把你们关到大牢里喂臭虫!我们家亲戚多着呢,只要我一个口信,马上赶到!这衙门里上上下下所有差使,都是给我们家预备的!"

"癞蛤蟆打立正——你还想一手遮天?"

"癞蛤蟆看文件——你算哪一级干部?"

"放开我,你们不要命了!"顾易安已经挣扎得有气无力,"这府里除了夫人,哪个敢动我?"

"我也动不得你吗?"顾易安一抬头,看见满面怒容的明镜。

张冠李戴胜利地松开顾易安,他已有些心虚:"表姑妈,您误会了。"

"住口!你这个,你这个——"高明镜想骂他一句粗话,无奈又说不出口,一顿脚,对着张冠李戴:"替我骂他!"

"你这个没皮没脸白毛吊死鬼!"

"你这个红眼黄牙绿头大苍蝇!"

顾易安没怎么样,高明镜已经受不了:"哎呀,真难听,别说了!姓顾的,小翠与我情同姊妹,我是你的表姑妈,她就也是你的表姑妈!你却在打她的主意,无长无尊,形同乱伦,简直形同禽兽!反正我也懒得跟你多说,你马上从我们县里消失!你敢再踏入这里一步,我——"她一跺脚,对着张冠李戴,"还是你们跟他说!"

"我们把你过堂之后再游街,游街之后再过堂——"

"然后把你关到大牢里,饿三天渴三天最后锁到尿桶上!"

这回高明镜和小翠是异口同声:"别说了,真恶心!"

顾易安已经缓过劲来,冷笑道:"表姑妈,您也不要欺人太甚!撵我走可不是那么容易!我姓顾的四海漂零,看人眼色,找到这么

一块肉骨头容易吗?这骨头不啃干净了,我是不会走的!"

张冠义愤填膺地挽起袖子:"你不走让你也变成一堆骨头!"

顾易安狞笑:"这种事情你们说了不算,我还是去征求夫人的意见吧!"

县衙办公室里鸦雀无声。高明镜和小翠看着高青天,高青天怒气冲冲,来回踱步。

"这个混帐东西,我知道他会恶贯满盈,可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大,事情发展得这么快。快得简直——"看了众人一眼,高青天说了实话,"快得简直令我措手不及啊!"

"爹,原来您现在还没胆子和我娘摊牌啊!"

"也不是没有胆了,而是,而是没有勇气。"

张冠匆匆进来:"大人,果不出你所料!那个顾易安搬弄了许多是非,颠倒了许多黑白,夫人表现得很激动,连续有两个茶杯一个茶碗从窗户里扔出来,我和李戴都险些受伤。对了,夫人还说,咱们明摆着是下套,是欺生,是搞阴谋搞分裂,是故意给她难堪。她还说——"

高青天强自镇定:"她还说什么?"

李戴慌慌张张出现在门口:"夫人说,请老爷过去一趟。"

高青天连连摆手:"说我病了。"

"夫人说,病了也要过去。"

"说我病重。"

夫人说:"病重了也要抬去。"

高青天可真急了:"那,那就说我出车祸死了,被四辆马车轧过来轧过去,轧成八瓣!"

李戴面不改色:"夫人说了,那就一瓣一瓣抬过去。"

高青天喃喃自语:"她怎么就放不过我呢。"

高夫人满面怒容,盯着一步一步挪进来的高青天。顾易安倒

表现得不错，一边抽抽噎噎，一边搬过椅子来，让高青天坐下。

“易安，别委屈。”高夫人拍着胸脯，“有你表姑奶奶在这里，一定是明镜高悬！”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表姑奶奶，我想表姑爷爷也不是故意和您为难，他不过是一时不知天高地厚——”

高青天愤然起立：“你说什么？”

高夫人一拍桌子：“肃静！”

高青天迅速坐下。

廊下并排摆了四把椅子，高明镜小翠张冠李戴分别落座，每人泡了一杯茶，正大光明地偷听着。

“小翠，你对我爹信心大吗？”

“怎么说呢？和您差不多吧。”

高明镜气恼地看着小翠：“你怎么也这么悲观？”

“易安是我的侄孙子，在咱们家也就不算外人。”高夫人继续数落着丈夫，“你说他再胡闹能胡闹到哪儿去？再怎么说他也是小辈，不懂事是难免的嘛。”

“夫人，你觉得他还小啊？”

顾易安腼腆地低下头：“年纪是大了几岁，可还有颗童心。”

“那你为什么要打小翠的主意？”

“我这也是为了执行夫人的命令。”

不仅高青天，高夫人也是一怔：“易安，我好像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啊。”

“夫人，您不是让我注意衙门里大小人等吗？我想，娶了这个小翠，不就可以就近监视了？其实现在我已经在监视她了。每天我比她起得还早，眼珠都不错就开始监视。她烧火我要看她是不是多用柴禾，她买菜我要看她是不是虚报帐目，她吃饭我要看她是不是总盛第二碗——”

高青天紧皱眉头:"夫人,这,这都是怎么回事嘛!"

"你问我我问谁?易安,这些好像不是我的原意啊,我只是让你注意和大家打成一片。"

"夫人,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这衙门里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值得咱们相信啊!那个小翠,没事就写打油诗,为的什么,还不就是发泄对夫人的不满!那个张冠,老大岁数不结婚,在衙门里晃来晃去,还不是惦记咱们表姑妈!还有那个李戴,外表厚道内心暗思考,为了养育他那个多子女家庭。一定是大搞贪污腐化!"

窗外廊下,高明镜等四人咬牙切齿地听着顾易安的长篇诬陷。

高夫人渐渐有些不舒服:"等等,易安,你是不是——"

"夫人,让他把话说完,我看他这番话也是憋了好久了!"高青天此刻倒显得胸有成竹。

顾易安已接近忘形:"可不是嘛!夫人,我看咱们早点下手,把这些外姓人一个一个换掉!咱们老家那么多亲戚闲着呢,都叫来,有官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嘛!外姓人毕竟不可靠!"

"那我呢,我也算外姓人吧?"高青天陪着小心问道。

"当然了,按理也该换掉,可是,"顾易安扫了高青天一眼,"鉴于你与我们夫人的特殊关系,可以法外施恩,暂不处理,就算是留家查看吧!"

"夫人,原来我还是沾了你的光啊。"

高夫人不知所措,也无心理睬高青天的揶揄。

顾易安越说越痛快,越说越自信:"可是夫人的光,不会让你一直沾下去的!两德统一怎么样,海湾战争怎么样,该解决的时候,都会解决!说老实话,当初夫人嫁给你这个穷小子,我们老家有多少人笑话她呀——真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表姑奶奶,您想想,要是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把这个衙门承包给我顾易安——"

高夫人静静看了他一眼:"那又会怎么样?"

“我早赚出一座银山了!报案要收挂号费,问案要收咨询费,打板子要收辛苦费,进大牢要收住宿费,官司赢了要收县衙建设费,官司输了要收普法宣传费——”

高青天虚心请教:“那人家要是没钱交呢?”

顾易安狞笑:“男的抓来当苦力,女的卖了当歌妓!”

“那要是家里还有老有小呢?”

“那也是资源,不要浪费!干脆就逼他们沿街乞讨,然后全部交公——零存整取,也是一笔横财呢!这就叫——斩,草,除,根,敲,骨,吸,髓!”

高青天打量着高夫人,高夫人低下了头。

顾易安热切地看着高夫人:“夫人,您听明白了?”

“是啊,你不说我还糊涂着,现在我可是明白了,太明白了!老高,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我,我真是——”

顾易安十分好奇:“真是什么?你们不要打哑谜啊。”

高夫人看着顾易安,表情骤然严肃起来:“易安,你就一点预感都没有吗?”

顾易安眼神开始慌乱:“夫人这么一说,我倒真是有一点了。好像,好像——可是——不会吧?!”他的脸色开始发白,“我可是您实实在在的本家亲戚啊!夫人,您总不会——”

张冠李戴高明镜小翠一起出现在门口,异口同声——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顾易安面无人色。

半个小时之后,顾易安背着一个小包袱,从县衙门里恨恨走出。大门将关未关之际,他在门缝口挥动着拳头——

“我会回来的!”

第十六章

高夫人正在厅里绣花，高明镜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明镜啊，你说——”

高明镜竖起一指挡在唇边，“嘘”了一声。

高夫人不明所以。

高明镜朝外面喊了一声：“藏好了，你进来吧！”

小翠眼睛蒙着罗帕，憨憨地出现在门口：“那我抓到你，可不许耍赖啊。”

高明镜躲来闪去，最后被迫登上了八仙桌，高夫人皱起眉头，预备出声呵斥。高明镜作出哀恳的表情，高夫人心一软，走到绣墩前坐下，不理她们了。

机灵的小翠听到一点动静，循声摸来。高夫人很不耐烦，起身避让，却被小翠扯住了衣袖。

高明镜跳下桌子，凑到近前，促狭地制造错觉：“讨厌，放开，衣服要扯坏了！”

小翠不依不饶：“我才不管呢，一放开你又要耍赖了！”说着，她胜利地抱住满面愠色的高夫人，却吃了一惊，“哎呀，小姐，你的腰好粗啊！”

高明镜开心地大笑着，小翠发觉不对，扯下蒙眼罗帕，怔怔的看着气不打一处来的高夫人。

“看什么看，不认识了？”

小翠可怜巴巴地解释：“夫人，我不知道是您。”

不解释还好，一解释高夫人更有话说了：“不知道，不知道就

可以乱搂乱抱了，简直是没有家教!这幸亏是我，要是老爷回来呢，要是张冠李戴呢，后果简直——"

高明镜在旁火上浇油："简直不堪设想!"

"明镜，我还没有说你呢!你就更不像话了，一个大家闺秀，做点什么事情不好，成天疯疯癫癫的!我看你们两个也是闲得发慌，干脆，你们都搬凳子过来，看我绣花。"

高明镜和小翠苦着脸从命。

"古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懂不懂?"

高明镜和小翠急急点头。

高夫人微感失望："我还没说呢，你们就懂了?"

高明镜笑道："您这次没说，上次可说了!"

"我说了，我说了你们也没有往心里去!我每次苦口婆心地开导你们，我不嫌烦吗?"

"您好像不嫌。"高明镜如实答道。

"呸!谁说我不嫌!可是我再怎么烦，我还是得说!这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哪，应该从小就知道珍惜时间;只要你们能够珍惜时间，你们就会有更多更多的时间。然后呢，你们再像我这样——"

高明镜喃喃自语;"绞尽脑汁来想怎么打发。"

"明镜!"

高青天悠悠闲闲地进来，发现屋里只有高夫人一个人闷坐，看着绣品发呆。

"夫人，明镜呢?"

"被我赶出去了，这丫头，就知道气我。"

"那小翠呢?"

"和明镜一块出去了。"

"喔，那你忙吧。"高青天不假思索地转身，往外就走。

"站住!"高夫人一肚子委屈，怎能容他这么走开。

高青天一怔："有事吗，夫人?"

“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生她们的气，为什么赶她们出去?”

高青天和蔼得无可挑剔：“你一定有你的道理嘛。”

高夫人犹自悻悻：“她们话里有话，讽刺我无所事事!”

“她们也有她们的道理。”高青天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什么?”高夫人可真是柳眉倒竖。

高青天深悔失言：“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她们的道理当然不如你的道理更有那个道理。”

“你也觉得她们不对?”高夫人气愤稍平。

“当然了!就算你无所事事，也用不着她们说嘛。”眼见夫人又要翻脸，高青天连忙将话锋一转，“何况你根本没有无所事事。”高夫人还是没有好脸色，高青天只好硬着头皮胡诌下去，“再说无所事事虽然不是好事，但也未必就是坏事，无所事事就是，就是——其实无所事事就是无所事事。”

高夫人上下打量着他：“你罗罗嗦嗦说什么呢?”

高青天越发紧张：“我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古怪——我天天都想无所事事，可总是遇上一大堆事;而你不想无所事事，结果——结果——反而是——反而是——”

高夫人心生警惕：“反而是什么?”

“结果反而也是——遇上一大堆事，过得十分忙碌而又万分充实!”

高夫人这才满意：“这句话说得还比较实在。”

高青天偷偷擦汗：“夫人，那你在此歇息，我到前面转转。”

“你去干什么?”

高青天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去找明镜她们聊天。”

高夫人又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就没想过陪我聊聊呢。”

高青天口不应心：“你不是忙着绣这个花手绢嘛。”

高夫人终于爆发：“绣什么花手绢?绣个鬼!你们几个从来当我是个门坎，走过来走过去都不肯站一下，更不用说陪我说话聊

天了！我怎么办，我当然就只能绣花了！这条手绢我绣完一次拆一次，拆了重绣，绣了重拆，我，我都快闷死了！"

高青天深深叹了口气，打量夫人半天。

"你看我干什么？

"夫人，那你刚才还不承认自己是无所事事？"

小翠和高明镜在翻看小翠的打油诗稿。

"这都是你来我们家以后写的？"

"是啊，这种打油诗又不需要费心思，随随便便就可以写。"

高明镜选了一首念出声来："要数就数他官大，官大未必架子大。知识越多越可爱，见人不笑不说话。——这是写的我爹。"

小翠含笑点头。

高明镜再读："脾气真的很难缠，总把傲慢当威严。最恨别人有事做，因为自己实在闲。"她明知故问："这写的是谁？"

小翠脸一红："我也不知道。"

"写的是我？"

"不是。"

"那是张冠？"

"不是。"

"那是李戴？"

"不是。"

"那一定是你自己了？"

"哎呀，怎么会呢？"

"那，你，就，是，写，我，娘！"

小翠慌了："小姐，您小点声。夫人听见了，还饶得了我？"

"那你为什么写，还写得这么刻薄？"

"没有办法，打油诗的创作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其实，我也觉得我娘这样闲下去很可怜的。"

"要是能帮一帮她就好了。"

“可是我们谁有耐心陪着她聊天，看着她绣花呀?”

“那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

“很难。除非是和她一样闲的人——”

小翠忽然茅塞顿开：“对了，太对了！就找和她一样闲一样无聊的人！我们要向夫人建议，办一个刺绣技术短期培训班，让县里那些喜欢绣花的老太婆都来我们这里，大家切磋交流!”

高明镜也懂了：“名义上是学刺绣，实际上就是家长里短聊闲天，我娘肯定满意!”

“她一满意，就不会成天盯着我们，和我们过不去了。”

“哎呀，小翠，你可真够聪明的！这一下，连我爹都要领你的情。”

小翠不好意思地笑了。

明镜和小翠这一番谈话的直接后果，发生在一周以后。

这天中午高青天从外面微服私访归来，一进大门就听得大堂上人声鼎沸。

等他走进来，发现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刺绣技术短期培训班第一期开学典礼”的横幅早已横空挂起。所有堂鼓公案回避牌都是披绸挂缎，两厢排列着一个又一个礼仪花篮，都是县里买卖铺户联名致贺。最醒目的是，“明镜高悬”四字金匾已经换成了“以绣会友”。

足有三四十个中老年妇女在大堂上穿梭，布置，寒暄，打听，说笑，眉飞色舞成一片。高青天在人丛里钻来钻去，汗都出来了。

张冠和李戴正在铺红毡，见了高青天都欢天喜地地打着招呼：“大人，您不用往里掺和了，我们两个能行!”

“谁说我要掺和了?!”高青天急得有点失态，“这个，这个，统统的，什么的意思?”

张冠瞧瞧李戴：“不对呀，大人说话怎么带日本味儿了?”

高青天好容易说句整话：“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乱七八糟，乌

烟瘴气,匪夷所思,莫名其妙——老实说,谁的主意?"

"当然是我的了,老高。"高夫人满面春风地走过来。

张冠李戴趁机退开。

高青天气焰灭了不少:"原来是——你的主意?"

"是啊,你还有什么说话吗?"

高青天一抬头,看到取代"明镜高悬"四字金匾的"以绣会友",气不打一处来,声音又高了几度:"就算是你的主意,也得跟我解释清楚!这里是办公场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高夫人有些惊诧,随即镇定:"你发什么火嘛,有话我们到后面去说。张班头,李班头,你们接着干,再过半个时辰,开学典礼就正式开始!"说完,她昂然走在前面。

高青天指着张冠和李戴:"你们,你们瞒得很好嘛,哼,等会儿跟你们算帐!"说完,他追着夫人走向后宅。

李戴有点担心:"哎,这回大人好像真急了。他会不会和夫人闹起来啊?"

张冠摇头:"你呀,总是低估夫人的威力——以及咱们大人的涵养。"

"要说起来,小翠这个丫头还真是有心,她这个主意啊,正合我的脾气。这样一来增加一些收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可以和大家联络感情,也算是替你这个县太爷做点公关;三来呢,也可以交流刺绣技术,提高刺绣水平,弘扬刺绣文化,领导刺绣潮流!"高夫人滔滔不绝,根本不给高青天开口的机会。

"如果是这么好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蒙在鼓里?"

"这还不是为你好嘛。你大小也是个领导干部,做事总要照顾影响,知道得越多越脱不了干系。像现在这样,就算上面有点批评看法,你也可以推到我们这些家属头上嘛。我们是家属,家属是什么?是群众!谁能向群众追究责任嘛。"

"你说得倒是头头是道。可我高青天从来不是那种装聋作哑

掩耳盗铃的脾气!据我考虑，这个班存在诸多问题，不能贸然举行开学典礼!”

“你不要乱扣帽子，有问题你就讲出来。”

“首先，凭你三脚猫的刺绣工夫，根本不适合教别人。”

“那又怎么样?”高夫人侃侃而谈，“现在当老师不是为了教别人什么，而是要让别人都觉得自己比你行。换句话说，我们办班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以我们的笨拙，唤起对方的自信。”

“谬论!还有，如果你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以绣会友’，那就不要想什么贴补家用，不要想有什么收人。什么报名费教材费辅导费住宿费，一个铜板也不许收。要照顾影响，就要彻底照顾影响。这件事情上，你只有真的没什么油水可捞，才不会被人说三道四!”

“可是你看看左邻右舍，什么‘茶道进修班’、‘气功代培班’、‘古典音乐补习班’、‘大秧歌培训中心’，谁不是大把大把地收银子，凭什么我们就要白尽义务?”

“因为我要对得起大堂上的那块匾!”

高夫人故意打岔:“你是说‘以绣会友’?”

高青天一瞪眼:“我是说原来那块——明镜高悬!”

高夫人想了想，终究不愿因小失大:“好，我就依你一次，不收钱，尽义务!”

“一言为定!”

“可有一样，你现在要陪我去见见那些学员。”

高青天目的已经达到，也想见好就收:“我能不能就不去了?我好歹是一县父母官，日理万机——”

“行了行了，你不要提什么父母官不父母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培训班副总监!”

“那，总监是谁呢?”高青天明知故问。

高夫人得意非凡地翻了一个白眼。

高青天和明镜在屋里下着围棋，小翠进来为二人上茶。

高青天发觉茶具有异："小翠，你搞错没有？这是我的茶杯吗？"

"老爷，以后你就将就着用这个吧，今天夫人和那些老太婆在那边联欢，你的茶杯就被她们给用了。这是我另外给您找的。"

"真让人受不了！"高明镜也发起了牢骚，"这一个月家里被她们这一群老乌鸦搞得乌烟瘴气，人仰马翻的！"

小翠撅着嘴："要是举办奥运会，大家还能沾点光，可现在，唉！这群老太婆也不知哪儿来的精神，一聊就聊到半夜，夫人陪着我就也得陪着，困死了！"

高青天好言劝慰："你们哪，稍安勿躁。反正这个培训班也就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再忍一忍就过去了。"

"那可不一定。"

"小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我听夫人说，下一期培训班的招生工作，这几天就要开始了！"

"啊？"高青天心烦意乱地站起身，来回踱步。

"要么，您去劝劝她？"

"我说一句她还有十句在那里等着——"

小翠满腹内疚："老爷，我是不是好心办了坏事，我看您比从前，头还疼心还烦。"

"小翠，这事情也不能怪到你头上。以夫人的脾气，你不出这样的主意，她自己也会想到的。"

高明镜长叹一声："事到如今，您就往好处想吧，毕竟我娘是在办培训班弘扬民族文化，她要是找一群老太太烧香拜佛搞封建迷信，咱不也是拿她没办法嘛。"

高青天一皱眉："明镜，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阿Q了？我告诉你，做人就要旗帜鲜明，要敢于表态！"

"谁要表态，表什么态？"高夫人兴冲冲从外面进来。

"夫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刺绣培训班,实在是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那个,明镜,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高青天求援地望着女儿。

高明镜也不愿多事:"是啊,小翠,刚才不是你先说的吗?你说这个培训班实在是有点——"

"我?我刚才说什么了?"小翠吃惊不小。

高夫人觉出情形不对,盯住了小翠,"你刚才说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在这里重复一下就行了。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小翠一咬牙:"我就是对您有意见!这个培训班,办得实在是太晚了!它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哪!这样的好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操办?"

高夫人喜不自胜:"说得真好。小翠,改天到我们培训班当个秘书长,我们每天活动都带着你。"

小翠有苦难言:"是,夫人。反正当不当秘书长,我也都得陪着。"

"傻丫头,同样是陪着,地位意义可不一样啊。反正你们都没事就好,那我走了。"

高夫人一出去,高明镜就数落开了:"小翠呀,不是我说你什么,你的意志也太软弱了。"

"小姐,这里年龄数我小,当然是应该你们站出来表态呀,都推到我头上,我哪里架得住啊。"

"说得也是。"明镜转对高青天,"爹,那你可就太让我失望了。你刚才还说,要敢于表态——"

"我刚才话说了一半,敢于表态,但还要善于表态嘛。"高青天解释道,"其实呢,我也不是没有和你娘作过斗争。那天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就是朝她吼了半天,吓得她马上打消了乱收费的念头。"

"老爷,有了这么良好的开端,您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

"问题是我心里太不踏实，她怎么一天下来都没和我算帐呢？还是和颜悦色的，好像家里从来都是我说了算！害得我一晚上没睡好，尽做噩梦，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找岔训了我一顿，我这个劲儿才算缓过来。"

高明镜和小翠耸耸肩膀："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培训班即将结业，高夫人也就更忙了。

这天傍晚她从外面进来，发现高青天正伏在桌子上打盹。

"老高，哎呀，老高，你怎么在这里睡了？"

高青天睁开惺忪的睡眼："我在等你。"

"等我干什么？"高夫人柔情顿生。

"我看我们需要谈谈。你这个培训班啊——"

高夫人马上觉得扫兴："这么晚了谈什么。你还是早点去睡吧，明天是我们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你可要出席，大家都说要和你谈谈呢。"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今天张冠李戴来找我，说外面有些风言风语，说你们培训班的那些老太婆——"

"什么老太婆？那都是我们培训班的姐妹！"高夫人嗔道，"她们是老太婆，我不也成了老太婆？"

高表天唯有苦笑："你当然不是老太婆。人家说你的那群姐妹，来你这里学绣花都是别有用心。"

"什么用心？"

"人家不过是借这个机会和你拉关系套近乎，最后把门路一直走到我这里！我到任以来一直做得是清如水，明如镜，所以人家想走后门走不成；可你这个培训班，正是把后门给打开了！"

"胡说，一派胡言！你以为你这样一个芝麻绿豆官，还有多少人想巴结你是不是，还要拐弯转角来巴结你是不是？高大人，你也太自作多情了！"

高青天正色道："自作多情的有可能是我，但也有可能是你。

我们此刻不必做无聊的口舌之争，我只想提醒你，如果有人为了官司来托你说情，我是一概不听，一概不准!”

“可要是根本没人托我说情呢?”

“我就当着张冠、李戴、明镜和小翠，给你赔礼道歉!”

“好!要是那些姐妹真的是为了打官司走后门，才和我周旋，那就是我瞎了眼，我也给你高大人当众赔情!”

高夫人一甩袖子，进了卧房。高青天本想跟在后面，可终于还是知趣地止住脚步:“今晚我还是到书房里睡吧。”

“随便!”

今天是古今县“刺绣技术短期培训班”第一期的结业典礼。一群老太婆济济一堂，正在听高夫人讲话，离夫人最近的是甲乙丙丁四个学员代表。

“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相聚的时光这么短暂。姐妹们跟我又处得这么好，我更是舍不得离开大家。”高夫人眼圈红了。

那几个学员代表也开始七嘴八舌:“是啊，古人说得好——只有离别时刻——”

“才知时光短暂——”

“纵有万语千言——”

“难诉心中留恋——”

“哎嗨哎嗨呀——”

“哎嗨哎嗨呀——”

众老太婆异口同声:“难诉心中留恋!”

高夫人感动得泪下，众老太婆也不失时机地拭泪。

“高夫人，我们几个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表达我们全县妇女对您的一片心意，希望您能够喜欢。”

“是吗，那我太感动了!”

四个老太婆各自捧出一面锦旗，依次展开，上面都绣着四个大字。第一个绣的是“女界楷模”，第二个绣的是“华夏针神”，第三

个绣的是“风华绝代”，但还是要算第四个最朴实最热烈最得体——“多好的人”。

“谢谢，谢谢姐妹们。”

高夫人得意洋洋地进门，将四面锦旗朝高青天怀里一塞。

“这是什么?”高青天被闹糊涂了。

“你说是什么?锦旗!我那些姐妹们，没你想得那么多心眼!我是以绣会友，人家也是以绣会友!”

高青天展看四面锦旗:“是吗?那真是本官多心了。”

“仅仅是多心吗?”

高青天态度诚恳:“那是本官错怪她们了。”

“仅仅是错怪吗?”

“那你说呢?”

“老高，我们可是打了赌的!你好歹也算是个大丈夫，大丈夫一言出口——”

“不就是驷马难追嘛!”高青天硬着头皮应道。

“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我去找张冠李戴，还有明镜和小翠。”

她一推门，她发现门口站的是老太婆甲:“张婆婆，你怎么在这里?”

张婆婆陪笑:“夫人，我有点事一直想和您谈谈。”

高夫人一怔:“那就进来说吧。”

“这点事嘛，”张婆婆进来发现高青天在场，“敢情大人您在啊。”她连忙改口，“这点事，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

“没关系，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办点事。”高青天胸有成竹地朝夫人挤挤眼睛，然后退了出去。

“大人您慢走。”张婆婆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也自然多了，“夫人，其实呢，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家是做豆腐生意的，前两个月被县衙门派人给封了。”

高夫人变色:“你是为了这件事?”

“可不是嘛。两位班头硬说那豆腐是‘假冒伪劣’，害得我们一家大小都在喝西北风呢。您说说，豆腐这个东西，能‘假冒伪劣’到哪儿去，吃又吃不死，多上几回厕所就是了。为了这个就封门，明明是刁难人嘛!”

高夫人尽量平静:“你就是为这件事情发愁?”

“可不是嘛。其实，办不办刺绣培训班，我都想天天来这里陪您说话。可是，唉!这件事情不解决，我干什么都没心情。”

高夫人点点头:“这个我懂。”

高青天在外面回廊里看着张婆婆兴冲冲地出来，自己摇摇头笑了，却见老太婆乙慌慌张张走过来。

“你是来找夫人的?”

“是啊是啊。”

高青天指指客厅:“里面请。”

高夫人心存戒备:“王婆婆，原来你也有为难之处?”

“可不是嘛。”

高夫人咬咬嘴唇:“那您说吧。”

“我们家小三，前两天过生日，喝点酒呢心里高兴，结果就上街开玩笑，遇上个女孩子，他眼一花，以为是自己从前的女朋友呢，就上去打招呼，那女孩子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哪，就乱喊乱叫的，招来一大堆人。我们家孩子脸皮薄啊，手上又带了把刀，他就比划了一下——”

“后来那女孩子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对吗?”

“对呀对呀，咱们大人跟您提过这个案子吧?”

“他提过。”

“他是不是也替我们孩子打抱不平啊?不满您说，要判我们孩子好几年刑呢!”

“也许吧。”

王婆婆眼中放出光来："那您就不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

王婆婆从后宅依依不舍地出来，高夫人送出，在回廊里叹口气，一转身，发现高青天正站在对面，笑容可掬。

"你不要想入非非。告诉你，人家都是来和我联络感情，根本没提别的事情。"

"夫人，我也没说——她们提过什么事情啊。"

正在此时，老太婆丙和老太婆丁双双出现。

"哈哈，请进请进。"高青天分外地和蔼可亲。

高夫人有苦难言："李婆婆，赵婆婆，你们——也都来了？"

"是啊，我们来看看您。"

"顺便联络联络感情。"

高青天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高夫人，高夫人脸上已经有些红晕。

高青天不想太给夫人难堪："那你们先聊，我回避一下。"

"哎，那又何必呢，我们两个又没有什么要瞒人的事。"

"真的？"

"不过，一看见大人，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偶然的啊，偶然想起。"李婆婆显得欲盖弥彰。

"我知道我知道。纯属偶然。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呢，前一段和对门吵架，吵了几次就开始动手，动了几次手都没占到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五个儿子，我们家不争气，只有三个儿子。"

高青天看上去很代她着急："那怎么办哪？"

"我想求大人帮我个忙，把我们对门全家关到大牢里去，不用多，半年就行。"

"半年就行？"

"半年就行！出来他们就老实了！"

"有理有理。"高青天看着高夫人,高夫人一直是一言不发。

赵婆婆扯扯李婆婆:"你这么一提啊,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夫人,我这事比起李婆婆那事,简直就算不上什么了。我老公这个人哪太老实,没什么前途,我们之间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了。"

"那又怎么样呢?"

"如今孩子都大了,我也该追求个人幸福了,我就想和他离婚,可离婚是离婚,我又想让他负担我的全部生活费,房子和地也想让他留给我。不知道高大人能不能派个人,开导开导他?"

"要是开导了没用呢,要是你老公他不听呢?"

"那就靠大人给我作主啦。"她谄媚地笑着,"反正夫人大慈大悲,是观世音转世,我们姐妹间都是清楚的。大人您,总得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高夫人听着听着,不发一言,径自出神。

赵婆婆小心翼翼:"夫人,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我和别人打的一个赌,我好像输了。"

她的眼中落下一滴泪来。这是一滴伤心之泪。

高青天从袖中取出一块手帕,默默地递给她。

"娘。"高明镜轻轻走进来,看见高夫人一个人又在绣花了。

高夫人勉强笑笑:"你不和小翠去外面疯,来这里干什么?"

高明镜认真地看着母亲:"我想陪您聊聊天。"

"算了,娘不用。娘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听说下一期的刺绣培训班,您不办了?"

高夫人点点头。

"爹跟我说,您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

"没什么。"高夫人淡淡地笑着,"刚才我把那些老太婆打发走的时候,心里是挺难受的。我一直以为别人是因为和我有感情对脾气,才来和我聊天交朋友。其实,人家都是冲着你爹,想从我这里与你爹拉上关系。你爹是清官,不会让我这么做。再说,我自己

也不会这么做。"

"我知道。"

"我现在确实还有点寂寞，可是我这个岁数的老太婆，岂不都是该有点寂寞的？我现在身边又没有可聊天的人了，可是也不必担心被人利用了，这不好吗？"

高明镜扑到了高夫人怀里："娘！"她紧紧抱住了高夫人。

高青天从外面进来，望着这母女俩："今天本官没有什么公事，这里有没有什么闲人，想随本官一起到街上去购物啊？"

高夫人缓缓抬起头，望着自己的老公，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

第十七章

明镜和小翠上街买零食去了，后宅里就剩下老两口。高青天穿着内衣内裤在竹椅上假寐，高夫人无精打采地补着他的官服。

有人在敲门。

高青天被惊醒，懵懵然不知所措，高夫人示意他不要出声，自己凑到门边:"谁呀?"

"夫人，是我。"听声音好像是街道治安积极分子林婆婆。

"林婆婆，你，你有事吗?"

"当然有啦，您让我进去说，好不好?这事不宜大声。"

高青天作了一个严厉的手势，示意夫人绝对不要让那老太婆进来。

"林婆婆，您什么事儿啊?要是想打个麻将什么的呢，咱们人手也不够，就算了吧。"高夫人一边搭讪着一边将门闩死。

"唉呀夫人，不是打麻将。"

"那要是出去逛街呀，我就更没有时间了。不瞒您说，我这里还有点活，也走不开，要不，您改天再过来?"

林婆婆沉吟片刻:"那倒是行啊，我也没什么急事。就是刚才抓了一个强盗，您能不能说个地方，我好给您拴着。"

高青天一惊，脱口而出:"强盗?!"

林婆婆倒抽一口冷气:"哎，夫人，我怎么听着你屋里还有别人呢?"

高夫人不免有点尴尬:"是吗?您，您听清了吗?"

"当然了!而且不客气地说，好像还是个男人呢?"

高夫人只好如实招来:"您别误会,这男人是我们家老高。"

林婆婆乐了:"敢情两口子说悄悄话呢,怪不得把门都闩上了。你们放心,那我就不进去打搅了,你们两个慢慢聊着。那个强盗呢,我就先给拴在大堂上,一会儿你们抽空去看看就行。"

"哎,等等!"高青天起身就要开门,发觉衣冠不整,连忙抓过夫人膝上的官服,往身上胡乱套着。

"别慌,别慌,袖子在这边。"高夫人在旁边也插不上手,"林婆婆,您在外面稍等一会儿啊,我们老高穿上衣服就出来。"

"不着急,不着急,你让大人把衣服穿好了。我就在外面坐着等会儿。谁没有个年轻的时候呢?"

看来林婆婆把事情想岔了。

高夫人脸腾地一红:"这老太婆,不三不四地说什么呢?"

高青天瞪她一眼:"刚才你自己说什么了?人家能不误会吗?能不往那方面想吗?无缘无故败坏本官名誉。还不开门!"

高夫人撅着嘴去把门打开。

高青天满面春风把林婆婆让了进来,眼睛不住往她身后打量。

林婆婆一屁股坐下:"大人,甭找了,那强盗我没随身带着。他在大堂上呢。我们都捆好了。陈婆婆正看着呢。我是到后面来报个信。"

高夫人给林婆婆倒了杯茶:"那您怎么不把强盗交给张冠李戴两位班头啊?"

"没瞧见啊,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高青天想起来了:"我派他们出去办案,一定是还没回来。"

"对呀,我们是在前面找不到人才往后面遛达,"林婆婆心直口快,"可不是故意打扰你们两口子。"

高夫人百口莫辩:"林婆婆,您误会了,我们刚才——我们其实——我可不是说——不,我是说我们不是——"

"我懂。"林婆婆朝她挤挤眼睛,高夫人差点背过气去。

"咳,你不可能懂!得,我也甭解释了。林婆婆,那个强盗你们是

怎么抓到的?"

"其实啊,不费吹灰之力!"林婆婆讲得绘声绘色,"那个家伙蒙着面进了陈婆婆家,一心想抢东西,她家里没别人啊,也就是我和她正聊闲天呢!一见进来强盗,我们老姐儿俩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

平时慈眉善目的林婆婆此刻精神抖擞,面目狰狞。

"结果呢,我们一抄擀面杖,那个强盗就被我们给吓住了,胳膊也软了,腿也软了,三下两下,就被我们给按在地上了。我们捆好强盗,锁上门,就送到县衙门来了。"

高青天鼓掌赞叹:"好,好,老当益壮,大义凛然!"

林婆婆也没忘了谦虚:"咳,这也没啥了不起的。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您哪,过去看看,给我们打个收条,我们也就告辞了,等会儿还得去公园练大秧歌呢。"

"我明白,我明白。对了,这个强盗的底细——"

"该问的我们都替您问过了,反正一路上不说话也怪闷的。别看这贼不怎么样,论资格他还是个惯偷,他说他的外号叫什么叫什么赛昆仑!"

高青天大惊:"赛——昆——仑——?"他愣在那里了。

高夫人还没怎么样,林婆婆心里已经打上鼓了:"怎么,出什么错了?是不是这个强盗,和大人您沾亲带故啊?那可真不好意思,你说他也没提这事啊。得了大人,收条您也甭打了,就当我们今天下午没来过吧。"

"不,不,不,林婆婆,老高不是那个意思。老高,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高青天深吸一口气:"惯偷赛昆仑,连续作案一百四十三起,官府通缉三年零六个月,悬赏白银十五两。婆婆,你立了大功了!"

"啊?"林婆婆马上反应过来,向门外跑去。

"婆婆,你跑什么呀?"

"我先走一步到堂上看着,可不能让他跑了,这个兔崽子太值

钱了!”

两位见义勇为的婆婆拿了银子兴冲冲告辞,高青天闷闷不乐地望着她们的背影。

从外面办案回来的张冠李戴瞪着刚松绑的案犯运气,吓得对方不敢抬头。

“可恼!可恶!混帐东西!”高青天还在低声咒骂。

“知道我们大人在骂谁吗?”

“知道,骂我呢。”

“知道为什么骂你吗?”

“知道,因为我是小偷。”

“不对!”高青天怒气冲天地逼近他,“你的混帐之处,不在于你是个小偷,而在于你冒充惯偷赛昆仑!”

“大人息怒,我也就是想着借人家名,壮自己胆。”

“可是你知道你给衙门造成了多大损失?”

“不知道。大人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刚才白白从银库里支了十五两银子给两个老太婆,那可是对惯偷赛昆仑的悬赏,全浪费在你这个小毛贼身上了!你,你气死本官了!”

张冠也陪着愤慨:“别说大人您,我都气得半死!不过大人,你刚才既然知道搞错了,就不该给她们银子!”

“张冠说得对啊,大人。起码你该打个对折。”

“不行不行,那岂不是打击了群众们治安联防的积极性。民心不可丢。”

“要怪,还得怪这小子!做贼就做贼吧,还冒名顶替!说,你到底姓甚名谁?”

犯人一愣,抬起头看看大家,竟然噗哧一声乐了:“各位,你们真没认出我来,我这可是第三次来了!”

大家将信将疑,都开始打量这厮,最先看出点眉目的还是张

冠。他一拍大腿："你不就是那个，那个关，关——"

"关小三嘛！"

"对，对，是关小三，从前吃白食磨洋工民愤极大！哎，你怎么又成了强盗？"

"大人，我这也是一步一步滑入犯罪的深渊啊！"

"先说说，你怎么留这么长的头发，害得本官都无从相认。"

"我现在穷困潦倒，哪里有钱理头发，自然是这个样子了！"

"我记得你和张一笑出狱之后，很快就从本县失踪，你们去了哪里？"

"大人，我们一出监狱，首先比较奇怪的就是——我们的结义大哥刘大为，他怎么没有来接我们哪？"

"你们想得倒美。人家被你们害成那样，还会来招惹你们？"

"他不招惹我们，我们还不能招惹他吗？我们当机立断，中午饭就在大哥家解决，也算他为我们接风洗尘压惊说媒求情做寿……甭管因为什么，这顿饭是跑不了的！"关小三是神采飞扬。

"你瞧他那副不思悔改的嘴脸！"李戴咬牙切齿。

关小三马上老实下来："我悔改，我悔改。话说我们来到刘家门口，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跟左邻右舍一打听，敢情他听说我们哥儿俩即将出狱，唉，他也是一时想不开，心一横，他就移民加拿大了！你说这事闹的！"

"人家是惹不起躲得起！"

"这下你们该死心了！"

"我倒是死心了，可是老张他不干啊。结果呢，他就一个人找了只小船偷渡，非要去加拿大找我们大哥，想把我们的白食事业进行到底！如果途中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想他现在已经接近白令海峡了！"

"那可难说，谁知道他碰上什么季风啊？说不定事与愿违，把他吹到太平洋上某岛屿呢！"

"要是再遇见吃人生番，恐怕就上了人家的菜单了！"

关小三一惊:“不会吧?难道说我贤弟吃了一辈子的白食,最后成了别人的白食?”

“难说,哎,你别兜圈子啊,往下讲,你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我们大人正等着听呢!”

“大人,我其实没做过多少缺德事,就是走上这条犯罪道路吧,也是非常偶然的原因。”

“到底偶然到什么地步啊?是不是和上回一样,因为一串糖葫芦?”高青天冷冷问道。

“这回是因为一笼屉热包子!”

张冠李戴吐吐舌头:“也没多大起色。”

“那一天我在街头闲逛,只觉心灵空虚腹中饥饿,一阵奇香让我停住了脚步。蓦然回首那味道来自——”

张冠闭着眼睛也答了出来:“灯火阑珊处?”

“错,是路旁包子铺!我就在那个包子铺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心里这个——”

“你心里这个馋呀!”

“我心里这个气呀!”

“气,你有什么可气的!”张冠问。

“我就想县衙门是干什么吃的,还管不管事?”

“谁说我们不管事?”李戴气势汹汹。

“管事,管事怎么让包子铺这么嚣张?”

“本官就不明白,人家怎么嚣张了?”

“他们还不嚣张!把铺子开在路边,包子蒸着,馄饨煮着,香味飘着,门还开着!我都看得见人家怎么吃!有的蘸点醋,有的不蘸醋,有人吃半天还剩一个,最可恨的是有的吃了一笼还又叫了一笼,你说你吃得完吗?”

张冠嗤笑:“你先说你管得着吗?”

关小三已经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可是看着看着,我发现也有不少乐趣。比如说吧,那人吃得急了,把嘴给烫了!那人站起来没

注意，把衣服给刮了！最可乐就是那位，光顾着埋头喝馄饨，旁边有个小子已经下手摸他钱包了，他根本不知道！眼看那小子就要得手——”

高青天焦虑万分：“那你怎么不大喊一声‘住手’——喔，对了，你，你也是，你也是一个——”他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

关小三陪笑：“是啊，大人，我也有我的局限性啊。”

“往下说。”

“结果旁边有人看见了，就提醒失主，说你钱包丢了，是那个人偷的。那个失主一摸腰里，登时就变了脸色。这时候，那个小偷刚走出几步，要赶是完全赶得上。”

“他赶上去了吗？”

“根本没有。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完这句话，我眼前一亮，就注意上这个人了。”

高青天也很关心：“他说了什么？”

“他就说，我没丢东西，那钱包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去追人家。”

“竟有这等怪事？”

“当时我打定主意，就跟着他逛街，跟着他回家，记住了他家的位置，我才和邻居打听，知道这个人姓全，叫全老实，家有娇妻爱子和年迈双亲，手里还有几个钱。”

“你要对他家动手？”

“是啊，从他的名字从他的家产从他那天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我下手抢劫的最好选择。”

“看来古人说得有道理——怕什么，就来什么。”

关小三回想当初：“我第一次上门，就选了一个黄道吉日的——深更半夜，我蒙上黑纱，带上匕首，轻手轻脚，翻过院墙，找到上房，摸进去，叫醒了他们夫妻二人，他们还在睡觉！我说睡什么睡，起来交钱！”

“他们交了？”

"交了交了，交得很痛快，一共是纹银一百一十两，我也没有伤害他们两个，只是警告他们不许报官，如若报官，我一定杀得他们全家片甲不留!"

"什么片甲不留，真是评书听多了!"

"是鸡犬不留!"

关小三诚恳点头:"对对对，还是您二位比我有经验。"

张冠李戴急了:"哎，说什么呢?!"

"闲话少说，"高青天问道，"除了全老实一家，你从前还抢过谁家?"

"回大人话，我再没抢过别家。"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胡说!你把本官当成三岁孩子吗?"

"小人岂敢。"

"那你在今天之前，难道只抢劫过一次，本官绝对不信!"

"对，别以为我们大人是个书呆子，你就可以随便哄骗!"

今天高青天的耳朵特别好用:"谁是书呆子?你说谁是?"

张冠连忙圆场:"大人，李戴的原话是说——'别以为我们大人是个书呆子'，也就是说我们大人其实不是一个书呆子。对吧，李戴?"

"对。对。大人不是书呆子。"

"这还差不多。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是啊，您说到哪儿了?"

李戴冲着关小三:"哎，问你呢，我们大人说到哪儿了?"

"大人说到——那你在今天之前，难道只抢劫过一次。本官绝对不信!"关小三记性挺好。

"不错，就是讲到这里!那么关小三，你有何话讲?"

"大人，不是我批评您，您刚才就把我的话听拧了。我不是说我只抢劫过一次，我是说我只抢劫过一家!"

"不明白。"

"好，我尽量说得通俗一点。我只抢过全老实一家，但在他家

抢劫了不只一次。”

“那是几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大人,总共七次。”

“七次?”

“是啊,你们这回听懂了吧。”

“听懂了是听懂了,可是我们不相信!”

“就是,他们家被抢七次,我们怎么一回也没接到过报案?”

“大人,我说的都是实情。您要是不信,就找全老实来,一问就知真假。他家就住在城外十里铺,门前三棵大槐树。”

“好,速传本案当事人全老实!”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都在场,关小三暂时回避,全老实当真人如其名,低着脑袋不敢正视大家。

“全老实,最近你们家丢过东西吗?”

全老实一愣:“没有啊。”

“一次东西也没丢过?”

“是啊。”

“什么东西都没丢过?”

“是啊。”

“这不可能嘛。”

“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方圆百里,谁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那好。”高青天一摆手,“带案犯关小三,当堂对质。”

张冠下去,将关小三带了上来。

“关小三,这个人你认识吗?”

关小三乐了:“我当然认识。我到他家前前后后抢劫过七次,每次都见到他,怎么会认不得他呢?”

“怎么你每次都会遇到他,也太巧了吗?”

“不是巧不巧的事情,我总是选他在家的时候去的。他家里什

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外人总是找不准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好一些。”

“竟有这样的事?”高青天定定心神，“全老实，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可也不完全是。他每次来我家，是要拿一点财物走，可那都是我强塞给他的，他，他并不情愿哪。”

“越说越乱套。”

“越编越出格。”

“不，我没有编啊，我一直欠他很多钱，只能拿东西抵债。其实也不是，其实我们两家本是通家之好。其实我们也算不上通家之好，但他救过我一次命……”

关小三愕然，望着满头是汗的全老实。

全老实陪笑:“贤弟，我只能编到这个地步，剩下来的可就靠你自己编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你编得这么离谱，我怎么往下接呀。”关小三大为懊恼，“还不是纸糊灯笼，一戳就破!”

“可是，贤弟——”

“可是什么?我是作案人我都照实招了，你是个被害人，现在又是身处专政机关，受法律保护，怎么比我还心虚?”

高青天也是大惑不解:“是啊，如果你明明遭过抢劫，前后七次，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现在又为什么做伪证?”

全老实低下头:“大人，大人我，我有苦衷哪。”

“什么苦衰，说来听听。”

全老实找张冠李戴诉苦:“你们大人是不是外行啊?要是轻易说得出来，那还算是苦衰吗?”

高青天挠挠脑袋:“言之有理。当事人既然无话可说，张冠李戴，你们看呢?”

张冠和李戴互看一眼，异口同声:“回大人，我们的意见分歧很大。”

“张冠，你先讲。”

张冠神态矜持：“各位，凭着我对人性的透彻把握和敏锐分析，我认为全老实采取这种大悖常理的合作态度，一定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怀疑他一直采取非法手段积累个人财富，又担心引起官府的注意，于是制造这种假抢劫，里应外合，转移资财，这在国际上有个通俗的说法叫，叫什么来着？”

“洗钱！”全老实不假思索地答道。

“对，‘洗钱’！大人，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张冠得意洋洋。

全老实急了：“大人，我可没有承认啊。这位大爷，您怎么能拿话绕我呀！”

关小三也很紧张：“我说大人，偷东西是偷东西，洗钱我可没干过。做我们这行的，不时兴多种经营，那要被人瞧不起的。”

“李戴，你的意见呢？”

“凭我对人性的透彻把握和敏锐分析，我认为全老实采取这种大悖常理的合作态度，一定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李戴说得甚为流利。

“等等！”高青天看看大家，“这套话我好像刚听过一遍。”

“可不是嘛，连我都耳熟。”张冠道。

“听我把话说完嘛。我认为全老实已经为自己的家产投了巨额保险，然后在关小三的协助下，监守自盗，转移资产，企图坑害保险公司，诈取巨额保险金，哼哼，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哎呀，这就更离谱了，青天大老爷啊，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胆子？”

“再说我也不会配合他呀——保险公司与我无冤无仇。”

“好，看来两位班头的推测得到了你们双方的矢口否认，哼！哼哼！哼哼哼！”

“怎么了，大人？”

“是不是要动大刑啊？”

全老实和关小三扑通跪倒：“大人，不要冲动！”

“起来，起来。咳，你们误会了，我没那个意思。我之所以哼了几声，是因为一切都不出本官所料！张冠，李戴，你们自称了解人性，可是你们了解得太肤浅了！我认为站在我们面前的全老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充满仁爱之心的大教育家，可以与孔子耶稣和苏格拉底齐名！”

“啊？”

“他一次又一次地任由关小三抢劫盗取自己家中的财物，为的是什么，一定是为了感化关小三那颗冥顽不灵的黑心哪！到现在，他还不肯承认自己家中遭到该犯的侵扰，就是想完成这一番大的德育教育，可敬啊可敬！”

全老实脸色煞白：“大人，不要再说下去了，你说得我——我都害怕起我来了，我有那么高尚吗？”

“是啊，我也不太容易相信。”关小三道，“虽然全老实身上肯定有我应该学习的地方，可我毕竟没法相信他有那么高尚。”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高青天终于急躁起来，“一个偷了还偷，偷个没完，一个从不报案，坚持装傻——你们这算什么。”

“大人，耐心点。”

“我还要怎么耐心？”

“我们还是让他们两个详细讲一讲，每次行窃的经过，也许可以分析出一些蛛丝马迹。”

“好，关小三，你先讲。”

“那我就从第二次到全老实家讲起吧。其实那次我没打算去他家，我是瞄准了他们家邻居，可是那家狗一叫，人一嚷，灯笼火把这么一照，我就晕了，爬上院墙就往外翻，结果急中出错，没翻到外面，反而翻到全大哥家了。”

“后来呢，你遇上什么人没有？”

“遇上的就是我全大哥呀。”

全老实接着讲下去：“当时我一个人在院中乘凉，见到关贤弟，

我自然是吓了一跳。”

关小三讲得有声有色:“外面是人喊狗叫,到处喊着‘抓贼呀’,‘抓贼呀’!然后,失主那家有人隔墙问到——‘全老实,你看见那个贼了吗?’我心想,完了,束手就擒吧。谁知全大哥说了这么一句话——”

全老实不怕麻烦又学了一遍:“我一直在院子里,什么也没看见哪。你们到别处去找吧!”

关小三恍如身临其境:“我当时可真是太激动了,我就直勾勾地看着他,结果就把他给看毛了,他走过来在我耳边嘀咕起来——兄弟,你要是觉得这一趟白来了,你就到我屋里看看。甭管好坏,你拿几件,也是个意思。”

“你这个大胆毛贼,真的就去拿了?”

“是啊,我就拿了一面铜镜,一件锦袍,还有——”

“行了行了,不用细说。往下讲。”

“要说那全大哥他也真是客气,一直送我送到了村口,我朝他瞪了两回眼睛,他才回去。”

张冠和李戴好奇地打量着全老实:“有意思,有意思。头一回听说,有意思。”

“第三次,我就专程去了我全大哥家,正赶上他们家在吃中午饭,他老爹,他老娘,他姐姐,他姐夫,还有他老婆孩子,我看这么多人,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可他非把我往屋里让——”

“啊?结果呢?”

“结果是不堪回首!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地跟我敬上酒了,最后把我灌得是人事不醒。”

高青天拍案叫绝:“好,这时候下手,正为稳妥,全老实你真是有勇有谋。”

全老实涨红了脸:“您可别太早下结论。”

“稀奇就稀奇在这儿,他根本没下手,他们全家都没下手。人家把我搀到床上,给我盖了床被子,让我睡了。等第二天我早上起

来，又留我吃了顿饭，才让我找着两床被子和一大卷衣服，走了!”

“岂有此理!”

“大人，耐心听完。”

“这后面不定还有多少乐子。那第四次呢?”

“第四次来我家呀，关贤弟就拎了两壶酒，还有一只火腿。”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对咱好，咱也得表示表示嘛。”关小三腼腆地捻着衣角。

“当时我就数落他一通，我说——兄弟，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呀!我缺你这点东西吗?大家又不是外人。你下次来要是再拿东西，我可跟你急!”

“啊?这种话他也说得出口?”高青天冷笑，“冲着你们俩这交情，真是应该拜个把兄弟。”

全老实苦着脸:“谁说没拜?我们拜了。”

众人彻底愕然:“啊?太过分了吧?”

“拜把兄弟是好事啊，所以全大哥一说，我是打心眼里赞成。拜把兄弟那次，也就是我第五次去他家，我把他们家马车给赶走了，上面装了粮食，布匹，家具，衣服，满载而归呀!”

“因为关贤弟说了，他和我拜了把子，就是我兄弟，他日子过得太差，人家也会笑话我，说我的闲话。我一想，也是。”

“什么就‘也是’啊?气死本官了!”

“听见没有，我们大人快气死了!”张冠冲着全老实和关小三嚷道，“你们两个不要津津有味地玩味犯罪细节了，往后说简略点!”

全老实连忙答应:“是，简略点!第六次他来我家是腊月二十三，我们专门替他置办了一份年货，让他来取，结果他说怕朋友多，不够招待的，我们想了半天，就让他把我们自己家那些年货也都拉走了!”

李戴感慨:“嗬!真是，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仁)都有!”

“后来正月里全大哥又找到我家里。一进门他就说——”

“等等，等等。”高青天大惊，指着关小三，“全老实，原来你知道他家?!那你为什么不来报案?!”

“大人，我，我名字叫全老实，您说我能——”

“算了算了，往下讲!”

“我们大哥说正月里用车的时候多，问能不能先让他赶回去借用一个月，我也没驳他的面子，就答应了。一个月后，按说好的日子，我去他家取车，又拉了不少东西走，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家。”

“以后你为什么不去了?”

关小三鬼鬼祟祟道:“我听到一点风声，说是我大哥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准备我下次再去的时候设个埋伏，把我捆了交到县衙门里来。幸亏我全大哥心眼好，给我通风报信。”

全老实勉强笑着:“自己兄弟嘛，别见外。”

“可是谁知社会太复杂，生活太冷酷。”关小三无限惆怅，“离开我亲爱的全大哥，我很快就落入了法网，即将得到应有的惩罚。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好，二位都讲完了。”高青天放缓口气，“我承认，张冠李戴和我都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这桩案子的性质，这桩案子是我为官多年从未听说过的荒唐案件!坦率地说，我为我县滋生出全老实这样的受害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全场鸦雀无声，全老实埋下头去。

“全老实，本官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也不是要故意使你难堪，我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问你，你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小小毛贼如此厚爱，如此纵容?!”

“大人，您让我怎么说呢。我爹我娘我老婆，都赞成我这么做，我们家的人都是这个脾气!我上有老下有小，我遇上什么事情都豁不出去呀。我这位贤弟头一回来，腰里带着匕首呢，我敢多嘴吗?”

“可是全老实，那第二次人家在墙外问你看没看见贼，你说一

声‘有’，大家过来，三下五除二，把他一捆送到县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可是大人，偷东西犯不了死罪，他早晚还是要从大牢里放出来呀。越是这路人记性越好，他要是为难你，你好得了吗？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你又逃得了吗？别说他在院子里，就算他喝醉了躺在我家炕上，我也不敢动他一指头啊！况且，这路人指不定有多少同伙呢，你惹了一个就是全惹了，那我还不得家破人亡啊！”

关小三由衷地惋惜着：“咳，大哥，其实啊，您有好多顾虑都是不必要的。我关小三不也就是一个一般人吗，打我，我就疼，追我，我就跑，吓唬我两句，我也是半宿睡不着！您要是早给我点厉害，我也不至于蹬鼻子上脸，在犯罪的道路上滑得这么远！”

“听见没有？全老实，你的行为只能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为虎作伥，害人害己！对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关小三是怎么落入法网的？”

全老实一怔：“那还用说吗，一定是二位班头带齐家伙，设下埋伏，一声令下，七手八脚，费尽心机，死里逃生，最后才把他抓到——”

“你问问他自己，是怎么落网的？”

“贤弟，你是——”全老实看着关小三。

“大哥，我刚才说了——‘社会太复杂，生活太冷酷。’离开您一家人以后，我选择的第二家受害人，是两个老太婆。谁知她们毫不犹豫，就抄起擀面杖，将我打倒，捆好，送到这里来了。对了，人家还领了十五两银子的赏钱呢。”

“啊？!!!”全老实说不出话来。

“所以，全老实啊全老实，你真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这个时代，不该再出现你这样的东郭先生了！”

全老实抱着脑袋蹲下：“唉，我真是被自己这个名字害了！”

“那你还不赶紧改个名字？”

“那我叫什么?”

高青天抓起一张公文纸,在背面走笔如飞,写了三个大字,丢给全老实:“你自己看!”

全老实展开一看,不觉念出声来——

“全——无——敌?!!!”

第十八章

古今县的衙役办公室，已经是旧貌换新颜，墙上张贴着大字横幅，上面写着“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墙角堆着大量锦旗。

张冠正在埋头登记帐簿，门外传来李戴热情洋溢的声音——

“那好，我就不送了。以后大家捡了什么东西，还是要继续往这里送啊。戒骄戒躁啊，再接再励啊，哈哈哈哈……”

随后他紧皱着眉头走进来，显然刚才的话语都是言不由衷。

张冠没有抬头：“今天咱们可又破了一次纪录，我刚才数了一遍，不多不少，好人好事三十三件！一会儿告诉咱们大人，他肯定特别地高兴！”

“高兴？有什么好高兴？你把今天登记的好人好事念一遍。”

张冠清了清嗓子：“本县居民江程氏，拾金不昧，将一支铜钗交到县衙，特此表彰。本县居民陆亮，拾金不昧，将一只童鞋交到县衙，注，是左脚，特此表彰。本县居民叶敏，拾金不昧，将半筐青蒜交到县衙，特此表彰。本县居民张继平，拾金不昧，将三十七只马掌交到县衙，特此表彰。这个张继平也够闲的，你捡那么多马掌干什么？真是！”

“行了行了，别念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咱们这个‘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已经七八天了，成天有人送东西来，成天有人拾金不昧，可都送的是鸡毛蒜皮的小玩艺。再这样下去，我们这里成废品收购站了！”

“大人不是说了，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情操，呼唤一种爱心！”

“咱们大人也是糊涂！人家为什么捡点破烂就往这儿送？”李戴

走到墙角，拎起一片锦旗，上面有“拾金不昧”四个大字，“人家图的是这个！你摸摸，多好的料子啊，免费赠送！哼，这几天我在街上一走，多少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这锦旗改的?!”

“说实在的，老李。这些事你看在眼里，我也不是瞎子。人家天天来占便宜，咱们还不能点破，还得好话说着，笑脸陪着，我心里不气呀?可是咱们大人喜欢这一套——”

高青天已在外面听了半天，此时从门外走进来:“不是我高青天喜欢这一套——”

张冠李戴见大人进来，毕竟有点尴尬:“大人，我们——”

“没关系没关系，来，大家坐，就算你们背后议论我几句，也没什么，我背后，也没少议论你们嘛。”

“嘿嘿。”

“嘿嘿。”

“不过刚才我说了，不是我高青天喜欢这一套，而是社会需要这一套。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大家都伤脑筋。可是没有人真正为社会做点什么，对不对?我们搞这个‘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就是让大家承认——拾金不昧光荣，拾金而昧可耻！几个锦旗值什么钱，大家由此萌发的点滴善心，才是千金难买呀！”

“可是满街的小孩子都穿着咱们的锦旗……”

“这也不是坏事嘛。起码他们天天看到的会是这四个字，他们的心里也就刻上了这四个字，这有什么不好嘛！况且，大人往县衙里送的，可能都是不值几个铜板的小物件，可是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以后他们就算遇到金钗银镯水晶杯子，他们一样会往县衙里送，他们不会留给自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县的风气不就大大好转了吗?”

“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要是大家连财都不贪，金都不昧，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张冠大发感慨。

“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从接待到登记，从表彰到宣传，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你们看看——”高青天拿起张冠刚才忙活的那

张黄表纸,"同样一张纸,我们可以画影图形捉拿一个犯人,也可以写失物招领榜,让大家觉得世上还有点可以信赖的东西!"

张冠李戴无比激动:"大人,这回我们是真明白了!"

高青天信手指指墙角堆着的锦旗:"这就对了。不要吝惜锦旗。等这批都发完了,我再找城里大户去赞助嘛。"

"大人说得对,反正咱这是无本生意。"

后宅里,高青天和高夫人面对面坐着,高明镜打着呵欠进来,看到父母都在,不觉一怔:"你们都起那么早。小翠呢?"

"买早点去了。"

"爹,我看您好像有心事。…… 我知道我昨天回来太晚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明镜,你都扯哪儿去了,我怎么会关心那些琐事。"

"你爹想的是公事。昨天是三月三十一号,是'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的最后一天,那些没发完的锦旗,也都还给赞助方了。你爹他担心,没有锦旗,没有物质奖励,还会不会有人来交捡到的东西。"

高青天闷闷不乐地插了一句:"换句话说,拾金不昧在我们古今县还能不能蔚然成风。"

"其实我觉得够呛。现在这人,比猴都精,无利不起早。"

高青天十分的不以为然:"我可不相信,这一个月的努力会付之东流,这拾金不昧的美德会沾染患得患失的污点!夫人你呀,就是只相信物质刺激,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也难怪,你和我不一样,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高青天最后一句话虽是小声嘀咕出来,高夫人还是听个正着,不免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

高明镜窃笑:"爹,'人之初,性本善',那不就是《三字经》的头一句吗?那也算高等教育啊。"

高青天被女儿噎得不轻，回头见小翠挎着篮子出现在门口，如遇救星："哎呀，小翠，你可算回来了。早点呢？"

小翠快手快脚地将各种早餐——油条，豆浆，烧饼，白煮蛋——摆到桌上。最后摆到堂上的，是一枚银钗。

"哎，小翠，让你买早点，你买根银钗回来干什么？"

"夫人，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我捡的。我拿回来交公。"

高青天一怔，来到小翠面前，声音颤抖："小翠，今天虽然是四月一日，本官可不想陪你过愚人节。你知不知道'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昨天已经结束了？"

"知道啊。墙上标语都是我收拾的，锦旗也是我帮着还的。"

"那你图的是什以？"

"什么也不图啊。这东西一定是别人丢的，那么我捡到了，当然要想法还给失主嘛。"

"谢谢你，小翠。"高青天回头，神情激动，"夫人，明镜，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老高，你冷静一点。这有什么？小翠是我们府里的丫鬟，饱受我们高家诗书礼义的熏陶，她能做到拾金不昧，并不使我意外。总而言之，这并不是文明礼貌月的功劳啊。"

"娘说得对，要等县里的老百姓来交失物，那才算数啊。"

小翠乐了："那有什么难的？门口不是挤了一大堆人吗？"

"一大堆人？干什么的？"

"都是来交失物啊。挤得水泄不通的，我好不容易才进来。"

高夫人怔住："啊？这——"

高青天由衷地微笑着："夫人，咱们就别愣着了。快点吃早点，吃完了，本官还要大忙特忙呢！"

第十九章

后宅里，高夫人一边喝着银耳羹，一边在和小翠闲聊天。

“小翠，今天的银耳羹，火候把握得就比较好。”

“是吗?怎么个好法?”

“喝起来比较有内容，不像往常那么清汤寡水的。”高夫人情不自禁地咂咂嘴。

“可我还是煮那么长时间啊。”小翠忽然醒悟过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我不小心，把银耳多放了一点，所以您喝着感觉不一样了。”

“敢情是这样。”高夫人大为泄气。

“那我明天再多放一点。”

“算了算了，银耳多贵呀，咱们可得省着点。其实呀，我在娘家就不该养成这个嗜好。”高夫人言语中还是流露一份怅然，“家里本来开支就紧，明镜又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喜欢打扮。到处都要用钱，从明天起，我一定要把这银耳羹戒掉。”

“戒掉?”

“是啊。小翠，你不相信我有这个毅力?”

“相信倒是相信，不过夫人，凡事都应该循序渐进。对了，锅里还剩一点，我都给您盛来吧。”

“也好。”

小翠出去，高夫人抓了本妇女杂志，却又读不进去。

“明镜，明镜!”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她嘀咕一句，“又到哪里疯去了。”她坐下来，闭目养神。

小翠端着银耳羹匆匆进来:“夫人,有客人来了。”

“找谁的?”

“找老爷的。”

“那领他去书房啊。”

“老爷不在。”

“那就让他改天再来呀。”

“他说想见见您。”

“见我?见我干什么?”

“他说他一不是借钱二不是求情三不是推销化妆品,您见他一面,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哈哈哈,终于见到夫人了,我葛达礼真是三生有幸啊!”一个身着锦袍红光满面的大胖子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冲着高夫人就深施一礼。

“小翠,愣着干什么,快去倒茶呀。”

小翠上茶,葛达礼顺手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小翠。

“这是什么?”小翠接过来才犯了嘀咕。

高夫人凑过来看一眼,笑了:“傻孩子,这是银票啊。”

“那他给我银票干什么?”

高夫人也觉蹊跷:“是啊,平白无故,你给她银票干什么?”

“怎么叫平白无故?”葛达礼瞪大眼睛,“这是小费呀,银票五十两。有什么好奇怪的?”

高夫人和小翠都惊呆了。

葛达礼耐心介绍:“看来你们不常出入高消费场所。那就难怪了。无论接受任何服务,都要付人家小费,这是那里的规矩。”

高夫人心中自然不快:“这是县衙,也是我家,但绝对不是什么高消费场所,也绝对不收任何小费。”她话锋一转,“再说,给小费也没有必要给那么高嘛。”

“这怎么能算高呢?”葛达礼从怀里掏出一大叠银票,愤愤不平地挥舞着,“你们过来看看,这里面哪一张面额不比这张大?我给

你五十两银子，是因为我没有更小的零钱了！”

“五十两银子，怎么能算是零钱呢？”

“当然算了！”葛达礼兴致勃勃地数叨着，“现在这年头，五十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买把扇子，都只能是沉香木的，买象牙的至少要一百两啊！想吃点早点吧，五十两银子，连半只龙虾都买不上！”

小翠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早点就吃龙虾？太夸张了吧？”

葛达礼神气活现：“这算什么？像我这种档次的人，就要超前消费，超不了前，就，就面子的没有！”

高夫人问道：“我有点不懂，什么叫作‘档次’啊？”

“档次就是，就是，唉，就么说吧，像我这样的，拿到外面去，能值一千两银子；那像您这样的，啊，不，”他临时改指小翠：“像她这样的——”

小翠瞪着葛达礼：“哎，我警告你，想好了再说啊。”

葛达礼有点心虚，后面的话不敢说了。

高夫人给了葛达礼一个台阶：“算了，我还是拿我打比方吧，这样我还能听明白点。”

“好，那就比如您哪，拿到外面去，最多只值三百两！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档次不同。”

小翠还是急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以为我们夫人好欺负是不是？”

“啊，我是打比方嘛，没有恶意的。夫人，你不要生气啊。”

“我没生气。我就是有点奇怪，就算你比旁人多卖出七百两，那你不也是把自己卖了吗？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当东西给卖了呢？”

葛达礼急了：“谁说我把自己当东西？”

小翠接上一句：“你从来都不是东西！”

“你！”

高夫人咳嗽两声：“葛先生，小丫头不懂事，你不要介意。”

“对对对，我葛达礼是什么人，长虹贯日皓月当空的角色，怎

么能和这小丫头一般见识呢。”

“其实我现在也感觉到了,你很了不起呀。”

“当然了不起了!”

高夫人微微一笑:“那你今天来我们家,先找老爷后找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有多么了不起,对不对?”

“对!”一言出口,葛达礼随即醒悟,“不对!夫人,你怎么把我往沟里引哪!我既然名叫葛达礼,自然是达礼又知书,知书又达礼,我怎么会那么狂妄自大满身铜臭气呢?”

高夫人一怔:“原来你也有点自知之明啊。”

葛达礼无限委屈:“当然,人家在社会上也混这么多年了。”

“失敬失敬。那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呢?”

“我是为了向高大人致敬而来。”

“为什么要向他致敬?”

葛达礼郑重地挑起双手大拇指:“因为他是个好官是个清官是个值得尊敬的官哪。”

“看来我们家老高还真是名声在外呀。那么说来,葛先生你也算是我们家老高的知音了。”高夫人喜不自胜。

“不敢当,不敢当。”

“那你准备怎么向我们家老高致敬呢?”

小翠冷笑:“你是不是也要给我们大人塞银票呢?”

葛达礼正色:“当然不是!我的计划是向大人送一块金匾!”

“金——匾——?”

“是啊。一块富丽堂皇五彩鎏金的大金匾,一块让人印象深刻肃然起敬五体投地屁滚尿流的大、金、匾!”

小翠乐了:“您会的成语还真不少呢!”

“我还会好几条非常好听的成语呢,可我这回不打算用!”

“为什么?”小翠明知故问。

“我打算下次见面再用!”

“您会的成语本来就不多,当然得省着点用。”

“就是!”

高夫人在一旁已经听不下去了:“小翠!”她嗔怪地瞪了小翠一眼。小翠抿嘴一笑,不说话了。

“葛先生,那您在那块金匾上准备题什么字呢?”

“我就是来征求大人和您的意思嘛!您喜欢什么,我就让他们写什么,免得让您不满意!”

高夫人这才对他有了点好感:“你可是真细心哪。那我们当然也不好辜负你这一片诚心。要不,就写一个‘两袖清风’吧。”

葛达礼连连摆手:“不好不好,做好官不一定非得做穷官,这四个字写下去,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也有道理。那,‘民之父母’呢?”

“不好不好。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太复杂了。如果都当成自己儿女,那要惹多少麻烦生多少闲气呢!”

“那就简单一点——‘锄强扶弱’,这总可以了吧?”

“哎呀,那就更有问题了!您想啊,‘强’被锄了,‘强’就成了‘弱’;‘弱’被扶了,‘弱’就成了‘强’。就这样,‘强’变成‘弱’,‘弱’变成‘强’,锄来扶去,锄来扶去,人都快累死了,还哪边都落不到好!”

高夫人被他强强弱弱地绕糊涂了:“也许你是对的,可我们家老高总说他要‘锄强扶弱’,‘锄强扶弱’,难道他错了?”

“大人他是太天真了!其实,他应该明白,这世上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人上人,有的人呢,生下来就是人下人,这是客观规律!‘锄强扶弱’,就是违反客观规律,就是反科学,就是反动,就是倒退!”说着说着,他不由得声色俱厉。

小翠在一旁听得反感频生:“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什么行啊?你自己说一个出来,我们听听!”

葛达礼胸有成竹:“其实这四个字我真的已经想好了,就是——‘富豪之友’!”

高夫人和小翠面面相觑。

葛达礼兴致勃勃:“这四个字,代表了我,还有和我在同一档次的朋友们,对高大人共同的期待呼唤!我们希望他真的和我们想到一起,做到一起,玩到一起,乐到一起,真的和我们打成一片!”

高夫人欲言又止:“这个——”

小翠再也忍不住了:“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老爷的大名是青天!他是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的!”

葛达礼大笑:“我们也没反对他继续当青天哪!只要他对我们是青天,对那些穷人是阴天就行啊!对不对,夫人?”

“葛先生,我的头都被搞晕了!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我觉得我们家老高,好像不会同意你要写的那四个字。”

葛达礼马上陪笑:“那没有关系,写什么都可以,我刚才也不过是提一点参考意见嘛。总而言之,高大人和您,喜欢写什么,我就让人写什么,哪怕写‘游人止步’,我都不反对的。”

高夫人赞许道:“您这个人可真好说话。”

“其实我这个人的优点还多着呢,天长日久的,您就明白了!啊,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我要和高大人增进感情,而增进感情的最佳途径就是——拜把兄弟!”

小翠呆住了:“明镜可惨了,要摊上这么一个宝贝叔叔!我说夫人,这种事情恐怕要等老爷他自己作主,咱们也不好替他答应吧?”

“那是当然。”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和高大人他结拜为兄弟!”葛达礼的语气十分坚定,“虽然他没有听说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他,可我相信,我们就是有这个做兄弟的缘分!”

小翠很好奇:“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太有钱了!”葛达礼理直气壮,“我实在是太有钱了!我常常半夜醒来,激动得睡也睡不着,一直哭到天亮!”

“您到底为什么哭啊?”

葛达礼说着说着又哽咽了:“当时我就想,我就想——我怎么这么有钱呢?!”

小翠窃笑:"那就难怪了,您现在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

"不,谢谢,我不能总这么脆弱,我要努力变得坚强!"葛达礼掏出块手绢,捂到脸上擤了半天,"面对着老天爷对我这样的厚爱,面对着从天上掉下来的暴风雨般的馅饼,面对着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好运气,我一定不能被吓倒,我要勇敢地承担着,享受着!不就是花天酒地吗,不就是纸醉金迷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怕,我挺得住!"他不自觉地狞笑着,小翠和高夫人都被他给吓住了。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葛达礼好像刚刚从狂热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愣一愣神,回头问小翠。

"你说到你和我们老爷有做兄弟的缘分。"

"对,我一点也不夸张!我有钱,有数不清的钱;他有权,有响当当的权——我们两个当然要结合在一起!要不然,天下人都会觉得可惜!"

高夫人好容易插进来两个字:"可是——"

葛达礼一挥手:"亲爱的夫人,不要再说什么可是了!我已经决定了——"

他正要继续慷慨陈辞,忽然怔怔地望着门外。

高明镜闯了进来,根本没有留心他,只是过去纠缠高夫人:"娘,什么也不要问,给我一两银子!"

"干什么?怎么又要钱?你不说明白——"

"我在街上买了点东西,结果把你给我的钱都花完了。我就让铺子里的伙计跟我来家里拿钱。您快点,人家在外面等着呢!"

高夫人拿女儿没有办法,只好拿银子给她。

高明镜道一声谢,一阵风似的又出去了。

这一段时间内,葛达礼一直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宛如木雕泥塑,使得小翠一直很好奇地打量着他。

"葛先生,葛先生,葛先生!"高夫人把音量提到最高,葛达礼才然惊觉:"啊,夫人。"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在思考。”

小翠插嘴:“思考什么?”

“思考我刚才说的话。”

“你刚才说什么了?”小翠不依不饶。

“我刚才说,我刚才说我在思考。”

小翠嗤笑。

高夫人不愿纠缠下去,有心送客:“你刚才表示的诚意,我也非常感动。这样吧,我们老高回来,我和他好好说说。”

“说什么?”葛达礼眨巴着眼睛,显得无知又无辜。

高夫人愕然:“说你想和他拜把兄弟的事情啊。”

葛达礼哈哈大笑:“夫人,这里面看来有点误会,我今天来请求你们答应的是——”

“是什么?”

葛达礼面不改色:“是我和令千金的婚事。”

“什么?!”小翠和高夫人同时惊呆了。

“我是说——”

“行了行了,别重复了。”高夫人心慌意乱地坐下,“我想我没听错。葛先生,我明明记得你刚才是说要和我们家老高拜把子,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惦记着和我们明镜拜天地了?”

“这有什么,事情总是在发展变化嘛。”葛达礼振振有词,“我从前的老婆已经休掉,眼下我正是一个一百八十克拉的钻石王老五。俗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刚才明镜小姐在我面前这么一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小翠补上一句:“你就觉得自己是钟馗打饱嗝——”

葛达礼兴高彩烈:“对,对,对!”可又渐生狐疑,“‘钟馗打饱嗝’是什么意思?”

小翠笑嘻嘻道:“肚里有鬼呀!”

“胡说!”葛达礼转过头来,“夫人,虽然明镜小姐她没有听说过

我，我也是刚刚见到她，可我相信，我们就是有这个做夫妻的缘分!"

高夫人瘟头瘟脑地又问了一句:"为什么?"

葛达礼依旧理直气壮:"因为我太有钱了!我实在是太有钱了!我——"

小翠已经倒背如流:"你常常半夜醒来，激动得睡也睡不着，一直哭到天亮!当时你就想——我怎么这么有钱呢?!"

"是啊，一点不错!"

"葛先生，你说你喜欢我们明镜，你为什么喜欢她呀?"

"因为她是高大人的骨血，自然像高大人一样聪明正直;她又是您的女儿，也一定具备您当年的青春风采!"关键时刻，葛达礼总是比较能说会道。

高夫人格格笑着:"你倒很会说话。"

"当然!对了，夫人我冒昧问一句，明镜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她是独生女。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葛达礼无限感慨，自言自语，"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简直是太圆满了!夫人，您放心，明镜跟我在一起，是不会受任何委屈的!我们家城里城外都有房产，我和她城里住腻了就住城外，城外住腻了就住城里——"

"这么搬来搬去的，明镜可要累死了!"

高夫人朝小翠嘘了一声:"听人家说。"

"我还要在海边为她修几栋别墅，到时候您们老两口也可以搬过来住嘛，海边空气新鲜嘛。"

"真的?"

"当然是真的!到时候我们找几个菲律宾女佣来等候你们二老，"他故意瞟了小翠一眼，"保证会更称职，更得力，而且用不着你们开销一文钱，薪水由我来发!那时候你们会比现在更舒服更安逸!"

小翠并不动气，只是笑眯眯地听着。

葛达礼胜利地总结:"我可以断言,城里兴什么时装,明镜她一定是第一个穿上;外面有什么风景名胜,她想去就去,而且去多少回都随便!"

"我们明镜她挺爱美的。"

"那我给她买化妆品!最贵最权威的化妆品!而且一天做一次面膜,三天美一次容,五天做一次整形手术!"

高夫人惴惴不安:"整形手术就不要做那么频繁吧,免得我见面都认不出她来。"

葛达礼宽容地点点头:"好说,好说。总之,只要明镜她肯嫁给我,她就会过上——我都替她高兴的美好生活!夫人,您相不相信?"

"我,我有点相信了。"

小翠盯着葛达礼:"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懂,要向您请教——如果明镜小姐她根本不想与你在一起呢,无论您已经为她准备了多么美好的生活?"

葛达礼充满自信:"这不可能。这不符合常理。"

"我是说如果呢?那您是耐心等待;还是强买强卖,还是干脆就——另寻新欢另攀高枝?"

葛达礼愤然站起:"抗议,我抗议。这个问题明显与本案无关,我不准备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小翠冷冷一笑,回头问夫人:"您的意思呢?"

"葛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女儿高明镜的终身幸福,你必须正面回答。抗议无效。"

"那好,我回答。我当然是——耐心等待啦!"

小翠自言自语:"鬼才信呢。"她笑对葛达礼,"要是这时候另外有一个知府家的千金小姐爱上了你,死活要嫁给你,她家里也执意要招你为婿,你怎么办?"

"我当然是毫不动心!"

"真的?"

"当然!我是宁要此地一根草,不要他乡万顷苗!"

高夫人鼓掌:"说得好!男人就该这样!"

小翠叹口气:"那我就没话说了。祝福你们!"她凑到葛达礼耳边,"我知道你不过是贪图我们老爷的权势,根本是拿明镜当跳板。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也不可能当场戳穿你,可是我毕竟逼你撒下了两个谎。"

葛达礼低声反击:"那有什么关系,我成天撒谎,也不在乎多加一个两个的。"

小翠正色道:"不,你错了。多撒一个谎,就多了一分被戳穿的可能。"

高夫人疑惑道:"你们两个在那里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葛先生——"

"叫我小葛!"葛达礼亲热地请求着。

高夫人尝试了两次,毕竟无法出口,只好绕开这个称呼问题:"刚才我在想,虽然你对明镜痴心一片,可是她真能因此找到快乐吗?"

"夫人,您想啊,我有什么,我有钱哪!如果金钱还不能换来舒适的生活,如果舒适的生活还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快乐,那么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样的客观规律是可以相信的呢?"葛达礼义正辞严地答道。

"这倒也是。"

葛达礼信心百倍:"事情已经谈到这个份上,我看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现在就回家准备,明天再来正式向您府上求婚!"

"反正我没什么反对意见,就看我们家老高和明镜他们的意思了。"

"您点头就大功告成了,这个家外面都知道是您在作主!"

这番话说得高夫人心花怒放:"是吗?"

"当然!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妈!"

小翠一听，险些背过气去。高夫人露出了极不自然的笑容。

“好了好了，夫人，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就退居二线吧，好不好？”第二天午后，已经完全了解事态进展的高青天准备单独接见那位候选女婿。

高夫人不太放心：“我怕你胡来。”

“笑话。这是咱们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再怎么糊涂，也不会掉以轻心啊。”

“这可是你说的。”

“当然当然，你快离开这里吧。”

“我可就在后面听着。”

“我知道我知道，请，请，请。”他忍不住自言自语，“混帐东西，怎么还不来？我要教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高夫人闻言回头：“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要把咱们女婿看个明白！哎呀，你不要在这里亮相了，好不好？”

高夫人刚刚在屏风后面隐身完毕，小翠就出现了。

“老爷，葛先生到了。”

“好，好。”

小翠压低声音：“老爷，这个家伙倒不难对付，可是夫人那边，您得想想如何交代。”

“我有数。”高青天提高声音，“来呀，请葛先生进来。”

葛达礼兴冲冲进来，见到高青天，不由得一怔。

“这就是我们老爷。老爷，这就是葛先生。”

“啊，高大人，久仰久仰。”

“好说好说。小翠，这没你的事情了，下去吧。”

高青天与葛达礼分别落座，互相打量。

“请问大人，怎么不见夫人？”

“她陪明镜在后宅等候消息，本官想先与你单独谈谈。”

葛达礼一惊:"莫非有了什么变故?莫非大人对我们的亲事有什么意见?"

"没有没有,你不必紧张。既然夫人已经答应了你,那我自然就不会有任何意见。"

葛达礼大为兴奋:"真的?"

"是啊。达礼,你既然对明镜有意,我们大家也就都不算外人了,我想知道以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葛达礼憨笑:"大人,那还有什么好打算的,咱们翁婿二人就开始全面合作嘛!"

高青天和颜悦色:"全面合作,怎么合作?本官一没有经商经验,二没有经商资本,三没有经商头脑,与我合作,你岂不是会损失惨重?"

"哈哈,大人,这你可就错了。我要借助的,不是这些,而是大人的官威!"

"怎么讲?"

"说实话,本来昨天我只想来和大人拜个把子,日后有个照应,遇上麻烦,也能利用大人做挡箭牌;谁知偏偏遇上了明镜小姐,我一想,本来就是要搞好关系,要是能火速成亲,当了高家的女婿,不就什么目的都达到了,还多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嘛!"

"果然如此,真是不出老夫所料啊。"高青天沉吟道,"那我倒想知道知道,你准备拿我当挡箭牌,去做些什么生意呢?"

葛达礼瞪大眼睛:"什么生意?我葛达礼是那种做生意的人吗?我要做的可都是公益事业!"

"啊,那失敬失敬。不知你要搞那些公益事业?"

"首先是开办教育!"

"你要办学?"

"办学已经很落伍了,我要教给大家的是天九牌九麻将沙蟹俄罗斯轮盘赌!"

高青天一下子站起来:"你要开赌场?!"

“是啊，我要在古今县培养出一大批赌迷赌棍，赌痴赌狂。然后再等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出一批赌博事业的接班人。就这样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岂不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哈哈，哈哈。怎么样?”

高青天强露笑容，坐了下来:“对对对，做生意也要循序渐进，具备长远眼光，那你的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要关心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你准备——”

“我要大量输入鸦片，对本县和附近几县的市场构成绝对的垄断!这样的话，老百姓只要想买，就一定买得到!邮购啦，预定啦，送货上门啦，削价促销啊，都可以搞起来。对了，还要大力打击鸦片行业的假冒伪劣现象，让大家麻得安心，醉得踏实。”

高青天咬着牙赞叹:“好，不错，有头脑，有眼光。”

“等这一切都形成规模了，我就开始向我最感兴趣的行业发展，那就是娱乐业!”

“娱乐业?”

“是啊，我要号召各地闲散的女孩子们，都到咱们古今县来搞繁荣搞娱乐，我要开几个五星级大妓院，把她们全都收容起来，然后大作宣传，让古今县乌烟瘴气，人欲横流!”

“那你又开赌场，又开妓院，还捎带着贩卖鸦片，你就不怕人家举报你，将你送官究办?”

“哈哈，所以我才要和大人攀亲嘛。您想想啊，有您在后面给我们撑腰，谁吃饱了撑的偏要和我们作对?!”

“那万一要是还有呢?”

“那就轮到您出马了!在大堂上，您就一顿板子连一顿板子，一顿板子连一顿板子，好好给他们上一课。”

“要是全城的老百姓都和你作对呢，要是本官也不能帮你摆平呢，你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葛达礼已经是心无戒备，“收拾收拾，

准备上路呗。俗话说得好，潇洒走一回嘛！”

“原来如此。”

“是啊，如今做生意就要懂得见机行事。我现在所有的资产，您知道是怎么来的?就是我每次都比抓我的人早半个时辰上路!”

“那明镜呢?她也陪你走?”

“不不不，当然是留在您这边了！我怎么能带个女人东躲西藏呢。”

“是这样。那你以前也丢下别的女人?”

“是啊。”

这时，屏风后面有些响动，高夫人怒不可遏地探出半截身子。好在葛达礼正背对这边，没有发觉。高青天连忙示意夫人镇静。高夫人万般不愿地隐回身去。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县太爷，最喜欢的是什么?”

葛达礼认真地琢磨了半天:“我还真猜不出来。莫非是钱?”

“要是真喜欢钱，我就去做生意了。”

“说得也是。那您一定是喜欢——权?”

“权，我已经有了。一个人真正喜欢的，往往是他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那——”

“告诉你吧，本官最喜欢也最需要的就是，面子!”

“面子?”

“对，面子!”

葛达礼试探着:“那，怎么才能让您有面子呢?”

“当然是要让大家都觉得我清正廉洁明镜高悬哪。”

“您说具体点。”

“比如说，你来当我的女婿，我欢迎啊，我热烈欢迎啊。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拿你开刀，在全县的老百姓面前，捞一点面子!”

“拿我，开刀?”葛达礼踌躇起来，“这个词听着好像有点，有点，不大亲切。”

“那我换个说法，我们要从你身上下手。”

“嗯，这听着就亲切多了。”

“首先，我要对你的赌场课以重税！”

“重税?!”

“对啊。说重也不算太重，也就是九成半吧，留下半成作为你的赢利!”

葛达礼哭丧着脸:“半成赢利?没听说过!”

“然后就轮到你那几家鸦片烟馆，我觉得没有必要占用那么大的房子嘛，干脆都改成学堂，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也为你的生意披上一层合法化的外衣!”

“那我的鸦片烟生意怎么办?”

“可以改成流动售货车嘛。”

葛达礼一片茫然:“流动售货车?!”

高青天侃侃而谈:“凡是从你的流动售货车上购买一两鸦片的，必须附带购买二百斤生石灰!”

“生石灰!为什么?”

“搞搞搭配，多赚点银子嘛!你做生意不要太死板嘛!”

“这样搞，这样搞下去，谁还会来买我的鸦片啊!”葛达礼语无伦次。

“不买没关系，我们正好可以专心经营妓院!”

葛达礼神情恍惚:“这回您不会要我交重税吧?”

“当然不会！咱们是什么关系，怎么会要你破财呢?你呀，一分银子的税都不要交!”

葛达礼又有了底气:“真的?那还不错!”

“不过对营业时间要做点限制。哎呀，走走过场嘛!”

“那怎么限制啊?”

“我给你选个黄道吉日，干脆，就定在二月二十九日!每年的二月二十九日，特准你营业一次!”

葛达礼快晕了:“大人，搞错没有?二月二十九是闰月才有，四

年才有一个闰月啊!”

“那有什么关系?那些女孩子又不让你打发走,你还是要天天管饭月月开工资嘛!”

“那我不是要赔死?”

高青天兴高采烈地拍着葛达礼的肩膀:“你是我的乘龙快婿,你不赔死,怎么能显得我这位岳父老泰山的清正廉明!我怎么能有面子!嗯?!!!”

“可是,可是——”

“不要再说什么可是了!本官急着做你的老丈人,已经急不可耐了!说,你何时交来生辰八字,何时来下聘礼,何时迎娶,几时拜天地,说啊!你不说我就替你定了!明天是四月初八,正是黄道吉日——”

葛达礼满头大汗:“大人,不要这么急嘛。让我想想,让我,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那你就快点去想,本官等你的答复!记着,本官的面子就着落在你身上了!”

葛达礼浑身一抖:“是,是,达礼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望着葛达礼惶惶如惊弓之鸟的背影,高青天捻着髯微笑。

高夫人从屏风后面转出来,看着高青天。

高青天头也没回:“夫人,本官没做错什么事情吧?”

高夫人脉脉含情:“没有,一点都没有!”

第二十章

虽然是办公时间，可古今县的县衙办公室里并无动静。李戴正在埋头攻读一本厚书，不时提笔在上面有所改动。张冠心事重重地背着手，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去。

李戴头也不抬："怎么了?想上厕所就去，这里有我盯着。"

"我不上厕所!我说你干什么呢?"

"看不出来啊，我在读书。"

"你都读了半个时辰了。要不，咱们下盘五子棋?"

李戴嘿嘿一笑，张冠以为有门，也讨好地笑了。可李戴马上把脸一绷："不行。"

"你这是什么态度?"张冠急了，"对待自己同事，不理不睬，不闻不问，咱们大人都没你架子大!"

"那你还不找大人下棋去?"

"我刚才就去了!可大人在午睡呢。"

"那你就耐心等待吧。要不，你也先找个地方睡一觉?"

"我睡不着!我闷，我闲，我空虚无聊寂寞难耐，你陪我说说话好不好?"

"不好!我忙着呢!"

"你，你，你再这样下去，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我——"

"你要怎么样?"

"我就自暴自弃，吐露隐私，打心理咨询热线，让一些陌生人对我说三道四!"张冠毅然决然地瞪着李戴。

李戴上下打量着对方，叹口气，把书合上："你就不能让我专心

工作一会儿吗?”

“你到底在忙什么要紧事啊,我就没见你这么认真过。”

李戴长叹一声,把手里的厚书递给张冠。

“《识字课本》,什么意思?你今年要申报中级职称啊?”

“哪儿跟哪儿呀!我这是为了我们家二牛!他们私塾里发的《识字课本》,一本书里有上千个错误!错字,别字,上下文不连贯,标点错误,重印,漏印,简直能把你气死!这一两二钱银子,花得真冤!”

张冠也觉得气愤:“那你为什么不找他们算帐?”

“咱们是吃衙门饭的,咱们还不知道,现在最不容易打赢的,就是消费者权益案!算了,谁愿意去惹那个闲气!”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李戴举起厚厚的一叠纸:“看没看见这个?勘误表!哪个哪个地方印错了,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让你都照着改过来。”

“这也是那儿印的?”张冠点头,“还算有点职业道德。”

李戴冷笑:“我又花了一两银子!一本书,赚你两回钱!这还算是有良心的。上回我给孩子买一本《唐诗三百首》,买了不到两天,我又得去买勘误表。买完勘误表,我往外面一走,那个卖书的又在后面吆喝,一听他这个吆喝,我这个气就大了!”

“他吆喝什么?”

“他大言不惭在那儿喊着——‘请买勘误表的勘误表!’”

张冠大笑:“现在这都是什么事儿呀?”

“要说这子女教育,可真是个大问题。当家长的,想不操心也不行。”

“要不,以后我去你们家,教教我那几个大侄子?”张冠诚恳地提出建议,“反正我是个单身汉,每天在家里闷得发慌。毕竟,我是当过秀才的,教他们读书识字,还不会太吃力。”

“这个主意我以前不是没想过,可我老婆——她就说了一句话——孩子还小,没有什么明辨是非的能力,还是等他们长大一点再说吧。”

张冠面红耳赤:"这,嫂子这话什么意思嘛!"

"你呀,站没站样坐没坐样饭前便后不洗手关键时刻还讲点粗口,你说你能给孩子们作榜样吗?"李戴陪笑,"这可不是我说的,我是在引用我们那口子的原话。"

"哼!"张冠不说话了。

"你们现在没事吧?,"高青天匆匆进来,"过来帮我处理一下。"

"有人打官司?我们怎么没听见人击鼓啊?"

"不是打官司,是有人来衙门里避难。"

"避难?为什么?"

"我就是问不出来,真急人!这还是个秀才呢,叫戴宇鸣。"

"说话呀!"高青天一拍惊堂木,"冒昧登门,一声不吭,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来占用本官宝贵的休息时间?"

张冠咳嗽一声,高青天会意,连忙改口:"我是说宝贵的办公时间!"

面白无须的戴宇鸣秀才急得要哭:"您怎么老催人家呀!"

张冠李戴连声喝止:"公堂之上,不许撒娇!"

"你有什么理由说什么理由嘛!"

"那要是什么理由都没有呢?我说什么?"

"那你就说——"李戴一瞪眼,"姓戴的,你明知没理,来这里捣什么乱!"

戴宇鸣一拍大腿:"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这里申请避难。可我担心你们听不出来。"

"放肆!"高青天站起来朝头上指指点点,"你抬头看看,本官头上那四个字是什么?!那是对本官最好的概括!"

戴宇鸣抬头,对"明镜高悬"那四字匾额呆望了半天。

李戴有些不耐烦:"看够了没有?你倒是念出来呀!"

戴宇鸣不语,额上渐渐沁出汗来。

"你为何故意不念,是不是觉得本官配不上那四个字?"

戴宇鸣可怜巴巴地开口:"前面的话我收回,行吗?"

高青天坚决地摇头，张冠看不过去，有心解围:“其实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不就是明——”

戴宇鸣全神贯注:“明什么?”

“住口，张冠，本官又没有让你念!”高青天已拍案而起，“这个戴宇鸣明明是在戏弄本官，藐视法庭!本官决不答应!”

“我们两个也决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你再不念我们跟你急!”张冠也改容怒视。

“列位息怒，我念就是。这四个字，是不是‘明媒正娶’?”

“什么?!!!”

“那，那一定是‘明察秋毫’?”

“胡扯!”

“明明白白我的心!”戴宇鸣笑道，“这回对了吧?”

大家冷冷地看着他。

“不对，”戴宇鸣自言自语，“上面是四个字，可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是七个字了。”

张冠嗤笑:“你倒是挺会算数。”

“那当然。我虽然不认字，可是心算还挺好啊。”

在场三个人都瞪着戴宇鸣:“你不认识字?!”

“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不觉得不识字是什么坏事。”戴宇鸣放下包袱，侃侃而谈，“可是此时此刻，走投无路，落到来这里申请避难的地步，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不是给文盲准备的。说起来，我戴宇鸣这一生，真是一个悲剧。我的悲剧，就在于我出生在一个大富之家，我家一直非常有钱。在一个穷苦家庭，孩子不读书不上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在我的家庭里，孩子是不应该不读书的!”

“那你是怎么混过来的?”高青天不免好奇。

“不幸中的大幸，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我真不想读书的时候，我爹我娘都不敢勉强我。可是俗话说——好景不长!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亲。二老过世不久，人家送亲过门。这位

新娘子一进门,我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洞房花烛,乃人生喜事,怎么会成为噩梦呢?"

"我这位新娘子,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弹琵琶,是无一不精。她自做她的才女也就罢了,可怕的是,她开始要求我和她般配,最低标准,也要有个秀才的功名。"

"你就去赶考了?"

"正是!眼见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克服了千般委屈万分无奈,化悲痛为力量,来到省城,参加会考。"

"你要是真不愿意考,你家娘子又如何能勉强你呢?"

"大人说得对啊,你要是消极对待,她也拿你没有办法呀?牛不喝水,还不能强按头呢!"

"可是人不是牛,很难那样坚持原则的!你们此刻能想到的,我当时会想不到吗?可是钱能通神哪!我老婆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托了多少人,反正我再三挣扎,也没逃出她的魔爪,终于还是考上了那该死的秀才!你们信不信?"

"我们一点都不信。"众人异口同声。

"首先进考场的时候,负责搜身的差人就往我兜里塞了二十多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正确答案。我抓出来一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把并作两把,撕得粉碎!"

高青天一伸大拇指:"撕得好!有骨气,有个性!"

"可是我一进自己的号房,我就傻了!里面有四五个枪手正替我写作文呢!我与他们好言相劝,说你们这样做不是帮我是害我,是赶鸭子上架又生火烤啊!可他们什么也不说,埋起头来,走笔如飞,就是要赚下这笔昧心钱!我把心一横,一头撞去与他们拼命,结果——结果自然是寡不敌众,我被他们拳打脚踢,昏死过去。等我醒来,生米早已煮成熟饭,我的考卷送了上去,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竟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秀才!"

"真是无法无天!"

"不仅是无法无天,而且是惨无人道!"

“不仅是无法无天和惨无人道，而且，事情还没有完呢!”戴宇鸣感叹道，“女人的虚荣心是没有止境的，她要证明她的老公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富于进取心!于是，她开始给我物色一家私塾，让我去当老师，结果就选择了羊头村那群无辜的孩子!”

“你既然一字不识，又怎么教孩子读书呢?”

“说来惭愧啊，我只好和孩子们约定，没有外人的时候，我陪他们捉迷藏丢手绢;有外人经过的时候，我们回到课堂里‘咿咿呀呀’胡乱念些顺口溜，蒙混过去。”

“什么顺口溜?说来听听嘛。”

“那各位可不要见笑啊。”戴宇鸣闭上眼睛，开始摇头晃脑，“人之初——”

“性本善。”张冠顺嘴接个下句。

“错!人之初，三顿饭!”

“三顿饭?!”

“第一顿，炒鸡蛋。第二顿，熘肉段。第三顿，吃大蒜。蒜没了，怎么办?不高兴，拉长脸。不高兴——性本善!”戴宇鸣得意地四顾，“绕回来了吗?”

周围是哄堂大笑。

高青天笑得咳出眼泪:“如此下去，焉能不误人子弟?”

戴宇鸣双手一摊:“说实话，我心里也明白。我何尝不想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可是我老婆虽是个大家闺秀，却是个穷凶极恶的大家闺秀!今天早上，我刚说想辞去教职，她就要喊家人把我捆起来，我只好越墙而逃，来县衙避难!我的理由充足吗?”

“太充足了!”

“说实在的，大人，小人是逃出困惑，又遭遇困惑——您说这婚姻难道就意味着彼此的对抗与折磨?”

“我偌大年纪，不思婚配，也就是不想让别人有合法的权力来改造我。”张冠坦然承认。

“我虽然下狠心结婚成家，可那是一时头脑发热。”李戴也说

出了肺腑之言,“可是客观规律说得明白,热涨之后必然冷缩。我追悔,我痛苦,我迟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毕竟——男人啊,你的名字就是软弱!”

“大人,你们说话怎么都怪里怪气的?再说,婚姻生活真像他们说得那么可怕吗?”

“比他们说的,还要可怕一万倍。”

“啊?”

高青天长叹一声:“你看看你们几个,欲哭无泪,面无人色。你们那点苦水,也好意思在本官面前乱倒?!你们才有几年婚龄?要说痛苦,要说失落,本官拔一根毫毛——比你们几个腰都粗!戴宇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反正本官觉得利用职权,成全你一回。戴宇鸣听判!”

戴宇鸣肃立。

“察本县秀才戴宇鸣,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斯文扫地,贻羞士林。特判,革去秀才头衔,准其闭门思过,从即日起享受文盲待遇。并且终身不得再入考场!”

“谢大人!大人——英明!”

第二十一章

高明镜面对一页素笺提笔沉吟，小翠在一旁研墨。墨汁都快溢出来了，明镜还没下笔写一个字。

“小姐，打油诗讲究的就是不假思索，出口成章。你琢磨这么久，不成下围棋了。”小翠很不客气地提醒道。

“可是，我确实得好好想想。”高明镜有点支支吾吾，“毕竟你这个题目出得有点古怪。”

“有什么古怪，这是最简单的题目了，我也知道，在创作上你的起步比较晚，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所以才特别放你一马——‘初吻’，多简单的题目啊，你闭着眼睛都该写得出来。”

高明镜可怜巴巴的看着小翠：“可是，你上回说过，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

“那当然了。”小翠倒背如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她忽然有点明白了，“哎，小姐，你不会是，嘻嘻，没有生活吧？”

“你说什么？我撕了你的嘴！”高明镜大窘，扑向小翠。小翠嬉笑着闪避，求饶：“好了好了，我认输，我道歉。”

“哼，懒得跟你计较。”高明镜也闹累了，望着窗外空空的院落出神。

“说真的小姐，我到你们家以后，有件事情一直很奇怪。”

“什么事啊？”高明镜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

“你家里怎么没人操心你的婚事啊。要是在别的府里，有个小姐待字闺中，媒人早都搭着梯子往院子里冲了。何况，你爹是县太

爷,全县有多少家人想和你们结亲呢。"

"小翠,你不懂,我们家是新派家庭。这个新派家庭啊,就是儿女不拦着父母打麻将,父母不逼着儿女找对象。"

"那他们暗地里不着急吗?"

"也许着急吧,可他们不敢流露。上次我爹和我娘聊天,被我听见了。我爹说,咱们家明镜太有主意了,逆反心理又强,咱们要是提出谁作为候选的对象啊,就等于是把这个未来女婿淘汰出局!咱们哪,只能见缝插针,以柔克刚!从那以后,他们就经常在我眼前一唱一和的,说这家公子人不好,那家少爷特可笑。"

"对对对,我还奇怪呢,老爷夫人怎么那么爱说长道短,嚼别人家舌头,我还以为人到中年都有这点业余爱好呢。"

"当然不是。他们就盼着我和他们一抬杠,说那个公子其实人不错——人不错你还不嫁给他?——得,就把我给装进去了。"

小翠笑得前仰后合:"你们家可真有意思。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斗心眼,我都没看出来。"

高明镜可沮丧得笑不出来:"天天这么刀光剑影的,我光提防着别钻到他们老两口的套里,把自己的自由恋爱都给耽误了。"

"不过小姐,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混水摸鱼,不亦乐乎?"

"什么意思,你这么之乎者也的!"

"就是说,您现在不管是吃着碗里还是看着锅里,反正不能任由年华似水流了!消极、等待、拖延、退缩,都是要不得的!"小翠越说越口若悬河,"俗话说的好——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家家卖私酒,不犯是老手。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高明镜皱眉:"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着好像是土匪黑话呀。"

小翠也觉得有点离题:"哎,也是啊。怎么说着说着就咬牙切齿的。小姐,那你到底是想不想呢?"

"想是有一点想,可是我很害怕自己承担不了后面继之而来

的责任哪!"

"这个你不用担心,时代进步了,观念也改变了很多。哪怕你谈完了就分手,那个男孩子也不需要你负一点责任的。"

"什么呀,"高明镜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你全弄拧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人家让不让我负责任,而是人家对不对我负责任!"

"喔,这么回事,那我倒真是弄拧了。"小翠一本正经地考虑着,"凭我小翠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以及对各种言情小说法制文学的充分阅读——"

"怎么样?"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担心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高明镜沮丧地低下头。

小翠给她打气:"可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

"说得也是。"高明镜也振作起来,"都说老虎厉害,虎骨酒还不是满街在卖?谁怕谁呀!"

"所以呀小姐,我们也不必有那么多顾虑。反正看人下菜碟,摸着石头过河呗!"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保证恋爱成功呢?"

"这可不好说。我只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小翠四顾无人,关好门窗,回来鬼鬼祟祟地问道,"小姐,你知不知道?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废话!走的人再多了,还会变成沟呢!问题是我不想重复那么多次,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虽然不失悲壮,可也太浪费时间啊。"

"您是想马到成功?"

"对啊,鞭敲金蹬响,齐唱凯歌还!"

"这就难了点。"

"难什么难?"高明镜一指书房墙上高青天与夫人相亲相爱的合影,"我爹和我娘当初不也是一见钟情,然后就花好月圆了吗?他们都是初恋,可也都是马到成功。"

"可是——"

“可是什么?我爹不是说了,我娘年青的时候,也赶不上我一半漂亮!”

小翠吞吞吐吐:“问题是,你只比夫人漂亮一倍,可现在的男孩子都要比老爷机灵好几倍呢!”

高明镜往绣墩上扑通一坐:“我不和你说了,越说越扫兴!”

小翠察颜观色:“这样吧,小姐,我给您讲个笑话。”

高明镜来了兴趣:“你讲。”

“从前有个人,肚子饿得慌,就到街上买烧饼吃。吃了一个,没饱,他就又买了一个,再吃,还没饱,再买,再吃,一直吃到第九个,他才觉得饱了。你猜他说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

“他说早知道吃这个就能饱,我何必吃前面那八个呢!”

高明镜笑得前仰后合。忽然,她止住笑,警惕地看着小翠:“你讲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不吃前面那八个饼,他是不可能饱的。那第九个饼,从本质上讲,和前面八个其实没什么区别。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你要是没谈那么多次恋爱,你就不会满足,你就会觉得委屈觉得亏。必须要到了那个定额,量变导致质变,你谈也谈累了,爱也爱够了,才能心甘情愿去嫁人。”

“可是书上总是写,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或者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脉脉含情地说一句——”

“为什么上天不让我早点遇见你?”

“对呀。就是这句。”

小翠讪笑:“其实,早遇见有什么用啊?早遇见就不珍惜不希罕不理不睬不说一句话,总要等你挑烦了挑腻了眼挑花了腿挑酸了,才说,我不挑了,就这个吧,劳驾您给我包上。”

高明镜直皱眉:“你说的怎么跟买泡菜坛子一样啊。”

“结婚和买东西本来就是一回事嘛。千挑万拣,还是选了一个掉瓷饭碗。说是货物出门不退不换,可也经常出现消费者投诉案件!

如今这世界谁还肯吃哑巴亏啊，有一丁点不乐意，那就得——换!"

"你说的我才不信，人世间总是有些不退不换的美满姻缘。就拿常来咱们家串门的柳玉红柳小姐来说吧，她和曹力宁曹大哥，不是过得挺好嘛。"

小翠点头："他们两个倒是有点奇怪。成家以后，和睦邻里孝敬公婆，谁见了都挑不出毛病来。"

"每次柳小姐一来，你看我爹我娘对她那个亲热呀，还不就是想让她当我的榜样?"

"这一对倒真称得上是神仙眷侣，五好家庭。"

"所以你的理论貌似天衣无缝，其实也有例外!"高明镜胸有成竹，"既然有了第一个例外，也一定会有第二个例外!"

高明镜正在读一本言情诗集，小翠领着柳玉红柳小姐进来。

"小姐，你看看谁来了?"

柳玉红亲切地招呼道："明镜。"

高明镜很是兴奋："哎呀，玉红姐姐，你怎么来了，我们昨天还说起你呢。来，坐啊。"

柳玉红笑吟吟道："说我什么了，肯定没有好话。"

"怎么没有，我们说您婚姻美满堪为表率。不信你问小翠。"

柳玉红听了，勉强一笑："你们两个小丫头，怎么平白无故地谈起旁人家的婚姻大事了。莫不是有人跃跃欲试啊?"

小翠看看高明镜，扑哧一笑："反正无风不起浪。"

高明镜大窘："小翠!你的话越来越多了。对了，玉红姐，你好像有一个多月没来了。忙什么呢?"

柳玉红淡淡一笑："我到外地亲戚家住了一段，散散心。"

"力宁哥也跟你一起去的?"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去，才算是散心；要是他也跟去，就又变成闹心了。"

高明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你们也吵架了?"

小翠示意高明镜不要追问。

“要是干脆吵出来，倒也好了。就是这样不死不活地耗着，怪难受的。”

“到底怎么了，玉红姐？你和力宁哥的婚姻，是冲破了封建枷锁，进行自由恋爱的光辉范例，你们之间不该有任何阴影啊。”

柳玉红咬咬嘴唇：“明镜，小翠，今天大人和夫人都不在，我也就没必要作幸福美满状了。你们都不是外人，我一直拿你们当亲妹妹看待。对吗？”

高明镜答道：“我们也一直把您当亲姐姐看待啊。”

小翠恍觉大祸临头：“玉红姐姐，是不是咱亲姐夫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不是。”

高明镜和小翠顿觉释然：“不是就好。”

“不是那么简单。”

“啊？还要复杂！”

柳玉红苦笑：“明镜，刚才你说，我们的婚姻是冲破了封建枷锁的自由恋爱？告诉你，我倒霉就倒霉在‘自由恋爱’这四个字上，我们的婚事，若是父母包办，我们总还能找到个可以埋怨的对象。可现在，脚上的泡自己走的，手上的茧自己磨的。”

“对，脸上的粉自己搽的，头上的包自己磕的。”

“小翠！少说两句。”

柳玉红黯然神伤：“到现在，是冤无头，债无主，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冲谁哭。”

“到底怎么了？您和我们说说，我们也好帮您想想办法。”

“你们也知道，我和力宁的婚事，是高大人当堂撮合的。”

“是啊，我记得那次是王老虎和李老虎同时抢亲，闹到大堂上让我爹明断。我爹决定听从你这个当事人的意见。把你许配给了力宁哥。”

“夫人总说，自由恋爱要是都混成你们这样，她还挺赞成。”

柳玉红叹道:“可是,可是有一位思想家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一个样子,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高明镜和小翠相顾赞叹:“说得真好。”

“这个思想家一定命运坎坷,结过不少次婚,各种不幸都尝了一遍。”

“玉红姐,你接着说。我记得你们一结婚就搬出来单住。”

“是啊,那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相处得还挺好。我给他念一段我的日记,他给我念一篇他的散文,都觉得对方挺有才华的,那点家务活谈笑风生地就给做完了。”

“我想你们也一定过得很浪漫,经常整宿整宿不睡,肩并肩站在窗前数星星。”

“差不多吧。那时候我们彼此都想在对方面前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我一天到晚照镜子,没事就化化妆,生怕他对我这张脸看烦了。他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待我和颜悦色,晚上睡觉都不好意思打呼噜。”

小翠和高明镜开心地笑了。

回首往事,柳玉红显得那样心醉神迷:“因为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幸福下去,要幸福下去向他们示威,想看我们的笑话——做梦!可是后来——”

“后来怎么样?”

“后来证明我们才是做梦。家里就这么大地方,成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不能每次打照面都抿嘴笑半天吧。”

小翠深有同感:“就是嘛,那也太麻烦了。要是再互相鞠一躬,就跟日本人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我们渐渐就习惯了不带表情地打照面。有一次他朝我咧嘴乐一下,我站在那里傻半天,后来明白他是提示我——早上起来忘了刷牙了。”

“那你们每天还聊天吗?”

"聊什么聊啊?两个成年人,就算是异性吧,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面呆在一个屋子里,过了三个月还有可聊的,那也只有一种可能——其中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个是外国人,两人在一起练习口语呢。"

"原来是这样。"小翠和高明镜面面相觑。

"所以啊,我就有了一个发现,怪不得现在都时兴双职工呢,就是怕夫妻两个在家里呆着,互相看着来气。干脆,都出去上班,在外边忙乎一天,回家也没劲吵架了。再说,两个人都装了一肚子小道消息,彼此一交流,反倒有了共同语言了。"

"那你们怎么不——"

"小翠,你又不是不知道,力宁他是个秀才。"

"那又怎么样?"

"你还不明白吗,"高明镜在旁边解释,"一个人如果是秀才,就往往意味着他不会干别的,只能在家里坐着。不过玉红姐,你可以出去找找工作啊。"

柳玉红杏眼圆睁:"我?我好歹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从小到大,没为吃穿操过心。我要是出去工作,寒碜不寒碜不说,起码是抢了穷人家子女的饭碗啊。再说了,这个家也有我一半呢,凭什么我出去,让他在家里躲清静。"

小翠吐吐舌头:"那你就开始和他吵架了?"

"我哪有那么傻呀。你们不懂,夫妻俩天长日久肯定是要吵架,但什么时候吵第一次架很重要,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是没有必胜准备,就不要急着动手,毕竟这关系到未来家庭的主导权问题。"

"这么复杂?"

"再说,还有一个谁先开口吵第一次架的问题。谁先开口,谁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难免不受到左邻右舍好事之徒的谴责。所以,我决定开始采用我们妇女同志最为擅长的一招,我要以柔克刚!谁知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我还没有什么动作,他已经开始

疯狂挑衅!"

"他怎么挑衅?"

"当然是采取了各种厚颜无耻的招数。那次我爹我娘过来看我们,我自然要下厨做菜,他就乘我不注意,每盘菜里多加了三大勺盐,差点没把我们家老两口咸死!"

高明镜且笑且恼:"太缺德了!"

"缺德的还在后面呢。"柳玉红也险些笑了出来,"他悄悄跟我爹我娘讲,说我每天都把菜做这么咸,结婚后他天天咬牙往下咽,现在肚子里都结了半斤多重的盐疙瘩了!老两口信以为真,拉着他的手一个劲道歉。"

"没想到这个人这么无聊。"

"无聊的还在后头!他知道我晚上容易失眠,就专门买了一排风铃挂在窗口,每天夜里都沙沙沙地响,把我烦死了!"

"他能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

"明镜,小翠,你们又低估了他的无耻和恶毒。就在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夜里的风铃声,开始没有这个声音就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又一个不剩全摘走了,害得我再次失眠,直至今日!"

小翠和高明镜气得胸口一起一伏:"真是令人发指!"

"有时候,为了家庭的长治久安,我只能学习淮阴侯韩信,以及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咽泪装欢。那一次,我花私房钱买了一件时新的衣服,穿出去给他看,想唤醒他热恋时期的记忆——可是他看一眼就说,就说——"

"说不好看?"

"他说以后不要这么俭省,这种大减价的衣服你怎么穿得出去?我一怒之下,就说我捐给灾区去,行不行?"

"你真的捐了?"

"当然不会,我又不是傻子!可是他再看见我穿那套衣服,说了一句话,几乎没把我气死!"

"他说什么?一定是说——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哪里!他说——我就估计灾区人民会给你退回来的。”

小翠和高明镜啼笑皆非。

“不瞒你们说，他现在每天全部的乐趣就在于做什么事情能让我生气着急，说什么话能让我委屈难受，他成天已经不想别的了!以前在家还读一读四书五经什么的，现在，读的都是《东周列国》、《三国演义》、《古今奇案》和《三十六计》!每天我看他读那些书的表情，我这脖子后面就嗖嗖冒凉气!”

高明镜怒冲冲质问:“玉红姐，那你就想这么煎熬下去?”

“要不怎么办?我又不是李双双，能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跟他做点斗争!”

“你就没想过下一个狠心，离开他?!”

柳玉红怦然心动:“离开他?”

“对，离开他，让他自作自受后悔莫及夜夜垂泪到天明!”

“这个，我还没想过。”

“你早该这么想了!”高明镜语气坚决，“老实说，以前我一直把玉红姐你的婚姻当作我未来生活的样板，可是，既然事实是这么无情，我们就要勇于承认错误——”

“并且勇于改正错误!”小翠接上一句。

“可是——”

“可是你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是——”

“可是你应该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可是——”

“可是你必须壮士断腕。”

“玉红姐，宁作离婚的草，不做结婚的苗啊!”

柳玉红踌躇道:“旁人会怎么看我们?”

高明镜果断地一摆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反正我们以后也有对别人说短道长的机会。”

“那我爹我娘他们要是知道了?”

“被谁知道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自己占稳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位置，让社会的谴责滑过你的头顶，直接落在他的后脑勺上！”

柳玉红还是下不了决心：“可是你们家大人把我一手抓成自由恋爱的典型，怎么还会容许我们离婚呢？”

“这方面的工作有我们来做，不会有问题的。”

“这么说，你们觉得我还是离了好一点？”柳玉红试探着。

“不是好一点，而是好多了！”

“婚姻如美玉，要么让它无斑无瑕，要么让它无影无踪！”

柳玉红看看这两个热心的小姐妹：“说实话，今天我来串门之前，只是想和你们诉诉苦，倒没有打定离婚的主意。”

“那你现在打定主意，不是正好吗？”

“可是，我会不会后悔呢？”柳玉红绕了半天弯子，就是没有勇气说出“我不想离”这几个字。

“你离了婚，可能会后悔；你不离婚，是肯定会后悔！玉红姐，你记着我一句话。”

“什么话？”

“离婚了，可以来找我；不离婚，就别再来找我！”

柳玉红愕然无语。

当天黄昏，后花园里，高夫人和高明镜正在促膝谈心。

“明镜，你不要老是心不在焉的。娘也不是天天找你谈心的。所以偶尔谈一次——”

“我还是应该努力忍受的。”

“你看你，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我看你这样贫嘴贫舌的，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高明镜不耐烦地站起身来：“哎呀，你又提嫁人。娘，咱们找个健康明快积极向上的话题好不好？”

“那当然也可以。”高夫人马上反应过来，“你胡扯什么？这话题怎么不健康了？今天我就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婚事！”

“娘，您怎么糊涂了?”

“我没糊涂啊。”高夫人其实已经被问得有点糊涂了。

高明镜掰开手指:“您还没糊涂?我给您算算。我要是嫁了人，不定哪天我就会生孩子，对不对?我要是生孩子，他得管您叫‘姥姥’，对不对?”

“对呀。”

“您想想，都有人管您叫‘姥姥’了，您都抱上孙子了，那您不是在向普天下宣告——您已经是个人老珠黄的老太婆了?!”

高夫人悚然心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高明镜乘机做她娘的思想工作:“这样您多吃亏呀。所以呢，您不想被别人看作老太婆，就不要急于抱孙子;不急于抱孙子，就不要逼我嫁人。”

高夫人内心激烈斗争之后，还是痛下决心:“不，明镜!娘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一时虚荣，耽搁了宝贝女儿的终生幸福!明镜，你还是得抓紧。”

高明镜哭丧着脸:“娘，您怎么就不开窍呢?跟您说实在的，我现在已经失去对婚姻的所有兴趣，和对家庭的全部信心了!”

“为什么?你爹又跟你说什么了?看来最近我也得和老高谈谈，他怎么能随便跟孩子散布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啊!”

“娘，您别乱冤枉人。这里没我爹的事。”

“那有谁的事?”

“玉红姐姐，您的干女儿，婚姻模范家庭楷模，她跟我发了好多好多的牢骚。”

“玉红?怎么会呢?”高夫人大惑不解，“莫非——曹力宁身边出现了第三者?”

“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事情?”

“好像就是两个人之间没什么感情了。看腻了，爱够了，收拾收拾准备再回首了。”

"胡说!外表的平淡无奇,必然隐藏着真正的惊心动魄!别说玉红还是我的干女儿,就是我们古令县一个普通受害妇女,我也要为她伸张正义!"

高明镜不免有些担心:"娘,您别那么冲动,我已经鼓励她回去离婚了!"

高夫人沉下脸来:"明镜,你给我记住,离婚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那么,目的是什么?"

"目的还是要实现家庭的美满!"

"什么是家庭的美满呢?"

高夫人斩钉截铁地一挥手:"就是像咱们家这样!"

"咱们家?!"高明镜想笑又不敢。

"具体说就是我们女人要觉得顺心,他们男人要觉得习惯。"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既然明白你就别愣着,快让小翠跑一趟,把玉红给我找来,我要给她作主!"

"这个——"

高夫人直跺脚:"还耽搁什么?你的玉红姐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柳玉红迈着碎步随着小翠进来,发现高明镜正绷着小脸端坐,而高夫人气势汹汹地在室内踱步。

"夫人,柳小姐来了。"

柳玉红怯生生地探问:"干妈,您找我?"

"是啊,你不找干妈,干妈只好找你了!过来,让我看看。"

柳玉红一步一步挪过去,高夫人一把揪住她胳膊,捋起衣袖来看,什么也没发现。柳玉红正在错愕,高夫人又开始检查她的另一条胳膊。

小翠低声打听:"小姐,夫人这是干什么呢?"

高明镜窃笑:"她是在找玉红姐被力宁哥殴打摧残的证据。"

柳玉红这时也明白过来:"您别费心了。力宁他没有碰过我一手指头。"

"那他一定是辱骂过你?"

"也没有。"

"贬低过你?"

"没有。"

"恐吓过你?"

"没有,都没有。"

高明镜插上一句:"我也觉得力宁哥不会做得那么露骨。"

高夫人怒喝一句:"不许再叫力宁哥!喔,我明白了,他一定是采取了最为阴险毒辣的手段!"

"什么手段?"

高夫人老练地判断:"就是既不打她,也不骂她,就这么不冷不热不明不白不轻不重不死不活地耗着她!"

"原来是这样。"

"好像没这么严重吧。"

"你们哪,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玉红,我问你,你回去提出和他离婚,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好好想想。"

"哼,已经轮不到他想了!玉红,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找你来吗?"

"不知道。"

"针对你的实际情况,本夫人决定,古今县首届妇女道德法庭,马上成立!我和明镜,还有小翠,就是基本成员。玉红,你作为受害者,我特批你加入!"

"古今县首届——妇女——道德法庭?"

"不错!"

"干什么用啊?"

“对付那些负心薄情之人!第一个目标就是——”

高明镜犹疑道:“曹力宁?”

高夫人一字一顿:“对,曹犯力宁。”

小翠吐吐舌头:“这么一眨眼,他就变成曹犯力宁了?”

“玉红,你可不能心存怜悯啊!明镜,小翠,你们也来做做工作!”

高明镜凑过来:“玉红姐,要不我们就给你讲一讲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高夫人接一句:“农夫和蛇的故事。”

小翠不甘落后:“猫和老鼠的故事。”

高夫人一皱眉:“这里有猫和老鼠什么事啊。小翠,不许打岔。好了,事不宜迟,时不我待,我们分头准备吧。”

“夫人,我们都听您的吩咐!”小翠态度最为坚决。

“那好,小翠,随我来!”

她们两个走得气宇轩昂。柳玉红却在原地发呆。

高明镜悄悄地走过去:“玉红姐,你还想什么呢?”

柳玉红脱口而出:“我是不是该给力宁送个信?要不,他会吃眼前亏的。”

高明镜可真傻了。

第二十二章

张冠出去办案，李戴在家伺候坐月子的老婆，县衙大堂空空落落好几天了。高青天乐得没有人打扰，每天处理公文的速度都提高了一倍。可是什么都忙完了，也就觉得有点冷清。

这天他正考虑着是不是再去附近的租书铺里弄两本武打小说看看，一个白面书生走了进来。

“你找谁呀?”

“大人，我是曹力宁啊。”

高青天一怔:“哎哟，是小曹啊，你瞧瞧我，真是老眼昏花。你可是有些日子没过来串门了。”

“大人您要下班了?”

“还没有，哈哈，还没有。怎么，找我有事?”

曹力宁左顾右盼:“玉红她没过来吗?”

“我没看见啊。哈哈，你们这小两口啊，可真是恩爱无双，这么一会儿见不到，心里都在挂念。”

曹力宁勉强笑笑:“大人，您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我看是你有点不好意思。这有什么，年青人嘛，正是两情依依的年纪。很正常嘛，别说你们，就连本官和明镜她妈，吵归吵，骂归骂，躲归躲，怕归怕，从本质上讲——还是美满幸福的!”半天没人说话了，高青天自己都觉得自己喜欢唠叨，可有什么办法呢?

“说实在的，在婚姻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大人的运气那么好。”曹力宁的情绪似乎不太稳定。

“你的意思是——”

“说实话，今天上午小翠来我们家，把玉红叫走，我就是知道什么缘故。也好，我也就跟来，做个了断。”曹力宁胸口一起一伏，显见得十分激动。

高青天渐生警觉：“你说了断，什么了断？”

“我是想——”

“想什么？”

曹力宁苦笑不已：“其实以大人的聪明才智，怎么会猜不出来呢？”

“莫非你是想——”高青天大惊失色。

“对，对，对，我就是想——”

“停！我万万没有料到你居然想——”

“大人，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想——”

高青天义正辞严：“小曹，趁着大家还没有把窗户纸捅破，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你最好永远不要再想——”

曹力宁不甘示弱：“那可真对不起了大人。其实我和玉红已经打定了主意，我们就是想——离婚！”

高青天浑身一抖，严厉地盯着曹力宁：“我左拦右挡你还是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你知道你这样会造成多坏的影响！”

“可是大人，我们这边是不离不行啊！”

“胡说！你们是本官亲自命名的模范夫妻，五好家庭，互敬互爱好榜样，自由恋爱排头兵！你们离婚，不是明目张胆敲锣打鼓地给本官上眼药吗？”

“可是——”

“可是什么，什么可是？！”高青天根本不准备给对方开口的机会，“曹力宁啊曹力宁，我对你真是恨铁不成钢，恨水不成冰！你是拿着谬误当真理，拿着笑脸当爱情，拿着村长不当干部，拿着豆包不当干粮！”

曹力宁迷惘地看着高青天，高青天也迟疑着收住了话头。

“大人，您都扯到哪儿去了？”

"也是啊，说着说着就不对了。总而言之，你要赶紧打消离婚的念头!"

曹力宁有点急了:"为什么?结婚讲自由，离婚怎么就不讲自由?"

"那时当然，结婚是把猪做成猪肉罐头，无可非议;离婚是把猪肉罐头又还原成猪，闻所未闻!"

"大人比喻实在荒唐。"

"我这是以毒攻毒，以荒唐对荒唐!"

"就算是猪肉罐头也应该可以退换吧?"

"当面看好，出门不退!"

"可是罐头也是会过期的!"

"那为什么我和明镜她妈还没有过期，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倒先过期了?嗯?"高青天自觉已经辩论得稳操胜券。

"哎呀，和大人真是说不明白。"曹力宁抱着脑袋蹲到地上。

"小曹，不要这样，起来，起来，坐。"高青天将曹力宁按到椅子上，"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我还是很愿意理解你的。可是，理解不一定能够赞同，赞同不一定能够支持，支持——我又不一定能够向夫人交代啊。"

曹力宁这才大彻大悟:"大人，我有离婚的勇气，你却没有批准我离婚的勇气?"

高青天回答得斩钉截铁:"老实说，没有。"

"大人，您自己处在美满幸福的婚姻里面，是不太容易体谅到我这种同床异梦的痛苦的。"晓之以理既然不成，曹力宁准备动之以情。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大人，你遇到过自己老婆每天检查你衣服口袋，就想抓住你的什么马脚吗?你没有!你遇到过自己老婆每天给你讲述同一条新闻，还要你每次都认真收听吗?你没有!你遇到过自己老婆约了六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你眼皮底下凑成两桌麻将吗，你也没有!"

"等等。我听着不对。六个女人，再加上你老婆，这也才七个人

嘛，怎么能凑成两桌麻将，明显有一桌是‘三缺一’嘛。”

“您连‘三缺一’都懂？”

高青天轻描淡写：“本官的业余爱好也是很广泛的嘛。”

“可是大人您忘了把我统计进去，”回首往事，曹力宁不寒而栗，“她们每次都是把我也拉进去，凑成两桌麻将啊！”

高青天这才第一次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真不像话。”他话锋一转，“那你手气怎么样？”

曹力宁想了想：“手气倒是还可以，时不时就来个清一色一条龙什么的。”他马上又恢复了悲痛，“可是大人，我的心灵在挣扎在呐喊啊！”

“是，是，是。你不说我也知道。”

“您也知道？莫非——”曹力宁眼前一亮。

高青天缓缓点头，嘴角是意味深长的微笑。

曹力宁抱一抱拳：“不求天长地久？”

高青天拱一拱手：“只想高飞远走！”

曹力宁作仙人指路状：“爱情不是请客吃饭？”

高青天来了个犀牛望月：“婚姻难免反攻倒算！”

曹力宁双手托腮：“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高青天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结婚的人是可悲的！”

“原来你就是——”

“不错，我就是！”两人热烈握手。

“可找到你了！”

“我一直不敢轻易暴露自己。”

“早听说这一带有个中年朋友，一直对婚姻现状不满，经常化名给报刊写信，抒发自己婚后的失落。我们联络了很久，没想到居然就是您！您一切都好吗？”

“好，多谢关心！也请你问同志们好！”高青天激动不已，拉着曹力宁的手舍不得松开。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之间就用不着解释

说服。大人，等会儿找到玉红，您就把我们的案子给判了吧!"

高青天为难地看着他:"可我还是不能判你们离婚。"

"为什么?你是不是因为亲自撮合了我们，现在又判我们离婚，面子上有点下不来?"

"不是，不是，本官决不会为一点可怜的自尊心，而委屈自己的同志，让他继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实在是不得已啊!"

"您的理由是——"

"我的理由是——"高青天忽然停住话头，侧耳倾听，"得，我的理由已经来了。"

进来的当然就是高夫人，她神色凝重，眉宇间带着一股杀气。

曹力宁硬着头皮上去打招呼:"夫人。"

"哼!你来得正好!"高夫人看着高青天，"老高，曹力宁这次是干什么来的，你是不是都清楚了?"

高青天也知不便抵赖:"清楚，清楚。"

"那你是怎么想的?"高夫人声调骤然拔高。

"我，我正在做他的思想工作。"

"做通了吗?"

"还没有。"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面对这种由男方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的恶性案件，你一定是心慈手软，包庇纵容!"

高青天愤然:"夫人，你说我别的什么我还可以装聋作哑，可是你不能怀疑我的职业道德。"

"是吗?你自认为你能摆脱自己的局限性吗?"

高青天自觉不平:"我有什么局限性?"

"你是个男人，你是个已婚男人，你是一个从未虚心接受思想改造的已婚男人!告诉你，我们'古今县妇女道德法庭'，已经决定接管这桩离婚案的审理工作。"

曹力宁有点紧张:"哪儿冒出一个'古今县妇女道德法庭'啊?是非法组织吧?"

高夫人冷冷地看着他:“别急,我们会让你深入了解的。”

高青天一旁惊呼:“夫人,我看你眼里怎么往外冒凶光啊?”

曹力宁也见了汗:“我不是要落到黑社会手里吧?”

高夫人不屑道:“黑社会算什么?不过是玩点杀人放火耍流氓的把戏,我们是要改造你的心灵!”

“夫人,咱们可不能闹得太出格,”高青天力图施以援手,“古今县是个法制社会,每个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我要求列席本次审判,以免小曹过于孤立无援。”

“多此一举!以你的身份和一贯表现,必须马上回避,严禁旁听!反正我们宣判之后自然会通知你的!”

“夫人,这样不妥——”

“你是要蔑视本法庭吗?那我们开庭可就先审你,你也用不着列席了。”

高青天马上蔫了下来:“算了,我正好想起来书房里还有封信要写。小曹,自己保重,好汉不吃眼前亏了。”

事已至此,曹力宁只好继续嘴硬:“我知道,大人请便。”

高青天灰溜溜地走了。

在回廊里,高青天迎面遇上了换穿了衙役服装的高明镜和小翠,衬着灰暗制服,她们更显得青春靓丽。

“站住!明镜,小翠,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爹,您就别问了。问清楚了您也不好作主。”

“老爷,饭菜在桌上,您再不去吃就凉了。”

高青天目瞪口呆看着她们走开,然后注意到了走在最后的柳玉红:“柳小姐,敢情你真在这儿呢,小曹还满世界找你呢。”

柳玉红低下头:“大人,我都来了好半天了。”

“你们就一直在商量怎么对付你老公?”

“是啊,夫人说了,舍得一身剐,皇帝都能拉下马。”

高青天恳切问道:“我就不懂,两个人的事情,何必闹这么大呢?”

柳玉红一怔:"您问我,我怎么知道?"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以在这样一个下午,古今县大堂上出现这样一个阵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夫人居中稳坐,虎虎有威。

高明镜和小翠两个临时衙役显得飒爽英姿。

柳玉红胸有成竹坐在旁边。

曹力宁孤独地站在堂下。

忽然,以高夫人为首,四女性慢启朱唇,紧咬银牙:

"千年的哑巴要说话!"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

"千年的泪啊还要自己擦呀——"

"千年的铁拳让他满地找牙!"

曹力宁满心恐怖地自言自语:"天哪,还说不是黑社会。"

"被告,今天我们要剥你的皮——"

"让你重新做人!"

"我们要洗你的脑——"

"让你不想翻身!"

大堂外回廊内,高青天踩着一个小板凳,紧张地侧耳倾听着,"要出事,今天绝对是要出事!"

"下面我们先请原告柳玉红柳小姐进行正义的申诉!"

"玉红姐,别怕,照直说,大家给你撑腰呢。"

"就按着你给我们讲的,再添点油加点醋,保准煽情!"

"好,我说,我说——"柳玉红站起身来,愣了半天,"可是一看见他,我又,我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呜呜呜呜——"她啜泣起来。

高明镜也同情得眼圈发红:"你看看,我们玉红姐都被你欺负成了什么样子?"

曹力宁将头一扭:"我就知道她会来这手。"

高夫人沉下脸来:“你说什么?”

“柳玉红小姐,我说你到底要骗取世人多少同情啊,你累不累啊!”

高夫人一拍桌子:“不许含沙射影攻击当事人!”

“高夫人,您既然说这是一个法庭,那就不能偏听偏信。”

“呸!不能偏听偏信,我们的道德法庭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就是!你们男人已经作威作福几千年了,我们女人就是独领风骚几百年,还都捞不回本呢。”高明镜算得很清楚。

态度更为坚决的是小翠:“别看我年纪小,我可最善于明辨是非——男人,不需要改造的没有,可以改造好的不多!”

“什么不多,干脆就没有!我柳玉红也是心高气傲不信邪,一直想创造出这么一个世界奇迹,训练出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可是你们看看我的下场,世界奇迹没创造出来,千古奇冤倒摊上一个!”

“可不是嘛!活活一个秦香莲!”

“夫人,秦香莲算什么,她,哪里比得上我苦!她做的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我吞的可是自由恋爱的苦果啊!”

“对,你的这个男人,比陈士美还坏。陈士美杀人用钢刀,他是精神虐待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啊!”

曹力宁冷冷一笑,轻摇折扇:“不敢当。”

“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高夫人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明镜他爹会给你撑腰。他呀,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话音未落,不远处传来“咣当”一声。

“怎么回事?小翠,到后面去看看。”

小翠转到后宅回廊,看了一眼赶回来,笑嘻嘻地报告:“夫人,没事,有一个花盆没放好,掉下来了。”

“喔。”

回廊内,小板凳已经被蹬翻了,高青天摔在地上动弹不得,只

因身处险地，他龇牙咧嘴，却又不敢出声。

"好了，今天这阵势我也算明白了，我既然落了单，也就只好认栽。柳玉红，你到底要怎么样，开条道出来吧。"

"我，我——"

"那还用说吗，和他离婚!"

"让他后悔一辈子!"

两个客串的小衙役比谁喊得都凶。

"哎，那可不对，"高夫人头脑还清醒一些，"我们道德法庭是来做婚姻调解的，不是来做婚姻瓦解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们怎么能够劝人家离婚呢?"

高明镜吐吐舌头:"看来咱们内部还没统一思想呢。"

小翠试探道:"夫人，那依您说呢?"

"闹离婚，是为了争夺家庭的领导权，可是如果真的离了婚，我们女人就成了光杆司令，那不弄巧成拙了吗?"

柳玉红心悦诚服:"夫人言之有理。鱼儿毕竟离不开水，花朵毕竟离不开太阳。"

"有什么理啊?柳玉红，我告诉你，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要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古人云: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洒不了油。"曹力宁看来已经抱了破罐破摔的想法，"归根结底一句话——不离也得离!"他的强硬实在出乎大家意料。

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高夫人:"姓曹的，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离了婚，你可就什么后路都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没有才轻松呢!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三个女人面面相觑。

"明镜，小翠，他说什么呢?"

"不知道。"

"好像是唐诗。"

高青天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且容光焕发："各位，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记述了他与前妻白帝城离婚，重获自由的喜悦心情。全诗共分四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好诗，好诗啊!"

高夫人就看不得他过于嚣张："这个李白也不是个好人，离婚就离婚嘛，臭显什么?还有你，老高!"

高青天重新有了心虚的感觉："我怎么了?"

"人家离了婚，你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干什么，向我挑衅啊!"

"啊，没有，没有。"

"我不是让你回避吗，你怎么又冒出来了?"

"我走我走。我马上消失。"高青天临走还没忘了嘱咐曹力宁，"小曹，该服软就服软，别硬撑着。你硬撑着人家也不会夸你有气节，只会觉得你顽固。"

"谢大人指教。"

一直盯着高青天从大堂上消失，高夫人才回过头来做思想工作："曹力宁，说老实话，本法庭的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还是被挽救的对象。"

"夫人这话我爱听。"柳玉红嗫嚅道，"我既然入了他家门，他也就算是我的人了。我当然不能说撒手就撒手。"

高明镜暗自撇嘴："得，小翠，你发现没有，别人都比咱们能将就。"

"那当然。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很朴素的唯物主义嘛。我们还是应该支持。"

"那好，我们也支持他们两个言归于好，破镜重圆!"

柳玉红声音已经变得温柔："力宁，你到底怎么想的，也该表个态吧?"

曹力宁没有作声。柳玉红硬着头皮又问了一遍。

曹力宁忽然笑了，笑得很辛酸也很轻松："玉红，别人这么一闹，我脑子倒好像更清醒了。这是咱们家的门钥匙，你拿着吧，我不会再回去了。我宁愿去浪迹天涯。"

“什么?”

“惨了!”

“他可不像是开玩笑。”

大堂上乱成一团,柳玉红却只说得出两个字:“力宁!”

“对不起,玉红,咱们的缘分尽了。”

大家都怔在那里,首先醒过味来的是柳玉红,她哇的一下哭出来,随即随面奔出。

“哎,快追呀!”

高明镜和小翠首先追出,高夫人随即跟上。场上只留下失魂落魄的曹力宁。

高青天蹑手蹑脚地上场。

“大人。”曹力宁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

“我早就说过,离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走,我请你喝酒。”

后宅里,已经是掌灯时分,屋子里弥漫着扑鼻的酒气。

曹力宁喝得面红耳赤,高青天又给他斟满。

“来,接着喝,一醉解千愁。”

“大人,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故意灌我。”

“不会。”

“你不会故意灌我?”

“不,我是说你不会觉出来。”

两个人傻傻地笑着。

高夫人出现在窗口。

高青天脚步踉跄地走过去,压低声音:“找到柳小姐了吗?”看来他根本没醉。

“找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她住下吧。”

“好,这里的事我来应付,你们千万不要再过来插手了。”

高夫人无限委屈:“可我们今天也是好意——”

“你算了吧你!火上浇油,拔苗助长,我数来数去,你们就是大

大小小三条糊涂虫!”

“你!”

“我怎么了,我不该跟你发火吗?本来我今天很有把握获得这小子的信任,然后因势利导,让他回心转意。可是让你们那个什么道德法庭一搅,我的良苦用心全白费了,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眼看这桩婚姻就难保了!”

高夫人六神无主:“那你不能想想办法?”

“我这不正在想吗?你呀,马上给我从眼前消失!”

高夫人错愕地盯着他。

“看什么看,不认识了?”

“你今天好像是换了个人。”

“哼,本官的性格是一座冰山,你懂吗?从前你看见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高夫人惶恐地转身,踏着碎步仓惶离去。

“大人,大人,你在和谁说话呀?”曹力宁努力睁着迷离醉眼,向这边张望着。

“没人,没人!来,我们接着喝。”

“对,接着喝!为我离婚成功而干杯!”

“干杯!哎呀,明天一早我还真够忙的,要给两家送信。”

曹力宁一愣:“送什么信?”

高青天若无其事:“关于你和柳玉红小姐离婚的消息啊。”

“这个消息,和别人有什么相干?”

“关系大了!”高青天鼓起眼睛,“你记不记得,从前柳小姐嫁你之前,有两家财主,王老虎和李老虎都动手抢她做老婆?”

“是啊,”提及往事,曹力宁犹自愤愤,“玉红和我说过。那两个混蛋,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高青天呷了一口酒:“教训不教训是你的事,反正人家早把大笔的银子送给本官,要我帮他们一个忙。”

曹力宁警觉起来:“帮什么忙?”

“他们说万一哪天你和柳小姐闹到离婚的地步，我就赶紧给他们送信，他们可要卷土重来了！”

“那怎么可以？”曹力宁情急，“那两个家伙都是贪花好色之徒，玉红落到谁手里，都是始乱终弃的下场，万万使不得！”

高青天冷笑：“什么叫万万使不得？你现在对人家这么狠心，不也算是始乱终弃？”

“我是明媒正娶！”

“人家也可以明媒正娶。一个形式嘛，很容易做到的。”高青天忽然变得玩世不恭。

曹力宁颓然坐下：“可我娶她的时候，是一心一意，要与她白头偕老！”

“可是你做到了吗？”

“我——”

高青天不依不饶：“没有做到，就等于没说。我问一只母鸡，你今天下蛋了吗？它说——几乎下。你说这算什么话，要么下了，要么没下！”

“大人，你，你这是在损我。”

“没有，我不过是在陪你聊天。你的诚意，你的决心，你的山盟海誓，人家王老虎李老虎一样可以模仿，很容易嘛，不过是一个形式，摆摆样子，走走过场。”

“不，我们不是摆样子，当时我们真的想要天长地久！我们要生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我们还要一同走遍名山大川，做一对神仙眷侣！到了白发之年，我们还要同写一部书，倾诉我们的一生未尽的爱恋！”

“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可是创意不错。毕竟是个秀才，用这点小花招，就把柳小姐骗得一愣一愣的。”高青天不管对方，只是给自己又斟了一杯酒。

曹力宁如泣如诉：“我，我没有骗她，你怎么又说我骗她？”

“对，你没有骗过她，也没有对她始乱终弃。都是她对不起你，

是她不理解你，是她配不上你，是她害了你!”

“不，不!”曹力宁连连摆手，“求求你，不要这么说她!她，她是个好女孩。”

“好女孩?我看她是个好可怜的女孩!”高青天至此不再作戏，“你知不知道，那天在公堂上，她清清楚楚说出你的名字，说你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她父母大失颜面，恼羞成怒，就与她三击掌。”

“三击掌，赌什么?”

“柳小姐说她相信你能给她一世幸福。如果你们感情破裂，她也决不会回娘家找同情!力宁啊力宁，人家已经为你破釜沉舟了，你却还蒙在鼓里!”

曹力宁失神道:“她可从来没和我说起过!”

高青天因势利导:“不是我教训你，力宁，你自己摸着胸口想一想，你虽然娶她为妻，可你真正打算为她付出多少，实践中又打了多少折扣!佛家讲缘——‘修百世，方可同舟过渡;修千世，方可同床共枕。’你们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我知道，我知道。”曹力宁泪下。

“你知道什么?也许你们转了多少世，投了多少胎，今生才能相聚一次;这次不能白头偕老，也许就会生生错过，代代无缘。你想一想，你不心慌吗?你不怕吗?”

曹力宁泪难自禁:“我怕，我怕!”

“那你准备怎么办?反正我明白告诉你，你们完全可以离婚，明天早上我就给你们办手续。夫人小姐她们，不会再阻拦的。可是，那时候柳小姐就真成了一叶浮萍了!她要么出家，那就寂寞一生;要么再嫁，那么就痛苦一世!因为她别无选择!”

“我去找她，我现在就去找她!我要告诉她我多么后悔，我多么珍惜她，我再不会让她受委屈了!”

“又吹牛!”高青天一把拉住曹力宁，“先别急着走，听我说完，媳妇跑不了。夫妻之间，不可能没人受委屈。只要搞得均衡一点，也就是了。”

“我明白了。”

“还有一样，柳小姐要是问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冷酷，这么无情，你怎么说?”

“我说，我说我错了。”

“哎呀，糊涂!”高青天连连顿足:“这个时候就要耍一点手腕，不然还是不能挽回局面的。”

曹力宁跪倒:“求大人教我!”

“哎，起来起来。”高青天将他扶起:“男人之间不要乱跪，留着这点精神头，回家跪老婆。”

曹力宁破啼为笑。

“你呀，跟她这么说。从前你对她所有的冷淡刻薄疏忽怠慢，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想把她逼出家门。”

“这——”

“你听我说完啊。她要问你为什么要把她逼出家门。你就说你觉得自己家境贫寒，生活困窘，她又是大户人家的千金，自幼锦衣玉食，这之间反差太大，你实在不忍心她在你身边吃苦。宁愿割舍情爱，还她自由，让她回娘家，不再陪你吃苦!”

曹力宁思忖道:“好倒是好，可是有一个漏洞——我现在怎么又反悔了呢?”

高青天一拍他:“傻小子，你最后还是舍不得她呗!”

曹力宁笑了:“大人，您可真是，真是神了!”

“记着，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一定有效，但是决不能用第二次。所以你要是再把她气跑了，可就神仙也没办法了。其实呢，作为一个男人，你就要多忍一点。‘忍’不是‘怕’，‘忍’是‘爱’!”

曹力宁认真重复着:“‘忍’不是‘怕’，‘忍’是‘爱’!大人，我记住了!”

“那就快去吧，她在明镜的房里呢。”

“嗳!”!曹力宁转身欲出，又被高青天叫住，“记着，进去之前——先敲敲门!”

曹力宁笑了，点点头，出门。高青天欣慰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过了片刻，窗下隐隐传来啜泣之声。

高青天吓了一跳，端着油灯，出门察看。

原来是高夫人正在倚墙啜泣。

“夫人，你怎么了？”

高夫人不答。

“是不是埋怨我喝酒了？”

高夫人依旧不答。

“那你是嫌我今天独断专行了？”

高青天哭得更厉害了。

“那你是——”

高夫人一下子搂住了高青天：“老高，我今天才算明白你的心，你真是我的好老公啊！呜呜呜呜——”

高青天有些惶恐，又有些欣慰，终于迟疑着吹灭了手中的油灯。

阶下，虫声唧唧。

第二十三章

长夜将尽，晓星在天。时近秋分，略有寒气，连报晓的公鸡都叫得心不在焉。

小翠匆匆忙忙地走过大堂，绕过回廊，来到后花园的一角。

高明镜坐在石凳上，显得心神不定。

“小姐，要不要我把早点端到外面来?”

“不用，我还不饿呢。”

“那我去给您拿件衣裳，这里露水重，小心别着了凉。”

“哎呀不用，你怎么和我娘一样罗嗦。”

小翠耸耸肩，转身欲走。

“哎，你刚才去哪里了?”

“我到大门口去了。”

高明镜慢吞吞地提示道:“那你就没发现什么?”

小翠一笑:“当然发现了。”

高明镜眼睛一亮:“发现什么?”

“我发现啊，早上的空气特别新鲜。”

高明镜又气又恨:“你明明知道我问你什么，你再不拿出来，我可要生气了!”

“给你给你给你!”小翠从袖中拈出一枝玫瑰花，交给高明镜。高明镜将玫瑰举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小翠在一旁见怪不怪地看着。

许久，高明镜睁开眼睛:“信呢?”

小翠又拈出一封素笺、笑嘻嘻地晃动。

高明镜扑过来:"哎呀快给我!"

小翠闪躲着:"别抢别抢,要是扯坏了,大家都看不成。"

后花园的另一角,太湖石后,高青天正在打太极拳,听到那边的争抢之声,连忙凝神定势,侧耳倾听。

那边是小翠在读——

"没有你的出现,我怎知我的脆弱;没有这份脆弱,我不会放弃漂泊。遇到你是错,想到你是错,可是如果就这样走开,我就犯了比错还错的错!"

高青天浑身一抖,收式,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边,向那边望去。

这边,高明镜轻轻念下去:

"那就让我犯错,那就让我狂热,那就用我的错和我的狂热来奖励你,因为你是那样的冷漠!——你的知音人。"

高明镜放下信笺,出神半晌:"写得真好。每一句话都往人心眼里钻。又像是在倾诉,又像是在歌唱。"

小翠一脸坏笑:"是啊,说得又比唱得还好听。"

高明镜并无责怪之意:"小翠,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动呢?"看看信,她又有些委屈,"其实我怎么冷漠了,我,我不是不想给他回音啊。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我总不能跑到大街上,见谁就冲谁微笑,问他是不是知音人吧?"

"对,那准出事。要碰上个好人,不过是害得人家想入非非;要是遇上坏人,那可就警钟长鸣了。"

"这已经是第七封信了,我的枕边,也存了七枝玫瑰花了。他到底想怎么样嘛!"

"就是嘛。"小翠也在感慨,"想怎么样其实都没关系,谈不通也可以慢慢商量啊。"

高明镜瞪她一眼:"你乱说什么!小翠,我的性格你应该了解,我高明镜可不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孩!"

小翠指指信上落款:"可人家说不定是个很随便的男孩呢。"

"你少贫嘴!"停顿片刻,高明镜忍不住又浮想联翩,"本来,玉红姐姐那一场流产的婚变,已经让我对感情的纯度浓度和韧度产生了怀疑,可是这些花,这些信,把我的心再一次弄乱了。说真的,小翠,你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脑子十分聪明,性格万分急躁。虽然是有备而来,还是像无理取闹。"

"那有什么关系,那有什么关系,我一不怕神秘二不怕危险,因为——因为——"

听到这里,高青天深深吸一口气:"因为你玩的就是心跳!"他连太极拳也不打了,匆匆返回内宅。

黎明前的黑暗中,高青天慌慌张张穿厅过廊,一路不断回头,凝神谛听动静,显得机警而又心虚。来到门口,果然有一封信笺顺门缝塞进来,他颤抖着伸出双手,很像一个拆除炸弹引线的爆破专家。

后宅内,高夫人早已手持烛台,严阵以待。

高青天进来以后,马上将门窗紧掩,然后坐下来,气喘吁吁,面无人色。

"你看你,慌什么?后面又没有鬼追你!"高夫人嗔道。

"谁说没有?"高青天自言自语,"头一次在自己家中有做贼的感觉。"

"信呢?"

"你别急,就在这。不过没有玫瑰花,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高青天接过夫人递过来的缝衣针,细心地挑开封缄,向里面张望一下,有些诧异,最后将里面的东西悉数倒了出来。

原来是一堆晒干的玫瑰花瓣。

"敢情这回是化整为零了。"

高夫人看看高青天:“这是什么名堂?”

“我要是懂,我这个高字倒着写。嘿,上面有字,每一个花瓣上面都有字。嗯,一共二十个花瓣,连起来肯定是一首五言绝句。嘿嘿,这个大胆狂徒,还挺浪漫的呢。”

“什么浪漫,是肉麻!”

“对,极端肉麻。这样吧,夫人,你让我来拼一拼猜一猜,看看那小子到底写了些什么。”

“快点,等会儿天就亮了。”

高夫人等得太倦,已经坐在椅子上打盹。

高青天兴高采烈地推醒她:“夫人,夫人,水落石出了!”

高夫人还懵懵懂懂:“你拼好了?”

高青天得意非凡:“以我的才华和耐心,以及对诗词格律的熟练掌握,我发现这二十个字可以排列成四首五言绝句,而且一首比一首肉麻!”

高夫人不假思索:“你就把最肉麻的那首念给我听!”

“那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听着——无意苦相思,因怕相思苦。几番思量后,宁可相思苦!夫人明鉴,我也怀疑就是这一首。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脸色已经泛白的高夫人这才回过味来,喃喃自语:“果然肉麻。”

夫妻俩的阵地已经转移到了大堂上。高夫人端坐座上,高青天巡视四周,最后回到公案前:“没问题,不会有人来打搅了。”

“明镜和小翠呢?”

“她们还在后花园里欣赏那封肉麻信呢。”

“那好,老高,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咱们的宝贝女儿上当受骗吧?”

“那是当然。唉,本来咱们找小翠来,除了让她做做家务,也是想让她督促明镜上进,有什么不妥之处及时汇报。可是,她进府以

来，很少尽到自己的责任。”

高夫人气哼哼道：“什么很少，是从来没有！”

“看来，除了你我平日要提高警惕以外，还得再雇一个人。看好门户！值夜打更！要是那个知音人再出现，他也就可以从容对付了。毕竟我是堂堂七品大员，深更半夜的，不便亲自在大门口埋伏。”

“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出告示。”

“夫人，这回可不要像上回招聘丫鬟那样，形式大于内容，整个变成了县级选美。”

“那当然，这回不会犯上次的错误了。事实证明，你和明镜根本不适合当评委，还是我一个人拍板呢。”

高青天一怔，欲辩又止。

“怎么，你不服？我考虑过了，这样做，犯错误的可能性，就减少了三分之二。”

高青天眼睛瞪得老大：“夫人，你这种计算方式，本官闻所未闻，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高明镜正在后宅胡乱涂抹些愁词恨语，小翠走了进来。

“小姐，天有不测风云呀。”

“出什么事了？”

“事关你的终生幸福。”

高明镜脸色一变：“莫不是有人来给我提亲，准备用残酷的包办婚姻来践踏我对自由恋爱的万般憧憬？”

“那倒不是。”

高明镜眼神顿时迷茫：“那就是我爹我娘被宿命论彻底左右，要逼我抛绣球找女婿？”

“以后可能会，这次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

“府里新雇了一个扫院子的杂役，呆头呆脑的。听说，招工的

告示刚贴到墙上，他就冲过来应聘了。”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何相干？”

“他的另一个职责是兼作门卫。懂不懂？”高明镜摇头。

小翠声音放低：“事关重大，我刚才就过去和他聊了几句。”

高明镜难以置信：“你，一个女孩子，去和一个陌生男人聊天？而且还是主动去的？”

小翠有点窘：“那又怎么了？我，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想套出他的话。”

高明镜自管自激动下去：“小翠你可真行，比我勇敢多了！”

小翠这才如释重负地笑了。

“对了，他说什么？”

“他说老爷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子夜之后，天亮之前，看住大门口。如果有人鬼鬼祟祟地过来，往门上放什么东西，马上拿下。老爷还说这是首要任务，不可疏忽，不可分心。哪怕后宅失火，也自有别人去救，让他切不可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哎呀，这，这怎么办？”明镜一急，险些哭了出来，“我怎么摊上这么一对糊涂爹娘，人家好容易要遭遇一点激情一点浪漫，眼看又要被他们给搅黄了！”

“您呀，也别着急上火，事情的主动权还掌握在咱们手里。我把那个呆子已经带来了，此刻就在门外。我们要是能做通他的工作，大门口的信就一定还是畅通无阻。”

“我懂。他叫什么名字？”

小翠忽然笑不可抑：“他的名字好奇怪好奇怪的。”

“到底叫什么？”

“糖白薯，他叫糖白薯！”

“啊？”明镜也笑，“怎么会有这么古怪这么好玩的名字？”

“他说他从小爱吃糖蘸白薯，长大了，人家就叫他糖白薯。”

“糖白薯就糖白薯吧，你叫他进来。”

小翠朝外面招招手：“新来的，进来吧，小姐叫你呢。”

这个一步一步挪进来，站在高明镜面前的年青人，细看真有几分英俊。

“你瞎看什么呢？告诉你，这是我们小姐。”

糖白薯点头：“我没瞎看，我就是在看小姐。”

高明镜皱皱眉，把脸侧了过去。

小翠尽量严厉起来：“糖白薯，我刚才吩咐你什么了？”

“每天晚上把大门口的信收好，白天交给你小翠姐，你小翠姐再交给明镜小姐。老爷和夫人要是问起，我就说我什么都没发现。每次发现并上交一封信，你小翠姐就给我一次赏钱。”

“就这些？”

糖白薯笑了：“还有一枝玫瑰花，我有数的。”

小翠赞道：“好，聪明！你日后一定有前途。”

“我知道。”糖白薯微微一笑，似有无限玄机。

后花园里，高明镜从糖白薯手中接过新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拆开。小翠给糖白薯几个铜钱，糖白薯却没有急着走开。

高明镜念道：“我知道，你相信爱情也相信命运；我知道，你怕人注视又怕自己孤单；我知道，你闭上眼睛是为了将我看清，你咬紧嘴唇是为了将我呼唤；我知道，你——”

糖白薯听得面无表情，小翠在一旁窃笑不已。

“小姐，怎么不往下念了？莫非有什么生字？”

高明镜摇头：“这样的话，让我怎么往下念嘛?!”

小翠接过信笺来：“我知道，你会向我证明，你是最勇敢的红——颜——！”她看看小姐，噗哧一声笑了，“肉麻到这么坚决的地步，也不容易啊。”

糖白薯突然呵呵笑了，把两个女孩子吓了一跳。

高明镜嗔道：“你这个糖白薯，你乱笑什么？这里有你什么事？”

“这里当然没我的事。我是想起来，刚才老爷也说了这样的话。小翠姐和老爷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高明镜勃然变色:“啊,这封信老爷看过了?”

“是啊。”

“那从前你经手的二十多封信呢?”

“老爷也都看过了。不仅老爷看过了,连夫人都看过了。”

小翠憎恶地看着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糖白薯显得很为难:“我来府里第一天,你们跟我提的那个要求,老爷夫人已经先提过了,报酬,条件,和你们都是一样的。我每天早上拿到信,都是先给他们看,再给你们看。这样一来,两边的小费,我不就都拿到了吗?”

小翠被弄得啼笑皆非:“哎呀,我们还说你傻,你原来比我们都聪明啊!”

高明镜气恼得很:“挺大的男人干什么不好,偏要来当双重间谍!”

“小姐,您还别生气,道理是这样的——”糖白薯解释道,“老爷夫人只有每天抢先看到信,才能容忍您随后看到;如果不让他们抢先看到,您有可能永远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目前的安排,让他们二老觉得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左右事情发展,因而不会采取任何贸然措施,以防激化矛盾。如果打乱了这样的安排,一切就都不好说了。”

高明镜和小翠诧异地对视一眼,随后又望着糖白薯:“你这个糖白薯,脑子可真的不简单哪!”

糖白薯微笑:“当然,糖白薯这东西本来就是补脑的。”

“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再谈了。对了小翠,你去帮我买点话梅。记着,一定要城南那家连锁店的。”

小翠答应一声,去了。

“小姐,那我也可以走了吧?”

“你再坐一下。”高明镜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他,“你这样的头

脑，做一个杂役实在是有点亏了。”

糖白薯憨笑：“是吗?我可没发现。”

“我发现了。你读过书?”

糖白薯漫不经心：“也许吧。”

高明镜突然盯住他：“还会写诗吧?”

糖白薯一怔：“不会。”

高明镜忽然吞吞吐吐：“其实最近我一直有点奇怪，那个隐姓埋名的知音人为什么总没有进一步的打算。”

糖白薯微笑，高明镜也发觉自己这话有点暧昧：“你别瞎想，我不是说他应该来约会我，就是他真的这样做了，我也决不会答应的。”

“可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您总是有点奇怪。”

“是啊，不管怎么说，他总该关心一下自己这么多封信的反应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就在我身边，这一个多月以来，他天天在看我的反应，天天在非常无耻地偷听我的心声。”高明镜冷冷地看着对方，“我真奇怪我怎么早没有怀疑你!”

糖白薯不动声色地看着高明镜小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实话!”她的声音骤然低了下来，眼睛望着山墙上的藤蔓，“别让怀疑折磨着我的心!”

糖白薯叹口气，目光骤然温柔起来，平时微驼的背也挺直了。他甚至变戏法一般从怀里掏出一顶儒巾，抖一抖戴上，然后负手而立，显得玉树临风。

高明镜惊喜之余，难以置信：“真的是你?你就是那个知音人?”

糖白薯的声音开始转为浑厚的男低音：“其实我从不曾走开，我只在你身边躲藏；其实我也厌倦漂泊，我说漂泊只是打个比方——”

高明镜幸福地闭上眼睛：“真的是你。只有你才可以，每说一句深情的话，都押一个深情的韵。”

“对不起，小姐——”

"叫我明镜。"

"明镜，我一直没有把握让你真的接受我，所以一直不敢暴露身份。"

"小翠知道吗?"

"我不能断定。反正，我们三人之间，这层窗户纸还是不要捅破的好。你说呢?"

"我听你的。"高明镜笑语盈盈，"对了，你真叫糖白薯?"

糖白薯也笑了:"对。对于别人，我另有名字;对于你，我永远是一只糖白薯。"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糖白薯思忖道:"暂时还是不要让你父母知道这个谜底。我们必须在最为稳妥最为有利的时机，和他们摊牌。"

"对，到了那个时候。"忘情的高明镜忽然奇窘，"摊什么牌啊?"

糖白薯莞尔一笑:"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也许到时候他们会知道吧。"

高明镜不说话了，脸上漾起一阵潮红。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明天早上我还能接到信吗?还能收到玫瑰花吗?"

糖白薯望着她，无限温存地点了点头。

高明镜被小翠缠着玩五子棋，可是她的目光总是停留在窗外。

窗外，糖白薯正在给花浇水。

"小姐，你又输了。"

高明镜百分之百的心不在焉:"是吗，那我们重来吧。"

"算了算了。读诗的女人，就要昏掉半个头;谈恋爱的女人，又会昏掉半个头。我和你这样整个头都昏掉了的人，还有什么好玩?赢了也不光彩。"

"其实——"

"什么?"

高明镜温柔地一笑:"现在我觉得,昏头的感觉,挺好。"

小翠傻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夫人伸了个懒腰,"现在除了每天早上一封信,也没什么风吹草动啊?那些信依我看也没什么,日复一日的,我都快习惯了。"

"夫人,你怎么都习惯了?"高青天有点诧异。

"不单单是习惯。哪天没看见,好像心里还有点发空。"

高青天试探道:"就像本官早上收不到报纸读不到新闻的时候,经常流露的那种空虚感?"

"差不多吧。可能还要难过一些。"

"夫人,你不会是被那些肉麻文字软化腐蚀了吧?"

"胡说!我是那么浅薄的女人吗?再说我刚才的意思不过是说,我们用不着那么紧张那么提防了。"

"问题往往就出在你松懈下来的时候。夫人,你不觉得,明镜最近有点不对头?"

"没有啊。她怎么了?"

"看着我们无话可说,我们一走她就开始自言自语。有人的时候叹气,没人的时候她倒笑了。"

高夫人也警惕起来:"还有呢?"

"每天早上,那个糖白薯把信送过去,她眼睛就闪闪发亮。"

"咳,那是因为有那些肉麻来信嘛。"高夫人不以为然。

"不对,"高青天加重语气,"这两天我着意观察了,她的眼睛盯的不是信,是人。"

"啊?"高夫人一下子将眼睛瞪圆了,"你快把小翠找来!"

"小翠,夫人想问你,那个糖白薯到底是什么来历?"

小翠又惊又喜:"夫人,您终于发觉他有什么不对了?"

"是啊。"

“他有什么不对?”

高夫人急了:“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他有不对的地方,但是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我要你来告诉我!”

小翠非常无辜地看着高青天:“我被绕糊涂了。”

高青天语重心长:“小翠,你进府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两口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啊。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些烂诗是不是那块烂白薯写的?”

“这个——我和小姐一直情如姐妹,她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我怎么可以背着她泄露出来呢?”

高夫人倒吸一口冷气:“这么说果然是他?!”

小翠意味深长地看着老爷和夫人:“如果不是他写的,我会这么认真地守口如瓶吗?我会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说吗?”

高青天赞许地看着小翠:“小翠,你做得对,朋友的秘密的确应该埋在心底,我们不再强求你说出真相了。”

“老爷,谢谢您这么体谅我。”

高青天和高夫人气势汹汹地冲出大堂。

小翠自言自语:“其实,我是小姐的好朋友,当然也不希望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个小包袱被扔到糖白薯脚下,糖白薯绝望地抬起头,看着高家夫妇的怒容。

“好哇!我们可真算是引狼入室,引鬼进门,引来引去,引火烧身!”高夫人戟指痛斥。

“好了,工钱已经结清,趁着小姐还没有回来,你快走吧。”高青天只求息事宁人。

“可是老爷,我来府中并无歹意啊。我是读书人,读圣贤之书,怎么生禽兽之心?再说我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从无偏爱,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

“胡说,你以为我傻啊?本官年轻时都不能清心寡欲,常常

想入非非，何况是你?哼!"

"难道我就不可能是个真正正派的读书人吗?"

高青天异常坦率地说:"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概率太小，我不能拿自己的独生女儿去冒这个险!"

"是啊，明镜是我们的命根子，你来这里就是想打她的主意。你想打她的主意，我们就一定要把你扫地出门!"

"等等。好像有什么事情搞错了。"糖白薯皱起眉头。

"搞错了?错在哪里?"

糖白薯终于理清了思路:"我根本没有打明镜小姐的主意，我哪儿敢哪!我喜欢的，我喜欢的是小翠!"

高青天和高夫人半信半疑。

"我说的是真话，我——我是老实人，是好人啊!"

高夫人毫不客气:"好人怎么会叫糖白薯这样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确姓唐，不过是唐朝的唐。我也不叫白薯，我叫伯鼠。"

"唐——伯——鼠——，"高青天思忖半天:"那又怎么样?我该不认识还是不认识。"

"您不认识我，总该认识我的大哥唐伯虎吧?"

高青天瞠目结舌:"有没有搞错，千古风流一代情圣唐伯虎是你大哥?"

"是啊。"

"有何为证?"

"有名字为证。我们一门十二个弟兄，以'伯'字排行论辈，后面跟的就是十二生肖的一种，他是伯虎，我是伯鼠，大同而小异嘛。"

"那你怎么会喜欢小翠的，又为何隐姓埋名来到我们府中?你从实讲来，本官要仔细推敲!"

"在下句句属实，任凭大人推敲。其实，如果你们对'唐伯虎点秋香'这样一个千古佳话略知一二，就应该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模仿我的伯虎大哥!"

“原来是这样。”高青天真有几分信了。

“当然是这样！我们哥儿俩都是一见佳人，二话不说，三生有幸，四大皆空，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围追堵截，跟踪追击，当机立断，破釜沉舟，卖身为奴，以求接近！”

窗外廊下，正在窃听的高明镜和小翠偷空对视，都有些不自在起来。

“说得倒也不错。”高青天向高夫人解释道，“他要是不追丫鬟追小姐，也就背叛了唐家兄弟的优秀传统，也就破坏了这一段妇孺皆知的佳话。”

“是啊，”唐伯鼠喃喃自语，“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丫鬟，在水一方。想当初我是在鲜鱼摊上见到她，鲜鱼击得水花四溅，溅了我一身，她就笑了第一次！”

“我又没有笑他！”小翠在外面暗叫冤枉。

“第二次，她在小摊前喝馄饨，我从旁边路过，看见我她眼睛一亮，马上就笑了第二次！”

小翠可怜巴巴地辩解着：“我当时明明是烫到舌头了。”

高明镜没有看她，而且面无表情。

“第三笑，就是我追她追到尊府门前，她进得门来返身去关，我一激动就打了一个喷嚏，她听了，就又笑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高青天拊掌赞叹，“三笑，又是一个三笑的故事！”

“老高，那我们怎么处理啊？”高夫人心里也没底了。

“当然是既往不咎，共创未来！我说伯鼠啊——”他禁不住自

语，“还是有点难听。”

“那您就叫我小唐。”

“小唐，你记住，明镜这丫头，你以后见了就绕着她走，至于小翠那方面，就要看你们是不是水到渠成了!”

“伯鼠明白。”

小翠皱紧眉头:“小姐，这小子朝三暮四的，肯定没安好心，咱们得商量商量——”

等她转回头时，明镜小姐早已经走了。

“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破男人吗，那么在乎?”小翠自言自语，“再说，我也没打算理他!”

后花园里，高明镜在读诗，可是半天看不进一行，只好悻悻放下，正巧小翠从前面走来。

“小翠!”高明镜叫住她，“你刚才去哪儿了，刚才那个唐伯鼠在这里转了半天。”

“那又怎么样!”小翠作不屑一顾状。

“人家明明是在找你嘛。你这样躲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如果你真的讨厌他，还不如当面和他讲清楚。老这么悬着算怎么回事啊?”

小翠好奇地打量着小姐。高明镜大窘:“你看我干什么?”

“小姐，你真的很在乎他呀。”

高明镜变脸:“你说什么?你以为——”

“先不要管我以为什么，小姐，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可能把他当块宝，我小翠只把他当根草!”

高明镜终于流露出患得患失的神情:“你不会和我争他?”

“当然不会!他那点文才，唬得住你可唬不住我。可是小姐，上次你都听了他说的话，你还觉得他对你——”

“他说他喜欢你，其实是在我父母面前的权宜之计，他的心里

还是钟情于我的。"高明镜欢喜而又羞涩地答道。

"这是他刚才在这里说的?"

高明镜点点头:"他还说——'如果留在原地,我会看不起自己;如果走到天边,我又怕看不到你。'说得多好啊!"

小翠叹口气,不觉也开始咬文嚼字:"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些想做最爱的女孩,最后都做了最傻;那些想找最真的女孩,最后都找了最假。"

小翠刚刚走开,一只纸飞机飘然而至。

高明镜惶然四顾,没有看到一个人,就拾起飞机,摊平。

高明镜轻轻念了出来:"其实陪你是一种牺牲,相信你不会无动于衷;我留下来是前生注定,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我选择了沉重放弃了轻松,我选择了痛苦放弃了从容,你的一生都会有我,理直气壮做一盏长明灯。我千万次地怀疑,千万次地问——明镜,你愿意吗?"

高明镜激动地将信揉成了一团:"我愿意!"

唐伯鼠从假山后面转出来:"明镜!"

高明镜低下头,等他走近:"刚才你都听到了?"

唐伯鼠点头。

"为了你,我可能会失去我最好的朋友。"

"我明白。但是我希望你也明白一件事。你为我做的一切牺牲,我都不会反对;因为我承受得起,也回报得起。"

"我相信。可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让我爹我娘他们看出我们余情未了,那就惨了。"

"以后当着他们的面,我会尽量表现出对你不屑一顾。"

高明镜语气极为认真:"我会配合你的。"

唐伯鼠脉脉含情地看着她:"还记得我给你写的第二十三封信结尾的那几句话吗?"

高明镜的目光骤然明亮起来:"让我们就此期待明天,仿佛明天对我们全无恶意——"

唐伯鼠接下去:"——所有的折磨和阻碍都无济无事,因为我们终会拥有水落石出的温柔。"

高明镜在喃喃重复:"——所有的折磨和阻碍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终会拥有水落石出的温柔。"

高明镜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惊觉:"伯鼠,伯鼠!你不要走!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

她睁开眼睛,发现四周无人,一心茫然。

小翠慌慌张张地进来:"小姐,可了不得了,出事了,你快去大堂。你那个唐伯鼠,他在大堂上呢。"

"他忙他的嘛,你喊我过去干什么。他要是忙完了他的事情,自会来看我。"高明镜没有意识到什么。

"哎呀,我看他是忙不完了!你没听明白了吗,他的事情犯了,老爷正在审他!说不定还要打板子呢!"

"啊,怎么会这样?"高明镜情急欲泣,"就算他还在打我的主意,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可以把他当犯人来审呢?"

"小姐,这回可不是因为你。"

高明镜扫了她一眼,狐疑渐起:"难道是因为——"

小翠连忙澄清:"也不是因为我。"

"那一定是我娘在捣鬼,我娘她怎么就放不过伯鼠?!"

"小姐,您睡糊涂了?夫人走亲戚,已经出门一个多月了。"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你不要再卖关子!"

"谁卖关子了?您一直和我抢话!他是因为老爷的大印!"

"大印?大印又怎么啦?"

大堂上,唐伯鼠气宇轩昂,负手而立,全无佣工走卒之态。

分案上摆着查获的县衙大印,高青天居中而坐。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大胆唐伯鼠,本官待你不薄,想不到你竟是个鸡鸣狗盗之徒!"

唐伯鼠微微一笑:“大人,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你还敢油腔滑调!”

唐伯鼠正色道:“大人,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什么,就任凭你发落吧!”

“你盗窃官印,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

“这算什么弥天大罪啊。要说弥天大罪,我只对一个人犯过,那就是——”

“不许你提我女儿的名字!”

“好,不提就不提。”

“除了这颗官印,你是不是还想偷别的东西?老实交代!”

“大人真是一猜就中!”

高青天倍受鼓舞:“那你自己说,你还想偷什么东西?”

“一颗心,一颗芳心,一颗属于高明镜小姐的寂寞芳心!”

“他还是把明镜挂在嘴边,气死我了!”高青天无计可施。

大堂侧门,张冠李戴郑重地拦住了高明镜和小翠。

“大人有令,本次案情特殊,严禁旁听。”

大堂里,唐伯鼠还在侃侃而谈:“本来,我还想从县衙里拿一点金银细软。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你总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孤苦伶仃,饥寒交迫吗?”

“什么意思?你和明镜要私奔?”

“是啊!不过她当然不会跟你说起了。我想从尊府上拿点金银细软,也就是不忍心她在外面过得太苦。”

高明镜神情诧异,如在梦中:“他在说什么,什么私奔,莫名其妙,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样的事——”

“小姐,我们明白。是不是,老李?”

“对,他是江湖骗子,您是大家闺秀,我们当然相信您。”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小翠冷笑:“因为他是一个骗子。骗子总要说谎的。不是我小翠吹牛,当初我就看出来,他不是个东西!”

“可是从你的身上,我们只搜出这颗官印。”

“是啊,那些金银细软,我想拿,可还是没拿。”

“为什么?找不到吗?”

唐伯鼠迟疑片刻:“毕竟我在江湖上也有点小名气,不想落下小偷小摸的恶名。”

“呸,谅你也不过是个小小毛贼,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条江湖丧家犬,还敢在本官面前胡乱标榜?你给我住嘴吧!”

“应该住嘴的是你!”唐伯鼠骤然变得很嚣张,“本来我不想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可是,如今我不得不给你一点颜色看!我的真实身份是——黑虎山清风寨三寨主,人送外号‘倾国倾城玉树临风迷死人不偿命’,江湖上谁不景仰三分?”

“呸,还什么‘迷死人不偿命’!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到底,你不还是个强盗?”

“往低下说,我们的确是强盗;可是往高了说,也是一只正在成长壮大的农民起义军啊!”

“一派胡言!”

“想我唐伯鼠,几年前还是浪迹天涯,书剑飘零。直到投奔黑虎山,入了清风寨,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大寨主二寨主都待我亲如手足,我当然要为山寨效力!”

高青天连连摇头:“唉,就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害了你啊!”

“碰巧这一阶段,我们山寨的工作重心,就是你们县城。”

“那你们的工作方针呢?”

唐伯鼠对答如流:“大家决定先找人来县衙卧底,搜集县官罪状,然后发动群众,里应外合,伺机占领。”

高青天悚然心惊:“看来你们还很有一套。那为什么轮到你这

个三寨主出马啊?”

“我们大寨主是个铁匠，二寨主是个屠户，说到底还是些粗人。就我还算个知识分子，适合做这种政策性很强的组织工作，所以就自告奋勇，只身闯县衙!可是——”唐伯鼠摊开了双手，“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大人您的确是清如水明如镜，对您的颠覆工作，根本找不到群众基础。”

高青天不免得意:“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所以我决定偷走大印，让您丢官解职，我想下一任县官总不会还是一位清官，那时候我们不就可以下手了?”

“哼，白日做梦!要知道神州处处有青天，你们永远不会有下手的机会!”

唐伯鼠闻言，不断冷笑，最终转为纵声大笑:“大人，您说的这番话，您自己相信吗?”

高青天语塞:“我——你管我相信不相信。”

小翠恨恨道:“原来他的背景这么复杂。”

“是啊，这小子可是个危险人物，要不是李班头在黑道的内线报告，他早就跑掉了。”

高明镜怔怔道:“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小翠哼了一声:“从前的骗子，要么骗钱财权势，要么骗感情。可现在的骗子，也骗钱，也骗感情，好像都成了多种经营。”

高明镜如梦游一般，缓缓走向大堂。

“小姐!”“小姐!”

高明镜的突然出现，首先让高青天吓了一跳:“明镜，你怎么——这里没有你的事。”

高明镜没有作声，只是定定地看着唐伯鼠，四目相对，半晌，唐伯鼠慢慢低下了头。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不要再骗人了。”说完，高明镜身子软软

地倒下去。

"明镜!"

唐伯鼠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中流露出一点淡淡的忏悔。

头上缠着罗巾,一脸病容的高明镜被小翠搀扶着,到后花园来散心。

"小姐,你的身体好多了。郎中说只要再吃一个月的药,就可以痊愈了。"

"是吗?"高明镜淡淡一笑,"那个人,他怎么样了?"

"唐伯鼠啊,他已经在府衙大牢关了三个月了。听说他一直在打听您的消息呢。"

"是吗?"

"前一段您卧床的时候,张冠还送过来两封信,说是他在牢里捎出来的。不过夫人都拿去烧了。"

高明镜十分失望。

小翠终觉不忍:"好在张冠忍不住拆开偷看,所以依稀还记得几句。他还背给我听呢。"

高明镜求恳地看着小翠:"念给我听听,好吗?"

小翠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念道:"女孩子最希望水落石出,男孩子最希望难得糊涂。女孩子不知道宽容是美德,男孩子不知道真诚是规则。雾里看花,花也在看雾,沉默的时候都有点想哭。向谁挥别,谁在挥别你,真不该彼此看得太清楚。"

小翠念完,两个人默然良久。

终于是小翠忍不住了:"小姐,你在想什么?"

高明镜叹一口气:"他的信,怎么还写得那么好?"

明镜的眼睛一直望着天边那一小朵流云。

第二十四章

李戴正伏在公案上打盹，张冠慌慌张张进了大堂，又向外张望了一会儿，然后神色诡秘地凑到李戴面前。

“老李，老李，别睡了。出事了!”

李戴从梦中惊醒，看着张冠发怔:“出什么事了?”

张冠指指大门外:“外面，出事了。”

李戴揉揉眼睛，定定神:“你是不是看见大门口有很多人转来转去的，神色诡异，见谁都不理?”

“不错，而且大部分都是少男少女，个别有几个成年人也属于游手好闲，越活越年轻那种。”

“那就对了。”

“什么呀，什么就对了?”

“那些人哪，不是打官司来的，你可别闹误会。”

“我知道不是。这么年纪轻轻的，最多和家里父母闹点矛盾，那也只需要离家出走，用不着来告状啊。”

李戴一直笑眯眯:“既然你说得这么头头是道的，你倒猜猜，那些人是为什么来的，而且来了就不走，已经耗了一上午了。”

“莫非是附近有什么大善人在做好事，施舍热粥热饭?不对，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谁为了喝碗粥等一上午啊。”

“有理。”

“要么是集体无意识人人闲得慌，大家凑在一起准备跑马拉松?也不对呀，马拉松比赛的特点是跑的人多看的人少，大门口绝对不该聚那么多人啊。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是大家都准备进来投案自首，可又磨不开面子下不了决心，可是——最近县里也没出过多少案子啊。”

“你呀，你可真能胡联系。说的都是没影的事。”

“那你倒说说，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

“咱们衙门对面是什么地方?”

“客栈啊。”

“确切地说，是本城唯一一家设有总统套房的五星级客栈!”

“那又怎么样?这客栈建成有半年了，也没招来这么多人哪。怎么，有人在里面公开三陪啊?要那样你也不会在这儿闲着了。”

“你什么意思?”

“你就算不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出面制止，也一定会以好色之徒的形象有所尝试。”

“呸!你少毁我。告诉你，今天客栈里住进客人了!”

“废话，没客人住，那客栈早黄了!”

“可你知道此刻住在客栈里面，而且是总统套房里面的贵客是谁吗?”

“这我到哪儿猜去呀!”

“看来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

“我又不像你，有一个老婆时时刻刻在耳朵边当小广播，什么消息都落不下。”

“告诉你，是著名影视歌三栖明星——石榴红!”

张冠眼睛瞪得老大:“啊，是她呀——”脸一板，“没听说过!”

“你看你怎么连石榴红都没听说过呀?她既是流行乐坛的大姐大，又是流行乐坛的小小惊喜，一举荣获本年度最有实力歌手奖和最有前途新人奖!”

“就是因为这些自相矛盾的奖项?”

“当然不是!如果光是得了几个奖，怎么会闹得我老婆这个层次的人都知道她?”

“你的意思是，她还喜欢另外造新闻?”

“喜欢，她简直是迷恋!据有关人士统计，这一年来，她身边传出绯闻十一次，她主动澄清事实十一次，然后再次被人家抓到把柄七次，最后表示自己不在乎新闻界的误解和刁难六次!”

“这姑娘累不累呀!”

“还有呢!主动公布婚讯三次，否认自己公布过婚讯三次。总共宣布退出歌坛三次——”

“那她怎么还出来晃啊?”

“她是因歌迷苦劝返回歌坛一次，受神秘相士指点，为了避免灾祸发生而返回歌坛一次，还有，还有，无缘无故返回歌坛一次!”

张冠笑得前仰后合。

“老张，你不要笑。你知不知道，人家现在唱一首歌，能挣多少银子?”

“我关心这个干什么，我闲的!现在这个社会，是个发展变化的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完全可能也是充分必要的!你懂不懂?”

李戴故作虚心:“我好像懂了。”

张冠更是循循善诱:“所以人家和你的收入有所不同，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工作性质不同嘛。你就看见人家台上数钱，你就看不见人家台下苦练!”

“就是，就是。”

“人家付出那么多辛勤的汗水，偶尔有那么一点点收获，又算得了什么呢?人家每场挣上那么一二百两银子，你又何必总挂在嘴边呢?”

李戴诚恳地拉住张冠的双手:“老张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哪，还真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张冠略作谦虚:“我也是做不好，瞎做。”

“不不不，你看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就非常非常平衡了。”

张冠暗自得意:“那就好，那就好。”

“不过我还想做一个小小的更正，你介意吗?”

"不介意不介意。你尽管说嘛。"

李戴凑到他耳边，用上最大音量："人家一场下来，可不是几百两银子，人家挣的是几千两银子！"

张冠目瞪口呆，愣在那里。

李戴担心地望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推推他。

张冠平静地开口："放心，我没事。"他站起来，还蹒跚着走了两步，随即大吼一声，"他们怎么挣那么多钱哪！"

"你看你，你看你，刚才还做我的思想工作呢。算了算了，人家今天晚上登台献艺，咱们过去开开眼界吧？"

"登台献艺，谁请她来的？谁成心气我？谁？"

"阿莲姐呀，她不是刚刚兴建了一个喜洋洋豪华娱乐城嘛，就花重金找这位石榴红来捧场，剪彩，揭幕，登台献艺，与歌迷见面，总之是一条龙的干活！人家阿莲姐特意送来四张门票，说夫人既然走亲戚去了，就请大人小姐和两位班头赏光。"

"我不想去。"

"你，你怎么不想去啊?!"

"我就是不想去！"

高青天闻声而入："谁不想去，不想去哪里？"

"大人，是我，我不想去听那个什么红的演唱会。"

高青天上下打量着张冠，忽然一挑大姆指："好，好样的，我也不去！"

李戴深表诧异："大人，您这么有政策有水平有涵养有风度的领导干部，怎么也闹上情绪了？"

"什么叫闹情绪？本官从来就不喜欢那些哥呀妹呀情呀爱呀的靡靡之音！我的票，已经给了小翠了。她和小姐发了疯一样的想去。哎，张冠，你既然不去，就让李戴把票拿回去给他老婆，好不好啊？"

"没问题！"

李戴喜形于色："谢谢大家。大家真是够疼我的。"

高青天满意地挥挥手："没什么，你们夫妻俩也难得一同出来

走走。不过你那群孩子可得找人看好了。不然准会出乱子。”

“我知道，我知道。”

“最好找根绳子，一个一个都拴上，这样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张冠鬼头鬼脑地出主意。

“去!”

小翠一探头:“老爷，你果然在这儿!”转身唤道，“小姐，老爷在这里!”

高明镜一阵风似的出现在大家面前，打扮得好像是“天女散花”里的天女，又像是“红线盗盒”里的红线。

高青天首先反应过来:“明镜，你，你搞什么鬼?你要是这个样子，就不准去看演唱会!”

“为什么?”高明镜梗着脖子。

“你这明显是奇装异服，不像话，太不像话!”

“爹，今天晚上，我是去见我的偶像，当然要打扮得特别一点了!”

“是啊，老爷，今天晚上我们一去，肯定算不上什么奇装异服。比我们出格的，多得是呢!”

李戴和张冠在一旁帮腔:“大人，说实在的，小姐这打扮，真不算什么。现在那些杂志封面，都比这邪乎多了!”

“再说，小姐不是要去见她的偶像嘛。”

“我就为她这句话生气!”高青天背着手踱来踱去，“一个歌星，算什么偶像嘛!明镜，你怎么不崇拜崇拜那些气壮山河，血写春秋的民族女英雄?”

“您在说谁呀?”

高青天无限神往:“花木兰，梁红玉，还有，还有穆桂英!”

高明镜怔怔地望着高青天。

高青天被她看毛了:“怎么，你对她们的英雄事迹不感动?”

“这几个人也是歌手吗?”

“歌手?”

“她们的歌好像都不太流行，要不我怎么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现在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县衙办公室里气氛异样。

张冠望着一旁发呆的李戴，咳嗽了两声。李戴毫无反应。

“老李，我看你今天有点不对头啊。”

“怎么不对头?”

“从上班到现在，你总共只和我说了两句话，点了三次头，你有什么心事啊，是不是你那颗多愁善感的心，被昨天晚上的演出打动了——”

“别跟我提昨天晚上!”

“为什么?”

“喂鸡喂猪喂兔子，你说喂(为)什么?!”

张冠一怔，手搭凉棚，仔细看看李戴:“老李，看你火气这么大，好像不是受了强烈的艺术熏陶以后不能自拔，倒像是刚刚上了一个大当，所以瞅谁都不顺眼，没事就一个人在肚里骂三字经。”

“叫你说对了!”李戴狠狠一拳砸在办公桌上，“昨天晚上可真叫上一当!那个石榴红根本就没出场，大家足足等了一个时辰，她连一个照面都没打!”

“有这种事?”

“阿莲姐还说今天晚上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可是怎么交代，这口气也让人咽不下去，这不是欺骗观众嘛!”

“真是不像话!”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高明镜怒气冲冲地进门。

李戴迎上去:“对了小姐，你和小翠当时也在，你说说昨天——”

“还有一个人，当时也在。”高明镜回头招呼，“阿莲姐，你进来吧!”

阿莲姐满面羞愧，扭扭捏捏地进来了。

“阿莲姐，你还好意思来。好，我问问你，你办的这算是什么事啊？”

“咳，李班头，叫我说什么好，我也是受害者啊！刚才我去见老爷，把前因后果都讲了一遍。老爷也很同情我。”

高明镜在旁解释：“这是真的，阿莲姐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本来我是想和那位姑奶奶商量商量，让她看在这么多热心观众的面子上，今天晚上能出来演一场，平息大家的不满情绪，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准备向大家如数退钱了！”

“真的？那你不是要亏好多钱吗？”

“当然啦！这次演唱会我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很多宣传，可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亏了个一塌糊涂，老百姓还说，以后再也不来我这个娱乐城了！我，我，我好命苦啊！”

“算了算了，阿莲姐，暂止悲声，我们大家是理解你的。”

“不瞒诸位说，从前我阿莲坑害顾客虐待员工，在经营上是走过一段弯路，可是在咱们高大人的耐心帮助下，我已经改过自新了！可这位石榴红，说句不好听的，我在全盛时期也没有她这么横行霸道！我算是栽到她手里了——”

“别哭别哭，事情已经出了，我们古今县是法制社会，县衙一定会为你作主！不过，阿莲姐，到底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你不如给我们详细讲讲。”

阿莲姐幽幽怨怨叹了一声：“还不是她临时变卦，非要我在出场费上翻两番！我也没敢一口回绝，我就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她说了——‘爱我，就没有商量！’”

“德行！”

“她还说，我们接待工作漏洞太多，影响她的心情，使她没有演出的兴趣！我说有什么漏洞啊。她说，一，她的包车来到城门口，没有群众夹道欢呼，没有县级领导亲切迎接！”

“她以为她是谁，钦差大臣还是王母娘娘？！”

“第二，她在酒店住下以后，县衙门没有派专人保护她的安

全，使她一直面临疯狂歌迷的威胁之中！”

“看来她也知道自己民愤极大。”

“第三，陪同她前来的两个秘书三个厨子四个保镖五个美容师六个形象顾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每人最少应该得到两个大红包！”

“要发红包也是她自己发，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呀！”

“唉，跟她是很难讲理的！”

这时，小翠慌慌张张进来：“小姐，咱们家来客人了，就在后宅等着呢。老爷在更衣，要您先过去招呼。”

“什么人？”

“还有谁，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石榴红啊！”

“是她？”

“她好大的胆子！”

“一定是恶人先告状！”

高明镜咬咬嘴唇：“没什么可怕的。阿莲姐，你在这里等着，我替你去会会她！”

“小姐，反正要我们做什么，你们出来吩咐一声就行！我们一定是——”张冠蓄势待发。

“以德服人！”李戴磨拳擦掌。

高明镜进来的时候，高青天已经在与客人寒暄。高明镜马上发现，这位鼎鼎大名的石榴红，其实并不陌生——“明镜，你过来看一看，还认得出这位小姐吗？”

“认识，认识，怎么忘得了呢。你上次来我们家竞选过丫鬟，那时候你叫石榴，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红了！对了，你那琵琶没带来吧？没带来就好。”

“明镜，不要乱说话。”

石榴红倒是落落大方：“往事不堪回首，小姐不要再提了。如今我是歌坛大姐大，曲海长青树，艺名石榴红。”

高明镜一笑:"这我知道。您这个名字,昨天晚上好多人都挂在嘴边。"

小翠托着茶盘进来,先客后主,依次上茶。石榴红在一旁志得意满地看着。

"石小姐,请。"高青天不卑不亢。

石榴红感慨甚多:"唉,高大人,我刚才在想,命运真是变化莫测,奇妙万分啊。如果那一次不是我毅然决然,拒绝您府里的再三挽留,从这里走开,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我又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大有作为呢?"

高青天宽厚地点点头:"呵呵,有理,有理。"

石榴红愈加得意:"所以,我想我命中注定,是不该做一个平庸的人,不该做一个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小小丫鬟!"

小翠眉毛一挑,便欲反唇相讥。高青天冲她使了个眼色,她才隐忍不发。

高明镜可就没那么好的脾气了:"其实啊,像您这样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没来我们府里当丫鬟,对您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对我们呢,可就是——小翠,可就是什么?"

小翠心领神会,笑吟吟地接口:"可就更是值得庆幸的啦!"

"一点不错!"两人相拥大笑。

石榴红便欲发作:"你们——"

"明镜,小翠,不要乱开玩笑。石小姐,你不要介意。"高青天出来打个圆场。

"没什么。以我现在的身份,当然不能随便和人家计较了。"

"是吗?"小翠笑咪咪地问道。

"当然了!我总不能和你一样见识吧。"

"那倒是。你的见识的确和我不一样,你的见识比起我小翠,可要少得多呢。"

"什么,你敢诬蔑我?"石榴红勃然大怒。

"小翠!石小姐,这丫头没什么心眼,说话也不知道轻重。你

还是不要生气。”高青天示意小翠不要再逞口舌之争。

石榴红稍觉气平。

高明镜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小翠就是这样,什么客观事实她都挂在嘴边,实在是太鲁莽太冒昧太心直口快了!”

石榴红满腹狐疑:“我怎么觉得,你们还是在绕着弯子骂我呢。”

“那是您多心了。”小翠不依不饶,“我刚才的意思是,一个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据我归纳应该有如下三个特征。”

高青天也有些好奇:“喔,小翠,你讲讲看。”

“第一,她知道自己无知;第二,她知道无知不是优点是缺点;第三,她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无知。您说说您做到了其中哪一点呢?”

石榴红一时不知如何接口。

“你不知道自己无知,因为你周围的人和你一样无知;你也不知道无知是缺点,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身上有缺点;最后,你也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无知,否则你就不会感觉如此良好地站在大家面前。我说得不对吗?”

“对什么对?对也白对,对也无聊!”石榴红朝小翠做着鬼脸。

“我怕你这个?小姐!”

高明镜与小翠并肩而立,同时做出怪异的鬼脸,石榴红吓得掩住眼睛。

明镜和小翠余兴未尽,转向高青天。高青天不满地看着她们,她们连忙恢复常态。

“好了好了,插曲太多,离题甚远.你们两个不要再插话。石小姐,你今天来县衙,到底是为了——”

“高大人,我听说,有人要来衙门里打官司告我,败坏我的名誉,我就抢先来告她一状!我这样做不对吗?”

出乎石榴红的意料,高明镜抢先表示赞同:“对,怎么不对?你就应该先告状!——恶人都是先告状嘛!”

“你懂什么，现在都是名人先告状！大人，我不跟她们斗嘴，我只希望您主持公道！”

“好！”

“伸张正义！”

“好！”

“明镜高悬！”

“好！”

“为我出气！”

“好！哎，不对！差点被你给绕进去。石小姐，我们办案要秉公执法，不是专门为了给谁出气！你明白吗？”

石榴红很不耐烦：“这我明白。我当然不是要您故意判得不公平，我是希望您对我能够，能够比一般公平更加的——公平！”

“我不明白的是，我为什么应该对你‘比公平还公平’！”

“高大人，您是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啊？”

“怎么？”

“我是名人啊，您懂不懂？对待名人，就要特别崇拜特别爱戴特别照顾特别关怀，您明白了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脆弱最敏感最需要别人纵容最容易遇到伤害！”

“原来是这样。石小姐，我和你随便探讨一下，全当是学术研究啊。要是大家都对你们特别崇拜特别爱戴特别照顾特别关怀之后，会不会反而把你们惯得特别难伺候特别不懂事特别不讲理，而且特别的，不像话呢？”

高明镜和小翠一齐向高青天伸出大拇指：“问得真好！”

“您说的这种情况，当然是很可能发生的啦！”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这是应该的！”石榴红平静地看着大家。

高青天高明镜和小翠一齐目瞪口呆：“应该的?!”

“当然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比如当炊事员的，可以多

往家里捎点鸡鱼肉蛋;当驾驶员的,可以多给家里拉点木材煤炭;像我们这些当名人的,也不过就是多露点脸多赚点钱多出卖点隐私再多一些不讲理的机会,而已嘛!"

"而已?这已经够可以的了!石小姐,你怎么当上这个名人的我不管,我只问你一句,当初你努力当名人,就是为了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多一些不讲理的机会?"高青天实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啊!普通人不讲理,人家骂一声:'德性!'名人不讲理,人家夸一声:'个性!'——多大的区别呀!"

高青天高明镜和小翠面面相觑。

"你们只见到我们随时随地不讲理,你们知道我们在成为名人以前,受过多少气遭过多少罪咬过多少牙流过多少泪吗?!"

小翠倒是有些理解了:"就是,咱们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

石榴红感激地看看她:"可不是嘛——"她马上反应过来,"你说什么呢!"

"好了好了,你们吵得我头都大了,看来以后绝不能在后宅办公!石小姐,我们还是把案情再核实一下。"

"还有什么好核实的,一会儿我们一起合张影,我再给你们每人签个名,你们再请我吃一顿饭,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高青天吃惊不小:"事情就解决了?!石小姐,你昨天晚上索要高额出场费未遂,拒不演出,浪费消费者时间损害消费者利益,并给主办人阿莲姐及娱乐城造成了重大的财物损失和名誉损失,你不觉得本官有义务替他们向你讨个说法吗?"

"可是,你们既然是我的崇拜者,就应该替我摆平这件事情啊。"石榴红说得心安理得。

高青天恍然大悟:"喔——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咱们双方半天聊不到一起去,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存在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

高青天显出前所未有的严肃:"漫说这件事情上关天理下系民心,我根本摆不平;就是能够摆平,我也不可能替你摆平,因为我根本不是你的崇拜者,你也不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包拯包文正,海瑞海刚峰!"

石榴红失神道:"你不崇拜我,这怎么可能呢?"

高明镜哼了一声:"这当然可能。别说我爹,就是我和小翠两个,一度崇拜过你,现在我们也醒悟了!"

"醒悟了?"

"是啊,我们以前不仅崇拜你这样的名人,还幻想着自己也去做这样的名人。可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要做一个名人,先要做一个人,大写的人!"

小翠跟上一句:"可以是人而不出名,不能出名而不是人!"

"你!你!你们不尊重我!"

"不,你错了,石小姐!"高青天沉着答道,"她们,包括我,不是不尊重你,我们只是不尊敬你!不尊敬你,是因为你身上的缺点太多。我们热诚地期待着,你能有一天,痛改前非,赢得我们的尊敬!至于眼下,你就应该端正态度,接受处理。"

"为什么处理我?怎么可以处理我?你们也太孤陋寡闻了,别处那些名人,什么事没做过?我跟他们比起来,差得远呢!我骂过人吗,我打过人吗?"

"对,你是小巫,他们是大巫,大巫小巫,反正都是乌七八糟。"小翠真是嘴尖舌利。

"石小姐,你还是这样执迷不悟,本官只好拉下脸来,给你打一个极为通俗也极为确切的比喻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只苍蝇,我都想打,可我不能拎了一只苍蝇拍,满世界转悠去,没那么多时间!我只能做到,飞到我眼前的苍蝇,我一只也不放过!"

高明镜和小翠情不自禁地鼓掌,窗外也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高青天一怔:"谁在外面乱鼓掌?"

张冠李戴和阿莲姐依次进来,神情激动。

“大人，您说得太好了!”

“大人，我们两个只有一句话要说——身边有您这样疾恶如仇的好领导——”

“是我们的荣幸!”

“过奖，过奖。”

阿莲姐小心翼翼地看着高青天:“大人，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了结?”

一时间，鸦雀无声。石榴红佯作不在意，却也提心吊胆地瞟着高青天。

“本官对这起纠纷，有意调停解决。石小姐毕竟是个演艺界人士，真要当堂听审，传扬开去，对她不是件光彩事。她还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也要为她想一想。”

“您的意思是——”

“让她把钱退给你，也就算了。当众道歉，我怕她的心理准备还不足，本官另外想办法解决。张冠李戴，你们明天一早护送石小姐离开本县。有一些群众对这次罢演事件，还存在一定的过激情绪。你们一定要保证石小姐平平安安离开这里。”

张冠李戴互相看看，答应了一声。

石榴红低低道了声谢，大家也就是勉强能够听清。

“没什么，你只要记住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是从群众中来的，为什么不能再到群众中去呢?群众给了你荣誉，你能不能也试着回报他们一些真诚呢?我想，应该不是很难。”

石榴红低下头，不说话了。

“你可以走了。”

石榴红望望大家，默不作声地出去了。

“阿莲姐，你也不要担心今天晚上没法对观众交代，本官已经替你做了安排，你只管让昨天那些观众凭票入场，我保证他们会满意而归!”

“爹，您安排了什么节目?”

高青天捻髯微笑:“俄罗斯大马戏团的精彩马戏，狮子，老虎，狗，什么都有，紧张激烈，异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你不用担心它们也给你罢演!”

“哈哈哈哈……”

第二十五章

高青天站在大堂正中，满脸油汗，气喘吁吁，正在练习"四平大马"，就是说以马步站稳后向前平伸双臂，双掌立直平推。

"爹!您怎么了?"高明镜从外面进来，自然是吓了一跳。

"爹没怎么，爹挺好的。"

高明镜绕来绕去地端详着:"那您怎么这样——您是不是中风了?"随即她又摇摇头，"不对呀，中风就不能说话了。"

"我当然没有中风，我现在是在练习'四，平，大，马'!这是最基本的武术姿势——主要是在考验一个人的下盘功夫，以及，以及是否具有真正的毅力!"高青天连喘几口粗气。

"我懂了。那您练吧，回头我让小翠把午饭给您端过来。"

"明镜，你也别急着走啊。你帮我看看，案子上那炉香点没点完啊?书上说，首次练'四平大马'，至少要坚持一炷香。"

高明镜走到公案前对那炉香端详半天，扑哧一笑:"这炷香是谁帮您插的呀?"

"还有谁?张冠李戴啊。他们插完香就匆匆忙忙跑了，说是午休时间已到，让我自己看着。可我练了这么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怎么每次斜眼去看，那香好像还那么高。"

明镜将香炉端到高青天面前:"您眼力可——真——好。"

原来，那炷香根本没有点着，就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插着。

高青天气急败坏地收势:"这不是拿我老人家涮着玩吗?"

"那是啊。身边有这么容易上当的一位领导，人家怎么下套，他就怎么钻进去，这多好玩啊，这是多大的诱惑啊。搁着我高明

镜，也一定会——”

“也一定会冲上来涮我，是不是啊？”

高明镜连忙改口：“哪儿能呢？我当然知道您是大智若愚。”

“哼，不要随便给你爹戴高帽子，你爹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啊，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吃这一套的？”高明镜故作焦虑。

“我就是从——”高青天醒过味来，“我从来就没有吃过！明镜，你现在是越来越顽皮，我看你将来怎么嫁得出去？”

“女孩子何必非要嫁人啊？对女孩子来说，嫁人不过是一种逐渐丧失自我的痛苦过程，是牺牲自己的青春来谋取男性社会的一种廉价肯定，是绝对错误的！”

“你！”

不知从什么时候，进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华服男子，在一旁正听得入神。

高青天不假思索地凑过去谋求对方同情：“您说说现在的这些女孩，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太荒唐也太复杂了！”

男子连连点头：“就是！”

“照她这么说，我夫人嫁给我就是丧失自我了，我娶她也是一种廉价肯定了！”

“怎么会呢？”男人嗔怪地看着高青天。

高青天与之热烈握手：“谢谢，我就知道世上还是有明白人的。”

高明镜怔怔地看着这个场面：“爹，他是谁呀？”

“嗨，傻丫头，这不就是——”高青天也觉出不对，上下打量对方，“说真的，你是谁呀？”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本官高青天啊。”

“你果然就是高青天！好，好极了！敝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文化事业。”

“明镜，回避！”高青天喝道，“没听见他是搞文化的吗？”

高明镜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男子拊掌赞叹:“大人真是防微杜渐防水防漏防患于未然!”

“只怕是防不胜防啊!好了,有什么事情,请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那好,大人,我要出名,我要捞钱!”

“你有毛病啊?初次见面,有这么说话的吗?”

“所以话要从头说起,圈子该兜还得兜。”

“那我也得知道是谁在跟我兜圈子。先生贵姓啊?”

“李,梦,游!跟您说实话,其实这也是个艺名,走江湖拜码头用的。我的真名是李梦狼。您知道就行,别瞎传。”

“李梦狼?!这名字不是来自什么典故吧?”

“我们这一行是按字辈排下来的。一共是五个字——空,手,套,白,狼!我呢——”男子矜持地一笑,“就是狼字辈的。”

“嗯,你不说我不注意,你一说还真有点像。算了,我还是叫你李梦游吧。李梦游,说说你找本官有什么事啊?”

“大人,我这个人哪,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喜欢搞点文化活动。这次登门,就是想在这方面,得到大人的一点支持。”

“那你都搞过什么活动啊?”

“万人大餐厅!哼,听说过吧?”见高青天连连摇头,他倒并不意外,“没听说过,那也是正常的。我那计划属于超级机密,没有一定档次的,恐怕真是没听说过。”

高青天忍气吞声:“那你还有不那么机密也没那么高档次的事情吗,说来听听。”

“比如说吧,前一段我们搞了一次纪念活动,纪念‘四大发明投放市场一千五百周年’。影响很大呀!”

“那我打听一下,这四大发明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敢情您也糊涂呢。看来这些民族优秀遗产还真需要普及。站稳了,听好了,是笔!墨!纸!砚!记住了吧?”

“怎么文房四宝改四大发明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正确答案应该是——爱谁谁!那一段我们拉到的是文具厂的赞助,所以我们说四大发明是笔墨纸砚。要是拉到园林公司的赞

助，我们就说是菊竹梅兰了！”

“那要是菜市场给赞助，你们就说四大发明是鸡鸭鱼肉？”

“没错啊，要是饭馆给赞助，我们还可以说是煎炒烹炸呢！”

“行了，行了，本官服了。那你们还搞没搞过别的，更有意义的活动？”

“当然有了，我们搞过‘铁嘴钢牙杯’国际嗑瓜子大赛！”

“喔，这个我好像听过，县衙还罚了你们一笔银子，对吧？”

“是啊，说我们搞环境污染，其实我们不过是赛完就走，忘了扫地，留下一百多斤瓜子皮。”李梦游十分委屈，“后来我们就吸取教训了，搞的是‘鲁班杯’，这个‘鲁班杯’——”

“全县木工大赛？”

“错！是豆腐雕刻大奖赛！入选作品我们是评完了就吃，哈哈，一点不用收拾。我还记得金奖是‘万里长城’，哎呀，绝！”

“万里长城？”

“是啊，就是把大豆腐一块一块摞起来嘛，非常有创意。不过银奖创意也不错，叫‘乱石穿空，惊涛拍案，卷起千堆雪’！”

“怎么个‘卷起千堆雪’？”

“说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一盘子豆腐渣。”

高青天啼笑皆非：“行了行了，咱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成，怎么不成？大人，现在这人民群众哪，消费心理都比较浮躁，你随便弄个项目他不买帐。我们前几个项目呢，就是事情勉强办完了，可是没有多少人捧场，除了记者和评委，满场找不到几个观众，搞得比较被动。所以这一回，我想寻求大人的支持，由县衙出面，我来具体落实，咱们搞一个‘倾国倾城杯’古今美女大奖赛，怎么样？您想想，美女如云，专家评奖，实况转播，万人空巷，好不好？”

高青天缓缓挑起大拇指：“好，实在是好！”

“我就知道大人无条件支持！”

“不用说别的，这在考古学上也是创举啊！”

李梦游一怔：“您等等吧，这里有考古学什么事啊？”

“哎，你不是要把古代那些美女——具体说当然就是出土女尸啦——都拉出来评选吗？看看哪一位保存得比较完整，比较新鲜。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可以普及考古知识嘛。”

“哎呀大人，您这都扯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古今县美女大奖赛’，您听明白了吧？是选活人，不是选死人！”

“不会吧？也就是死人才容忍你选来选去的，活人谁能同意呀？一个大姑娘家，被你们说三道四品头论足，还不跟你们急？”

李梦游嘎嘎直笑：“大人，您这观念可就有点落伍了。现在的姑娘，你不让她参选才跟你急呢？远处不用说，咱们附近几个县里，这两年评了多少美女出来？这平安县选了平安小姐，风流县选了风流小姐，长寿县选了长寿小姐，多余县选了多余小姐！”

“我看都算是多余小姐！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相貌的美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评什么比什么？再说人生在世，更应该注重心灵美，因为只有心灵美才是值得骄傲的，才是永恒的！”

李梦游鼓掌赞叹：“大人说得真好——几乎一字不差。”

“谢谢。”高青天细琢磨又是一怔，“什么一字不差？”

“几天前我们接到一封来信，上面的话跟您说的一模一样。”

高青天兴致勃勃：“可见我的态度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那封信有落款吗？”

“当然有啦——‘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丑人儿’。”李梦游故意朝高青天一龇牙，“和您说的，一字不差。”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影射本官？反正影射也罢不影射也罢，我可以跟你表个态，你们要是操办一点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义务献血啊，植树造林啊，捐资办学啊，本官可以尽全力支持。但是这种选美——免谈！”

李梦游眼珠一转：“大人，您就这么坚定，也不替明镜小姐想一想？”

“我当然会为明镜——哎，明镜跟这事可一点关系也没有！”

高青天瞪着李梦游，"你甭打她主意！"

"大人言重，大人言重。我只是觉得，以明镜小姐刚才的风采气质身材相貌，只要参加评选，一定是艳压群芳，独占鳌头！"

"荒唐，真是荒唐！你把我们家明镜也当作那种肤浅虚荣的女孩子了?告诉你，她自幼受我们高家诗书礼义熏陶——"

话犹未了，却见高明镜从侧门里，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明镜，你，你又偷听！这回我可要好好批评你。"

"您要批评就批评吧，最好一口气多批评一会儿。因为我不光是偷听，还准备参加这次选美呢。"

"啊?"高青天额上又见了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高大人，何必这么慌张呢?"李梦游心中暗喜，"其实女儿有这样的鸿图大志，你们做父母的应该顺水推舟。"

高青天气不打一处来，马上用手指点着李梦游的鼻子："推舟?我马上就要推你了！告诉你，姓李的！你今天来这一趟，势必要制造出多种不和谐因素，本官身边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也就此付之东流。就冲这个，本官也绝对不会支持你这个选美活动！明镜也绝不会参加这种无聊活动！我作不了你们评委会的主，我起码还作得了我们家的主！"

高明镜诧异地看着高青天："爹，这句话您说得这么大声，也不怕我娘听见。"

高青天一怔，心虚地捂住了嘴。

高青天负手而立，怅望满院斜阳。

高明镜低着头走来："爹，我娘她——"

"你娘跟爹谈过，爹也同意了，就让小翠陪你一块去。明天，你娘要上街买几件新衣服，给你比赛的时间穿。"高青天看看女儿，"这回你可以高兴了。"

"可是您并不高兴。您一定是在生我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因为我明明知道您不希望我参加选美，我还是坚持要去。而且，我还把娘抬出来压您，逼您让步。"

高青天慈爱地摸摸明镜的秀发："这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是，这是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就努力去做好吧。"

高明镜不肯就此走开："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喜欢我去选美，难道您觉得我很难看，去了会出丑，会丢你的脸？"

高青天笑了："当然不是。只不过，爹是上一辈的人，思想有些保守，对选美啊，广告啊，好多新生事物，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好女儿，给爹一点时间。"

"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您不让我去，就像李梦游硬拉我去，好像都有很复杂的理由。"

"——这个我也不瞒你。人家要拉你去，是因为你参加选美，别人都会认为是经过了我的同意，认为我对这次选美是很支持的，甚至认为我才是幕后主持者。这对李梦游他们是有利的。"

"所以您一开始就不想让县衙当主办单位，所以我现在参赛，等于是让您违背了初衷。"

"这也没有什么。"高青天淡淡一笑，"毕竟你不是小孩子了，有些事情，你也是可以自己作主的。"

高明镜喃喃道："如果我真的被选为冠军，别人会不会认为是您在操纵评委，会不会认为您是在利用特权？"

"也许吧。所以，我一直是比较犹豫的。我甚至想说服你娘阻止你去。谁叫你是我高青天的女儿呢，有些风头你就是不能去出，有些好事你就是得眼睁睁错过去！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不想让你扫兴，毕竟为父已经欠你很多。你当我的女儿，没沾过多少光，没享过多少福。你刚生下来那会儿，我还没有中举，每天都在苦读诗书。晚上你哭了闹了，我从来没哄过你一次，都是躲到隔壁练那些八股文章，是你娘把你拉扯大。"

"可是我刚懂事，您就教我认字，还亲自抄了一本唐诗三百

首，每首诗的下面，您都画了一幅画，想让我读着有兴趣。那不也花了您很多时间？还有那次我说喜欢您的胡子，您就真的让我拔了好几根。那时候我不懂事，现在想起来，一定很疼的。”

高青天眼圈红红地笑着：“疼什么呀？不疼，不疼。”

“其实从我懂事起，我一直想做个乖女儿，想让您高兴，没想到这一次，我又让您为难了。——爹，这次选美我不去了。”

“明镜。”

“我不想让别人看你的笑话。”明镜定定地看着檐间败草。

“谢谢你，好女儿。不过，我不赞成你退出。我是一直想做清官，想有一个清白无私的好名声，我是一辈子怕人误解，怕人说闲话，可是，我也不能为此就强迫你放弃你的一切啊。况且，我这一点虚名，也未必真有那么重要。”

“我，我——”高明镜泪眼盈盈。

高青天站起身来：“我知道，虽然你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可选美这件事你其实也看得很重。现在，我也想让你参加，去开开心心地证明你自己，实现你自己。”

高明镜哽咽起来：“爹！”

“好了，明镜，不要再说了。还是让我做个好父亲吧。”高青天背转身去，拭去眼角热泪，“我知道你长大了，懂事了。我已经很开心了。你还是好好准备吧。”

“那我要是落选了呢？”

高青天努力微笑着：“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半天，就是在准备一套话，万一我的千金大小姐落选回来，我好及时安慰你啊。”

高明镜破啼为笑：“您对我就那么没信心？”

父女俩相视而笑，明镜慢慢偎人老父怀抱。

高青天好奇地打量着高夫人，高夫人忧心忡忡，走来走去，全没了平日神定气闲的架势。

“夫人，何必这么焦躁呢？”

"焦躁?谁说我焦躁?"

"你看你转来转去都快一个时辰了,茶也不喝,话也不说,本官的脚被你踩了七八回了,你连一次对不起都没说——你说你是不是很焦躁?"

"是又怎么了?难道你不焦躁?明镜和小翠到现在还不回来,到底是选上还是没选上?急死人了!"

"据我分析嘛,多半是选上了,所以留下来参加什么庆贺酒会啊,记者招待会啊,自然会回来晚一点。要是没选上,那还不早早就跑回家来哭鼻子了?"

高夫人驻足思索:"那明镜要是真的当选了,人家会不会来采访咱们啊?"

高青天一拍大腿:"当然会了!所以你现在与其干坐着,还不如回去准备准备发言稿呢。"

"说得也是。"高夫人走到门口,忽然怀疑地转回身,打量着高青天,"你真觉得明镜能当选?"

高青天温和地笑着:"那倒不一定,我也就是安慰安慰你。"

"你讨厌不讨厌!"高夫人气不打一处来。

高青天笑而不语,忽听外面传来脚步声,连忙过去开门。

高明镜和小翠面无表情地站在外面。

"瞧瞧,她们这不都回来了吗?哎呀,快进来,快进来,你娘都快急死了。"

高明镜进来坐下,小翠站在她身后。两个人都是默不作声,不像是选美归来,倒像刚参加完追悼会。

高青天和高夫人呆呆地盯着她们。

高明镜深深吸一口气:"你们一句话也不要问。好不好?"

"我们能不问吗?到底选上没选上,明镜,你说话呀!"

"那好,你们听着,我——我选上了。"

"那不就行了?"老两口相视而笑,甚觉欣慰。高青天想了想又加上一句,"明镜,那你今后可要戒骄戒躁啊。"

“你们听清了，我是选上了，可我不是第一名，是第十名！”

小翠也哭丧着脸：“我们小姐得了一个鼓励奖！”

“啊？这，这未免有点，有点偶然。也不是偶然。意外，对，有点意外。是吧，夫人？”

“他们评委会搞什么鬼？是不是成心和我们作对？我们高家的女儿，不去参选倒也罢了；去了，居然只拿回一个第十名！颜面何存？！老高，马上去查查，这群家伙是什么来头？！是不是流氓惯匪黑社会，假借选美，对我们高家实行打击报复？我想他们一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敢这样挑衅，一定还会有更恶劣的行为出现！我们倒要提防！”

“娘，您就别火上浇油了。”

“是啊，夫人，此时此刻，上纲上线与事无补。”

“明镜，你倒是说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好，我说。小翠，等会儿我要是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你记着替我说下去。”

“小姐，您就放心吧。”小翠坚毅地点点头。

“怎么搞得这么悲壮？”高青天真有点不适应。

“本来我们去得有点晚，选手们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当时我们定睛一看，我的心——”

“就提到嗓子眼了？”

“就放回肚子里了。原来这些人围选手都是那么那么的——”

“对不起观众？”

“岂止对不起观众，而且对不起天地，对不起父母，简直连自己都对不起！后来有些闲人过来，给我们照了照相；又有一些闲人过来，朝我们献了献花。”

“还搞得挺隆重。”

“然后我们就见到了一群兴高采烈的男人，向我们挥手致意。可是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可全认识。”小翠屈指报来，“有酒店老板，客店老板，菜店

老板，珠宝店老板，钱庄老板，绸缎庄老板，肉铺老板，生药铺老板，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都那么有闲心。自己生意不做，跑去看热闹?"

"看什么热闹啊?那就是本次大奖赛的十名评委!我，我就是被他们评成了第十名!"

"啊?这群家伙凑一起，搞个'质量监督万里行'还差不多。选美?那不是胡闹吗?"

"然后那个李梦游上前讲话，讲这次活动的意义，讲他筹办这次活动的艰辛。他讲得倒是挺动感情的，好几次都潸然泪下。"

"看来他也是个苦孩子。"高青天叹道。

"他苦，他能比我们明镜更苦?"高夫人犹自怒不可遏。

正当此时，外面有人击鼓。高青天连忙嘘了一声。

小翠也听见了:"是有冤情吧?"

高夫人横眉冷对:"此时此刻，还有谁能比我女儿更冤?"

外面那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当然是我，我才最苦最冤啊!"

四个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觑:"他耳朵怎么这么好使?"

小翠冷笑:"我听着好像——是那个李梦游。"

高家四人从后宅涌进大堂，堂前悲痛欲绝的当真是李梦游。

"你个李梦游!还敢露面，还敢喊冤?"

"这位是夫人吧，求您让我细说端详。大人，还望您主持公道。小姐，我知道这回对不住您。丫鬟姐姐，能给我拿点水吗?"

"做梦!"

"小翠，还是给他端一杯吧。"

"大人，我是来告状的。我状告本次大奖赛的十名评委，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过河拆桥，翻脸他们就不认人哪!"

"讲具体点。本官不懂你什么意思。"

小翠端茶进来:"他说得够具体的了。一定是他们评委会内部见钱眼红，分赃不均，原来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人家齐心协力把

他给择出来了。”

小梦游恨不能五体投地:“丫鬟姐,你怎么这么门儿清啊!”

小翠不免得意:“这叫天赋!我要是到你们那行当骗子去,准是一不留神就冒尖。”

“小翠!”高夫人严厉地看了她一眼,小翠只好悬崖勒马,“当然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处世原则,尽管有点屈才。来不及泡茶了,你就喝点凉白开吧。”

“谢谢。说实话,明镜小姐失利,我当时也是爱莫能助。跟您各位交个底,这回评奖标准,就是看哪位选手带来的赞助更多,哪位就有可能成为夺冠的黑马。明镜小姐占个第十,都是我向评委会力争的。人家第十一名赞助了大会二百箱方便面,现在正埋怨上当呢!”

“你是说,那前九名都给了赞助?”

“是啊,有的赞助衣服,有的赞助烟酒,有的赞助珠宝首饰,有的赞助硬木家具,阿莲姐为大会提供免费住宿和全套娱乐,至于第一名段美容段太太,人家可是古今旅行社的老板娘,答应让我们出去走一趟,白吃白住白玩还发纪念品!”

“出去走一趟?去哪里呀?”

“天竺!懂不懂,俗称印度!就是唐三藏和孙悟空爱去的地方。‘重踏取经路,西天三月游!’我都盼了小半年了。”

“那你又怎么会被人家过河拆桥呢?”

“人家十位老板是资方兼评委,我作为活动的具体承办人,赛前就跟他们签了协议,说好如果赢利,双方五五分帐,可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钻到套里去了。他们偷偷更改了帐目,证明这次活动全无赢利,还略有亏损,反过来还要我赔偿,这不是坑人吗?我要告他们,我一定要告他们!”

小翠拍起了巴掌:“哼,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

在众人哄笑声中,李梦游愈加痛心疾首:“你们大家就不要看我笑话啦!我也够不容易的啦!这一辈子,我就想好好办一次活动,

堂堂正正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掌声响起来。可每一次都是平地风波壮志未酬，不是被人当傻子给卖了就是被人当骗子给踹了。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命运喜欢恶作剧;可我耳边又有另一个声音又反复嘀咕——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

高青天也很感慨:“李先生，其实第一回见面，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骗子。只是想不到，你一直骗得这么辛苦。”

李梦游如遇知音:“辛苦，而且无助啊，大人!那您看我这场官司，您是不是给——”

“狗咬狗，贼吃贼，不予受理。”

李梦游失魂落魄:“哎呀，不能这样啊，大人!您可不能拿十个字就把我给打发了!”

高青天捻髯微笑:“那好，我再添四个字——愿赌，服输。”

第二十六章

晴空丽日，午后时光，高青天正在廊下逗弄黄雀。

“嘘——嘘！吵什么？在本官面前，还敢不守规矩。你不要因为夫人宠你，小姐疼你，你就不把本官放在眼里。告诉你，今天她们几个都逛街去了，你呀，你要听话，听本官的话！不然的话——”见小黄雀依旧喧喧，高青天连连摇头，“还叫，还叫！真是朽木不可雕也。本官不与你一般见识，本官午睡去了——”

他洋洋自得地回头，却吓了一跳，李梦游笑眯眯站在那里。

“你什么时候来的？”

“好半天了。看大人在逗鸟，我就没敢打扰。”

“你，你这人走路怎么没声啊！”

“这不是透着有修养嘛。”

厅中落坐，高青天上下打量着李梦游，使对方越笑越心虚。

“李先生，咱们之间好像还没熟到随便登门聊天的程度吧？”

“听大人的语气，看大人的神情，您对我似乎有一些成见。”

“岂止一些！我对你的成见，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您还是因为上回的事情？您也替我想想，我当初也是没有办法。明镜小姐要是夺冠，我们的全部赞助都要泡汤，我们评委会吃喝玩乐买纪念品，十几万的发票找谁报去啊。”

高青天转头看着假山石，毫不掩饰心中的厌恶。

“大人，大人，您这种态度，让我怎么往下谈啊。我这次登门，可是带着一个伟大的计划！真的真的，大人，您听了以后，脑袋要是

不'嗡'一下子，眼前要是不黑一下子，鼻子要是不酸一下子，心跳要是不停一下子——我李梦游就从这里爬出去。"

高青天满腹狐疑："我怎么听着，你像是要对本官行凶啊。我脑袋怎么还要'嗡'一下子，眼前怎么还要黑一下子，鼻子怎么还要酸一下子，心跳怎么还要停一下子——你什么意思啊？"

李梦游尴尬而笑："我就是改不掉这种虚张声势的毛病。其实啊，大人，上回我组织的那次美女大奖赛，可以说是我事业的一个低谷。所谓痛定思痛嘛，在青黄不接等米下锅的过程中，我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回顾与反思。结论是明确的——文化活动不是不该搞，而是要看怎么搞。我以前那样是行不通的！选美本身，未必是低级趣味；可是在选美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我们只注意外表美的比较，不重视心灵美的挖掘，这段弯路走得实在是太长太长了！而且，正因为评委会对选手们是否具备心灵美漠不关心，导致比赛过程中，营私舞弊，乌烟瘴气，将审美品位彻底降到了最低点！选美比赛变成了拉赞助比赛，谁的赞助多谁就可以夺冠，可是，大人——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还怎么能够飞翔呢？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高青天已经听得人迷："你说得，真好。"

"俗话说得好，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赞助一多，大家自然眼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教训实在是惨痛啊！如果我们当初只选拔心灵美的选手人围，就不会有营私舞弊拉赞助；没有营私舞弊拉赞助，大家也不会脸红脖子粗；如果大家没有脸红脖子粗，我也不会遭暗算挨黑枪转着圈子找不到地方哭！"

"看来你是全想明白了。"

"不错！这回我东山再起，决不再迎合个别群众的不良趣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呼唤心灵美的普及和发展！我是不图名不图利，抄家伙就上，埋起头就干，什么时候吐血，什么时候算！"

"慢着慢着。老李，你现在做的是无私无畏的好事情，就尽量矜持点，稳重点，别老弄得那么穷凶极恶一惊一乍的。对了，你说

说，下一步具体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办一份杂志，一份妇女杂志！我以前搞选美，对我县各界妇女有所误导。我决心，就地消除不良影响，完成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

“好，这个想法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再说妇女阶层，是心灵美的大本营，也是贪慕虚荣的重灾区！我这份杂志，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提倡心灵美，打击虚荣心！”

“据本官的一点切身体验——你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啊。言归正传——本县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这个杂志要请您题写刊名。”

“这个简单啊。杂志的名字，起好了吗？”

李梦游一指墙上的条幅：“您不是已经给我们起好了吗？就叫‘半——边——天——’啊！”

高青天一怔，随即会意，拊掌大笑，气氛极为融洽。

“我们杂志社还准备聘您为名誉社长，夫人为名誉主编，小姐为特约撰稿人，张冠李戴两位班头，为本社长年法律顾问，您不是还有位丫鬟小翠吗？那是我们杂志社的副秘书长！您放心，秘书长是我，她只是做些辅助工作。”李梦游将声音放低，“这都不过是个名目，要不我怎么给您几位开劳务费啊！”

“劳务费？”高青天眉头一皱，“要我们出力，可以。无须挂名，无须支付报酬。大家都是尽义务嘛。好了，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还有别的事情吗？”

李梦游深感失望：“那好，我只剩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的创刊号，想用咱们明镜小姐的照片做为封面，希望您大力支持。明镜小姐国色天香，代表了本县女青年积极健康清新活泼的精神风貌。再说上次那事，我心里一直内疚，也想借机弥补。”

“不妥不妥！这不又成了宣扬外表美，扶植虚荣心吗？”

“大人，您总不会是在暗示，明镜小姐具有一触即发的虚荣心吧？她是您的女儿，在性格气质应该受到您的遗传影响；她又是在

您身边长大，以难道您会管教无方吗?”

“你不要来将我的军。明镜是我的女儿，可她也是我夫人的女儿啊。就算我有一些积极的遗传影响，可是，夫人的影响难保不更加强大呀!至于我夫人是不是爱慕虚荣，我看就用不着我冒险评论了吧?再说，人非圣贤啊!别说我们家明镜，也别说我们家夫人，就说是本官我——”

“怎么样?”

高青天心平气和地摊开双手:“恐怕也就是勉强能抵抗——虚荣心的诱惑。”

张冠李戴肃立两厢，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神情激愤地面对着高青天。

“击鼓者何人哪?”

“民女翠屏!”

“翠屏，你所告何人啊?”

“我告《半边天》杂志社社长李梦游，好坏不分，黑白颠倒，营私舞弊，弄虚作假!”

高青天眉头一皱:“不会吧?那个李梦游前几天还信誓旦旦，说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老毛病这么快又犯了?你从头讲来。”

“我翠屏今年三十有二，有儿有女，有家有业，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我悔不该呀，那一日就动了凡心——”

张冠插话:“您就私闯人间嫁了董永，夫妻双双把家还?”

李戴摇头:“不对呀，那是人家七仙女的干活。”

“你们说什么哪?我是说我翠屏就受了李梦游的蛊惑，结果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

张冠恍然大悟:“看来这个姓李的，生活作风很成问题。”

“我就知道会出事!”李戴细细打量着翠屏，异常同情。

翠屏起先还有点感动，细一琢磨觉出不对头了:“哎哎哎，你们想哪儿去了?我可是恪守妇道，远近闻名!我告李梦游，是因为他本

来准备用我翠屏的照片，来当创刊号的封面！”

“哎哟，这可是件大事！侵犯肖像权啊。”

“那当然，翠屏姐，您告得对，告得好，告出了一股正气！”

“你们听拧了！”翠屏不客气地打断张冠李戴的喝彩，“我告他，是因为他本来答应用我的照片，可后来没有，换了旁人！”

大家全泄气了。高青天懒洋洋问道：“那个旁人又是谁啊？”

“她就是本案第二被告，既无魅力又无自尊的女人，冰冰珠宝城的老板冷冰冰！她才是这场营私舞弊案的最大受益者！”

“翠屏，杂志是人家办的，封面用谁不用谁，当然是他自己说了算。你为了这个告人家，本官觉得有点欠妥啊。”

“欠什么妥啊！他办杂志哪儿来的钱，还不是我丈夫给他掏的赞助！当时他答应得好好的，说是从第一期到第十二期，都让我上封面，现在全变卦了！”

“本官不懂啊，一年十二期，封面都是一个人，读者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乏味？”

“一开始当然会有点乏味，可是坚持到后来——”

“就会变得更乏味了！”

“胡说！”翠屏瞪了张冠一眼，“坚持到后来大家就会习惯了。说不定哪一天，大家灵机一动，反而喜欢上我这种形象呢！”

“这个机会——”高青天斟酌了半天，“当然也不是没有。”

“可现在全砸了！我跟许多好姐妹说过，这头一期的《半边天》，封面肯定是我，大家都等着看呢。谁想到李梦游这小子给我玩了个——‘大变活人’！真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好了好了，传李梦游和冷冰冰到堂！”

张冠李戴正忙着窃窃私语，而翠屏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李梦游身边的神秘女郎冷冰冰。她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只是浓妆艳抹得过了头，很难看出她从前是什么样子。

高青天咳嗽一声：“冷小姐，现有民女翠屏状告李梦游悔约，其

中部分问题涉及到你，还望你配合我们调查。”

“大人不要客气，配合司法机关工作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您要是有什么话——就问我的代理人吧。”

“你，你这还算配合啊？本官现在要问的就是你，当然还有你，你们两个认罪吗？”

李梦游恳切地凑近高青天：“大人，不是我批评您，您怎么乱往自己身上揽事啊。还问我们认不认罪，这明摆着是诬告嘛。”转身他又数落张冠李戴，“还有你们两位班头，你们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没尽到啊！大人糊涂，你们就也跟着糊涂，糊里糊涂立了案，现在弄得骑虎难下，你们，唉，太不成熟了！”

李梦游声色俱厉，搞得张冠李戴连声附和，十分被动。

“您批评得对。”

“我们是欠考虑。”

“给您添麻烦啦。”

“真不好意思。”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只当我们还小。”

高青天好奇地看着他们两个，终于忍不住一拍惊堂木：“张冠李戴，你们——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

张冠李戴这才蓦然惊觉，怒视着李梦游。

“李梦游，你是否接受过翠屏丈夫萧老板的大笔赞助？”

“大人，那不是赞助，是捐赠，捐赠啊。”

“你胡说！你明明答应我，让我上杂志封面，连上十二期，心灵美典范这个称号，也保证让我蝉联十二届。可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东西，第一届就把我给废了！你要赔偿我的一切精神损失！”

“翠屏，你丈夫的捐赠如果带有赞助性质，甚至要求一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那我们杂志社只好原数奉还。至于你提到我的什么承诺，我想一定是交流上出现了误解。作为一个杂志的创办人，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家，我们把刊物的声誉，读者的信任，是看得高

于一切的!这种原则问题，是不可以做交易的!心灵美的典范，更不是财大气粗就能胜任的。您说呢，大人?”

“说得没错啊。老李，看来你的觉悟真是提高不少啊。”

“呸!他不过是找上了冷冰冰作靠山，才对我翻脸不认人。大人，您根本就被他们给蒙蔽了!”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我最讨厌别人说我被蒙蔽!”

翠屏不敢作声了，李梦游和冷冰冰都是面有得色。

“在本官看来事情很简单——翠屏丈夫向《半边天》杂志社进行过赞助或者捐赠，而李梦游已经答应如数退还，那么本案已经不涉及任何经济纠纷!至于翠屏指控李梦游背信弃义，改换封面，违背商业承诺，既然原告方无法提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本官也无法受理。然而——作为一县父母官，我更关心的倒是，我县第一次评先的心灵美典范，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大人说得对，这关系到全县人民向谁学习的问题!”

“咱们要是树立了错误典型，等于让社会风气倒退十年哪!”

张冠李戴的一唱一和，高青天十分满意:“所以，我有意在冷冰冰和翠屏两位女当事人之间，展开一次讨论，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心灵美。”

“有没有搞错?”李梦游心里有点没底，“在公堂上讨论这么抽象的话题?大人，这岂不是有损县衙大堂庄严肃穆的气氛?”

“不妨不妨。真理越辩越明嘛。二位女士注意，这里是公堂，不比财不比势只比一颗心。我和两位班头，就算是评委吧。”

“老李，那咱俩就是两票啊，是压倒多数啊!我太激动了!”

李戴也很自豪:“嗯，有点‘历史上的今天’那种感觉。”

“本官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上《半边天》的封面，你为什么要当心灵美的模范?翠屏，你先说。”

“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只有像我这样的贤妻良母，才是心灵美的典范，我要改变一些流行观念，让大家明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冷冰冰，你呢?"

"我要上封面，是为了寻找自我之后实现自我，实现自我之后再超越自我，超越自我之后……超越自我之后——我再寻找自我!寻找自我之后，我再实现自我，实现自我之后，我再超越自我，超越自我之后——"她没词了。

高青天同情地看着冷冰冰:"你是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哎呀，真不好意思——好像是。不过我主要的意思是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摆脱家庭的束缚，迎接事业的挑战。只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并且以此为荣的人，是时代的落伍者，是社会的木乃伊，可悲呀!"

翠屏岂甘示弱:"像你这样目中无人，利欲熏心，毫无家庭观念，毫无女性责任感，才是实实在在的可悲呢!"

"你是只知逃避，不知进取!"

"你是只知索取，不知奉献!"

"你是温室的花朵!"

"你是路边的杂草!"

"你是剃头匠收摊——早就看出你没人理!"

"你是面汤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

"停!停!停!"

"停什么停啊，大人，我今天非跟她争一个你死我活!冷冰冰，你要是真有胆，就讲讲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感情生活!"

李梦游气急败坏:"打住!这是个人隐私，无须暴露!"

"没关系，我可以讲。我不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前后结过五次婚，后来又离过五次婚，到现在也没有生过孩子，做过母亲，我的感情生活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可是，我在事业上得到了满足!"

"一点不错!"李梦游将大拇指挑得老高，"冷小姐正是怀着'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县人'的博大胸怀，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我县人民，奉献给了我县的饮食娱乐行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啊!”

“老李,你讨不讨厌!”

冷冰冰忽发娇嗔,李梦游不免惶然,“我怎么了,我又说错了?”

“就算人家真有那么伟大,你也犯不着当众说出来啊。这让人家多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大人?”

“不不不,我们听着更不好意思。”高青天回答得非常客气。

“就是嘛,这种自吹自擂的现场表现,不是与心灵美的定义相差甚远吗?”翠屏乘机敲起边鼓。

“那你也讲讲你少奶奶的生活,让大家听听无不无聊。”

“无聊?我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妇女,除了洗菜烧饭,不会到社会上闯荡。可是,我和我男人做了十年夫妻,没有怄过气,没有拌过嘴,我们生下三儿两女,个个活泼可爱。邻里之间无不羡慕,我们已经当选‘古今五好家庭’!大人,你说说,我的生活无聊吗?我们两个,谁的人生更成功?”

“坏了。一个是事业至上,一个是贤妻良母,我怎么评,我没办法评啊!张冠李戴,关键时刻你们怎么倒不说话了?”

“斩断情丝,投身事业,在她心灵最深处,中有千千万万结。大人,当然是冷冰冰更卓越!”张冠不假思索地答道。

“珍惜感情,维护家庭,宁可灶前烧火,不去廊桥遗梦!大人,我更支持翠屏姐!”李戴也表现出少见的坚定。

“大人,我认为,评定一个女人的社会价值,就要看她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解决了多少就业!在这方面,我成绩显著的!”

“可是,你曾经养育过哪怕一个生命吗?你曾经让任何一个男人幸福吗?你没有!评价一个女人,真善美三条标准都要想到!你怎么比得过我?”

翠屏的反击更为有力,三位评委都在点头,形势对冷冰冰明显不利,然而李梦游忽然一语惊人:“就因为冰冰她现在没有恋爱,没有再婚,没有人朝夕与共,没有人风雨同行,对不对?那我们也就别藏着掖着了,干脆给大家一个惊喜吧!”

冷冰冰嫣然一笑:"我也正这么想呢!"她和李梦游同时伸出左手,两颗大戒指十分抢眼。

"我们是花好月圆成眷属!"

"冰冰现在是感情事业双丰收!"

"对事业的共同追求使我们走到一起。"

"本县企业界两大奇才隆重会师!"

李梦游言语中流露出无限感慨:"不瞒各位说,我一直在搞文化传播活动,天天都在找投资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得头发都快白了,现在总算让我找上一个长期户头。我再也不用为资金短缺而发愁了!"

"我也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归宿。"冷冰冰抚弄着那枚来之不易的戒指,"女人嘛,总是要有个家的。"

"其实啊冰冰,就在你答应按我的预算,掏一千五百两银子,赞助这本杂志的创刊号,我就感觉到了!咱们两个,肯定要出事!不,是肯定要来电!"

"我出钱的条件就是要上封面。我当时就想,如果你真的做到了,没有出我的老千,那么就证明你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这就叫行得山多终遇虎,有情人难免成眷属!"李梦游和冷冰冰脉脉含情地牵起手来。高青天和张冠李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打断他们两位脉脉含情的倾诉。

"其实以前我就想涉足报刊杂志的经营,文化事业嘛,肯定很赚钱的!可是啊,一直都没有得力的人选!"

"冰冰你放心!咱们的合同上不是规定了吗,感情方面要蒸蒸日上,事业方面要一日千里!这杂志就是咱们的第一次合作!"

"年底结帐,要是赔了,我可是撤资解聘加离婚!"

"放心吧,亲爱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二位,二位,"高青天实在忍不住要打断,"我听着你们不像有情人终成眷属,倒像长工给地主扛活。你们不别扭吗?"

李梦游倒很坦然:"什么事情都得有个习惯过程。"

张冠耸耸肩膀:"那我们就没什么废话了,李先生,冷小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李戴加上一句:"祝你们天长地久!"

"祝你们合同期满,还能续约!"

李梦游一把拉住高青天的手:"哎呀大人,说了半天,还是您这句话最实在!"

"可是大人,我们这桩官司怎么办哪?"在旁边撅了半天嘴运了半天气的翠屏追问道。

高青天胸有成竹:"办法很简单,这一期《半边天》的封面,同时刊登你们两个的照片,要统一规格统一尺寸。同时我们要在刊物上开展一个大讨论,题目就叫——谁是最可爱的人?!"

第二十七章

办公桌上摊着一大堆瓜子花生和喜糖，张冠和李戴正在聊天，气氛十分融洽。

李戴剥开一块糖放到嘴里，感慨万分："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吃到秦百发秦员外家的喜糖。"

"是啊，昨天在宴席上大家也是觉得奇怪，要是秦府这位丑小姐都嫁得出去，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姻缘撮合不成呢?"

"要不是昨天我老婆她三舅的二表哥来串门，我们夫妇俩必须作陪——我们一定要去见识见识那个大场面。"

张冠好心好意安慰他："没关系，昨天你家里那几位公子不是去了吗，照我看，跟你们夫妇俩出席，效果是差不多的。你那几位公子，好家伙，目光如炬，出手如电，一人一个布口袋，瓜子，花生，水果，喜糖，猪蹄，鸡爪，火腿，腊肠，见什么装什么，二贤侄还特别不见外，连我正啃的一个鸡大腿，他都拿过去装起来了!不愧是那个家学渊源——厉害，真是厉害!"

李戴免不了还要谦虚："一般，也就是一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他们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张冠还在回想婚礼盛况："哎呀，牛，真是牛!锣鼓喧天，唢呐连连。花轿成排，嫁妆成山，头上，是彩旗满天飘，地上，是铜板满街滚——"

"铜板满街滚?"李戴差点噎着。

"可不是，图个吉利嘛!"

"这堆糊涂孩子!"李戴追悔莫及，"那你还捡什么瓜子花生啊，

你应该捡钱啊!要是昨晚一人背一口袋铜板回来,那——"

"那他们可就被压死了!"张冠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

"说得也是。哎,说得这么热闹,到底新郎官是谁呀?!"

"一个书生,一个一表人材的书生!从前面看,是温文尔雅;从后面看,是英俊潇洒;从左边看,是不可限量;从右边看,是前程远大……"

"既然是前程远大,为什么要到秦家当上门女婿呢?"

"你懂什么。"张冠毫不尊重地横了李戴一眼,"要想金榜题名中状元,先要才子佳人结良缘;要想才子佳人结良缘,先要私订终身后花园;要想私订终身后花园,先要——"

"先要双双堕入情欲的深渊!"李戴顶了一句,"都是过来人,谁不懂这个呀!"

"你懂什么?你就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入洞房,就发誓要生一大堆孩子出来——你懂什么叫自由恋爱?"

李戴不甘示弱:"怎么不懂?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什么话?真是不解温柔,真是有辱斯文,真是无法交流。"

"行了行了,说着说着就急。"

"谁急了?谁急了?"

"好,没急。老张,我就问你,你说他们这对新人能白头到老吗?这事关系重大,你可不能和哥哥开玩笑。"

张冠也便认真起来:"说实话,我是不太看好。没有共同语言,就是最大隐患!"

李戴眼睛一亮:"依你看来,他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多久?"

"恐怕是的。"张冠沉重地点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李戴喜形于色:"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张冠很是看不惯:"我说老李,你那么得意干什么?人家婚姻破裂了,你准备去当替补啊。"

"你这就把我想得太缺德也太肤浅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那你这么眉开眼笑的,是何居心?"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他们婚姻一旦破裂，秦大小姐就一定要另寻佳偶；既然要另寻佳偶，就一定要另办婚事，而且一定是加倍大操大办，到时候我们夫妇一齐光临，岂不是——”

“岂不是贼不空手，满载而归？”

“谁说不是——呸！你说什么呢！谁是贼，谁是贼？”

“急了急了，你也急了。大人，你看老李。”

含笑进门的高青天摆摆手：“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本官与你们见解不同啊。我虽然不认识秦家父女，但我觉得你们都是过高地估计了‘共同语言’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

“那您的意思是——”

“比如说吧，前一段我听到一个提法，叫‘懒得离婚’，很有意思。可是事实上呢，有个更确切的说法，叫‘懒得说话’。下班回家，互相看一眼，够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了；上班之前，再互相看一眼，够了，大步流星就出门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知识结构的不同，导致夫妻双方已经没有思想交流和情感共鸣的需要。连交流和共鸣都不需要，自然就用不着什么‘共同语言’了，那不过是一件奢侈品。”

“大人。”张冠怯怯地开口，“这番话说得在下毛骨悚然。”

“本官又何尝不是？”高青天与张冠相对无言。

李戴在一旁若有所悟：“大人，莫非你刚才形容的就是自己的婚姻生活——”

高青天和张冠冷冷地注视着他。

李戴马上尴尬地微笑：“当我什么都没说。”

高青天沉重地拍拍二人肩膀：“还是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大人，那你觉得秦家女婿是可以和秦大小姐白头到老了？”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张冠望着高青天的背后：“可是在我看来，事情好像发生了一点变化。”

高青天循着张冠的视线向自己背后望去，大吃一惊——

秦百发面色阴沉，双手擎着一张告示站在门口，那告示上除了一个年轻人唇红齿白的肖像外，就是义愤填膺的四个大字—“捉拿逃婿”！

高青天大惊：“秦百发，出什么事情了？”

“大人，您要为我作主啊！我女婿他跑了！那个挨千刀的兔崽子，他连洞房都没入就跑了！”秦百发开始号啕大哭，“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以后可怎么做人哪，我以后可真是没法活了！哎呀呀，女儿啊，爹对不住你啊！”

李戴忙过去搀扶：“秦先生！老秦！你要保重身体啊！”

“就是就是，节哀顺变。”张冠搬来把椅子让秦百发坐下。

“高大人，两位班头，你们一定要帮我把那个丧尽天良的贼秀才给我找回来，我悬赏，我悬重赏！”

“重赏不重赏都是下一步的问题，你先说说，家里还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别的没少，可我给他进京赶考的三百两盘缠给他骗走了！哎呀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混哪！骗了一辈子人，现在眼睁睁地被人家骗哪！抢了一辈子亲，最后自己的女儿没人要啊！”

张冠和李戴窃笑不已。秦百发不禁怒目以对。高青天只好示意他们先行退下，然后回身来安抚当事人：“秦先生，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可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也没办法帮你破案哪。”

“这个秀才自称姓何，叫何必来。”

“何——必——来？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可见这家伙当初就存着打一枪就跑的投机心理，”秦百发说起来就咬牙切齿，“只恨我当时觉悟不高，警惕性不够，没有及时察觉，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先别急着上纲上线，往下讲。”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大街上卖字。我看他一表人材，就上前攀谈，他说他是父母双亡，流浪四方，满腹经纶，尚未婚配——我可就留上心了。大人您想啊，家里有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不呆不傻可就是窝在手里，我心里能不着急吗？三绕两绕我就绕到下面正题上，问他肯不肯到我家当上门女婿，共享荣华富贵。”

“他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痛快，痛快极了！不过他说他现在只是一个秀才，发愁配不上我们家小姐，准备进京赶考，只要我赞助他三百两盘缠银子，他就可以和我们女儿签订终身。”

高青天一跺脚：“你就把银子给他了？”

“大人，我哪儿有那么傻呀。素不相识的，我凭什么相信他？我就说，送你进京赶考可以，但是要依我三件事。第一，要马上行聘论嫁拜天地；第二，进京赶考我要派专人监督护送；第三，三百两盘缠银子要在洞房门口交割，拿了银子他就得进洞房，不到天亮不许出来。这三条他也答应了，而且还是签字画押。”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呢？”

“就是在昨晚我给了他三百两银子之后啊。我眼看着他进了洞房，我又亲自上了大锁，这才放心离去。谁知——谁知他在洞房里灌醉了我可怜的女儿，然后跳窗逃走，再无音讯。我是今天上午才得知真相！所以我请大人为民作主，明镜高悬，保护合法婚姻，严惩骗婚凶手！”

“好，本官一定还你，还有红颜薄命的秦小姐一个公道！”

高青天高踞座上，秦百发一旁叉腰站立，不可一世。张冠、李戴押着一个白面书生上了大堂。

“大人，‘一二八骗婚案’的主犯何必来带到。”

“好好，这回你们效率很高。秦先生，你过来辨认一下。”

“没错，就是他！”秦百发义愤填膺地揪住何必来，“他这身衣服都是我给他订作的，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好了好了，把手松开，站到一旁。等会儿本官会留足够的时间给你痛斥他的。张冠李戴，你们是在哪里抓到他的呀？”

“在邻县闹市十字路口。案犯正在长街卖字。”

高青天顿生好奇:"那他写的什么字,你们看清没有?"

"看清了!他写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上次我看见他,他也是在卖字,也是这两行字!"秦百发悲愤已极,"什么'鸣翠柳'什么'上青天'的,他翻来覆去,就靠这两行字唬人,气死我了!"

高青天沉吟良久:"虽然只是两句普通的唐诗,可是据本官看来,此中大有深意啊!"

何必来也大觉意外,本来一直低着头,此时开始侧耳细听。

"上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讲的是一对新人百年好合拜天地;下句'一行白鹭上青天'讲的是新郎官脚底抹油出洞房啊!"

张冠和李戴听得放声大笑。秦百发在一旁更是暴跳如雷。

何必来走到高青天案前,深施一礼。

高青天大惊,连忙下座还礼:"何故如此多礼?"

"我何必来行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诗文上未遇对手。想不到,在这么一个偏远闭塞的县城,一个土里土气的县衙——"

听到这儿,张冠和李戴都是愤愤地看着这书生。

何必来浑若无觉:"我居然能遇到您这么一位知音,能看出我这两行唐诗之中的深意——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

高青天满面堆笑:"过奖过奖。等这件案子审完了,欢迎到我家去做客。我也有不少涂鸦之作,还要与世兄切磋。"

"一定叨扰,一定叨扰。"

李戴有点看不下去:"大人,公堂之上,不要与疑犯乱攀交情,须防影响不好。"

高青天瞪他一眼:"本官自有分寸。好了,何必来,你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

"敢问大人,小生做过什么错事,以致需要为自己辩解吗?"

秦百发再也按捺不住:"你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还装成个没事人,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张冠和李戴忙将秦百发拦腰抱住:"秦先生,冷静,冷静!"

“我冷静不下来!”

高青天一拍惊堂木:“你必须冷静!作为被害人,你应该表现得孤苦无助,悲痛欲绝,以此来博取本大人的同情,这还要我教你?像现在这样张牙舞爪,于事无补!”

“可是大人,就不允许我化悲痛为力量吗?”

“不许!”

高青天转过头问何必来:“那你如何解释你从秦府洞房临阵脱逃的事实?”

“临阵脱逃?”何必来轻松地笑了,“大人,这四个字用得未免唐突了吧。男婚女嫁毕竟不是出征打仗,攻求必克,战求必胜,还是有一定灵活性的吧。我只是秦府女婿,并非秦府人质,我有我的行动自由,为何不能离开秦府呢?”

“可你为何不正大光明地通知岳丈,说你要走?又为什么不正大光明自门而出,偏偏要跳窗户呢?”

“大人,我是进了洞房之后,才有这个念头的,您是不知道啊,揭了盖头,见了新娘子,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是——”

秦百发忘了愤怒,只剩下紧张:“简直是什么?”

“我是魂飞天外呀!”

“哥儿们,你被吓着了吧?”

“不不不,我是高兴,我喜出望外!小姐她,她太漂亮了!”

高青天信以为真:“喔——”

张冠李戴异口同声:“哥儿们,你也太虚伪了!”

何必来面不改色:“我一见这位秦小姐这么的沉鱼落雁——”

“那是吓的!”张冠李戴一旁嘀咕着。

“那么闭月羞花——”

“那是熏的!”

“当时我就想啊——血缘这个东西真是奇妙,这位秦大小姐,怎么越看越像我的岳父老泰山呢,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张冠和李戴闻言,止不住一阵狂笑,秦百发则是气急败坏。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无组织无纪律！”高青天回头看到秦百发，不禁吓了一跳，“秦先生，你以前经常这样中风吗？”

“大人，我不是中风，我是生气，我要提出新的指控！我要再告他一条诽谤罪！刚才他明目张胆地对我进行诽谤！”

“他怎么诽谤你了，本官一直在场，怎么没听出来呀？”

“他说我女儿和我越看越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张冠、李戴和何必来一齐窃笑。

“本官不懂，父女相像，情理之中，怎么能算是诽谤呢？”

“可是，您不知道——他明明——我女儿当然——再说我也——其他根本——大人您怎么就——”秦百发悲愤地一跺脚，“好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何必来微笑：“那我就接着往下说，正当我被欲望战胜了理智，面对绝世美人，手足无措，准备将一时冲动付诸实施的时候，秦大小姐开导了我。”

“我女儿，开导你？”

“是啊。她说，小何——”

“小何？”张冠李戴听得十分别扭。

“是啊，小何，你和我正当妙龄，头脑和身体都处于一生的黄金时间，正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学习上，为将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你说，对不对呀？”

秦百发哭笑不得：“这怎么可能是我女儿说的。”

“就是小姐说的，我记得一字不差。她还说——青春有价，知识无价。美丽短暂，智慧永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高青天拍案叫绝：“说得太好了！真是一个情操高尚目光远大的才女啊！”他离座冲到秦百发面前，抓起他的双手，热烈地握来握去，“老秦同志，我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社会教育出了这么好的青年，我要好好向你学习！不仅我要向你学习，我还要让我们家明镜，向她的秦姐姐好好学习！”

秦百发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

何必来继续口若悬河："秦小姐这一番话，让我顿时醒悟，我决心接受她的批评和勉励，为了远大前程，暂抛儿女私情，远走他乡，四海求学，马革裹尸寻常事，何须生入玉门关，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听着倒挺押韵的。"

"你们两个，不要插嘴！"

"秦小姐也对我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生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二十年后再相会，欢歌笑语伴着彩云飞！"

何必来嚷得声嘶力竭，高青天马上端茶过来："世兄，喝点水，注意保护嗓子。"

"谢谢。"何必来一饮而尽，复又慷慨激昂，"就这样，我挥泪辞别了心爱的小姐，跳窗而出，准备开创更美好的明天，却是阴差阳错，辗转反侧，最后被这两位班头认真负责地带到了您的面前。"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那么是本官错怪你了，这样吧，本官为你作保，你还是去追求你的理想，你的婚姻继续有效，你的小姐会在家中等你胜利归来！"

"谢大人！小生告辞！"何必来一身轻松，从容作别。

"大人，可是我那银子——"秦百发终觉心有不甘。

"喔，对了，你岳父那三百两银子，我看你还是先还给他，也免他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年青人长街卖字，凭自己的本事四海求学，才更显男儿本色。你说，是不是啊？"

"这，大人言之有理。不过——"何必来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大人，我，我实在不好意思。那三百两银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三百两银子在哪里？"

"大人，再给我三十秒钟，我会给你编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本官一秒钟也不给！"高青天急了，"何必来，你到底是什么

人?到底安的什么心?再不坦白,大刑伺候!"

到底是读书人,沉不住气也经不住吓唬。何必来马上招了:"大人,我,我说,我全说。我的确是一个秀才,可是家里清贫,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应考我嫌辛苦,教书我又嫌寒酸,于是想出了这么一条下下之策,到处给人家当上门女婿,谋财度日!"

秦百发趾高气扬:"我就知道你是个拆白党!"

"以前我都是在长街卖字,吸引大户人家的注意。家里有小姐待字闺中的,自然会留意到我。也许是老天为了公平起见吧,往往让大户人家的小姐都长得很丑——"

秦百发又急了:"诬蔑!纯属诬蔑!"

"肃静!"

"所以呢,那些大户人家都比较主动要与我结亲。而且历来的戏曲作品,也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凡是穷书生娶了千金小姐,就必然会高中状元,官封八府巡按,衣锦还乡,所以很多财主喜欢找穷书生当上门女婿,权当做是一种长线投资。"

"所以你就假称上京赶考,找人家借点盘缠银子,之后就溜之大吉!可我奇怪,怎么除了秦先生,就从来没人来报过案呢?"

"大人,人家都以为他还在刻苦攻读专心应考,或者是名落孙山无颜见江东父老,谁会想到他在独自逍遥啊。再说,大户人家怕失体面,猜到什么知道什么,也不会到处乱讲啊。"

"可是这回犯在了我秦百发的手里,可见天网恢恢!"

"何必来,我来问你,你可曾将计就计,假戏真做,一夜风流,坏了人家小姐的名节?从实招来!"

何必来吓了一跳,当即扑通跪倒:"大人,这我可以发誓,绝对没有,我不是那路人!我毕竟读过圣贤之书啊!"

"那要是人家像我这样强逼你进洞房呢?"秦百发逼问。

"我就逃啊!"何必来理直气壮,"我从喝交杯酒的宴席上逃过,从山盟海誓的后花园逃过,最凶险的一次,我是被一位千金小姐瓮中捉鳖堵在绣楼里,蜡烛已经吹灭,夜色已经温柔,所谓叫天天

不管，叫地地不应，可我也是果断将其打昏，换了一套她的衣服，男扮女装逃之夭夭!"

张冠大为感动:"哎呀兄弟，真够难为你的!"

高青天也点了点头:"这样说来，你还不算是不可救药。那么本官问你，自今往后，你打算怎么做人啊?"

"瞧您说的，我自然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说实话，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也算是受够了!"

"你既然这样说，我就相信你。既然相信你，我也就想成全你。其他受害者既然未曾报案，你又能如实招认，我就便宜你一次，免于起诉。不过，秦先生已经报案，你又是犯罪证据确凿，本官也没办法回护于你。这样吧，秦先生，我问问你，你愿意撤回诉讼吗?"

"这——大人，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得回去和我女儿入洞房完婚!我也不要求他金榜题名了，功名富贵，我老秦视如粪土!我只要他乖乖做我女婿，我只要我女儿不天天追着我要老公!"

高青天看着何必来:"你岳丈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你可以答应吗?要知道这样可就化干戈为玉帛呀!"

何必来默然不语。

李戴和张冠在旁边各持己见:"哥儿们，好汉不吃眼前亏!"

"哥们儿，这个眼前亏可是吃得太大了!"

"谢谢大家操心。大人，我意已决!"

"你愿意回去当女婿?"

"不，我愿意接受国法制裁。"

秦百发气急败坏，欲哭无泪:"你为什么就不能考虑考虑我女儿?!"

何必来叹了口气，回答得无比坚毅:"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

第二十八章

县衙大堂内，三位衣着华丽的老板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左顾右盼，显得心神不定。

高青天满面春风地从后宅绕出来："田老板，马老板，苗老板，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

老板们纷纷起身，与高青天互道寒暄。

"大家近来生意可好?"

"好，好，好。托大人的福。"

"来，大家坐，随便坐，不要客气。"

马老板是个红脸胖子："大人，近来您，哈哈，都还好吗?"

"还好，还好。"

田老板面黑无须："您夫人呢，近来一切，也都好吗?"

"好，好。"

苗老板是三人中最矮的一个："那小姐呢，她近来一切——"

高青天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好，好得很。"

马老板见客套了一圈，又轮到自己头上，就回头和大家嘀咕："他们家还有谁呀?"

"丫鬟，有个丫鬟!"

"好像是叫小翠。"

马老板马上笑得十分灿烂："啊，大人，贵府那个叫小翠的丫鬟，哈哈，她近来的一切，哈哈，都还好吧?"

"好，好，哈哈，一切都好。"高青天忽然把脸一板，"我说列位，咱别老这么兜圈子好不好，谈点正事不行吗?"

老板们连声附和:“对对,谈正事。我们早就想谈正事了。”

说到这儿他们互相看看,愣了一下,一齐转向高青天:“有什么正事好谈吗?”

高青天一肚子气:“当然有啦。难道本官找你们来,是要打麻将啊?”

苗老板正好有点走神,只听到了最后三个字,马上兴高采烈:“哈哈,打麻将好啊,大家打麻将,我刚才就猜出来了,到这儿来一定是要打麻将!”

马老板和田老板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他,苗老板终于觉出不对,心虚地把嘴闭上了。

“本官找你们来,是要谈谈赛昆仑的事情。”

“啊,赛昆仑?那个江洋大盗?”

“他怎么了,越狱跑了?”

“要乱,要乱,近期要乱。”

“什么话,在本官管辖之下,怎么会发生犯人越狱的事情?”

田老板首先附和:“是是,不会不会。”

“你们听清楚,赛昆仑他现在还在县大牢押着呢。”

三位老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那就好,那就好。”

“可是他明天就要放出来了。”

“啊,大人,这不是一回事嘛?!”

“胡说!越狱潜逃,证明本官无能,犯人并未得到改造,他在寻找机会继续犯罪!而刑满释放,则证明改造工作胜利完成,犯人也是洗心革面,即将获得新生!你们说,是一回事吗?”

“不是,不是。”

“是我胡说,大人息怒。”

“不过大人,好像他的刑期还没有结束嘛。”

“是的是的,原定刑期是要到五年以后,可是本官看他在牢里认罪态度很好,也的确有悔过表现,就向朝廷行文,三次为他减刑。”

“天啊,您还替他减刑?您可真是……您可真是……您可真是

个热心人啊。"

"他可是个惯盗啊，县里很多买卖商号都吃过他的苦头。您到外面打听打听，大家一听到蒙面大盗赛昆仑的名字，谁不是心惊肉跳!"

"他每次做案都在夜间，专抢深宅大户。虽然不伤人性命，可是金银细软总要洗劫一空。而且永远是独来独往，黑纱蒙面，手使一条飞抓，飞檐走壁，出神入化。"

"那时候，张冠张班头和李戴李班头刚刚上任。俩人设了不知多少埋伏，追了大半个城，才算把他擒住，可是很不容易啊!"

高青天摆摆手:"你们说的这些，本官都很清楚。可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去接受了惩罚，我们总要宽容一点。今天我找你们来，也不是讨论这个赛昆仑该不该放的问题，而是——他放出来以后能干点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马老板看看同伴，"哈哈，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啊。"

"是，是，有创意，有创意。我们回去想想。"苗老板首先溜向门口。

田老板跟在后面:"对，过了十天半个月，我们再碰碰头，也许有人能想出个办法。大人，没别的事情，我们就先告辞了。"众老板这样顺嘴敷衍着，一个挤一个向门外挪去。

高青天脸色一沉:"站住!谁让你们走的!本官今天不是找你们聊闲天，今天就是要解决赛昆仑的就业问题，而且是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啊，大人，这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高青天强压怒气，"我又不是乱摊派乱收费，从你们身上榨油水!我是请你们帮忙，解决一个成年男子的就业问题!人家也不白吃你们，白住你们，人家是来给你们打工干活的!"

"我们可安排不了他那个工种。我们都是正经生意人啊。"

"你们又把话扯远了。本官的意思是说，明天他出了大牢，要是发现外面没有人肯给他工作，他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办?"

"他会知道我们的厉害。"马老板神色活现地答道。

高青天一字一顿:“他会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苗老板一拍巴掌:“那正好,我们就可以再把他抓起来,关到牢里,大家不又高枕无忧了吗?哈哈哈哈!”

高青天大怒,一拍惊堂木,众老板吓得一跃而起:“大人!”

高青天努力挤出一点笑容:“来,你们坐下,坐下。是本官不对,本官不想朝你们发火。毕竟买卖是你们自己的,用人之权也在你们自己。本官只是想请你们帮忙,大家献出一点爱心,表示一点宽容,这对人家赛昆仑是雪中送炭啊!”

“大人,不是我们不买您的面子,我们确实是各有苦衷啊。”田老板显得那么楚楚可怜,“就拿我来说,我是开饭馆的,我要是雇了这个赛昆仑,我怎么办?让他当跑堂的端酒上菜?有这么一位爷爷,可就没人敢来光顾了!”

高青天沉吟片刻:“据我所知,他从前炒得一手好菜,你不妨让他上灶掌勺。”

“那他要是不小心,把耗子药当咸盐,把蒙汗药当味素,往菜里这么一放,你们别笑,我这个掌柜,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高青天深深吸一口气:“好,你不要再说,我明白了。马老板,你的理发店,能不能想想办法呢?剃头修面推拿按摩向阳取耳,赛昆仑在牢里都学过。你要是肯录用他,本县可以亲自为他作保!”

“大人,您这么一说,我可真是为难。您也知道,他在县里作了这么多案,能没有仇家吗?万一要是其中之一来刮个脸,明晃晃的刀子在他老弟手里攥着,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啊。”

苗老板深表同情:“就是,就是。”

马老板话锋一转:“所以还是让苗老板想想办法,他手下有那么多建筑工程队,多用两个人,肯定没问题。”

“就是,就是。”苗老板还是没头没脑地答应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嘿,马老板,你这可有点缺德!我这儿给你帮腔,你怎么往我这儿使坏呀?大人,您可别听他的,我们承包的都是高档酒店,楼堂馆所,还有豪华别墅。赛昆仑要是把地形都看好了,门户都记清楚

了，回头顺藤摸瓜，一家一家偷过来，本县犯罪率猛增，不也给大人添乱吗？”

“看起来，你们三位都没有办法了？”

“除非，除非大人同意用这么一招。”马老板摆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高青天寄以厚望：“喔，你说你说。”

“等他明天一出大牢，我就雇他，让他干一天，然后找个缘故把他给炒了。然后您大人呢，再把他推荐到马老板那里，再干一天，再炒。最后大人您给他推荐到苗老板那里——”

苗老板兴致勃勃：“让他干一天，然后我也把他炒掉？”

“对！这样他已经从咱们大人手中得到三个工作机会，又都是自己没把握住，他还能怨谁？他饿死也没话说了！”

田老板叹服不已：“高，实在是高！”

“这样大人在面子上也算是交代得过去了，哈哈，两全其美呀！”苗老板恨不得马上讨诸实施，“大人，您说呢？”

高青天沉默半晌，缓缓转过身来，眼睛里多了一些苦涩。

“你们是不是以为，本官这么一番苦口婆心，就是为了在人前人后交代得过去？就是为了让赛昆仑念我一个好，饿死也不说高大人的坏话，重操旧业也不来打我们高家的主意？”

“大人，我们没别的意思。”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之所以找你们来，是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查看赛昆仑的案卷——全城的买卖铺户，有实力雇人又没被他抢过的，我发现只有你们三家。你们不收留他，他可就是走投无路了。他既然走投无路，本官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也就有一种走投无路之感了。”

老板们面面相觑，坐立不安。

高青天半晌出神：“年青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古诗，其中有一句‘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每次读到这一句，总不免有泪沾襟。是啊，如果大家都存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思，普天下自然不会

再有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行路人了。可是，古人这种温柔仁爱之心，难道在当世就真是曲高和寡了吗?”

众老板都低下了头，然而动容未必动心。

“好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各自都还有生意要做，就请便吧。恕本官不能远送。”一席话说完，高青天团团一揖，默然离去。

田老板目送着高青天:“唉，高大人他倒真是个好人。”

马老板一挑大拇指:“是啊，菩萨一样的心肠啊。”

苗老板语气异常诚恳:“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好好帮帮他，为他分忧，为他解愁。”

众老板一边发着议论，一边心安理得地走出大堂。

次日上午，空气闷热，让人心浮气躁。高青天在堂上来回踱步，速度越来越快。

张冠在一旁心神不宁地看着他:“大人，您这么走来走去头不晕吗?”

高青天心不在焉地答道:“不晕。”

张冠“喔”了一声，点点头，无声无息地坐倒在地上。

高青天连忙过来，将他扶到椅子上，正准备掐他的人中，他已经自动醒来，而且带着哭腔嚷道:“可是大人，我晕，我都快晕死了。您坐一会儿不行吗?

高青天心怀歉疚:“唉，本官心里实在是烦闷啊。”

张冠有气无力地献了一计:“要不干脆咱们找找关系，送这个赛昆仑到庙里出家去算了。怎么样，大人?佛家讲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肯定不好意思把他往外推。”

“你脑子倒是真好使。”高青天想了想，还是摇头，“可是我们不能这么做。理解人教育人帮助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个县衙的责任。要是把赛昆仑当成个包袱，推给红尘之外的佛家，我觉得于心有愧!”

张冠尴尬地笑着:“我这也是急得胡出主意嘛。”

“我懂,我懂。”

这时,李戴领着一个穿着簇新衣服的中年人进来。

“大人,他来了。”

赛昆仑上前跪倒,诚心诚意要叩头:“见过大人。”

高青天连忙上前扶起:“来,来,坐下说话。”

赛昆仑迟疑着坐下,马上又站起,高青天微笑着,将他按回到座位上。

赛昆仑坐得笔直:“谢谢大人送我的衣裳,还真挺合身。”

“合身就好。这是本官发福以前置办的衣服,还真没穿过几回。反正你先对付穿着,等下个月你领了工钱,再自己出去添置两件中意的衣服。”

赛昆仑颇感意外:“工钱?我有工做,我能有工做?”

高青天亲切地点头:“当然有。你就在县衙里做工,每天打扫大堂和签押房,再照顾一下后面的小花园。厨房里有什么力气活,你也帮着干一干。咱们这里劳力不多,你就多辛苦一点。”

赛昆仑激动得双眼发亮:“大人,我,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我身子骨好,干活不会惜力,不会偷懒磨洋工!”

“我知道我知道。来,喝点水。”

刚刚反应过来的张冠和李戴互相看看,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留咱们衙门里?”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当初可是我们把他捉拿归案的!”

“现在他天天在我们眼前晃!我说张冠!我出去这么一会儿,你怎么给大人胡出主意呀!这不是开玩笑嘛!”

“你朝我瞪什么眼睛,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我也是刚听说。”

这边,高青天还在勉励赛昆仑:“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人叫你赛昆仑了。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过去种种都如昨日死,未来种种恰

如今日生嘛。你应该换一个名字…… 要不就叫金不换吧。俗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刚刚更名的金不换的眼中闪烁着泪花，一时间竟有些哽咽。

高夫人放下手里的针线活，上下打量着高青天，眼神怪异。

高青天摊开双手:“怎么了，不过是添了一个杂役!人家主要是给县衙当差，附带帮咱们做点家务。他的工钱，咱们出一半，公家报销一半——有什么不妥吗?”

“有什么不妥，不妥的地方多了!明镜，你说!”

高明镜可谓出口成章:“爹，第一您没有跟娘商量就私自行使用人权，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第二，您找了这么一个非亲非故的大男人，在府里出出入入，我们很难习惯;第三，尤其是第三，您明明知道这人是个犯人，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您居然还——我就奇怪，爹，你这回胆子好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好远啊!”

高青天郑重地竖起一个手指:“明镜，你记着这一条，小翠，夫人，你们也记着，人家现在不是犯人，而是本县一个普通的公民，他有尊严，也有人格，而且很可能会做一个好人，只要——他在这里受到公正的待遇。”

“胡说八道!他是好人，那我们倒是坏人了?老高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还头脑发热，做出这种事情来!你要当大慈大悲观世音，也该先和我打个招呼啊!”

高青天慌不择言:“我要是打了招呼，你还会让我用他吗?”

高夫人一怔:“啊，好啊，你真是长本事了，学会了先那个后那个了!”

“夫人，您是说先斩后奏吧?”小翠在一旁提示。

“管他先揍后揍，反正有人是可能挨揍!”

高青天口气马上软下来:“夫人，你不要这么急躁嘛。明镜，你说呢?”

高明镜耸了耸肩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娘已经达到了高

度统一。”

“我懂了。小翠，你的意见呢?”

“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实在不习惯发表个人意见。不过刚才我在前面听两位班头说——”

“说什么?”

“说您一定会后悔的，只怕是到时候悔之晚矣!”

“你听听，你听听!这回是没有一个人支持你!”

“夫人，明镜，还有小翠，你们不知道，金不换的身世也实在可怜，自幼父母双亡，成人后又遭贪官污吏的陷害，入狱多年。从大牢里出来，他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当上了江洋大盗。在本官看来，他不无可怜可悯之处啊!”

“你少给我咬文嚼字!我告诉你，他怎么样是他的事，我不管;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你的事，我也不管;可是你让他在府里当差，那就是我的事，我不能不管!”

高青天满心戒备:“夫人，你要怎么管?”

“从哪儿来，就让他回哪儿去!”

“可他是从大牢里放出来的!”

“那就让他回大牢里去!那里管吃管住还不用做事情，不比在我们这里好!”

高青天急得口齿不清:“可，可是夫人，你在大牢里呆过没有?”

“你疯了?我吃饱了饭没事干，到那里面呆着?!”

“可是昨天晚上，我去了一次。我让牢头把金不换隔壁的牢房打开，我自己躺进去，我躺了两个时辰。稻草堆里是一股恶臭，总有几只老鼠在你脚边跑来跑去——”

高夫人嫌恶地皱紧眉头。

高明镜嗔道:“爹，别说了好不好，人家晚上会做噩梦的!”

“对不起，明镜，爹还是要把话讲完。因为你不过是有可能做个噩梦，人家关在里面，等于是天天在做噩梦。我在那两个时辰里，懂得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今天上午，金不换已经从那个噩梦中

醒来了，我们却要把他重新推回去，让他把噩梦继续做下去，还告诉他，你永远不会醒来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干得出来吗？”

高明镜和小翠不说话了。

“老高啊老高，你也太多愁善感了！他又不是咱们家人，用得着你那么惦记吗？”

高青天字字句句发自肺腑：“夫人，天下事总要将心比心！冷饭好吃，冷脸难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

“你今天怎么搞的，死活就要和我对着干，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家还没轮到你当呢！你要是把他收留下来，我就走！”

“你说的是真话？”高青天问得很迟疑。

“谁还骗你不成！”高夫人答得很轻松。

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寂静。

高青天终于开口，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很坚定：“那好，夫人，对不起你。多年的夫妻，今天我要说句狠话了——你想走就走，金不换我是留定了！”话说完了，室内一片寂静，高青天的目光投向窗外。

高夫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你真是鬼迷心窍了，居然要撵我走！你要撵我，我还要去撵他呢！”说着，她怒气冲冲往外就走。

高青天终于爆发：“高温氏，你给我站住！”

高夫人愕然回头：“你，你干什么？”

高明镜和小翠目瞪口呆地望着声色俱厉的高青天。

“你也太不像话了！残忍，自私，冷酷，无情！你要给孩子做出什么榜样？”

“我——”

“你再张嘴说一个字，我就马上写休书，休掉你！”

高夫人实在不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幕，她木然地看着高青天。看着看着，忽然哭了出来，随即踉跄奔出。

“娘！”高明镜顾不得许多，只能追了出去。

高青天一声长叹，跌坐椅上：“唉！”

小翠怯生生地走过来：“老爷，刚才你倒是痛快了。闹到这一

步，你怎么收场啊?”

高青天喃喃自语:“我不管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高青天气鼓鼓地扛着铺盖卷进来，将铺盖在公案后面打开，铺好。一回头，发现明镜和小翠怯生生地站在侧门门口。

“你们干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

“爹，这大堂上有穿堂风。您真要是在这儿睡一晚上，肯定会着凉的。”

“着凉就着凉!”

“老爷，要不要我们把暖炉拿过来?”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没那么娇气。你们赶紧回房休息，不要在这里打扰本官。”

“爹，您真的要和我娘搞冷战?”

高青天苦笑:“第一，本官不主动搞冷战;第二，本官不怕别人搞冷战;第三，搞不搞冷战，并不取决于本官。好了，都回去吧，我要睡了。”

小翠怯怯开口:“老爷，这样自暴自弃也不是办法。”

高青天一下子被触到痛处:“什么自暴自弃?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讲话?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

高明镜和小翠着实被吓到了，一声不吭地溜走。

高青天自顾自叹口气:“什么自暴自弃——明明是前功尽弃!当了几十年的模范丈夫，现在成了家庭叛逆。”

忽然他凝神细听，附近有熟悉的鸟鸣。高青天起身走到廊下，拎出一个鸟笼，里面是那只黄雀。

高青天顿生感慨:“是我们家明镜把你送来的吧?这孩子，还挺会来事的。既来之，则安之，你就陪我聊聊天吧。”

他将鸟笼放到面前，自己又躺了下来。

后宅卧室里，高夫人坐卧不安，几次想要推门出去，却又强自

按捺.嘴里还念念有词。

“挺住，挺住!谁绷到最后，谁绷到最后，谁就是赢家!”说着说着她已经打开了房门，然后叹口气，走向大堂，“算你狠，算你赢，无情无义的老东西!我就认一次输，有什么了不起?也许还别开生面呢。”

高夫人蹑手蹑脚来到公案前，发现笼中黄雀还在呢喃，而高青天高大人已经酣然入梦，呼噜声渐起。

高夫人这回真是勃然大怒:“他倒睡得着，这个不要脸的。”

她拂袖而去。

望着她的背影，笼中黄雀欲言又止。

金不换拿着扫帚出来，发现高青天躺在公案下面，蜷着身子睡得正香，身上裹了薄薄一条棉被。

“大人，您怎么在这里睡上了”

高青天悠悠醒来:“啊，没事，没事。在后面我睡不安稳，夫人嫌我打呼噜，打呼噜。”

金不换憨憨地笑了。

高青天从公案上下来，叠好被子。张冠和李戴出现在他身旁。

“你们来了。我这儿没什么，没什么。我不过是——”

张冠无限同情:“昨晚的事，我们刚才听小翠说了。”

李戴完全糊涂了:“大人，你这是何苦?”

高青天淡淡一笑:“坚持原则，不亦快哉!反对夫人，不亦快哉!总之一句话，不亦快哉!”

金不换迷惘地看着他们。

张冠和李戴都在望着房梁想心事，金不换拖完地，擦擦汗，又提了大茶壶进来，为两人茶杯注满水。

张冠大模大样地指指茶杯盖:“盖上。”

金不换顺从地盖上。
李戴暗自摇摇头，自己把杯盖盖上了。

高夫人心神不宁地打量着窗外，高青天也在外面的回廊中踱步。高明镜和小翠在假山石后面窥视。
终于，高青天狠狠咳嗽了两声，快步进房。
高明镜和小翠相视而笑。

高青天进到房中就说了一句话——
“说好了，怎么训都可以，不能动手，尤其不能打脸。我还要升堂断案呢!”
高夫人“扑哧”一笑。
高青天也笑了。

家庭风波已过，光阴就真的似箭岁月也真的如梭了。这一天，高青天把金不换叫到办公室，将一长串铜钱交给他。
“这是你第一个月的工钱，计划着花，多少还要存上一些。”
金不换深深点头：“我知道。大人，我是好多年没有拿过这样的血汗钱了。”
“花这样的钱，才会心安。”
“我懂。大人，我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
“你尽管说吧。”
“我想学认字!”金不换脱口而出，“从前该读书的时候都荒废了，现在，不知道晚不晚?”
高青天显得比金不换还激动：“不晚，不晚。本官近来公务繁忙，抽不出空来。不过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找个老师。”

后宅里，高明镜连连摇头，绝无商量余地：“不行不行，我虽然成天闲着，可是男女授受不亲啊。再说娘肯定不会答应的。”

高青天转头，满怀希望地看着小翠。

“老爷，我这个人手笨嘴笨，心里明白可是教不了人。”

高青天无奈，摆摆手出门。

经过大堂一侧，高青天看见金不换正在呆呆地站着等回音，不免深深叹了口气。他来到了衙役办公室，说明来意。

张冠苦笑：“大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也知道我意志薄弱，趁早别考验我。”

高青天犹存一线希望：“李戴，那你能不能——”

李戴挠挠脑袋：“大人，当年就是我亲手把他擒拿归案的。现在让我去教他认字，这反差也太大了。我不习惯，他恐怕也不习惯。”

高青天点点头：“我明白了。是本官太天真了。”

高青天笑呵呵地走到金不换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人，怎么样？”

高青天语气轻松：“他们倒是都想来当这个老师。可我想了半天，还是不放心让他们来教你，毕竟这里只有本官当过私塾先生。还是我亲自教你吧。”

金不换努力点了点头：“我一定好好学。”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高青天正在挑灯批阅金不换的文章，这位高足的进步十分明

显，使得高青天不住捻髯微笑。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敲门声。高青天连忙披衣，过回廊，穿大堂，最后从大门外接进来一个面无人色的苗老板。

“苗老板，出什么事了？”

“大人，出事了，我们家遭抢了！”

高青天一惊，马上想去喊人，但是强自镇定：“到底怎么回事，你细细讲来。”

“好，我细细讲来”苗老板边说边表演，“今天吃过晚饭，我在帐房核算帐目，四下无人，只听见院子里树叶沙沙作响。结果一阵阴风吹来，蜡烛当时就——灭掉了！”

高青天声音有些颤抖：“苗老板，你是来报案的，只要把事情经过讲清楚就好，用不着这么绘声绘色的！”

“您不是让我细细讲来嘛。喔，大人，您是不是……”苗老板有心安慰，“大人别怕。”

“我没怕，我怕什么？笑话！你接着说！”

“蜡烛一灭，我就去摸火石，结果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柄闪着寒光的钢刀！”

高青天一抖：“在哪里？”

苗老板苦着脸：“还能在哪里？在我的脖子上！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蒙面大盗！他将我嘴里塞了破布，捆到柱子上，然后将钱柜里的金银一卷而空！我一直挣扎，一直挣扎，终于挣开了绳子，掏出嘴里的破布，开始呼救！可我的多年积蓄，是毁于一旦啊！”

他开始号啕。高青天连忙捂住他的嘴。

苗老板愈加委屈：“大人，我是受害人，我吃了亏，我遭了抢，我来报案，难道还不许我哭两声以示悲痛啊?!”

“平时可以，现在不行！现在刚刚过了三更！是半夜，半夜啊，你懂不懂？”

苗老板恍然大悟：“我懂了。”

“你先回家去等消息，本官一定会还你个公道。”

送走苗老板，高青天沉吟着回到大堂，忽然看到公案前一个白影子，他如临大敌，声音骤然尖利："谁?"

"是我，你瞎咋唬什么?"听出是高夫人，高青天长出了一口气。

"刚才有人来报案——"

"你不用说，我都听到了。"

"这真是一桩无头公案。"

"我看未必。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金不换?"

"你怀疑他?"

"反正我打赌他现在不在房里。"

"无稽之谈!"

高青天走过回廊，来到衙役办公室门前，侧耳倾听，里面悄无声息。他慢慢推开门，室内空无一人，墙角的铺盖卷根本没有打开。

高青天怔在那里，陷入了沉思。

日近三竿，张冠和高夫人正在议论案情，高青天一个人在堂口踱步，他依然不愿意接受那个最容易出口的判断。

李戴匆匆进来。

"李戴，又发现什么线索?"

"苗老板说该犯黑纱蒙面，身体健壮，熟悉房间布局。从现场判断，该犯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墙头上出现飞抓的痕迹。"

高青天默然无语。

张冠胜利地断言："我就知道，是金不换干的，飞抓是他的独门兵器!"

"而且，他昨晚一夜未归。"高夫人补充道。

"总不会是去梦游吧?"

"很有可能，不过梦游的人醒了总要回到床上，而这个金不换，我想他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检查他的铺盖卷了。”

“等等。这样不妥。”高青天拦住张冠，“万一他清清白白地回来，我们如何向他解释?”

“大不了就说，我们帮他捉一捉跳蚤。”

高青天犹豫半天，语气终于坚定:“不，不能这么做。”

“老高，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护着他?”

“不是护着他，我是相信他。本官对他不薄，我想他也一定不会负我，所谓将心比心。”

“你算了吧，什么将心比心，真是老书呆子!”

“真的，夫人，也许他是碰巧有事出去，也许，他等一会儿就会回来。”

张冠苦笑:“大人，您瞧您自己说得都不自信。”

李戴推心置腹地问道:“大人，您是不是怕出了这件事，咱们县衙面子上不好看?没关系，咱们就说是故意收留他，以便就近监视。这样反而突出了您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

张冠极表赞同:“对对。我们就是要善于把教训总结成更辉煌的经验。”

“好了，不要说了!让我静一静。”

“大人，发通缉令吧。”

“可是张冠，这个通缉令如果发了，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

“老高，他要真是冤枉的，我们还可以把通缉令收回来嘛。”

“夫人，通缉令可以收回来，可是这件事情对当事人的影响，我们是无法挽回的!”

“可是老高，你再不下决心，被外面人误会你是有意包庇!”

高青天苦笑:“本官总还经得起一点点误解。”

“我，我真是搞不懂你!”

高青天目送夫人拂袖而去，叹一口气，转过身来。

张冠李戴正要张嘴——

“不用说了，本官知道，你们也一样搞不懂我。”

日已过午，高青天伏在公案上打盹，张冠和李戴坐在一旁，也是睡意朦胧。

金不换血迹斑斑地出现，一步步走近睡梦中的高青天。

张冠朦胧中觉得有人进来，定睛一看，大惊，喊了一声：

“大人小心!”

高青天惊醒，金不换已经与他近在咫尺。

“大人，是我，我回来了。”

高青天挥手示意逼上来的张冠李戴退下:“你昨晚出去了?”

金不换点头。

“一夜未归?”

金不换点头。

“但是你没有做什么错事吧?”

金不换摇头。

高青天笑了:“那就好。那就好。老实说，本官刚才还有点担心呢。”

金不换眼神很奇怪:“您这么信得过我?”

“我信得过我自己，而我自己信得过你。所以，我信得过你。懂了吗?”

金不换深受感动地望着高青天。

张冠在一旁充满警惕:“金不换，那你昨天晚上去了哪里?”

“城外苗老板的度假别墅。”

李戴痛心疾首:“大人。您听听!您还有什么话说?!”

金不换微微一笑:“大人，您听过《水浒传》的评书没有?”

“当然听过啊。别说评书，施耐庵老先生的原著我都读过十几遍。”

“您记得李逵下山回家接老娘，在山道上遇见一个李鬼?”

“当然了!”高青天兴奋地离座，边说边比划，“李鬼手提两把板斧，拦住李逵的去路，要他留下买路钱。李逵上前，三拳两脚，打得李鬼跪地求饶，这才显出梁山好汉的英勇风采!哎，你怎么想起这

一段了!"

金不换冲他笑笑,然后向大堂外走去。

张冠和李戴马上揪住了他。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金不换拍拍张冠李戴:"你们陪我出来一下,外面还有一个朋友,你们会感兴趣的。"

他们三个回到堂上时,推了一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汉子进来。他的身上绕着一根飞抓。

金不换显得心平气和:"我是李逵,而他就是李鬼。他冒我的名头去做贼,想给我栽赃,他不知道我已经盯他好几天了。"

高青天笑了,笑得那么从容:"辛苦,辛苦。"

"各位老板,你们来此,有何贵干哪?"高青天望着满面堆笑的三位老板,心下已经了然。

"大人,我们来找金不换,我们想让他去我们那儿工作!"

高青天故作惊奇:"你们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大人,他已经证实自己是个好人,我们当然要给他一个就业机会了!"

"再说,大人的面子我们总要买的了。"

"而且,雇了他就等于雇了个一级保安啊!"

田老板和马老板又一起狠狠瞪着出言不慎的苗老板。

"哈哈,明白明白。不过,本官可要让你们失望了。"

"怎么,您不同意?"

"您还记着上回那件事?"

"不是不是。"

"那是金不换他自己不愿意?"

"也不是。答案很简单——他已经走了。"

"走了?"

"谁抢在我们前面了?"

高青天示意他们稍安勿躁:“不,他不是去给别人打工,他是去远方自己闯世界。”

“他为什么走啊?”

高青天娓娓道来:“他说从牢里出来,本来就想到别的地方去。可他没急着走,因为他想洗刷掉他在本县留下的恶名再走。所以他在这里逗留了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他经常在夜晚出去巡查,终于给他找到这个机会。现在,他的心愿完成了。”

“原来是这样。”

“我们白白对他有了好印象。”

“大人,他还会回来吗?”

“我想他不会的。改邪归正虽然了不起,但让他自己选择,他一定更喜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重新开始。”

高青天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第二十九章

张冠打了个呵欠，从梦中醒来，发现李戴正一个人坐着傻乐。

“我说你干什么呢?”

“没事。”

“没事你瞎乐什么呀。怪吓人的。”

“你管得着嘛。就当我是做梦娶媳妇，行不行?”

“不行。就算是做梦娶媳妇，那也是我这个单身汉的事儿啊。你最多是做梦离婚，可也没听说你们两口子最近有什么矛盾啊。”

“行了行了。你这个人哪，有一点事情就瞎联系。告诉你，我是想起了昨天晚上我们家几个孩子说的话，真逗。”

“他们说什么了?你给我学学，也逗逗我。”

“大牛他们先生啊，给他们留了一个作文题，让他们写一写自己的理想。我就跟几个孩子聊上了，问他们都有什么理想。”

张冠又打了个呵欠:“这作文题老掉牙了，我上学就写过。”

李戴很感兴趣:“那你是怎么写的，你小时候是什么理想?”

张冠有点难于启齿:“你什么不好问，偏问这个。”

“聊聊嘛。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最多壮志未酬，那完全可以归罪于客观条件嘛。”

“我，我当时——不行，你肯定要笑。”

“我肯定不笑。”

“我当时就是挺想——当个女孩子的……我没别的意思，真没别的意思，就因为小时候我好吃懒做，怕苦怕累，尤其是怕打架。我爹就看我有气，老说我，你哪里像个男孩子啊!当时我就想，

那我当个女孩子算了!”

李戴窃笑:“那依我看哪,你也别灰心,这世上的事儿,说不准的。现在办不到,未必永远办不到。古人不是说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

“又拿我开心是不是?不道德!”

“你别生气,我就是觉得,你这愿望挺,挺独特的。”

“行了行了,说说你们孩子都想做什么。”

“要说我们大牛,像我,比较实在,他就想当一个厨子,没事就往家里带点吃的。你听听,多知道顾家啊。”

张冠自言自语:“这孩子够可怜的,生是小时候给饿怕了。”

“我们家二牛啊,长大想当个卖烤白薯的。他也有他的考虑。他最爱吃烤白薯了,哪天要是卖不出去,他就自己当饭吃了呗。再说冬天还能靠炉子取暖,买衣服的钱也能省下点。”

“这一家子怎么凑的呢,一个比一个会过。”张冠佩服之极。

“我们家老三哪,出息就小了一点。”

“我也看他不顺眼,成天对着墙角吐泡泡,跟心理上受过多大刺激似的。”

“我们老三说了,他长大就想像他张冠叔一样。”

张冠感动得语无伦次:“是嘛!嘿,这小子,怪有意思的。”

“他说他就喜欢像你那样,到谁家都跟到自己家一样,抄起筷子就吃,抹抹嘴巴就走,连碗都用不着刷。”

张冠额上见了汗:“我就这形象啊。哎,你们家老四呢?”

“四牛脾气怪点,非要当,当那个——老鼠。其实也可以理解,我和我老婆都怕老鼠,我们老四特想让我们也怕他。”

“这都是什么追求?!”

“不过,要说起来还是我们五牛最有心眼。”

“他想当什么?哎不对,他还没过周岁呀,也不会说话呀。”

“谁说不是呢。人家什么话也不说,谁说话他瞅谁乐,明摆着比我们都活得明白。”

“现在的孩子，可不得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

“谁说不是啊。”高青天拿着一封信进来，“简直搞不懂。正好你们都在，你们过来看看这封信，刚收到的。”

张冠拿过信，大声朗读：“申请书。本人梁小生，男，十七岁，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生性愤世疾俗，立志除暴安良，准备于近日结束待业状态，寻找就业机会，目前初步拟定的就业意向是——是——”他回头望着高青天，不敢往下念。

“没错，我刚才也揉了半天眼睛，就是那几个字，你念吧。”

“目前初步拟定的就业意向是做一名职业大侠，俗称强盗，响马或马贼。具体经营范围为杀人，伤人，绑架和抢劫，亦可视未来经营规模的扩大，逐渐增设纵火，投毒和毁容等服务项目。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颁发营业执照，并通知纳税标准，以免夜长梦多，使本人陷入无照经营的尴尬境地。念完了。”

李戴目瞪口呆地打量着张冠。

“别看我，我是照信念的，一个字没添。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早考虑到这一层了。日历我都查过了，今天不是愚人节，不是情人节，也不是万圣节，任何一个可以合理合法地愚弄他人的节日，都在两个月以外呢。”

“也许就是有人喜欢写匿名信，和司法部门开玩笑。”

“可怕的就在于人家注明了通信地址，而且我这里还有他的第二封信，上面就一句话，今天下午来县衙征求我们的意见。”

“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了。”

“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老实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是一点都不奇怪。”

“那是，您什么没见过?您家里有个高明镜呢。”

大堂上，日影斜斜，三个人一人一杯浓茶在撑着。

“到现在还没人来，明摆着我们已经被人家涮了。”

“老张说得不错。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

"哎呀,你们急什么,至少再等——"

"嘘!"李戴凝神谛听,"不用等,人家来了。"

高青天和张冠大惊,如临大敌一般盯着门口。进来的是一个面如美玉齿白唇红的青年人,看上去稚气未脱。

"我就是梁小生。我的信,你们接到了吧?"

"是的,是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县父母官高青天,这是张冠张班头,这是李戴李班头。"

张冠和李戴和蔼地朝梁小生点点头。

"看来你们对我的要求是比较重视的。那我们就不要兜圈子,你们的办公时间比较宝贵,我那边也急着开张。"

高青天心里一颤,小心翼翼地开口:"梁公子,你不要急躁,我们慢慢聊一聊。"

"不是出现什么麻烦了吧?"梁小生凝紧双眉,扫视三人。

高青天赔笑:"不是,当然不是。"

梁小生松了一口气:"本来我担心自己这个决心下晚了。万一有个什么人已经交了报告,领了执照,把我的财路给断了呢?可后来一想,我又不担心了。我想古今县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只有一个大侠,每天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那也照应不过来呀,还是应该多几个同行,也算是引入竞争机制吧。"

"梁公子,本官多少有点好奇,你家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爹是个绸缎商,长年在外。我娘过世了,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说了算。"

"那你是什么时候想从事你说的这种职业的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喜欢思考,该玩的时候不玩,该笑的时候不笑,该吃饭不吃饭,该睡觉不睡觉。总之一句话,就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芸芸众生。"

"这没什么,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所谓问题儿童嘛。"

李戴插嘴:"远的不说,这里的张班头就深有体会。"

梁小生怀疑地打量着张冠:"是吗。您小时候也是特别想做大侠?"

张冠忸怩起来:"和大侠倒还不太一样,不过,也差不多,大方向是一致的。"说完,他恶狠狠地横了李戴一眼。

"我家里呢,就我这一个孩子,凡事都比较尊重。他们也知道,我是个有追求的孩子。后来呢,我渐渐懂事了,身边也开始有了喜欢自己的女孩子——"

"哎呀,梁公子,不瞒你说,在座的各位,包括本官,都和你一样,有一个五彩缤纷的童年,要回忆起来都够费时间的。咱们能不能简明扼要,就从你什么时候产生这种就业意向讲起?"

"没问题。我从小啊就喜欢读武侠小说,但是呢,没有把书里的事,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实际,结果是死读书,读死书——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棵苹果树下闲坐——"

高青天激动得站起来:"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到了你的头?"

梁小生白他一眼:"搞搞清楚,那是牛顿,不是我!我当时是在读一本剑侠传,我爹从旁边走过,他就摇头叹息,说看那种书能够当饭吃吗,我应该为以后的工作考虑考虑。我脑子里灵光一闪——这书里的故事也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那些侠客没有一个是为生计发愁,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呢?"

"所以你就想当强盗?啊,不,按你说的,大侠。"

"是啊,时代呼唤大侠,市场需要大侠,人民期待大侠,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去充当这个大侠呢?"

"可是你,你要杀人,要抢劫,你觉得,这,这合适吗?"

"瞧我们大人气的,都不会说话了。"

"大人,我做大侠,是除暴安良,是促进安定团结,是保护繁荣稳定,大方向并没有错啊。我要杀的,是不义之人,我要劫的,是不义之财,我也没有错啊。同时我又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没有给组织添麻烦,我还依法纳税,充实国库,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高青天和张冠、李戴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虽是强词,倒也夺理。"

"既然夺理,就不算强词。再说,这世上有那么多恶霸劣绅,你

们不去铲除，又不许别人去铲除，你们安的是什么心？你们不要乱摆老资格。告诉你们，竞争面前，人人平等。要是等我除暴安良混出了名声，全县的老百姓都到我这里来投诉打官司，你们几个就只好失业，那时候，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呀！"

高青天回顾张冠李戴："我一直以为我们家明镜，是世上最难缠的孩子，可是跟这个混小子一比——"

"明镜小姐简直像一个大家闺秀啊！"

高青天脸色一沉："明镜本来就是大家闺秀！"

"对对对，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梁公子啊，你想没想过，随便杀人是违法的啊。"

"违什么法？法是人定的嘛。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再定一个法？你们的法总有漏洞，让那些恶人钻过来钻过去；我的法就没有任何漏洞！为什么？因为简单！我的法只有两句话——谁做了坏事，我就教训谁！谁一直做坏事，我就除掉谁！"

李戴讨好地笑笑："说起来倒有点像我们江湖人的作风。"

"算了吧，不要再和我提江湖！"

"你刚才还说你喜欢武侠小说。"

"那是我的启蒙阶段，而现在我早已成熟了！江湖人好像是行侠仗义，可是他们永远是搂草打兔子，顺便做好事，永远没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你走到大街上，见个恶霸在强抢民女，三拳两脚将人救下，然后扔给人家几两银子，自己扬长而去，自以为功德圆满，可是，恶霸再带人回来生事呢，你这个江湖人在哪里？恶霸会变本加厉，会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这个江湖人怎么一点都不考虑？动不动就行走天涯，这不过是在逃避，逃避自己逞一时之快的后果，把平民百姓重新丢给恶势力去蹂躏！"

"说得也有几分道理。"高青天竟然颇有共鸣。

"所以我就在本乡本土除暴安良，决不远走他乡。而且，二十四小时营业，举报电话随时畅通，只要我的经营成了规模，正义就一定随时得到伸张！而且我还要召集大量和我一样的热血青年，大

家一起把企业办好!”

“啊,你还要组成犯罪团伙?”

“确切地说是打击犯罪的团伙!而且我还有一个伟大计划!我要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出去,在全国各地建立连锁店,让大侠品牌真的走向世界!”

高青天低声询问:“你们觉得这孩子还有救吗?”

“总得死马当活马治啊。”

“我看咱们得顺着他说,顺着顺着再给他拧过来。”

“言之有理。梁公子啊,我打听一下,如果你开张营业,你的第一个目标是谁呀?如果不是商业机密的话——”

“没问题,我可以通报。就是恶霸孟京辉!”

“孟京辉?他最近有什么不法行为吗?”

“那还用说嘛。他娶了那么多老婆,那些老婆不都是良家妇女吗?不是被他买来,就是被他抢来,还有就是被他拐来骗来,我能坐视不救吗?”

“可是那些妇女,都没有到县衙来起诉啊。那些女人的家属也都承认了既成事实,没有打官司的要求啊。至于那些买来的妇女,我们更是鞭长莫及。买卖婚姻我们只是不鼓励不提倡,但我们没有相应法律来制裁。”

“你说的我都知道。”

众人欣慰地:“喔。那就好。”

“可我不管!我就是要把那些妇女从孟京辉的魔爪下解救出来!”

“可是梁公子,有些妇女现在已经年过四十,人老珠黄,你救她们出来,如何安置呢?况且,有的已经生下了一儿半女,你这一救,不是反而让她们骨肉离散吗?”

“反正我不能让她们再这么水深火热地生活下去!”

“可要是她们并不感到水深火热呢?”

“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再说,也不合逻辑呀!”

“那我问你,假如她们对孟京辉,对她们共有的那个家,真的

依恋真的离不开，你怎么办？"

"那好办，我也非固执己见之辈，我就把她们再送回去呗。"

"可是人不是棋子啊，任你搬来搬去的！"高青天动了真怒，"人是有感情的，你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改变别人的命运，你真的有这个权利吗？"

"我——"高青天骤然变色，让梁小生稍稍有点惊怕。

"大人，大人，别急躁。做思想工作，得笑里藏刀。"

"好，好，好，梁公子，你再往下说，你的第二个目标呢？"

"第二个，当然就是盛志民了。他那么喜欢占小便宜了！吃东西不给钱，做衣服强行打折，买什么都说人家短斤少两，店铺里有了什么新产品，他都拿去试用，转过身就不认帐！"

"对，这小子毛病是够多的。老李，咱们真该好好治治他。"

"可你们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哪。而我是除恶务尽！"

高青天不以为然："你也太小题大作了吧。"

"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个道理您不会不懂吧？"梁小生振振有词。

"可是毕竟他罪不至死啊。"

"然而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随着他犯罪欲望的扩张，他的犯罪手段也会越来越残忍，你能保证他日后不会做出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吗？"

"那我当然保证不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等无辜百姓鲜血流出，生命被夺走，才去惩办凶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早点下手除暴安良呢？对了，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娱乐城老板娘阿莲！"

"阿莲姐？她可没有抢男霸女啊。"

"可是她一直在明目张胆地损害消费者利益！她们酒楼里的饭菜，永远比别处贵一倍！不是高收费，就是故意算错帐！她们还瞧不起外地人，敲着桌子催人家点菜！她们还偷税漏税！她们还假冒伪劣！她们，她们——提起她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样吧，你们先在

这儿坐着。”

“哎，那你干什么去啊？”

“我先去娱乐城，把这个坏女人杀了，再回来和你们聊天！”

“站住！你现在杀人，属于无照经营，是要犯错误的！”

“那好，你们快点给我办手续！”

“我们总得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调查调查，核实核实。”

“我明白了！你们根本就不打算支持我，你们对我这样自力更生的待业青年企图推出门外，置之不理！”

“不不不。我是说你有没有别的就业计划？比如做小买卖？”

“不行，我不愿意坑害顾客！”

“那你可以不坑害顾客啊。”

“那样又赚不到钱！”

李戴急不可耐：“那你就坑害一半顾客——”

高青天瞪他一眼：“说什么呢？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怕这个！一猴盖房十猴拆墙！”转对梁小生，“那你可以做个木匠铁匠？”

“我没技术。”

“那你当个酒保堂倌服务员？”

“我没耐心。”

“那你还有文化，总可以刻苦攻读进京赶考谋取个功名吧？”

“不行！我记性不好，学多少忘多少。”

“看来你走上犯罪道路，也是别无选择了。”

“谁说的？你们把我梁小生当成什么人了？你们以为我做这行是为了发财吗？我急着开业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吗？告诉你们，我今天之所以要求实现自己的就业意向，是因为我看不惯，我看不惯这大千世界的万般丑恶！”

“我们也是有很多事情看不惯，可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不行，我就要五步并三步，三步并两步！”

“恐怕最后咱们还是五十步笑百步。”

“哼，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也想通了，大不了我

就先斩后奏，无照经营！你们之所以不让我开张，一定是因为你们自己心里也有鬼！自古道，无官不贪，你们自然也不会有例外！你，既然身为一县之主，举足轻重，那些恶霸豪强对你一定是天天溜须拍马，顿顿糖衣炮弹，你表面上敬而远之，暗地里一定是半推半就！县里人都说你喜欢微服私访，安知你不是外出接头，收取贿赂，甚至寻求三陪！还有你们两个，坐在这里，一脸无辜，可是俗话说得好——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照你这么说，我们也在铲除之列了？”张冠冷笑道。

“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喜欢两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高青天深深叹息。李戴在一旁沉默良久，此时忽然扑哧一笑。

“梁公子，你的雄心壮志我们都领教了，可我还有点不懂。你的身手，功夫，怎么样啊？”

“我，我现在还基本不会。不过我已经准备出去访师拜友，学一些速成的功夫。”

“那我们只能等你学好功夫，才能考虑发给你执照。因为你选择的是特殊行业，需要特殊的从业技能。我们也要对消费者负责嘛。”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去学就是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难道就能难住我吗？”

“还有，你善于登高吗？”

“我们家祖传恐高症。这对我的工作有妨碍吗？”

“恐怕是有。你在黑夜中辨别方向的能力强吗？”

“我夜间从不出门。大夫说我患有严重的夜盲症。”

“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跟我们家老三一个毛病。那你的本事又要打上一个折扣，起码你不能在夜间营业了。还有，你是不是嗜血如命？”

“我见血就晕。到现在都不敢进我家厨房，生怕遇见杀鸡。”

高青天，张冠和李戴交换了眼神，一致释然。

梁小生怯怯地问:“这,这也要打折扣吗?”

“已经不用打了。因为你根本不具备从事你所申请的职业的任何可能性了。”

“不,不,你没有权力将我拒之门外!”

“我们不是把你拒之门外,我们只是要对消费者负责。”

“说句不客气的,就你想从事的那个行业,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比你更有潜力。”闻听此言,高青天小心地打量着张冠。

“大人,您别多心,我是跟他打个比方。总之啊,你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琢磨琢磨干点别的吧。”

“可是你们刚才也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可转眼你就把我们给列进黑名单了。”

高青天语重心长地开口:“孩子,说句实话,你呀太天真。你看到社会的丑恶面,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你憎恨不公正的现象,可是自己又制造新的不公正。如果我们真发给你营业执照,你相不相信,很快会有人把你当做新的恶霸来憎恨来铲除呢?”

梁小生腾地站了起来:“不会,不会的!”

高青天微笑:“你敢和我打赌吗?”说着,他缓缓伸出手来。

梁小生迟疑着,迟疑着,却终于没有伸出自己那只手。

第三十章

高青天和明镜、小翠鬼鬼祟祟地进了客厅，将门窗关紧，然后三个人坐下来发愣。

高青天愣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咳嗽两声，明镜和小翠都以为他必有高论，谁知他就是强调一句："夫人她真的睡着了？"

明镜和小翠连连点头。

"那咱们就赶紧商量一下吧。时间不等人啊。"

"……"

"我可告诉你们，这件事要绝对的保密。以后凡是有第四个人在场的时候，就绝对不能提起。万一需要紧急商量，"高大人边说边示范，"大家挤三下左眼，再挤三下右眼，然后咳嗽两声，再拍一下巴掌——这就是联络的暗号——连起来就是这样……"

高明镜拦住他："您这也太麻烦了。"

小翠附和："是啊，我们肯定会记混。您不如说点具体的。"

"具体的，具体的我还没有想啊。"

"您不是说一晚上没睡，就在琢磨这件事吗？"

"是啊，可我只想出了这个联络暗号。"

"哎呀，您可真是够呛！"

"不是为父偷懒，明镜，以前我也没接触过这么高难的事情啊。该怎么准备我确实不知道。"

"不就是庆祝您和我娘结婚二十周年嘛，有什么难的？您就多流露一点温柔，我和小翠再多贡献一点创意，最后从我娘那里多换来一点感动，不就完了？多简单的事情啊！"

"简单得我不知道从哪儿做起。"

"那您就先写个策划书吧。"

高青天捻髯沉吟，小翠一直在旁边研墨，估计够他写完一条街的大字报了。

高青天有点过意不去:"小翠，你先坐下歇会儿。明镜，你说这个策划书的题目是什么啊。要是就写'高青天高温氏结婚二十周年'，好像也太开门见山了。"

高明镜若有所思:"我记得上回看哪本杂志上写了，无论多少年的婚姻，都有一个代号。"

"代号?"

"是啊，比如这段婚姻只维持一年，就叫纸婚。"

"对，对，一撕就破。那两年呢?"

"玻璃婚。"

"玻璃婚?"

小翠过来帮着分析:"是啊，双方都开始显得透明，优点缺点暴露无余。这桩婚姻，稍不留心就摔碎，就是不摔碎也是蒙一层灰。"

"那五年呢?"

"那就是塑料婚喽!比较不透明，可是韧度加大，轻易不会损坏。这是因为家里添了小孩子，双方都比较懂得沟通。是不是，小翠?"

"可不，就是不懂沟通，起码也懂得将就。"

"那要是十年呢?"

"那没话讲，一定就是木头婚。大家都过得浑浑噩噩像木头嘛。"

"爹，您真是聪明。"

高青天已经开始擦汗了:"十五年呢?"

"那就是胶皮婚。因为两个人已经谁都离不开谁，就像胶皮一样，粘在一起，撕也撕不开。"

"其实两个人谁也不喜欢谁，可就是懒得说。"

高青天不免大发感慨:"对呀，那些日子真是——唉，我和你娘

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高明镜和小翠诧异地打量着高青天,高青天心里有点发毛。

“看我干什么,我,我说句笑话,活跃活跃气氛嘛。怎么,不可笑吗?”

高明镜和小翠忽然“哈哈哈哈”了几声,然后一起板住面孔——“太可笑了!”

高青天悻悻然:“往下说,我和你娘这样的婚姻,二十年的,叫什么婚?”

“叫巧克力婚。”

“巧克力婚?”

“就是看上去挺结实,尝起来挺甜蜜,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就成了一摊泥。”

“胡说八道!我早听出来你们是在蒙我。照你们这么说,三十年呢?”

“汉白玉婚!”

“四十年呢?”

“不锈钢婚!”

“那五十年就是钢筋水泥婚了?”

“错,是赫赫有名的银婚!”

“五十年才熬上一个银婚?那我们看来是没戏了!”高青天将策划书揉成一团丢掉。

“五十年银婚,八十年金婚,一百年钻石婚,这都是大家公认的!”

“那要是二百年呢?三百年呢?五百年呢?”

明镜和小翠面面相觑。

“没词了吧?我就知道你们编不下去了。”

“谁说的?二百年是化石婚!”

“化石婚?”

高明镜已是胸有成竹:“对呀!二百年化石婚,三百年木乃伊

婚，五百年是侏，罗，纪，恐，龙，婚！您还有不明白的吗？”

“……没有了。”

“我们还是研究研究实际问题吧。”

“对，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

“那天我们到底给我娘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

小翠从香荷包里翻出一张名片：“今天早上我出去买菜，就有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一直盯着我。起初我以为是碰上坏人了，后来一想坏人也不至于起这么早吧？结果他就给我一张名片，还说自己是一个作家。”

高青天大惊：“糟了，他是不是骗你去跟他体验生活啊？”

小翠十分委屈：“本来我也做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可是他说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自己都不一定养得活自己，怎么敢再招惹别人呢？他给我名片，是想请我帮他拉拉生意，看能不能找点活干。广告文案影视策划创作函授代写书信他都愿意。”

“这个作家他有过作品吗？会不会就是个大龄文学青年，自己把自己重新定位了？”

“不不不，人家真的有作品，出过文集，上面还带照片呢。他说他就是怕人家不相信那些书是他写的，特意登了三张照片，一张是半身的，一张是全身的，一张是免冠一寸的。我问他连书都出了，怎么还老在菜市场揽活。他说现在文学不是不景气嘛，他也就挨了饿了。”

高青天还是有点怀疑：“他这话明显有水分。我听说现在只是高雅文学不太景气，那些格调低下的商业文学还是很吃香的。”

“他说他就是搞高雅文学的。”

“小翠，莫非你是想——”

“索性让他给咱们夫人写点什么，表扬表扬她的贤内助精神，咱们再油印个几十份，给亲朋好友散发散发，不是挺好吗？”

高明镜看看父亲：“爹，小翠这主意不错！咱们还等什么，事不

宜迟，行动吧!”

“好，行动!小翠，马上把那个作家给我找来。”

小翠兴冲冲地推开房门，随即发出一声惊叫——

原来高夫人就站在门外，嘴角微微含笑。

高青天慌忙迎上来:“夫人，你，你都听见了?”

“是啊。”

“我们的计划，你也就全知道了?”

“是啊。”

高明镜嗔道:“您也真是的。就算是心里有数，表面上也该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起码配合我们一下嘛。”

高夫人笑了:“我倒是想配合你们，装一次聋，作一次哑。可你们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我想装着听不见也不行啊。”

“夫人，那我还去请那个作家吗?”

“为什么不去，赶快去啊。”

小翠答应一声，快步走开。

高夫人回头，脉脉含情地望着高青天，高青天渐窘，低下头抚弄着玉石镇纸。

高明镜看出了一点名堂:“娘，小翠不会说话，还是我陪她去吧。”

“去吧去吧。”高夫人语气温柔。

高青天有点心慌意乱:“明镜，要不我也跟你们去?”

高明镜朝父亲挤挤眼睛:“您老人家就不必出马了。白白。”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家夫妇。

高夫人望着夫君，感慨万分:“一转眼二十年了。光阴如流水啊，老高。”

高青天有点腼腆，可也有点动情，听听门外确实没有动静，才走过去牵起夫人的衣袖:“可不是嘛——娘子。”

这一对二十年前的意中人又偎依在一起。

高明镜和小翠引着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人进了县衙大堂，那人偷眼打量着四周。在这里，他得到一切又失去了一切，他正是本书开篇被刑部特派员韩世忠韩大人锁拿入京的贪官何其廉。

"您就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请我爹和我娘。小翠，你在这里招呼着。"

何其廉连点头带哈腰："啊，小姐请便，小姐请便。"

明镜走开，何其廉凑过去抚摸着公案："哎呀，这里还是没怎么变。"说着说着，他顺水推舟就想坐到后面去。小翠察觉，马上端起堂下一把椅子，往地上狠狠一墩："作家，您坐！"

何其廉何等乖觉，溜下去坐好，才与小翠搭讪："姑娘，这个地方我可不是第一次来啊。"

"您以前来过？"

"唉，岂止来过，岂止来过。对了，姑娘，请教你一下，咱们这位高大人，他脾气怎么样？"

"脾气很好啊。"

"他喜欢别人怎么样对待他？热情一点？冷淡一点？随便一点？矜持一点？爱理不理一点？五体投地一点？"

"以我的经验嘛——"

"您说，您说。"

小翠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说了，你能做到吗？"

"您瞧您这话说的——当然啦！"

"那你不妨每样都来一点。"

"每样都来一点？这——"何其廉惶恐起来。

"听说何先生在文艺创作方面已经取得过很多成绩，现在又能活学活用，现炒现卖，走上街头，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真是能屈能伸令人钦佩啊。"高青天没有以衣帽取人的习惯，对何其廉还是非常尊重。

"哪里哪里，也就是托大人洪福，在低谷中等待高潮。"何其廉

笑成了一朵花。

高夫人也显得平易近人:"听说你现在写的都是颂扬文字，而且只挑在世的人写?"

"对，对，这也是力求反映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

"好，大方向是正确的!"高青天连连点头，"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请你发挥特长，为我和夫人的结婚二十周年纪念——创作一份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供我们家庭收藏。散文啊，小说啊，评论啊，小品文啊，没有限制。至于选题嘛——

"好啊，大人，我们真是想到一起，撞到一起，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高青天一怔:"不会吧，大家毕竟是初次见面。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初次见面，可我是闻名已久啊!不瞒您说，一踏进咱们古今县城，扑面而来的就是——"

"小吃一条街的油烟菜香?"

"非也!是您高青天高大人治下清新美好脉脉含情的社会风气啊!"

"真的吗?"高青天心神俱醉。

"我骗您干什么?"何其廉好大不乐意，"您很久没出去微服私访了吧?"

"是啊，现在腿懒心懒很少出门了，"高青天有些不好意思，"以前那些体察民情的好作风，也丢得差不多了。叫你这么一提，我还真是惭愧啊!"

高明镜在旁边憋了半天，终于找机会插了一句:"也不能这么说。今天早上我还看见您绕着县衙跑步呢。"

高青天一皱眉:"明镜，你少打岔，那是一回事吗?"

何其廉哈哈一笑:"高大人，您哪，您也别跟我打岔了。"

"打岔?"

"说实话，我对您是一盆清水看到底。您为什么不出门，为什

么连微服私访都不敢?”

“为什么?”

何其廉戳着高青天的鼻尖,眼睛瞪得很大:“因为您谦虚,您非常谦虚,您简直是——太,谦,虚,了!”

全场肃然。

何其廉不依不饶:“现在只要您有胆子出门,我敢保证,您还走不出十步,不,五步,不,三步!您还走不出三步,就——”

高青天心惊胆战:“就落入埋伏,乱箭穿身,喋血街头?”

“这里有‘喋血街头’什么事啊?”何其廉有些不满,“我是说,您就会被崇拜者的汹涌人潮包围,切割,伏击——”

“直至歼灭!”高青天接了一句。

高夫人信以为真:“是啊,我听着还是有点血腥。”

何其廉连连摇头:“大人哪,我是想说,全县的男女老少,士农工商,上到拖着白胡子拄拐棍的,下到拖着鼻涕吃冰棍的,换句话说,上到八十老翁,下到八岁孩童,直至八个月的婴儿,全都是您的崇拜者,全都要找您签名,找您合影,找您题词,找您谈心!您就是怕这个,才不敢上街!”

高青天愣在那里:“明镜,他说得太夸张了吧?”

“起码八个月的婴儿,不会是您的崇拜者。”

“怎么不会?小姐,您真是低估了古今县人民对高大人的爱戴之情啊。”何其廉急得直搓手,“我可以告诉您,这两年古今县降生的所有婴儿,只要是个男孩,一律都命名叫青天!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后面加的都是青天这两个字!这就是民心所向!”

高青天激动地走下座位,在大堂上踱来踱去,越踱越快,蓦地从墙角兵器架上拔出一柄大斧,抡来抡去,风声嗖嗖。

众人呆呆地望着他。

高青天直至抡得气喘,才将手中大斧停下,拄着喘了会气,然后将大斧插回原位,做出好整以暇的架势,背着手慢慢踱了一圈,又坐回自己的位置,强自镇定地微笑起来——

“开玩笑，开玩笑，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何其廉凑过去：“大人，我可真不是夸张。您高大人，连续十年荣列十大清官之首，是典型是模范是官场的奇迹是古今县的骄傲啊！”

高夫人好开心：“听见没有，老高。亏你每天在家还妄自菲薄呢。社会上早承认你了！”

“就是！古今县城现在是无人不晓，有口皆碑！”

“那你说全县的小孩子都起我的名字，也是真的？”

“当然！您现在抽空到街上一走，所有的怀疑都会烟消云散！您就听吧，满街都是——‘青天，你又跑哪儿疯去了?!’‘青天，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咬手指甲！’‘青天，乖，不许朝叔叔吐口水！’‘青天，你怎么又把裤子尿了？跟你说了要尿尿吱一声嘛！’”

高明镜和小翠笑得前仰后合，高夫人也是忍俊不禁。

高青天则显得异常尴尬。

何其廉也觉得有些失言：“反正这么说吧，大人，您的名气正是如日中天，我一定要把您的形象创作得跃然纸上，让青天精神发扬光大，感染千千万万人！”

高青天听到“青天精神”这四个字的时候，心跳确实加快了一倍以上，就在这耳热血涌心潮澎湃之际，他脑海中残留的理智占了上风：“哎，不对，我发现咱们现在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我找你来，是商量给我夫人写点东西，可你怎么盯上我了？”

何其廉笑而不语。

高夫人倒是镇静得多：“我倒觉得他说得没什么错。写我有什么意思，歌功颂德的东西我平时听得还少吗？我倒愿意何先生写一写你，最好再来点艺术加工，写得辉煌一点。然后我弄几份给娘家寄回去，让他们知道我嫁得也不算比窦娥还冤，这不挺好吗？”

何其廉不失时机地喝彩：“不错！夫人如此英明果断，顺水推舟，真不愧女中豪杰！高大人，老实说，这件事情，已经不以您的意志为转移了！您已经不属于您自己！”

“对呀，老高是我的男人，当然是属于我的。”

“他也不是属于您的。”何其廉一脸抱歉。

高大人摸不着头脑了：“那他属于谁，总不会是属于你吧？”

“他属于咱们古今县的全体人民！”何其廉得意地环顾四周，“这话你们没有反对意见吧？”

高家母女对视一眼，叹了口气：“当然没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您爱怎么样都随便吧。我们就算把他豁出去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凭什么就把我给豁出去了？”一种被遗弃的恐惧感和失落感在高青天心底油然而生。

“高大人，您放心，我姓何的也是堂堂文艺工作者，不是犯罪团伙的成员。我只是想刻划刻划您，表扬表扬您，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凡事也会注意分寸的。”

“谢谢。我还是相信你们的艺术良心和政策水平的。”

正在此时，张冠李戴谈笑风生地进了大堂。

“大人，我们回来了。”

“怎么这么热闹啊。”

“张冠李戴，你们来得正好，这里有位作家，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张冠定睛一看何其廉，大惊失色：“何大人！您越狱了？”

李戴也傻了：“我的妈呀，可不是何大人咋的！”

何其廉微笑：“张班头，李班头，别来无恙？我看你们还是叫我老何吧。”

“怎么回事，你们认识？”

“大人，他就是——那个——”

“敝人何其廉，曾任古今县县令，算是大人的前任。”

“喔——何——何——”

“叫我老何就行。”

“老何，对你我也是久闻大名啊。只是不知，你现在怎么改行搞文学创作了？”

何其廉无限感慨地一笑:"人生总是充满了偶然嘛。在京城刑部的天牢里,我积极接受改造,努力重新做人,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宽大处理,今年春天特赦出狱了。"

张冠心里还有一个疑团:"老何,这几年你在牢里,一直穿的就是那套官服?"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

"那看来您的针线活,已经学得不错了。"

"是啊。在牢里我除了学会针线活,还自修了中外文学史,因为我在牢里就立下决心,若能出狱,一定要当个作家!"

"为什么?"

"因为像我这样做过官的人,毕竟不好回头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不如在文学创作中寻求一些虚幻的满足。不过大人,现在我可是洗心革面,一心一意要为老百姓服务!张班头,李班头,你们相信我吗?"

"我们几乎——"

"对,我们几乎相信!"

"看来你们还是不信。"何其廉眼圈红了。

高青天走下座位,语重心长——

"老何,我高某人还是相信你的。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三天后,欢迎你再来县衙,给我们大家谈你的创作构思。至于稿酬方面——"

"实话跟您说吧,目前这活儿我已经不打算作为商业行为了。现在上面也让抓一抓精神文明,多培养点新风尚,开展'一位清官一户良民一件好人好事一句豪言壮语'的评选活动——"

"对对对,这些事情文件里也传达过,昨天本官还跟两位班头上街宣传呢。问题是上级的精神和眼下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大人,您怎么还不明白?我要好好写一篇报告文学,三十几万字的,争取拿到上面去发表,去评选,我相信一定能获奖!"

何其廉的眼睛里烁烁放光。

高青天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察颜观色的人，可是自从那天何其廉来过，他发现县衙里其他同志好像平空添了许多心事，而且酷爱窃窃私语，他一走过去人家就若无其事了。高青天开始觉得孤单，孤立，而且孤独。

转眼已是第三天下午，大家早早来到大堂上，等着何其廉再次登门。高夫人和高明镜端坐堂上管自沉思，小翠侍立一旁，张冠李戴一直在大门口遛达。

"爹，等会儿何先生来了，你能不能问他一件事。"

女儿的询问让高青天回过神来："什么事啊？"

"他给你写的报告文学里，有没有提到女儿我啊。"

"这个——很重要吗？"高青天不太相信一贯清高的女儿也会提这样的问题。

"您可别误会，我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只是觉得，红花也要靠绿叶扶嘛。要是没有我，没有小翠，尤其是没有我娘的支持，恐怕您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小翠深受鼓舞："小姐，你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啊。"

"所以，爹，等会儿您是不是可以建议何先生放开手脚，把我们这几个新时期的杰出女性形象，也好好塑造一下。"

"明镜！你怎么能说得这么明显这么露骨这么迫不及待？"高夫人表情很严厉。

高青天暗自心许，觉得关键时刻还是夫人比较顾全大局，淡泊名利。孰知——

"不过，老高，女儿既然问到了，你就正面回答一下嘛。"

"夫人，原来你也很感兴趣啊。"

"希望你不要乘机误解我的意思。"高夫人把脸一板，"我是觉得艺术也要尊重生活，尤其是尊重我们这样的生活原型。"

"那你们怎么不提张冠李戴？没有他们作为左膀右臂，我更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张冠李戴神速地出现在高青天面前:“大人，有您这一番话——我们也就知足了。”

高青天吓了一跳:“你们什么时候凑过来的?”

“我们一直听着呢。”

“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大家都这么热心，热心得出乎本官的意料啊。”

“老爷，照我小翠看来，咱们衙门里里外外六个人，哪个不是德才兼备，众望所归?干脆，就当一个模范集体来宣传算了。”

“对，我们就是一个集体。”

“在包装和宣传上，口径要统一。”

“牵一发动全身。”

“只批发不零售。”

看着这些兴高采烈的面孔，高青天真觉得有点陌生了。可是细想一想又释然了，毕竟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比油印本的表扬稿要重要得多，大家向往得有点失态也是正常的。自己不也是两三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吗?

何其廉满面春风地出现了。

“各位，久等了，久等了!我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一下，领导赞同得很啊。你们也知道领导平时不爱说话，跟谁说话都是两三个字，可这回跟我一口气说了八个字啊!”

大家心驰神往地望着何其廉:“哪八个字?”

“——这是好事，应该办好。”

“噢——”所有人都欢呼起来，连稳重一生的高青天脸上也出现了幸福的红晕。

何其廉举起双手:“好了，大家静一静，我们现在讨论一些具体事务。首先，我们要为这出戏起一个名字。”

“叫《反腐倡廉进行曲》，怎么样?”高夫人迫不及待。

“太白了。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主旋律作品。”

高明镜想了想:“那叫《蓦然回首月明中》?”

“又太文了，不知道说什么。”

“《古今六模范》?”李戴的想法一贯比较直接。

“咱们自己不好这么命名。”何其廉说得很恳切。

小翠怯怯地开口:“要不就叫《咱们县里的好榜样》?”

大家都觉得土气。

“有了!”张冠一声怪叫，引得大家一齐望着他。

张冠得意之极:“叫《火热的生活，火热的心》吧!”

“太肉麻了!”大家呻吟着。

“我看你们啊，是当局者迷，起不出好名字的。其廉兄，还是你考虑一下，毕竟旁观者清。”

“大人既这么说，我提一个，供大家参考。”何其廉指着大家头上的泥金匾额:“就是这四个字——明镜高悬!”

大家一致赞同:“好啊!太贴切了!”

张冠摇头晃脑:“好在不雅不俗!”

李戴反驳:“胡说。好就好在又雅又俗!”

高青天也很满意:“这四个字，正是本官的期望所在。不过，我有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我们县衙里几个人一起写出来，这也是个战斗集体嘛。这样有利于团结，也便于总结先进的工作经验。”

何其廉走遍江湖，自然晓得顺水推舟:“好!就听大人的!这个故事就在你们六位身上展开，缺一不可。”

众人相视而笑，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总还是要有一个核心事件，最好是一个能展现你们六人光辉形象的案子。”

“案子?张冠李戴，快去书房，将本官上任以来审理的所有案卷速速搬来，我们大家帮何先生筛选筛选。”

“遵命!”

“啪!”何其廉不耐烦地合上了手里那本厚厚的案卷，积灰飞起，在场人人狂咳。

“对不起，对不起。这些案子也不用再看了，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众人鼓掌：“好啊好啊，热烈欢迎。”

“高大人上任这几年来，你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这些案子可以说是你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可以说是要多宝贵有多宝贵。”

高青天激动地拉起何其廉的手：“真说到本官心里去了。”

“可是！”何其廉忽然变得疾声厉色，高青天吓了一跳，不知不觉就把人家的手松开了。

“——这些案子，我觉得啊——我觉得也太没有水平了！”

众人皆惊。

“你们拍着胸脯想一想，这些案子里有什么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地方？有什么大义凛然气冲霄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吃白食的，几个闹离婚的，你们也好意思挂在嘴边？”

“那照您这么说，什么样的案子才算了不起啊？”张冠很不服气，“总不能让我和李戴去抓偷袭地球的外星人吧。”

“是啊，”李戴愁眉苦脸，“人家要是再一拒捕，我们说不定还要以身殉职！”

“哎，以身殉职怎么了？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其廉语带不屑。

“还有更厉害的？”高青天心虚之极。

“高大人，那些走后门说情递条子的，每天您拒绝百八十个的，没问题吧？拒腐蚀永不沾嘛！”

“可是，每天也没那么多人给本官递条子啊。”

“总要有一点艺术加工嘛。再说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大义灭亲！”

“啊？小姐，我听着好像和你有关了！”

高明镜打着哆嗦，示意小翠噤声：“我知道！”

高夫人自然怜惜女儿：“老何，我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怎么能说灭就灭啊？她又没什么过错。”

何其廉不为所动:“她身为干部子女,自然会面对许多诱惑。谁能保证她一直清清白白?现在群众们反映有个高衙内抢男霸女,作风很不好——”

高明镜急得眼泪汪汪:“哎,您搞搞清楚!高衙内他爹叫高俅,我爹可是叫高青天!这不是一回事!”

“是这样。”何其廉语塞片刻,目光马上又犀利起来,“那好,就算不大义灭亲,积劳成疾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大人!好像轮到您了。”

高青天长叹一声:“我就知道该收拾我了。老何,拒腐蚀永不沾,大义灭亲,积劳成疾,甚至以身殉职,这都是先进人物的光荣事迹,可我高青天不一定都挨得上。”

“挨得上要挨,挨不上,创造条件,也要往上挨!这样吧,我看就不要拘泥于你们实际遭遇的那点案例了!我只好从宏观的角度,从全局的角度,从形而上的角度,从高大全的角度,对你们进行充分加工和高度概括!反正创作方面我比较在行,你们就不要有过多的考虑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们要舍得自己!”

“我们一定舍得自己!”

辞别了各位当事人,何其廉兴冲冲回到了自己下榻的小旅店。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和冥想,他终于一挥而就,并投寄州城府县的各大报刊,居然一一中标,而且都是全文刊登——

明 镜 高 悬

——古今县衙精神文明巡礼

咱们县里的好带头人——高青天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县的父母官自然是天之骄子，他的生活中一定是充满鲜花，掌声和喝彩。然而，有谁了解，在那一份成功与辉煌的背后，是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奉献和怎样的牺牲呢？

现在，就让我们怀着崇敬与爱戴的心情，深入了解一下本县最高领导高青天高大人平凡而又伟大的生活。

当初他风尘仆仆来到古今县上任的时间，面对的是前任领导留下的一个烂摊子。问题成堆，扯皮成风，管理混乱，亏损严重，人心涣散，人浮于事，不仅县衙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群众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县衙的信任。

然而高青天高大人说得好："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有没管好的衙门，没有管不好的衙门。"他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

说起来也是快五十的人了，多种急性病慢性病缠身，可他抱着为人民谋利益，为百姓求实惠，为群众办事实的雄心壮志，大刀阔斧，求贤若渴，真抓实干，对症下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让古今县的基本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使古今县的社会风气日日转好，天天向荣。

群众们反映说——高大人上任以来，县衙扯的皮少了，鼓的劲多了，画的圈少了，办的事多了。这样的带头人，我们一百个放

心;这样的机关作风,我们一百个拥护。

高大人总是说:“与其说我是来做官的,不如说我是来做事的。与其说我是来做事的,不如说我是来做人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高大人在古今县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是众望所归,举足轻重,可是他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任何私利。从他到任的第一天起,他就与身边的同志约法三章——“不该吃的不吃,不该用的不用,不该拿的不拿。”

三年过去了,他们一家三口还是挤在县衙后面那一百几十平米的简陋宅院里,同志们劝他搬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他总是说:“你们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

高大人还有一个优良作风,那就是微服私访,与群众打成一片。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是群众们对高大人最普遍的印象。每当他牺牲了节假日的休息时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道袍,扮作一个云游道士走街串巷体察民情的时候,全县的男女老少无不投以敬佩的目光。

高瞻远瞩而不好高骛远,雷厉风行而不草率行事,尊重传统而又锐意创新,钻研理论而又联系实际,这就是他,高青天——普通群众的贴心人,新时代的老弄潮儿!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典型——张　冠

提起张冠张班头,古今县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的。他那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给周围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年富力强,思路开阔,勇于接受新生事物,一向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成了群众们日常生活的好帮手,人生大事的好参谋。

群众们反映说——张班头这个人,就像是一盆火,你离他多

远都没用，总是会感到钻心的温暖。有他在县衙里，我们就永远是——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

众所周知，由于一心扑在工作上，张冠张班头从来顾不上考虑个人问题，婚姻和家庭对于他来说还显得十分遥远。那么，张班头真的无所谓不在乎时时刻刻无动于衷吗?当然不是。

张冠张班头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我和同龄人一样，也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我爱我家，我更爱大家。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荒废自己的本职工作，去谋求个人的幸福。"

他就是怀着这样一种"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县人"的博大胸怀，在古今县从落后到先进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属于他的那一串闪光的足迹。

干一行爱一行的老黄牛——李　戴

李戴李班头是古今县衙年复一年的先进典型，是人人信得过的标兵楷模。他的座右铭就是——"自己给自己出题目，自己给自己加压力。"

大家也都知道，李戴李班头的人生道路上，也曾出现过挫折和低谷。他曾经参与一些无业游民的长年斗殴，也就是所谓走过江湖。然而这一段弯路并没有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依然轻装前进，落落大方，从端正从业态度和经营作风入手，对自我进行不倦的思想改造。

比起张冠张班头来，李班头生活负担要重得多，他一直在勉力支撑一个多子女家庭。然而他一心要干大事业，求大发展，上大台阶，家庭的困扰被他深深埋在心底。

从前群众反映说——李戴李班头的工作能力很成问题，具体表现在"政策讲不准，道理说不清，问题谈不透，疙瘩解不开"。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李班头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办案方针，那就是以调解为主，以司法为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这样，他为当事人分忧解难，屡建奇功。他总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让当事人下一个台阶，什么时候我们县衙的政策水平才能上一个台阶。""群众满意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群众不满意什么，我们就去改什么。"

所以，现在群众反映说——李班头思想作风的转变，正代表了我们古今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啊！

面对人民给予的荣誉，李班头总是谦虚地说："活是大家一起干的，苦是大伙一起受的，荣誉怎么能归于我一个人呢？"

全心全意不为人知的贤内助——高夫人

在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我们总是会发现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高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时代妇女形象。

从很小的时候起，高夫人就博览群书，培养了高雅的旨趣，形成了开阔的胸襟。当她与高青天高大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时候，一个互敬互爱十全十美的模范家庭也就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结婚这么多年，高夫人与丈夫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拌过一次嘴，他们之间真正实现了举案齐眉，比翼齐飞的初衷。

当高大人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家里这一摊子就基本落在了高夫人肩上。为了让高大人安心判案，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再困再难再苦再累，她也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咬紧牙关，勉力支撑。高大人经常感慨地对同志们说："这个爱人我是找对了。我高青天能有今天的成绩，多亏了她。"

高夫人嫁到高家二十年了，从来没有过个人的休息和娱乐。有时候，一些好心的姐妹来找她打麻将，聊闲天，她总是婉言谢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就是高夫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为家庭主妇，她当然也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然而作为古今县的第一夫人，她时刻不忘小家之外的大家。

群众反映说——高夫人心里有一杆秤，公家的事情再小也是重的，私人的事情再大也是轻的。而她自己呢，常说的一句话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满园！"

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啊！可是，透过这字里行间，我们不是正可以看到她那颗金子般火热的心吗？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高明镜

随着科学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一个青少年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着多么重要的引导作用。

高明镜——高大人与高夫人的独养女儿，她的名字还不太为人所知。然而她的情操与美德，事实上已经直追她那高风亮节的父母，因而在此有必要予以专门的介绍。

十七八岁，正是做梦的年纪。多少少男少女还身处父母筑就的温室中，满足于充当娇弱的花朵；而明镜小姐呢，她已经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人生观的培养和建设。

作为一县父母官的独养女儿，坦率地说，她的面前永远会充满许多诱惑。然后明镜小姐从来没有让自己糊涂过，从来没有让父母失望过。

就拿曾经名噪一时的"古今美女大奖赛"来说吧，我们县有多少受朝廷教育多年的妇女同志尚不能自拔，半推半就地堕入了爱慕虚荣的泥坑。然而明镜小姐参与这件事情，却完全是抱着帮助人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目的。她的积极加入和主动退出，让大多数选手擦亮了眼睛，站稳了立场，也认识到了错误。

群众反映说——"别看明镜小姐比我们年轻许多，然而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硬是比我们要成熟得多啊！""像明镜小姐

这样情操高尚志向远大的新一代接班人，我们怎么能够不放心呢？”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对明镜小姐所寄的希望，也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模范家庭的熏陶中，永远做一个模范青年。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小　翠

在古今县衙这个作风过硬，敢打敢冲的集体中，还有一位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同志，那就是府里的丫鬟小翠。

小翠负责着全府的后勤工作，浑身上下，从早到晚，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周围的同志们都亲切地说：“没有小翠，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要大打折扣，她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这么大的县衙，每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问题。小翠从来不会让大家从工作中分神，总是自己默默地解决。

小翠来自基层，她的看法总是得到大家的重视。高大人就说过：“小翠都没有搞明白的政策措施，就会让下面的群众头脑更糊涂；小翠都没有信得过的保证，就会让下面的群众心里更打鼓；小翠都没有下定的决心，我们就要对下面的群众做更多的工作。”小翠深深理解自己位置的关键，总是以打油诗等独特的形式，公布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为古今县诸多利民便民政策的出笼不断呼吁。而县衙以外的群众呢，也就把小翠当作了与县领导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小翠常和周围的同志们说：“成绩只能说明你的过去，却不能决定你的将来。”

小翠脚下的路还很长，她说她要把每一步都走好。

“古今多少事，处处见春风。”我们的精神文明巡礼才是一个开始。报导在继续，因为生活在继续！

未来的生活将是沸腾而又火热的，也是火热而又沸腾的，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包括你们——亲爱的读者朋友!

让我们共勉吧!

1997年7月1日第一稿

1997年10月15日定稿

后　记

去年年底，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国内寻求合作，希望创作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电视短剧。我辗转介入了这种短剧的创意征集工作，《明镜高悬》由此而生。

当时考虑要在不同的华语地区播出，所以必须找到让大家共同认可的欣赏趣味，确立一个统一的视点。大陆香港台湾乃至海外，社会制度各异，然而却拥有一样的文化传统，子曰诗云，俚语村言，唐诗宋词，三言两拍，每个华人都不易感到陌生。所以我希望将这部电视剧的背景定位在古代，定位在与我们大家距离相等的古代。然而，是不是就一定要写出一部《东周列国》或者《三国演义》才算是功德圆满呢？我想不是。应该有另一种写法，一种更为轻松自如的写法。

当代人写古代故事，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我指的是当代的情绪，心理，褒贬和期盼。就像进入犯罪现场的人总会留下一点指纹。那么，何不大大方方地破一回例，穿一回帮，让古人的世界里真的出现今人的影子，让古人的耳畔真的回响今人的笑声？至此我明白了，我要着笔的必然是一部喜剧，一部穿着古人衣服处理现代问题的喜剧，一部旧瓶装新酒的喜剧，让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乔装改扮进入古代，在喜剧性的真实中间，达到反逻辑的自由。

说是反逻辑，其实还是一种逻辑，一种指鹿为马的逻辑而已。它能够给创作者带来自由，但能不能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得到认同呢？由此我想到了一位自己始终欣赏和认同的喜剧大师——香港

的周星驰先生。他以无厘头的表演风格，影响着身边的编剧导演和其他演员，在香港影坛开一代风气。知识阶层中津津乐道的那些词藻，“后现代”啊，“解构”啊，周星驰先生在谈笑风生中尽数实现，而且发扬光大。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因此放弃尊严，嘲弄真情。像查理·卓别林一样，周星驰是普通人所能信赖的智者和天才。

在此之前，还有没有这样的同盟者呢，我想是有的。那一位是周星驰先生的本家——绍兴周树人先生。翻开他的大作《故事新编》，我不禁感慨他对人类所处荒诞情境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天才刻画，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说到底，每个人都有自己书写历史的方式——

高阳先生提倡“对历史要有一种温情”，所以他津津乐道于胡雪岩的兴衰，李后主的悲欢；而金庸先生则在早期作品《碧血剑》的结尾题诗“四海风烟繁绿鬓，十年干戈误苍生”，他就是在告诫我们——“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才是一个幸福的民族。”

在电视剧顺利拍摄完成之后，我开始着手将剧本改编成小说。这在文体上是一种解放，很多限于电视剧本的规格而不能尽兴的段落，都有了进一步丰满和活跃的可能，而且有些灵感确实是在改编过程中不期而至的。

感谢王刚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还要表示谢意的，是潘极光先生和陈又新先生，他们的督促和建议对本书的出版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女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哪怕是某个旅人在上车前买了一本我的小说，下车时弃而不取，我也觉得没有什么，至少填补了他在车上那一段空白。”

作　者　1997.11.15.